



GPN:1010303164
定價 新臺幣200元

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
247

佇佇
這港海水
個人

(生活在這片海域的人)

韋慶陽 著



佇佇 這港海水 個人

(生活在這片海域的人)

韋慶陽 著





倚佇
這港海水 個人

(生活在這片海域的人)





倚佇
這港海水 個人

(生活在這片海域的人)



外垵村一景

目 錄

縣長序	8
局長序	9
作者序	10
壹 · 日本佔澎湖	
日本佔澎湖	14
朱吉祥	36
韋仁化	48
海關	60
透西船	80
講古	108
船難	116
看魚	132
牽罾	142



倚兜海	160
出火	168
打船醮	188
臭肉魚	202
好兄弟上山	214

貳 · 日據末期

燒佛	226
做工	234
空襲	244
勇渡黑水溝	256
馬沙溝	274
歸鄉	286
溫王宮的籤詩	306
回家	312



縣長序

8

澎湖位處臺灣海峽要衝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歷經戰亂，但先民依然辛苦耕耘這美麗又蒼涼的海島，進而發展出複雜多樣的海洋歷史與豐富文化遺產。先民從唐山移居而來，「十出六死一回頭」，海象之惡未能阻斷跨海的信念。幸運者，靠著無比堅毅的精神，克服強勁的季風與貧瘠土地，胼手胝足，努力拓墾這片方山島嶼，落地生根、開枝散葉。

文化，是地方永續發展的磐石，澎湖鄉土資料之匯聚，紀錄島嶼敦厚與樸實生活樣貌。澎湖地方文化一直是本縣重要的施政目標，為了推展澎湖豐富的海洋文化面向，在韋慶陽先生執筆下，終於催生了《倚佇這港海水個人》一書。本書意隨筆行，精彩而扣人心弦，作者以真誠而樸直的手法，述說各式各樣漁船、漁技、漁法、魚性及漁場空間和社群組織所建構的漁村社會與生活樣貌。

俗諺：「行船走馬三分命」。與海謀食的艱辛，直接烙印在漁人們黝黑的身體與心靈；與怒海拚搏的生命，猶如風中殘燭般，剎時間燃盡。然而漁人的樂天知命與生活智慧所累積成的海洋文化，卻也讓澎湖的海洋文學創作有了新的篇章，期盼雅客讀來更能親近並認識這群海的子民。是為序。

縣長 **王乾發** 謹識

局長序

澎湖開發早於臺灣四百年，先民披荊斬棘，開疆闢地，努力耕耘這鹽風貧土，卻也揭開蠻荒島嶼精彩的人文序幕。澎湖群島位處軍事戰略要衝，翻開歷史斐頁，從元代設立巡檢司起，繼之明朝盜寇猖亂、清領海禁施行、日治殖民統治，乃至國民政府遷臺以降，幾經亂事不斷；潮來潮往，海島人依然在這片土地上代代傳行，生生不息。

海，是澎湖人生存的命脈；討海漁郎銜命海洋，依偎而生。她，溫柔地孕育了無數海島子民，也無情剝奪了許多討海人的生命。汪洋大海中與海搏鬥的漁人，是期待能載著豐收的戰果歸來，抑或絕望於狂濤駭浪的迢迢之路，點滴皆實卻又如那一干零一夜故事的神幻莫測。澎湖海洋文化內涵，潛藏在這些庶民生活智慧深處中，等待被挖掘。

《倚佇這港海水個人》一書，是韋慶陽先生嘔心二年有餘的創作；字裡行間，流露出討海漁人的真性情。「西嶼響、半暝爬起來曬」，形容本縣西嶼鄉這個傳統漁村，因為漁業關係，經常都得三更半夜起來工作，講話又大聲，彷彿彼此吵鬧譟罵般。本書即以西嶼鄉外塹社（外垵村）為敘述背景，詳述村民於日治時期艱苦的生活記事，鋪陳出依海而生的許多人、事、物，似淡卻濃的營造出既感動又富餘韻的情結；筆觸思路，處處驚喜。是懷舊的追尋，更是文學創作的美麗成就。

歲月的長河讓澎湖文學的發展擲地有聲，也讓這叢爾島群撒滿了人文氣息，豐盈了文化底蘊。長年來的耕耘，終能灌溉出澎湖文學更豐潤飽滿的創作願景。如此用心的寫作態度，取材完整，內容充實；值得細細咀嚼。希望讀者因為這本書而在心中種下一顆種子；隨著夢想而發芽、茁壯、開花與結果。

本書付梓，渴望撒下晴耕雨讀的文化種子，達到拋磚引玉之效，為澎湖海洋鄉土文學發展寫出崢嶸的一片赤忱。斯為序。

局長 **曾慈君** 謹識

作者序

10

從小就喜歡聽父親、耆老們說「過去」，聽他們敘說當年歷盡艱辛的往事。尤其在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的這段期間，更有著令他們難以抹滅的深刻記憶，每當提及，便是說不盡的話題，每每被他們的故事吸引跌進那個時空裡，彷彿自己就是當事人。

日治時期，遭受日本警察無人道的凌辱，這是活在那個年代的台灣人民共同的傷痛，而住在這西嶼鄉最南端的偏遠地區的外塹（今外垵村）居民，亦無法置身事外。除了被異族蹂躪外，還得在嚴苛的環境下求生存。

俗語說：「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」。三面環山（方山地形）一面海的外塹，看似可農可漁，然而土壤貧瘠，耕地有限，加上只有半年的耕作期，農作收成往往無法支撐一年的食用，迫使外塹人必須採集野菜、乾蕃薯葉、海菜和煮來裹腹。每年春季間，還須駕著用人力扛得動的自家漁船，渡黑水溝，到台灣的嘉南一帶，以物易物或購買蕃薯籤才能勉強渡過漫長的一年。儘管有富饒的漁場，只靠風力、人力驅動的船隻，根本無法遠航拓展漁場，只能在有限的空間（近海）捕撈，居民為求生計，爭得你死我活。若航行到較遠的漁區作業，風平浪靜時，又擔心無風可駛帆，得全靠人力。半途遇到風暴，便害怕船被浪打翻，生命宛如風中燈，隨時都有可能消失。然而身穿一件「驚衫」在這浪起浪落、瞬息萬變的大海中討生活，卻是他們無法逃避的人生課題。

長久以來就被視為海防重地的外塹。光緒九年（西元 1883 年）在東邊山頭就設有海岸防禦砲台。到後來改建成全澎湖火力最強大的西嶼西臺。甲午戰爭後，清朝將台、澎割讓給日本，日本艦隊攻打澎湖時，居民目睹日本船艦由虎井西邊挺進，被東、西砲台發砲攻擊而撤離的經過。日軍攻佔媽宮，清軍棄守西嶼西臺時，未與部隊撤離的清軍砲長，與一位與當地結下良緣的清

兵，一起留在外塹社的點滴；往來廈門、南台灣航線的唐山船，每年北風季節，暫泊外塹，村人為遠客補給的情誼；太平洋戰爭末期，節節失利的日軍，讓美國軍機如入無人之境的進行無情的空襲，深受其害的外塹，人不但得躲避美機轟炸外，還要被強制徵調為日軍構築工事。

種種樣樣，隨著時代的變遷、耆老的凋零，正快速的消逝。

生於斯，長於斯，有感前輩這些「寶」的口述，再不付諸文字，恐將如烈日下的冰塊，消融無蹤。有鑑於此，本著一份愛鄉愛土的情懷，在兒子們的鼓勵、幫助下，歷時二年半餘，攢積十餘萬字，期能記載家鄉點滴，以留後代子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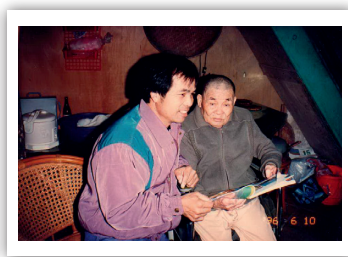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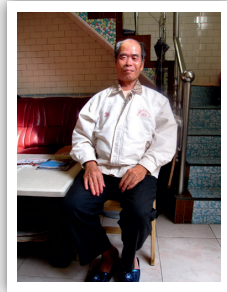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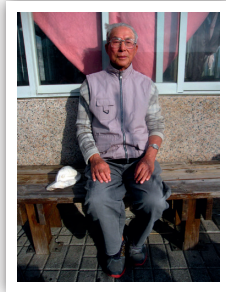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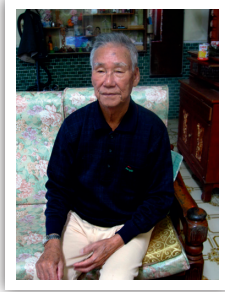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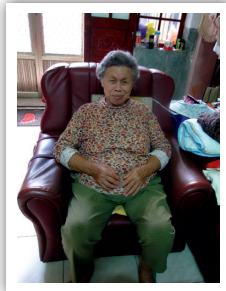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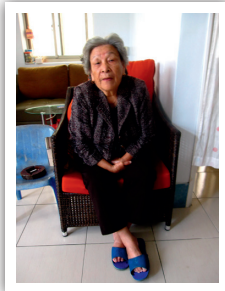
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方言、口音。在小小的澎湖地區，就有多種腔調及語詞。西嶼鄉人，自古以來說話的音量大，常被外地笑為「西嶼鄉、半暝爬起來嚷」。講話不但大聲，語詞也大不相同。例如國語的「什麼？」，台語有的地方叫「啥貨？」外塹就叫「什物 (sim² mih⁸)？」為了保留在地的鄉土語言文化，書中對話不但以台語，而且用外塹的語詞來呈現，這樣既能保留在地的語言文化，也能較貼切的呈現人物特色。

然而台語說起來容易，要用文字書寫就困難了。沒有漢文背景的我，真是無從下筆。所幸王貞儒老師送我一本「臺灣閩南語辭典」才解決了這個難題，深表謝意！

為了收集更多那個年代所發生的故事及求證一些俚語與相關名詞，一再地訪問耆老，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。

首次寫作，詞不達意敬祈各界不吝指教。

韋慶陽 敬筆



感謝本書受訪耆老



食西流海域

西嶼鄉圖 - 取自 Google Earth 網站

日本佔澎湖

14

「呷歪」的聲音，從大廳內，那間門眉上貼有「干孫」春聯的房門傳來，大埕內（大廳前露天的室內空間），正忙著整理魚具的萬伯，目光被這推門聲給吸引。

一位留有一條長辮子、身穿白衫褲、中等身材的男人從房門走了出來。睡眠惺忪的走到大廳門口，忽見到太陽光，眼皮緊縮的像是未「開目」的麻雀般。

這道剛探出山頭的晨光，伸進了這間與社里房屋坐向不同的大廳內，大廳毫無隱藏的被照得一片光明。比起還處在山蔭中的其他住家，萬伯這間建在西埔山下、向東的房子，早晨似乎來得比別人早。

「大人，今啊日怎會這早都起床。」

打著赤膊的萬伯，忙拿開嘴邊的菸斗說。

男人揉揉雙眼，眨了眨，好不容易那對半眯半開的小眼睛，才適應這道早來的晨光。雙手前後擺動，頭部上下左右搖晃，大動作的舒展筋骨。

「昨晚不知為什麼睡不著？」

男人連打兩個哈欠，喉嚨好像有東西哽住般，一口嚕嚕叫的外省話繼續說：「你早啊！」

「無早，無早。阮這作山兼討海的社里，這個時陣，作山人早都食飽，已經做一山坪（一大堆）的工課（工作）了。討海的，有的三更暝半都地出動啊。」

對方說話聽得懂的萬伯，手忙嘴閒，遇有說話的對象，一開口就說個不停。話還沒說完，菸斗內的菸草已快燃完，忙拿到口中猛吸了兩口，鼻孔竄出兩條白煙後，才把菸斗往地下輕敲了幾下，將菸灰倒出。收起菸斗放在菸包內，眨眨那對充滿淚液的眼睛，摸摸絡腮鬍又繼續說：

「汝無聽人講：『西嶼鄉、半暝爬起來嚷』¹ 這句話？這都是地講阮西嶼鄉這討海的社里，不時都佇三更暝半起來做工課，講話又大聲，親像地佻人相嚷全款。大人，汝昨暗暝無好，是毋是半暝有人欲海佻汝吵精神？」

被稱「大人」的男人，看看萬伯，皺了皺眉頭，沒有回答就走開。

留下無趣的萬伯繼續忙他的工作。

隨著爬高的太陽，投射到大廳內的陽光，逐漸收腳到大埕。這個時候，一頂四個人扛的坐轎，由萬伯的家門口起轎，搖搖晃晃，沿著村後那條唯一通往外社里的狹窄小土路，一路往東而行。

透過轎窗清楚可見，那位大人一身官服的打扮穩坐在轎內。轎前還有兩位手持長槍的士兵護送著。他正是砲台守軍的管帶——陳連陞。

陳管帶不住砲台，單獨一人借租在外塹盧萬家，每天靠著馬匹或轎子代步往返砲台。

轎子經過溝邊（小地名），引來一群正忙著洗衣的婦人注目。其中一位婦人舉起那濕淋淋的手，指著轎前右邊的那位士兵，像發現寶似的，對著同在洗衣的婦人說：

「汝看，汝看！走佇正片的那位「勇」（清兵之稱），足勢个，會曉佻人接骨！」

「阿好啊，汝怎樣會知影？」一位身材短小，正從井裏打水上的春葛問說。

「阿好啊是外塹的『社坵』（報馬仔），伊也會毋知？」

干籐說話宛如從鼻孔出聲一般，令阿好有些不愉快，大噪門

¹ 大噪門的西嶼鄉民，因漁業漁作的關係，在三更半夜的寂靜夜裏工作，彼此間談話的感覺好似相互謾罵般。

的她，聲音馬上提高：

「講話毋通按呢刮洗。我會知，是因為烏溝口（小地名）阮彼个丈仔，手骨斷去予伊醫好，我毋才知影，什物社挖？」

「干籐，阿好啊是消息較靈通，社里的大小頂代誌伊較早知影，若講社挖都歹聽。」右眼有點障礙的虹仔，說話一直眨眼睛。

「毋爾恰人接骨，幾日前，墘仔底（小地名）取啊襁孫，毋知怎樣，喙一直呼泡，手筋挽脈，好佳哉彼个勇有仔咱社里才請伊來看，想不到三二下手，彼个囡仔都會爬起來走啊，實在真利害，也擱有……。」阿好一講起興奮事，就口沫橫飛，手也跟著起舞。想繼續再說下去時，被一向輕聲細語的草仔打斷：

「有聽講伊叫什物名毋？」

「汝是糝到（喜歡）頂八卦，連名也愛知影？」干籐話中帶酸、斜看了草仔一眼。

「我是欲……。」草仔她是未雨綢繆，想到萬一……。但，這種觸霉頭的事情最好不要說出口，以免衰運找上門。因此她把剛要出口的話又吞了回去。

「親像叫什物韋……仁……化。」阿好講起外省名字，有點生硬。

「是彼位！聽講有人牽欲予準啊？」矮小的婦人春葛說。

「準啊死厝，有一个外省仔來湊也有一个倚靠。這嘛是好的代誌。」阿好一直都保持著大嗓門。

「都給伊招入門來，親像彼个死翁的網啊，有兩個查某囡仔，嘛是招砲台彼位砲長入門，聽說彼个擱袂糶。」虹仔眼睛眨得很勤。

「袂糶？外省仔講話咿咿嗚嗚，聽攏無，佢咱講話都親像『牛佻馬吼無仝調』。這是死翁拄著了，無，什物人欲嫁予外省仔。」草仔的聲音。

「哈！這外省仔專門拈人的歹銅舊錫！」干籐譏笑的模樣。



西嶼西臺 - 取自《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》

這群沒說話好像嘴巴就會癢的婦人，捉住洗衣的機會，家裏有什麼「牛母相踏」、「螞蟻相咬」、那一個女人「討客兄」，那個男人外面有女人，通通檢來這裡講。今天這頂坐轎經過，也引來妳一句、我一句、她也一句，講個不停，直到轎子離開她們的視線，話都還沒停。

轎子扛上了山頂，走入上方以石板刻有「西嶼西臺、李鴻章題」的拱形大門。入大門，三、四十步的路程，就在官廳門口停了下來。

西嶼西臺就是當地人俗稱的砲台。此刻，砲台內的士兵正忙的不可開交。趁著陽光還不強，一百多名的駐軍就在砲長朱吉祥的指揮下，勤快操練火砲。

自從中日戰爭、大清失利，把臺澎割讓給日本後，大家就有心理準備，日本武力犯臺是早晚的事。

「臺灣是大清國的版圖，日本憑什麼要來接管，不來便罷，來定給他個迎面痛擊，打得他落花流水。」

站在南面牆垣的管帶，心理想著。

隨即又轉身面對這座固若金湯的西臺。

西臺，室內十一台尺高、十三台尺寬，三間官廳，兩個大兵房。大兵房旁四座小藥彈庫，西南角一個回字型總藥彈庫。建築物結構，如同人體四肢，連通一起。人員在內通行，四通八達。壁厚三尺、拱型屋頂，以「黑石」（玄武岩）及三種規型不一的磚塊，用糯米攪黑糖水為黏著物砌成，最上層還是法國進口的鐵水泥覆面，整座建築物半埋在土堆裏，外加一道土牆做掩護，遠看如同一方土丘，令海上來犯的敵人難以發現。

四座砲座就築在頂部靠南側牆垣的地方。砲基後方各設兩個藏兵洞直通下面的小彈藥庫，專供人員緊急出入及吊送砲彈。官廳東西兩旁另外建有兩間屋形的官房。

清法戰爭結束後，臺灣及澎湖的砲台全被損壞，清政府提督劉銘傳奉派來臺籌辦善後的「購砲築台」任務。從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陸續在全臺建造最新型的洋式砲台十座，「西嶼西臺」即是澎湖四大砲台的其中一座，可說是當時最先進的軍事建築。砲台由西洋人設計、外塹人參與施工，歷經兩年，才在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完工。不但建築先進、堅固，設置的四門火砲，更是威力驚人，尤其 12 英吋與 10 英吋的巨砲，彷彿巨獸，虎視眈眈、呼之欲出的對準南邊這片船艦必經的海域。雖然較小型的 6 英吋砲顯得比較單薄，但威力也不容忽視。



西嶼西臺（新製三座仿砲）

身為軍人，擁有這麼先進的堡壘是多麼的榮幸，陳管帶的嘴角微微往上翹，一副得意的模樣對著尾隨在後的砲長朱吉祥說：

「澎湖北面海域水淺且島礁密佈，大型船艦是無法通行的。」

而南面水域雖較深，但浮現在海面的島嶼，如同八卦陣般，也處處佈滿暗礁，不熟悉水域是不敢貿然行動，唯獨西嶼與虎井中間的這條水道，水深又寬，是直通媽宮港最安全的航線。當年中法戰爭，法國戰艦就是由此而進。」陳管帶停頓一會，語氣略帶嚴肅，繼續說：

「砲台建於此，如同握住這水道咽喉。居高臨下，視野遼闊，海面的一舉一動，瞭若指掌，一旦敵艦由此來犯，難逃我們的重砲轟擊。」

「是，管帶說得對。」朱吉祥一直點頭回應。

今天天色特別晴朗，興奮的太陽令管帶舉起右掌遮擋陽光，一副孫悟空觀看遠方的模樣。海被微微的南風皺了面，日光投射在水面上，反射出閃閃的光點。昨晚間作業的漁船，正張著帆，準備返航。

陳管帶向大海觀看一陣後，下了牆垣邊走邊對朱吉祥說：

「你們不僅要勤練火砲，還要隨時注意海上的動靜。我想如果倭寇（日軍）侵犯，應該會由此而來。中法戰爭，咱們缺乏強大的武器，如今澎湖已建有四座新式的砲台，而且配有最先進的阿姆斯特朗後膛鋼砲，威力相當驚人。這四座砲台中，屬西嶼西臺的火力最強，那門在澎湖只有西臺才有的 12 英吋口徑鋼砲，射程就達一萬碼（9100 公尺），不要說離較近的桶盤及虎井，就是遠在東邊的媽宮城也在涵蓋的範圍內，其他兩門 10 英吋及一門 6 英吋口徑的火砲，最小的射程也有七百二十碼。倭寇如果來犯，西臺會是首當其衝，其次就是東邊的南西砲台（東砲台）。萬一被他們僥倖竄過，也還有媽宮港的金龜頭砲台及拱北砲台。在這密集火網的佈置下，俺就不相信，倭寇還能越雷池一步。」

陳管帶愈講愈激昂，一口氣說了一大堆。

「是，管帶，倭寇膽敢來犯，定給他打個落花流水。」朱吉

祥也信心滿滿的回答。

「這段期間，你們不能疏忽，要多加留意海上動靜。」

管帶一再叮嚀。

「喳」

管帶的一番話，一股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緊張氣氛瀰漫全西臺。牆垣上的衛兵時時刻刻注意眼前這片海域的一舉一動。

太陽漸漸西斜。這個時候，一個拿著長鎗的士兵，從南面牆垣一躍而下，飛奔的衝向官廳：

「報告管帶，西南海面上出現大批船艦正朝著東邊接近中。」一口山東口音的韋仁化，行動雖然快速，卻面不改色、不吁不喘的急速稟報管帶。

管帶接獲報告，率同砲長火速的登上牆垣。果真在花嶼東北，一群戰艦成一字形、往東邊的虎井方向挺進。管帶接過長筒千里鏡，朝著這批不速之客細探究竟，望見船桅上飄著一個紅紅的太陽旗。

「來了，倭寇真的來了！」管帶放下千里鏡，嚴肅的隨即下達戰鬥命令。

瞬間，空氣中漫佈一股肅殺的緊張氣氛。大敵當前，全體官兵個個繃緊神經忙了起來。不到一刻時間，各砲座後方的藏兵洞口，陸續吊出五百四十台斤、三百七十八台斤、及四十五台斤等不同重量的炸



阿姆斯特朗後膛鋼砲（仿製）



西嶼西臺（三座仿砲）

彈，裝填入各門砲膛。一切就緒後，擊發手拉著板機繩，等候發射命令，這時，日本艦隊已接近虎井西邊海域。

這個距離是火砲的射程範圍內。管帶退到火砲後面的指揮所，一聲令下。

「轟」的一聲，五百多斤的砲彈從 12 英吋的砲口瞬間轟出。砲膛後奏的力道，把厚實的砲座震得有如地牛翻身。火砲四周煙硝瀰漫、塵土飛揚。平常沒有實彈射擊經驗的士兵，個個被震耳欲聾的火砲聲，震得心臟快要跳出來，耳朵彷彿鑽進蚊蠅，嗡嗡作響。

如同春雷的火砲巨響，震撼了半里外的外塹社。

「天清無雲、日頭赤炎炎」。那來的雷聲，村民疑惑的紛紛跑出屋外探個究竟。

「袂活，可能是戰爭，虎井跔有倭濟隻油老鼠色的戰船，向著媽宮方向地駛。這個砲聲，可能是砲台開砲地拍戰船！」在外塹村觀看的居民猜疑著說。

轟、轟、轟，相繼的砲聲響起，船艦旁的水面隨即揚起多處的水柱。

「地戰爭！汝看，有炸彈落在船跔，噴出真懸的水！」

聚集在樽 tan⁵ 仔頭（防波堤岸）看熱鬧的人群，有人大聲的喊著。

「無毋著！砲台開砲地拍選戰船。選戰船一定是歹人，拍予伊死！」有的人開始鼓動。

砲聲有近有遠，有大聲有小聲，而且密集的響著，東砲台同時也開火了。

村民難得看到這場砲轟戰船的大場面，大家眼睛沒眨，緊盯著每顆炸彈的落著點，好像注目著那賭盤上所壓的數字一般。

「數隣蔓（隣話）、青暝，拍攏袂著！」

只看到船艦旁揚起的水柱，卻不見有中彈的跡象，人群有人忍不住大罵。

話剛說完，忽然，一艘船首冒起很大的火球，接著一團黑煙瀰漫天空。

「著砲了，彼隻著砲了！」

「拍予伊沉落！」

「拍予伊死！一隻都毋通留落來！」村民好像擂鼓助威般，高興的叫著。

被擊中的船艦，不停的冒煙，船體有傾斜的跡象。這時全部船艦停止前進，其中兩艘趕緊將中彈船艦左右挾護，船隊開始轉向，漸漸消失在虎井南邊的海域。

還不到一個時辰，海面再度恢復平靜，但那巨大的砲響聲，似乎還在每個人的耳邊迴盪著。

黃昏西斜的夕陽，拉出數條紅色霞光，映照在海沙壠（沙灘）正在忙碌的人群。這群為了生活而拚命的村民，拉著罾網繩、踩在柔軟海沙上、使力的倒退。沉重的腳步，踏出一個一個深深的腳印，一步一步把網拉上岸來。收網的結果是他們生計的關鍵，至於剛才砲轟船艦的事情，一時的激情，馬上就像船過水無痕，感覺不曾發生過。到底「趁食」（賺錢）才是他們生存的重要課題。

黃昏光線，照射在溫王宮左側的一間向西的「間仔」（三合院的廂房）。這間「間仔」，外壁嚴重剝落到已露出內部黏著砧石的黃土，閩南式屋頂，薄片的紅瓦，坑坑洞洞，已成了暗紅色，整間房子看來搖搖慾墜。

這時，「間仔」的門，被一位頭戴破舊手巾、肩上背著畚箕的瘦弱中年婦人推開。已近解體的這扇破間仔門，一推開就發出乾澀的低沉咿歪聲，這聲音，就像這位婦人內心沉悶已久的苦楚：「有話無地講。」

想當初，媒妁由許家嫁來盧家時，是一間三合院的大厝，目前居住的這間「間仔」，是她們以前的廚房。沒想到，自過門後，是夫妻八字不合？還是「做大人」（結婚）時邀來南管湊熱鬧而沖煞到？公婆不久相繼去世，丈夫也逐漸變樣，與結婚前判若兩人，整天遊手好閒，不務正業，後來更是變本加厲，賭、飲……；所有壞習慣通通學到家。俗語說：「欲食毋討趁，金山銀山食也會空。」² 因此，所有的田園家產，就在他丈夫這種放蕩的揮霍下，全部典當給他人，唯獨剩留這間「間仔」及後面一半的「大厝身」給她們遮風避雨。狠心的拋妻離子，丟下她與唯一的童養媳不管，跑去府城說要載豬糞賺錢，結果一去多年，如同斷線的風箏，毫無音訊，後來才知道是死在府城。有人說是病死的，也有人說是被槍打死的……。總歸一句，不管是如何死法，這個人已經不在人世間了，她們母女倆要生存都得靠自己，相依為命「拖磨」渡日子。

婦人走入廳內，卸下畚箕、解開手巾，雙手往身上那件補得幾乎不能再補的「掛兜頭」（側邊鈕扣的上衣），拍了拍塵土，點起一支香，插在釘置牆壁的佛龕香爐裏，對著這尊幾乎被薰成灰黑色的泥塑土地公拜了拜，這才發現這麼晚了，不見媳婦仔（童養媳）在家。

她從畚箕內拿起山上摘回來的苦野菜，走到後頭、用雜木隨便搭建的簡陋廚房，灶頂擺著一鍋蕃薯籤粥，及一碗發了芽的土豆芽仔菜。她知道，沙灘一定有人在「牽罟」（牽罟），媳婦仔煮好晚飯後跑去撿魚了。

看著桌上的飯菜，已餓得前胸貼後背的肚子更加難奈，想自

² 要吃而不工作，再富有的經濟也會被吃垮；比喻「坐吃山空」。

己先吃，然而見那碗土豆芽仔菜，又讓她不敢動筷。因為，吃了這種菜，會令她如同喝醉酒那樣的頭昏腦脹、無法站立。還是等媳婦仔回來再一同吃。她把苦菜放在「加籃仔」（竹篇的容器）內，這是明天要吃的菜。

忽然間樽 tan⁵ 仔頭那邊傳來急促的喊叫聲：

「幹恁娘！趟死囡仔崽，掩目都欲搶去，今啊日無損予汝死袂用的！」

這聲音引來婦人的不安，大步的跨出門外看個究竟。

一位手提著「加籃仔」的女童，慌張的從沙灘跑上「廟埕」（廟廣場）來，邊跑邊回頭。身後緊追一名壯漢，那位壯漢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，邊追邊「幹譙」，彷彿要將這位女童「拆食落腹」似的。女童跑到了廟埕看到婦人，一時心慌跌倒在地，而後頭追來的那位壯漢，也因為那位婦人的出現停下了腳步，氣喘吁吁對倒地的女孩瞪了一眼，心不甘、情不願，怒氣沖沖地轉身離開。

婦人看見眼前這一幕，鼻頭一酸，形似鳳眼的眼睛，溢滿淚水。她努力不讓眼淚滾落下來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轉身進了屋內。

女童看到婦人進屋後，內心不安的喃喃自語：

「倒去一定予俺娘搵死！」

想到這裏，彷彿感覺那根扁擔再度狠狠落在自己的身上：

「『小漢若偷挽瓠、大漢都偷牽牛！』³我再三佻汝叮嚀，毋是咱的物件，就是會餓死也袂使佻人偷提。今啊日竟然佻人偷挽甘仔蜜（蕃茄），予人投來到厝，汝叫我這支臉欲舉佇陀位去？」

母親邊打邊哭著說。

事隔一年她沒忘記：路過別人的田園，望見吊掛在支架下那結實纍纍、卻還未成熟的大蕃茄，一時受不了誘惑，起了貪念，忘了是別人的東西，偷摘了幾粒，沒想到被園主發現找上門，氣

³ 小時候如果當「小偷」而未予改過，長大後可能就會變成「大盜」之意。

的幾乎發瘋的母親，拿起扁擔像雨點般的打落在自己身上。

趴在地上的女童，不堪回首的往事再度一一浮現：

賊，偷拿就是賊……。

「汝賊、汝賊、賊婆！」

「我無佢恁偷提，我無！我無！」

母親向對方爭論，努力辯解自己清白的畫面，再度清晰在女童的腦海。

「汝這捲蕃薯藤一定佇阮園偷提的，無汝那有蕃薯藤？」隔壁的干籐，瞪著那對如冰霜般銳利的眼睛，一副兇狠的模樣，向母親興師問罪。

「這是我仔別人園、人無愛的散藤，稍稍捲捲來壓乾蕃薯葉的，毋是恁園內的。」母親解釋著說。

「別人毋愛的散藤仔？哼，『雞窠內也有隔暝的塗蚓？』⁴講兮遐呢啊好聽，恁這對賊婆。」干籐的聲音越來越大，雙手在空中跨張的揮舞著。

「阮無佢恁偷提，汝毋通含血嘍天！」

「若見官著有！」

「咱來去宮裏咒誓！」母親氣急了，眼淚在眼眶裏打轉。

「咒誓若有聖，世間查某著無人敢討客兄。汝賊！汝賊！」

干籐硬要栽贓於母親，轉身離開。

實在是「白白布染到黑」，明明這是從別人園裏丟棄不要、捲來壓住那收集來、準備寒冬果腹而亂飛的乾蕃薯葉，順便帶回家當柴火時，沒想到被隔壁的干籐撞見，不分青紅皂白，硬要說去她園裏偷拿的。

「人若散（窮），都予人看無目地，連這無影無跡的代誌，

⁴ 隱喻沒有隔夜飯可剩之意。

也硬欲誣賴阮，真正是無冤受屈！」母親一時淚崩，與她相擁痛哭一場。

過往的傷心事，沒忘記，點滴在心頭。

母親一向守著窮人唯一的尊嚴 -- 「不偷不取」的作風。今天卻親眼看到自己女兒做賊的這一幕，叫她情何以堪。

現在女童的內心，彷彿一塊大石頭壓在她身上那樣的沉重。

她很後悔，干不該萬不該聽同儕的話：

「偷掠魚袂要緊，萬一被掠著，介加被拍幾下啊，魚摺還人而已。」

而把母親的話當做耳邊風。然而，處在這你爭我奪、比快比狠的撿魚環境中，對方全是手腳俐落的男童，自己卻是個還不到十歲的軟弱女孩，每次不但撿不到魚，還惹來那些怒目相向的牽醫男人，拳打腳踢及沙球的攻擊。受不了這些不人道對待的她，幾次想放棄，但想到家裡的每餐不是苦菜就是「豬母耳菜」，更可怕的還是那土豆芽仔菜。她不得不再度提起加藍仔去碰運氣，然而，即使付出再大的努力，收獲總是少得可憐。每次看到同儕得意洋洋的戰利品，內心就浮現那支架上結實纍纍的蕃茄，那麼的吸引人。

有樣學樣。沒得撿，就用偷的，反正大家都是如此，而且母親又不知情。萬萬沒想到，第一次做賊就出師不利。本以為漁獲沒人看管，是下手的好機會，誰曉得剛出手就被那位兇神惡煞的男人看到，罕見的一直緊追到廟埕，這一幕又被母親看得一清二楚。如今，回去要如何面對母親。她低頭看看加藍仔內那條比手掌還大的漂亮粉紅色秋哥魚（紅海緋鯉），雪亮的眼睛向她瞪著看。這一定是條很好吃的魚，有了這條魚，再難吃的生蛆蕃薯籤粥，也會如同山珍海味。

如果母親沒看見被追的這一幕。

如果這條是自己撿來的。

如果……，母親一定很高興。女童假設了一大堆能合理擁有這條魚的想像。但是，偷，已成事實，這條秋哥魚，可能就是她受遭殃的罪魁禍首。

「橫直攏都死。」事情既然做了，不管如何總要回家。想到這裡，她鼓起勇氣，準備從地上爬起來時，忽然右腳腳踝一陣劇痛，低頭一看，糟了！腳背明顯紅腫，剛才摔了這一跤不輕。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。此刻，她的心就像被牽醫那些惡毒男人，重重甩打耳光那般的疼痛。她咬緊牙根，忍痛站起來，拖著形同殘障的步伐，一瘸一瘸地往家裏走。

這段還不到四、五十步遠的回家路，感覺卻像是走在尖釘刀床上，那樣的遙遠難行。

好不容易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跛到了家門口。

母親，一副要將人碎屍萬段的兇狠模樣，拿著扁擔等候著自己走進家門？

母親，哭喪著臉，傷心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說她無臉見人，要去尋短？

母親說家不要我這個賊婆，要把我趕出門？

母親……？

停留在門口的女童，想像著進了家門後，所有可能發生的總總殘酷結果，她愈想愈感到不安。家，一時間變得如地獄般的恐怖。

沒辦法，無論結果怎樣，也非進門不可。她懷著一顆赴湯蹈火的心情，硬著頭皮，拖著疼痛的步伐，低頭小心的跨進家門。

入家門，一片寂靜，與往常沒兩樣。怎麼是這樣？難道母親氣的躺在床上？懷疑的心，令她小心翼翼的抬起頭來張望四周。

母親背對著她，平靜的坐在矮板凳上專心的剖芋蕪。

怎麼可能？以母親的個性，不可能安然的坐在椅子上。這異

於反常的舉動，使她內心更加不安、恐懼。她移動不協調的腳步來到母親面前，忍著腳踝的疼痛、雙腳一跪：

「俺娘！我後擺毋敢啊！」

控制不了的淚水，把沾滿臉部的海沙，刮出兩道深深的淚痕。

母親轉過身來，看到媳婦仔全身都是沙，身上那件破舊的衣服，好像是從水裏撈起來那般，淚水再次在眼眶內滾動著，她放下手邊的工作，心平氣和的說：

「葉啊，無要緊，俺娘無怪汝。」

「俺娘？我……！」叫葉仔的這位女童，滿臉的疑惑，這不像母親的作風。

母親用戴在頭部的手巾，抹去葉仔頭上的海沙繼續說：

「山裏的物件半點都不可取（偷），海裏的（指漁獲）會凍提（偷）汝都提，這是早人講的，所以俺娘無怪汝。」

母親的一番話，葉仔一頭霧水。海裏與山上有什麼差別？為什麼海裏的東西就能偷？

同儕說的話今天得到了印證。葉仔用手袖抹掉隨淚而下的鼻涕，高興的從加籃仔內拿起秋哥魚向母親炫耀說：

「俺娘！汝看，這尾秋哥這大尾！」

母親看到那條魚，有點驚訝：

「汝佻人掠這大尾，莫怪人會追來到廟埕。後擺愛較注意的，若無，予人捎著被拍，都『佻賊哭無父』。」

「我知，俺娘我糜煮好啊。」

葉仔一時高興忘了腳踝痛，要起身時，一陣疼痛使她再度跪坐在地：

「唉唷！俺娘我的跣真痛。」

「跣蹠著腫起來啊！」

摸著媳婦仔那熱熱、腫得像麵龜的腳蹠，臉部表情瞬間皺成一團。怎麼辦？腳蹠扭到要貼薑土（薑泥與土攪和），那來的錢

買薑？窮人真是沒有生病的資格。

「俺娘，我的跤按呢，咱攔叫彼日佻汝看腰脊骨閃著彼位姓韋的勇（兵）來佻我看。」葉仔提議說。

「喔！」

提到那位韋姓的官兵，母親腦裏瞬間浮現自己褲子被拉下、男人手指滑過她股溝的情景……。

一顆心如擂鼓般的快速跳動，臉部彷彿喝了酒那樣的燥熱。

那是二月二十八，主公生（主神聖誕）的事，蹲坐在廚房煮飯，一個起身，忽然「呸」一聲，一陣劇痛傳遍了腰間，令她行動如同癱瘓，連呼吸都覺得有困難。最後借助雙手的力量，攀住灶頂、捉住牆壁，強忍著腰部的疼痛，碎步的移往房間。好不容易到達房裡，痛，已經使她淚流滿面。

碰巧，厝邊好心的阿好要來找她，看她那付痛苦的模樣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道是腰部扭到，忙對她說：

「準啊，汝腰閃甲這呢啊食力，我看，著來去請砲台彼位叫韋仁化的勇來佻汝看，伊是一個足勁的拳頭師傅，對這閃著、打傷、疑難雜症攏真勁。汝這閃著算來是小事，請伊來佻汝摸摸看看馬上著好。」。

「毋…攔…我…無錢。」準仔連說話都會牽動那受傷的神經。

「唉啊！汝這陣連振動都無法度，咱著先請伊來看才講，到時，該著倂濟錢才打算。這位韋仁化，時常佇西邊萬伯啊厝厝地出入，我來去揣看覓兮。」

不等準仔的回答，阿好轉身就離開。

近黃昏的時刻，韋仁化出現在準仔的房間內，準仔如同僵屍般的躺在破舊床上，她盡量保持身體不動，來減輕疼痛。

「把身體轉過來，趴著。」

韋仁化對準仔說。然而，講著山東口音的這位外省「先生」

（大夫），令準仔有「汝講我不懂」的語言隔閡，聽得一頭霧水。韋仁化看準仔沒反應，只好親自動手。這一動，準仔痛得叫出聲，纖細的手掌緊捉床褥。

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馬上好。」

「先生」將準仔背部的上衣掀開，解開繫在腰間那條用於「摠馬面」（褲頭對折的七分褲）的腰帶，把褲子往下拉。這一拉，拉得準仔一顆心砰砰跳，臉上一陣羞澀。至今，除了丈夫除外，身體從未有其他男人碰到，害臊的使她臉緊緊貼在那個破枕頭上。

「先生」輕巧的手指，從上半身、沿著脊椎骨兩側筋脈往下按，按到腰間的股溝下，準仔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，聲音一出口，整個病情好像被捉走一樣，全身感覺輕盈，疼痛全消失。

「好了！」

聽到先生出聲，準仔會意過來，忙拉起褲子、捲入腰帶，從床上爬了起來。心跳還沒恢復正常、低頭小聲就問：

「先生…佢…濟…錢啊？」

準仔說話的聲音，幾乎快聽不到。

「不用啦，不用啦！」

先生怕準仔沒聽懂，連帶搖手的說。

「努力（謝謝）！努力！」準仔轉而中氣十足，一顆頭像在舂米般，點個不停。而後，尾隨先生走出房外。

外頭的光線明亮，把這位不曾識面的先生面貌照得一清二楚。

濃密的眉毛下一對彷彿能穿透人心、炯炯有神的眼睛。高挺鼻梁，五官端正；體格雖不算壯碩，但看起來很有男人的長相。舉止客氣，給人有種很有涵養的感覺。

從未有的經驗，準仔為了治病，身軀被第二個男人碰觸到，這位碰觸她的男人，竟然令她有如此強烈的好感。

去年，媒人婆一再鼓吹，叫她不用那麼辛苦，憑著她清秀的長相、大家爭相要的行情，趁年輕找個對象嫁了，終身才有依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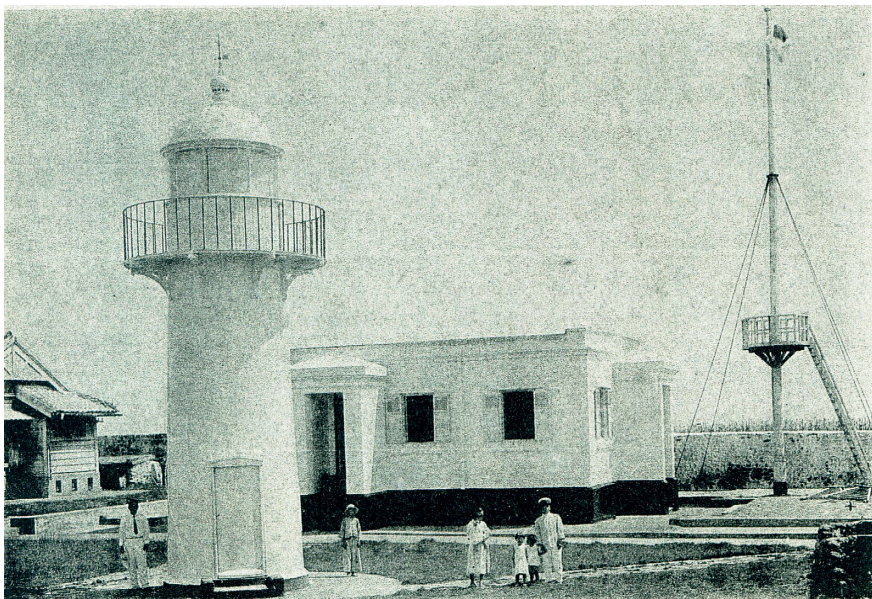
但她總是不曾認真的想過這問題。

在未閃腰之前，又有媒人向她牽線，要介紹一位姓章的勇，來與她見面，這事情她也沒放在心上。沒想到，因緣際會，讓她有機會看清對方的長相，內心沉寂已久的情感，再起波瀾。

「真的，厝內須要有一个查埔人，酸苦病痛才有人相照顧。」準仔自從那次見面開始，心裏就有這種打算。

今天葉仔又發生這種事，難道這就是早人說的「千里姻緣一線牽嗎？」不過，今天砲台開砲打敵人，這位外省仔先生，是否還會再下來外塹？準仔開始憂慮起來。

天清無雲，西臺的南面牆垣上，日光底下照映出短胖人影，這道人



漁翁島燈塔 - 取自《澎湖大觀》

影正是砲長朱吉祥。

朱吉祥眯著左眼，右眼貼在千里鏡上，花嶼、貓嶼、七美、八罩、虎井、桶盤、大港門、一直到嵵裡，由西往東掃視，全清晰的映在千里鏡中。

這片海洋，如同往常的平靜。

「倭寇可能不敢再來犯了。」朱吉祥心裏想著。

倭寇被打跑後，至今已有兩三天。這些天來，他千里鏡不離手，不時登高望遠，查看海上的一舉一動。他要捍衛這片土地，不能讓倭寇有機可乘。因為，他已植根在此。

當他千里鏡的角度慢慢移到媽宮城時，赫然發現媽宮城黑煙沖天，樣子就像三天前倭寇船艦中彈的情景，細聽之下，隱隱有砲聲。

「不好，媽宮城正在激戰！」

經驗告訴他，媽宮城正與敵軍交火中。

朱吉祥匆匆下牆垣，到官廳急報管帶，於此同時，大門外傳來急促的馬蹄聲，一位士兵慌忙的跳下馬，速奔官廳而來：

「稟報陳管帶，西嶼東臺傳令兵報告，據東臺觀測，媽宮城的守軍正在與敵軍交戰中，可能倭寇從別處登陸進攻媽宮城，請西臺同時與東砲台發砲支援。」

位於內塹、東鼻頭（小地名）山頂的西嶼東臺，更接近媽宮城，情況自然較清楚。

管帶聽到報告，趕緊衝上牆垣上觀看，並下令全體士兵緊急進入戰鬥位置。

「轟」-----

不到一刻的時間，那撼動天地的火砲聲再度響起。這次砲管不是指向海上，而是對著自家的媽宮城。巨響的砲聲還在耳際迴盪時，遠在東邊幾里外的媽宮城，已冒起很高很高的黑煙團、直衝上天。12 英吋火砲的威力，實在驚人。

遠看火砲落在媽宮城，產生強大的威力，憶想著倭寇被炸得粉身碎骨的畫面，士兵們個個士氣高昂，手腳敏捷的一門砲響起，另一門又上膛。正當要拉起扳機、準備再發第三砲時，陳管帶突然下令：

「停止開火！」

突如其來的喊停，令正打得火熱的兵士們，個個摸不著頭緒的把視線投向站立在牆垣上觀看戰況的管帶。

「管帶，我們 12 英吋火砲射程，足足射到媽宮城外，為何不繼續開砲，媽宮城正陷苦戰中，打鐵趁熱，不繼續支援，等到媽宮城失守，為時就晚矣！」砲長心急的說。

「敵友不分明，我們的砲，到底打到的是敵？是友？全然不知，萬一要打敵人反炸到自家人，那就更慘！」管帶的右眼離開了千里鏡，一



西嶼西臺 (現況)

臉嚴肅的繼續說：

「不能打，不能再打了。」

砲轟媽宮城敵軍，彷彿「雞眼的走暗路」，完全看不清對方，只是一昧的亂槍打鳥，可能造成自相殘殺的局面。而且媽宮城住家密集，一失準頭，傷亡非同小可。管帶認定這點，所以決定停火。

只發出兩枚砲彈，西臺就停火，東臺可能也發覺同樣的問題，隨即跟著無聲。

「觀前不顧後」、針對港口構築的這種防禦砲壘，對於後門突襲的敵人，再大、再先進的巨砲也無用武之地。此刻所有官兵們只有望城興嘆，看著媽宮城裏烽火連天。

日軍從側門（裡正角）登陸，來勢兇兇，勢如破竹。兩天過後，一切砲聲停息了。

管帶透過千里鏡，清楚看到，一面白底，中間一顆大大紅球，紅球邊緣竄出十數條紅色條狀的日本太陽旗，耀武揚威的飄在媽宮城牆上。

大清國認為邊陲地區、卻是海上軍事要地的澎湖，就在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的這天 -- 三月二十六日，變了天，變成日本國來管。

陳管帶見大勢已去，語重心長的對所有官兵說：

「媽宮城已淪陷，只剩東西兩座砲台是孤掌難鳴，沒有戰鬥能力了，在砲台未被攻佔之前，為了不讓倭寇佔便宜，我們必須先毀砲再撤軍！」



西嶼東臺（現況）



西嶼東臺一景

毀砲？多麼殘忍的事啊。

擁有全澎之冠、三年前才安裝完成的這些先進火砲，是當年花費龐大白銀向英商購買的。火砲運來澎湖，因碼頭缺少起吊重物的裝備，再追加五仟兩規平銀，建造二艘屯船，這些重砲才能順利上岸。還未能充分發揮威力，如今就要拆毀，這，這怎能叫人甘心？但，不甘心又能如何？只怪倭寇欺人太甚。

朱吉祥不甘心，毀砲撤軍，對他來說，何其殘忍，沒有了西台守軍，下一步該何去何從？他擔心。因為在外塹他已建立了一個家。

然而，對長期離鄉背井的官士兵們，卻有不同的心情。

受清政府派調駐軍、移防臺澎，一調就是兩年，這兩年期間又規定一律不得携家帶眷前往，撤回大陸，無疑是件解脫。

士卒們快速行動。西臺內，瞬間響起鏗鏘、鏘鏘的聲音。重達數萬斤的火砲，用盡所有方法，盡速讓它變成廢鐵，連那笨重的砲管，也設法推落在十七、八丈高的山腳下。

一夕之間，這些身價昂貴的巨砲，瞬間淪為「乞丐身」。

撤軍工作一切就緒後，官兵們頭戴圓盤帽、手持火槍，腰、肩背著大包小包行裝，陸陸續續從大門走出。

陳連陞管帶走出大門，回頭望這座佔地有 8.15 公頃，由法籍包恩士所設計、監造的最先進砲台，如今要拱手讓給倭寇，情何以堪。但勝者為王、敗者為寇的戰爭法則下，他覺得選擇撤退是上策。

他感嘆的對所有官兵們說：

「弟兄們，情勢已去，我們只能選擇撤退。船已在吼門邊等我們了，咱們撤回唐山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！」

管帶說完，一百多名的官士兵，隨著他往北的西嶼尾而去，留下這座宛如銅牆鐵壁的西嶼西臺。

朱吉祥

36

秋收季節，微微北風吹拂下，田園內，三三兩兩的農人正忙著收成莊稼。成群結隊的紅尾蜻蜓，也環繞其間，令人感覺秋的濃郁。

位於西埔山頂、最靠西邊的山崖邊，插著日本國旗、白色外觀的漁翁島燈塔內，傳來不尋常的嚷叫聲：

「馬該也鹿（日語），你是沒逃離的清國官員是嗎？」

身穿淺黃色的軍服，頭戴披耳軍帽的日本軍佐，一手按在腰間配帶的那支軍刀柄上，一手指著比他高出半個頭、身著簡陋衣褲的男人。軍佐，臉上那對掃把眉，上下蠕動，彷彿要豎立起來一般。一副兇狠的模樣，大聲的咆哮。

「做什麼！做什麼！」

男人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，但敏銳的神經，讓他瞭解，這兩位倭寇，來者不善，可能已經懷疑自己的身份，他深感處境不妙，忙裝出一副無辜的模樣。

「我們四處搜查，要捉出清國的殘餘官員，一個也不能留。看你這副模樣，就曉得你就是沒逃離的清國官。馬該也鹿，押回去槍斃了！」

軍佐雙眼如同一把利劍，刺向男人那對驚恐的大眼睛。男人忙將視線移開。陪同軍佐身邊的另外一位日兵，一臉殺氣騰騰、毫不客氣的伸手擰住男人的衣領。男人本能的反抗，右手緊捉住對方擰住他衣領的右手，一口安徽參雜著本地的腔調、搖手說：

「我不是，我不是！我不是清國官員！」

男人極力的辯解，也盡力反抗不讓對方將他強押出門外。

軍佐會意出對方的意思。抓著男人的右手，強攤開他的手掌心，大聲吆喝著：

「馬該也鹿！你看，你的手掌細皮嫩肉，不是一般的勞動



漁翁島燈塔駐軍 - 取自《臺灣歷史影像》

者，你是一位清國沒走的官員沒錯！」

「我……。」男人低頭，反抗的右手也鬆開了。

俗語說：「瞞者瞞不識、識者不可瞞。」精明的日軍，從手掌的皮膚就可斷定此人的來歷。沒錯！他就是沒與清軍撤回唐山的砲長 -- 朱吉祥，安徽人。朱吉祥為了不拋妻離子而選擇留在外塹社。近來日軍捉拿殘餘的清國官員風聲甚緊，為了躲避日軍的搜查，專程跑來這認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漁翁島燈塔躲藏，沒想到反落入敵窟。真是

人算不如天算，無語問蒼天。他心涼了一截，再如何隱瞞，任何辯解也是多餘，只能聽天由命、任其擺佈。

「該死的清國奴，馬該也鹿，走！」

朱吉祥被硬拉出大門時，屋外忽然出現一位身材窈窕、穿著花布和服，年約三、四十歲的日本婦人，手裏還拿著一塊抹布，顯然這位「歐送」正忙著準備中飯。她一臉慌張的攔在大門口，見到軍佐，很有禮貌的先向軍佐行個鞠躬禮後才說：

「先生送，他不是清國的官長啦，不是啦！」

「那尼？不是清國奴軍官，為何他的手腳不像是當地幹粗活的人？」日軍再次抓起朱吉祥的手掌，攤開給這位「歐送」看。

歐送先是猶豫一下，而後對軍佐再次行個禮說：

「先生送，他是我外地來的朋友，來找我玩的。」歐送解釋說，但，聲音及表情有些不自然。

已感到絕望的朱吉祥，看見日本婦人突然出現、但又緊張的與軍佐交談，感覺像在為自己求情，他忙「順風撻倒牆」（見風轉舵）一昧跟著點頭：

「是、是！」

軍佐轉頭以斜視的眼光朝朱吉祥打量一翻，兩排眉毛緊湊一起說：

「那尼？……搜咬（日語）！」

軍佐緊閉著嘴唇，停頓了一下。最後使了個眼色，緊攥朱吉祥衣領的那隻手才鬆開。

被釋放的朱吉祥，心有餘悸的不敢正視眼前這兩位兇神惡煞，默默的低頭不語。

軍佐離開後，朱吉祥回頭看這位救命恩人，一時間，眼睛好像吹入風沙似的，淚水在眼眶打轉，差點跪下的向著這位好心的日本婦人一再點頭感謝，口中拼出生硬的日本話：

「阿里阿斗，阿里阿斗！」

朱吉祥一向痛恨日本人，尤其這次佔領澎湖，令他淪為落魄人。然則，作夢也沒想到，今天這條命卻是為日本女性所救。他真的不瞭解，只來燈塔借避幾天，這位與他非親非故，且又不同民族的女人，為什麼如此慈悲，甘願冒著欺騙的罪名，不顧一切來拯救他？

自從部隊撤回唐山，失去軍中職務的他，只能淪落在地討生活。想藉著自己好歹也是大許的女婿，而且又是壯碩身材，望有人提拔能共事討海。不過，他不是舞槍弄刀的武漢子，而是一位只以口頭發號施令的腳尖手細、手不動三寶的「軟腳蝦」。而討海這門行業，卻是腳踏搖晃不定的船板，出門大櫓小櫓搖不停，風來浪往，處處都是與大海搏命，這種艱辛又危險的行業，沒人想要把他成為自己身上的一個包袱。



漁翁島燈塔 (現況)

他無可奈何，為了一家的生計，只有牽罾時撿魚；看潮汐去海邊撿海螺；上山找些別人收成後，遺漏的小蕃薯及土豆來餵養六、七張嘴的家。但，每當牽罾撿魚時，時常遇上兇惡的男人，從未顧及他是成年人，稍有妨礙到工作，就如同對付小孩那般的無情，毫不客氣的將他推倒在地，還口出惡言說：

「幹恁娘，外省仔豬，閃啦。『死豬鎮砧』⁵！」

回想當砲長那段風光歲月，招贅許家，妻子是位寡婦。前夫死於船難，留下三個女兒，有一餐沒一餐的，生活可說過的非常困苦。他接下這個家庭重擔後，生活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，妻子從一個三餐不繼的窮酸人家，搖身一變成為小康家庭，在外塹不知羨煞多少人。

生活過慣省吃儉用的妻子，不捨得白米下鍋，餐餐還是照常那些高粱、或是蕃薯籤粥，他常勸妻子說：

「我們有的是米，三餐要吃米，不要再吃那些難下嚥的地瓜絲。」

而今澎湖變天了，榮耀不再，從一位有固定餉糧、威風的砲長，變成日軍緝拿、在社里被人瞧不起的落魄人，世事真是變化無常啊。

朱吉祥感慨萬千。

從鬼門關繞一圈的朱吉祥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想著過往，回觀現在，他的腳步越來越沉重。

走著走著，不知不覺走到西埔山墘，抬頭望見山腳下海岸的石滬已經露臉。潮汐到了，他趕緊三步做二步走，匆匆趕回家，打算提加籃仔去海邊撿螺仔。一進家門，見妻子失神的坐在大廳，彷彿心事重重，身上那件破衣衫沾滿灰塵，解下的頭巾還拿在手上，分明剛從田裏回來。妻子見到朱吉祥，馬上迎向前去，

⁵ 礙手礙腳的。

想開口，卻欲言又止。

朱吉祥原本要將今天的遭遇告訴妻子，又見妻子好像有難以啓齒的事情要對自己說，他直接就問：

「妳是有什麼事情不好講？沒關係，妳說！」

「祥啊，我有一項代誌想欲俚汝商量。」

李氏說話吞吞吐吐，聲音壓的很低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祥啊，我想欲……。」

李氏看到丈夫那副憨厚的模樣，不忍心再說下去。

「妳想要怎樣？快講啊！」

李氏雙手相互搓弄著，低下頭好像做錯事的小孩，不自然的聲音才從她口中發出：

「我……我想欲將咱的後生改姓許！」李氏說出口後，心中彷彿卸下一塊大石頭似的，抬頭看著朱吉祥。

這突如其來的措詞，令朱吉祥有些激動：

「為什麼？兒女從父姓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啊。今天就是日本政府規定，兒子才能跟我姓朱。為什麼妳要將朱姓改成姓許呢？那我的朱姓在外塹不就永遠消失了嗎？」

朱吉祥得意拜日本政府所賜，才能擺脫外塹傳統以來的婚嫁風俗 -- 男方入贅女方，所生的子女一律從母姓。但現在規定無論何種形式婚嫁，一律從父姓。有個自己姓氏的兒子，他拚死也甘願。沒想到，今天高興逃過一劫，回家卻聽妻子提議改姓的事，他彷彿被雷劈到一樣，頭腦昏沉沉，心情低落到極點。

見丈夫難過，李氏忙解釋：

「祥啊，我知影汝的苦情。但是今啊日欲將後生來改姓，這是不得已的代誌。因為大許的宗親祠有規定，每年討掠的收入，只要是大許的囡孫，攏會使分紅一份，咱囡若從阮前翁大許的

姓，就是大許的罔孫，咱著有一份通分。有彼份，生活嘛過較會落去。汝也毋免遐艱苦地拖磨！」

聽妻子說，朱吉祥不發一語，手不停的搓揉臉部，李氏又繼續說：

「汝想看覓个，咱這陣一日連兩頓都成問題。大人（成年人）會堪的餓，囡仔當地大，若按呢攔餓落去，一定會毋誠罔！」

其實，妻子說的不無道理。

大許（許姓，在外塹有兩個不同宗族，人口多的叫大許，人口較少的則稱小許）在外塹沿岸擁有多處豐富漁場的捕撈權。這些漁場冬天捕土托（土托魚）、疏齒（中華鱈）；夏天捉大煙（巴鯉）、圍倒吊（火斑粗皮鯛），一年的漁獲量驚人，可說是社里最富有的宗族。他們常自豪說：「阮大許，干啊大欄尾捫捫兮都較贏雜姓仔拚規年。」有了這豐厚的收入，為了照顧弱勢的族親，規定只要是大許的子孫（男丁）每人都能分紅一份。以現在的家境，他已經被壓得喘不過氣來，真的沒有理由去拒絕這份不勞而獲的禮物。

現實環境就是如此的殘忍。沒辦法生存，姓朱、或是姓許又將如何？

朱吉祥沉思一會，抬頭仔細端詳妻子，才發現妻子已經骨瘦如柴。他露出愧疚的表情說：

「就由妳決定吧！」

說完，提起加籃仔走出家門。

這一天，農曆初一，東北季風像鬼哭嚎般的在大巷小弄四處竄叫不停。陣陣逼人的寒氣，籠罩著天還漆黑的凌晨。公雞不畏冷寒，盡責的啼叫，鳴聲伴隨著強風在這黑夜此起彼落的響著。

這時，巷子裏傳來有人講話的聲音，驚醒了朱吉祥的妻子李氏，李氏忙搖著正在酣睡的丈夫說：

「祥啊，緊起來，緊起來！」

睡的正甜的朱吉祥，被妻子突然這麼一叫，整個人驚慌的從床上彈跳了起來：

「是倭寇又來了嗎？是倭寇來了嗎！」

「毋是啦，汝地緊張什物，汝聽。」

傾耳細聽，左邊的巷仔內又傳來細小的聲音：

「炎啊，緊起來啦，後灣𨔵丁香（石滬內有丁香魚），慢去丁香予人窰了去！」

「後灣有𨔵丁香，趕啦，趕緊去窰丁香！」李氏催促著丈夫。

朱吉祥聽到妻子這麼一說，趕緊捉起床頭那件破衣服往身上一套，摸黑的提起加籃仔，大步跨出家門。

刺骨的寒風，伴隨著漆黑的暗夜，不停的穿梭鬼叫。

剛從被窩鑽出來的朱吉祥，身上的布袋裘，阻擋不了寒氣的侵襲，全身彷彿浸泡在水裏那般的冷冰。摸索在無月光坎坎洞洞的碎石路，跌跌撞撞。俗人說：「癩癯畏拐」⁶，那雙早就沒鞋子保護、傷痕累累的腳，傷處再度踢到石頭。血，在看不清的夜裏，隨著朱吉祥的腳步一路滴著。痛，陣陣從腳趾傳來。

不過，他沒有停下腳步，一心只想：

「好不容易今天這麼早得知有石滬跑進丁香魚的消息。以前知道這個訊息時，別人早已將魚獲扛回家了，連丁香屎都撿不著。」

他愈想愈興奮，加緊腳步來到往後灣的叉路時，這才想到，到底是那個石滬有丁香魚？

後灣石滬有四、五個，分佈很廣，這三條叉路，各自通往不

⁶ 越是擔心的事，越會發生。

同的石滬。西邊這條到鸚哥滬；中央往姓曾仔滬、深滬；最東邊則是通往港仔滬，如果走錯，時間拖延，人潮全部湧上，屆時就「做鬼都搶無面頭」⁷。

「大許去後灣捕魚都是走西邊這條路。可見這個海域漁量多，丁香魚一定也會是在這個石滬。對，應該是這條沒錯。」

心裏決定後，他毫不猶豫的選擇西邊。

上了埔頂（山頂），四周暗茫一片，走在這羊腸鳥道上，無作物植被的田裡，裸露的黃土被強風捲起，一陣陣撲向朱吉祥。他一手拿加藍仔，一手遮著臉，黃土還是不留情的鑽進他的眼睛內，害得他眼淚直流。

頂著強勁的北風，整個人傾身前進，好不容易來到鸚哥滬的崎頂，這個地方風大得如同做颱風一樣，整個人幾乎被吹離地面，難怪這種崎頂被稱為「脫褲崎」。不抓緊褲頭，難保那只有「一條布條繫著的「搵馬面」褲子不被風脫掉。

來到這裏，天色稍翻魚肚白。山下的潮間帶還看不清楚。

他小心翼翼的走下這幾乎成垂直的山路，好在有微亮的天色，才能踏穩每個步伐。

來到山腳下，鸚哥滬就在眼前。他爬下大石壘壘的潮間帶，這時天色已明，鸚哥滬連個鬼影都沒有。

「糟糕，不是這座石滬，那一定是在東邊。」

朱吉祥心急了，他要趕緊往東邊去才來得及。

沿著岸邊的潮間帶走，那起起伏伏的大小石頭，大的有如人高，小的則是又濕又滑且爬有小海螺，踏在其中，彷彿踩在釘床上那般難受。這種路，對這位「山雞」（不是從事這行業）來講，簡直寸步難行。他步步為營，踏穩一步，再跨出下一步，幾乎是半爬半扶著石壁前進。

⁷ 比喻手腳遲鈍緩慢。

好不容易通過了那段艱辛的「陰間路」後，總算石頭較規則，起伏不大，他停下腳步，抬頭看看四周。

海岸波濤洶湧的白色巨浪，在強風助陣下，一波波翻滾衝撞海岩，彷彿要撞開擋路的岸石。

姓曾仔滬就在不遠處，仔細一看，同樣看不到人影，連旁邊的深滬也不見有人走動。那一定是在最東邊的港仔滬。朱吉祥心涼了一截。從這裡要到港仔滬，雖然不算遠，但其中還有一段大石橫阻，以他這種如同龜爬的速度，此段路程好比千重山、萬重水那般遙遠，到了恐怕「銚子也冷了」（為時已晚），想改走山路，但山路又不熟。朱吉祥沒有選擇的餘地，只好繼續再與大石頭搏鬥。

比吃一坨屎還艱苦的路程，終於來到港仔滬。到達港仔滬，人潮已經三三兩兩、提著大包小籃的魚獲往崎頂去了，滬裏只剩下幾個小孩還逗留其中，顯然這些小孩是後知者。

石滬內經過一場激烈的奮戰後，水面上留下濃稠帶狀的白色魚腥汁，隨著潮水升漲，漸漸擴散、消失。

他蹲坐在石頭上，看看空空的加籃仔，嘆了一口氣：

「高興早得到這個好消息，一定能大收獲。沒想到……唉，怪自己自作聰明，到了叉路，為什麼不取中道，走中間那條路，不管是到那個石滬都還來得及。」

稍時，他起身喃喃自語又說：

「加籃仔內沒裝丁香魚，那就裝螺仔吧！」

午後，偶而露臉的陽光，照在朱吉祥這間三合院的家。

廚房內傳出鼎裏倒螺仔的聲音。螺仔與鼎相互擦撞所發出吵吵的清脆聲響，傳到前面屋子龜滴的耳裏，龜滴像是發現寶一般，忙叮嚀身邊的孫子說：

「彼个外省仔又擱拈螺仔倒來啊，等候螺仔燂熟，咱才擱來找伊擻。」

灶內，嘩叭響的柴火燃燒聲，摧著火舌在灶口不時舔拭；炊煙被風吹的就像一條橫躺的白蟒、四處流竄。添加了一兩次柴薪後，帶有螺仔味的蒸氣，從鼎蓋邊緣竄出，隨著北風飄到龜滴鼻子裏。

孤螺仔（草蓆鐘螺）、薄芞仔（蜃螺）、大頭仔（珠螺）。各種螺仔剛從鼎內撈起，躺在加籃仔內還在冒煙，這種煙氣已讓進門來的龜滴祖孫兩人口水直吞。

「今啊日這螺仔這呢啊大粒！」

龜滴說著，毫不客氣拿來板凳，與孫子兩人就圍坐在加籃仔邊，抽起插在髮髻、事先準備好的針，就像自家人一樣，挑大粒的，選好的，將掏出的螺肉，你一粒、我一粒塞進口中。

朱吉祥看在眼里，痛在心裏。他看到龜滴從不考慮他撿螺仔的辛苦，每次等他們將螺仔煮熟，牽著孫子就來瓜分他艱苦拚來的成果，而且又是專挑好的。他終於忍不住開口說：

「龜滴，龜滴汝每擺攏欲來吃我的螺仔，我這螺仔是欲飼某飼囡的！」一口本省話參雜安徽鄉音的對著龜滴說。

龜滴裝做沒聽見，繼續努力她的工作。

眼看螺仔一粒一粒的落入別人的口中，朱吉祥再度出聲：

「我拈螺，好石頭一塊一粒，歹石頭三塊都無半粒，汝也敢欲吃我的螺仔。」

「連螺仔汝也地飢鬼。」

龜滴應了一聲，沒有停下來的跡象。

別人撿螺仔是來做菜配，他撿螺仔是用來「渡命」的。

去潮間帶撿螺仔，別人如履平地，自己卻是用爬的前進不打緊，那些生長在海石上的「蚵黍仔」（滕壺），利如刀鋒，稍有不慎，就被割得傷痕纍纍。而且要能找到螺仔，還須辛苦的翻岩

倒石。石頭越大，找到的機會就越高，然而，每塊石頭都是又重又滑溜，細皮嫩肉的他，不是手腳被石頭砸傷，就是割傷，多少總是要見紅（血）才有所收穫。難怪龜滴吃進嘴裏的螺仔，就如同吃他心中的一塊肉一樣。

朱吉祥阻止不了龜滴，只好拿針加入戰局，幫忙妻子。

女人拿針線宛如拿筷子那樣隨心所欲，朱吉祥拿在手裏，比翻大石頭還困難。

一起掏螺，別人掏了三粒，自己一粒都還在拚命。加上手指受傷，用力的關係，把螺仔殼也染紅了。

正當他拿著一顆孤螺仔，轉來轉去，轉不出何方向下手時，門外忽然傳來急促的聲音：

「權啊，緊个，看到魚欲牽罾啊！」

朱吉祥聽到牽罾，忙把針往加籃仔一插，衝進廚房，捉起另外一個壞加籃仔，一轉身，消失在巷子內。

風，依舊呼呼的咆哮不停。陽光，偶而穿透那向南疾飛的雲層，窺視著生活在這片海域的忙碌人群。

韋仁化

48

海沙壩從東到西，各組的牽罾作業人員，各自忙著曝曬罾網。從下網到曬網，一早忙到現在，太陽已經爬到頭頂上了。

衆人把工作整理完畢、準備回家吃飯時，突然間，網寮巷（小地名）傳來凶狠的喊叫：

「予伊死，拍予伊死！」

「先拍死才攞見官廳（政府）。」

原先祥和的海沙壩，瞬間籠罩起一股肅殺的氣氛。散去的人群，再度被這震懾人心的吆喝聲給吸引過來，個個把目光集中在聲音的來處。

一位衣衫狼狽不堪、鼻孔露出血跡的高挑個子的男人，從巷內衝出來，彷彿一條逃命的狗，驚慌的往曬網的人群奔來。大家一眼就認得，這位是西邊罾主的琴仔，後面是歸仔四兄弟。四個兄弟中，有人喊打，有人攻擊，凶殘的模樣彷彿與對方結了深仇大恨、非置人於死地不可的緊追在後。

琴仔驚恐的腳步，踩在鬆軟的沙地，一個踉蹌，整個人就在曬網人群的不遠處趴倒在地。一倒地，立刻消失在歸仔兄弟群中。

「予汝死，予汝死，看汝後擺敢攞邀阮相爭放網無！」

叫喊聲連同拳腳，如雨點般的落在琴仔身上。殘忍的手段，宛如琴仔霸佔他們家產、妻兒般。

毫無招架能力的琴仔，臥躺在地，雙手抱頭，雙腳彎曲收縮，形同蜷縮的龍蝦，任由他們兄弟擺佈。

「好啊啦！好啊啦！拍个著好啊，攞拍會致死人命！」

「平平是外塹人，毋通按呢啦！」

「人講『天破用補、禮失用會』⁸，有毋著，講講著煞啊！」

⁸ 用誠心道歉，讓大事也能化小之意。

旁人沒有敢上前勸架，只是口頭勸說。

有人婉勸，覺得面子、裡子全都有了歸仔兄弟才收手。最後歸仔還是不甘心的抬起他粗壯的右腳，重重又踹了琴仔一腳說：

「幹恁娘！後擺若攞佢阮相爭放網，都無諒情！一定欲予汝無命！」

說罷，四兄弟才得意洋洋的離開，留下滿身滿臉都是海沙的琴仔在沙地上掙扎。他一手撐地，一手捧腹，盡力想從沙中爬起來。無奈身軀就像解體般，手顫腳抖的不聽使喚。四周彷彿沒有空氣般的讓人窒息。旁人見狀，忙上前幫忙攙扶。被扶起的琴仔，如同沒有骨架的身體，東倒西歪的無法站立，血水從嘴角流出：

「我…這陣…氣…強欲…喘袂起……。」琴仔用力的吸著氣、痛苦的拼出這句話後，鮮血隨即從他寬闊的嘴巴吐了出來。

「足無理兮！靠兄弟濟人，硬欲拗講人放伊的網！」

「哼！理，攞是拳頭母大粒的人所設的。像今日日逐家也毋是無看著，兩隻同時落網，琴啊攞佔較優先，伊都欲硬拗是伊先！」

「佢人拍到這款，實在是過份，今仔日都是看琴啊單丁獨子才敢按呢做，若是換做別人，『一塊予伊食，一塊予伊看』，看伊敢怎樣？」

「看汝佻勢，人講猛虎難對猴群，兄弟濟人都硬欲佢汝壓死！」

扶著琴仔的這群人，「壁趺邊罵皇帝」⁹，邊扶邊說出憋在心裏的鬱悴。

⁹ 不敢光明正大罵人之意。

琴仔頭部像無了脊椎支撐的往下垂，氣若游絲的彷彿一盞風中殘燭，整個人幾乎被拖的上樽 tan⁵ 仔頭。

樽 tan⁵ 仔頭看熱鬧的人群，看到被扶上來的琴仔，像是蒼蠅聞到甜味一般，個個圍攏過來探個究竟。

「也是怎樣，拍甲這嚴重！」

「拍甲喉紅（吐血）囉！」

「我看這擺無死啊半條命！」

「實在是足粗殘兮！平是社里的人實在毋通按呢。」

圍觀的婦女妳一句、我一句的議論著。

「緊，緊扶去給準啊裊翁（丈夫）看，伊對這拍傷撞傷真弊，佇咱社里治好足濟人兮，去予伊看馬上著好。」熱心的阿好聲音特別響亮，她忙上前對扶著琴仔這群人建議著。

其實不用阿好提醒，大家都知道。準仔丈夫的醫術可說擴名社里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包括西嶼這條龍（西嶼鄉稱為一條龍）。

她的丈夫不是別人，就是韋仁化。

韋仁化是砲台撤軍時，除了朱吉祥外，唯一留下的清兵。

他是山東濟南市人，十三歲就入少林寺習武，在少林寺練就一身好武功，尤其輕功，幾乎到達飛簷走壁的境地。

離開少林寺那年，適逢土匪做斷，四處兵荒馬亂。當時山東出響馬（盜匪），響馬見人就殺，見財就搶，見屋就燒，無惡不做。所到之處，屍橫遍野，塞河漂櫓。有家回不得的韋仁化，隨著逃難的人潮，一路往南方逃命。學有一身好武功的他，行動機敏，求生能力也比他人強。在逃亡期間，遇有搶匪經過，他曾臥躺在地，拖來旁邊的屍體當作掩蔽，瞞過匪徒。口渴，只能用竹篙撥開河中的屍體，捧血紅的河水解渴。

就這樣，一縣逃過一縣、一省躲過一省，歷經千辛萬難，終於逃到較平靜的南方。沒想到，一到南方就被清政府捉去當勇

（兵），遠渡重洋被調派到外塹社來駐守砲台。

韋仁化在少林寺時期，除了學有高強的武功外，也精通醫術。駐砲台時，就是靠著他的精湛醫術，與外塹人結了不少善緣。清兵未撤離之前，就有媒人幫他說親。俗語說：「姻緣天註定」，選擇不回唐山的他，不久就與準仔搭上這條姻緣線，入贅盧家，落戶外塹社。

「『查某人菜籽命』，準啊被前翁賣去的田園厝宅，全部被韋仁化討倒來（贖回），這陣生活誠好過啊。」

「衲這個翁婿誠慳，會曉看病、摺會曉接骨，而且一些疑難雜症都看會好。這陣西嶼十一鄉里的人，攏來請伊去做「先生」（醫生）。」

「我真濟擺去衲厝，看伊佢人看病倒來，龍仔銀倒甲規桌頂！」

「莫怪人是少林寺出身，隔壁黑肉去啊衲囡溢啊，已經病甲目睷吊上懸、強欲死去啊，摺予伊救活起來！」

「毋爾佢人看病，這位外省仔捐力又打拼，開園摺開井。上界價值都是開水窟尾（位於東邊山的半山腰）彼个井，泉水湑湑流，濃摺甜，社里無一口井比伊會著。」

「這若是阮翁毋知佻好兮。」

說到這位外省的韋仁化，左鄰右舍的婦人，比手又劃腳，話就像麻雀般，吱吱際際，誇講個不停。

這時候的韋仁化夫妻倆，正忙著在崁邊（小地名）的田裏鑿井，希望開鑿這口井能帶來充沛的水源，灌溉他們這處新開墾的田地。

「仁化，倒來去吃中晝啊。」準仔探頭喊井裏正在挖土的丈夫。

一心只想挖到見水的韋仁化，聽妻子這麼一喊，才注意到井內的太陽光特別強。

「奇怪！挖了這麼深還不見一滴水，難道我選錯了地方？」
韋仁化從井底爬上來，邊爬邊說。

「開無泉水著袂開啊。」

「再開看看，不然就旺費我吃了三天的素食開這口井。」

「這陣的生活會凍過啊，汝毋免遐呢啊艱苦，來開山擱開井，別日（將來）也無欲佢汝帶去啊（陪葬）。」準仔帶著責備的語氣。

「我欲留予囡孫孝念（留念）。」韋仁化表情嚴肅，一邊收拾工具，一邊回應著妻子。

工具還未收妥，遠遠就傳來葉仔的叫聲：

「俺爹，這陣……咱厝扶來一個予人拍甲真……嚴重的人，欲來予汝看！」

葉仔邊跑邊喊、上氣不接下氣的說。

聽媳婦仔這麼一說，韋仁化眉頭一緊，抬頭看了太陽，此刻正是午時。午間所發生的打傷，如果傷及八卦，可能危及生命。

他忙丟下手邊工具，一個人先行一步，飛快的奔回家。

未進家門就傳來大小聲音：

「足殘忍兮，無人地共人拍佢這嚴重！」

「人講囡愛生濟个，濟个囡著無人敢欺負，今仔日琴啊著是孤囡才會予人拍佢按呢！」

「實在食人真夠！」

韋仁化一到家門口，聚集在門裏門外的左鄰右舍，如見大羅神仙一般的高興。

「先生倒來了，先生倒來了！」

站在門口等候的琴仔親戚，奉承的跟著韋仁化走入大廳。

大廳右上角的那張小床，琴仔就躺在其中。全無血色的臉部，彷彿死人的面孔。眼睛如同「柴頭厝仔」雕刻的，呆滯直瞪著前方；一口氣，就在微張的口中無力的進出；四肢僵直，如果

沒有腹部還在薄弱的上下起伏，還以為是一具死屍。

琴仔這付慘狀，韋仁化看了緊皺眉頭，喃喃自語說：

「打得這麼嚴重！」

「嚴重喔！已經像死人全歎、好殘忍！」聽懂的人，附和的說。

琴仔的妻子聽到嚴重這兩字，雙腳一跪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對著韋仁化哀求說：

「先生啊，汝較努力（幫忙）兮，救阮琴啊一條命！」

「別這樣，別這樣。」

韋仁化牽起琴仔妻子，隨後伸手去把琴仔手脈。

此刻，在場的人鴉雀無聲，氣氛緊張凝重。大家目光都集中在韋仁化的臉部表情，心情就隨著他時緊時鬆的眉頭上下起伏，彷彿他是掌握生死權的判官，聽候他宣判。

琴仔的妻子，不停用袖口拭去那溢出的淚水，擤出來的鼻涕甩滿地。

差不多吸完一斗菸草的時間，韋仁化右手才離開了琴仔的手腕。

「先生有救無？」

「會半遂袂？」

「會……？」

不等韋仁化開口，關心的旁人急須知道答案，一直追問。

「八卦重創！」

韋仁化表情凝重，簡單說了這句後，順手脫下琴仔那件已被撕裂的上衣，上衣一脫，隱藏在衣服內的傷痕，紅一塊，紫一塊，密密麻麻。

「這敢醫會好？」

「我看會好也袂完全？」

看到如此嚴重的傷勢，大家心裡都存在這些疑問。

「先生較努力兮，較拜託兮！」琴仔的妻子再度哭出聲。

「若仁化欲佢恁動手，按呢都無要緊啦，恁毋冤煩腦啊！」在場的阿好聲音特別響亮。

韋仁化雙手掌心，貼按在琴仔胸部處，只看他幾個輕盈的動作在琴仔身上四處游走。最後，琴仔不由自主「啊」的一聲，赭褐色的鮮血，從口中嘔出、順著脖子往下流。

「俺娘喂！又擱吐血啊，按呢欲怎樣囉？」

「俺娘喂！無命啊囉！」

淒厲、驚恐的哭號聲，在這間剛翻修不久的三合院擴散著，令路過的村人也為之心酸。

還不到半落香的時間，韋仁化的家再度恢復平靜。

四月十五日的早晨，溫王宮內，信女忙著拜拜。

雖然日本佔領臺灣後，規定不得燒金銀紙，但宮廟不在限制範圍內。

忙種田的婦人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一早固定先撥空來廟裏點上一柱香，向案桌上這些她們心靈依靠的神像，說上幾句心裏話後，才安心上山工作。

早上一些跑宮角仔（時常在廟裏走動）的老人家，也從不缺席，在廟的四垂亭內，大談闊論。三句不離本行的大談「想當初」的討海往事，個個說得口沫橫飛。講到要點，坐不住的一個比一個激動，不時舞動手上那支近尺長的菸斗，聲音一個比一個大，連十幾間屋子遠都聽得見。

這時，韋仁化拿著掃帚，從廟內一直掃到四垂亭外，將這群話多菸也多的老人們，所倒出的菸灰一一掃除乾淨。廟公的職務所在，每當這種日子，他特別忙碌。

跑宮角仔的相仔，看到這位外省人，起身、挺直那彎曲的背部，兩手像鴨子划水般的往後搖擺，碎步走向韋仁化，露出上面

四根黃色大門牙說：

「外省啊，聽行啊地講，講彼日有一位全款恁外省人來揣汝比功夫？也是比什物功夫，汝嘛展兩步予人看覓。」

韋仁化停下手邊工作，對這個已佝僂成比他矮半個頭的相仔，笑笑、搖搖手說：

「沒什麼啦。沒什麼啦！」

「好啦，騰蔓人。趁遮這濟人，比兩步啊予人看覓兮！」

相仔長滿老人斑的右手，一直拉著韋仁化的手不放，要他露兩下。

「汝較細膩兮，韋仁化彼雙手聽說袂使牽囡仔，若牽著，囡仔手都會脫輪（脫臼）去！」

眼眶一直充滿淚液、口齒不清的限仔警告的說。

「袂啦。囡仔手邀老人手無全。」

「正經有功夫的人，是無隨便展出來予人看。彼日是因為袂同鄉來，伊才有比兩步啊。」

跑宮角仔的行仔，人還沒走到四垂亭，就嚷嚷著說。

相仔見韋仁化無動於衷，無趣的走向原位，對剛坐下的行仔說：

「我看是無影親汝所講的退勢，也會飛天？」

「駛恁祖嬾兮！食甲這老、又擱佇神明面頭前，也會講白賊？」

一向說話不會小聲的行仔，那對稀疏的眉毛因激動而擠在一起。

「有影啦，我嘛在場。」

講話與走路相同速度的上喜仔，不急不徐的吐出這句話，他又說：

「前月日，我佻行啊佇護厝（廟的廂房）地坐，有一位唐山人來找韋仁化，彼个人講的腔口恁韋仁化欲全款，兩個人毋知地講什物，我聽無。坐一睏了後，袂兩人，隨人提出一條七尺的烏腳巾縛在腰兮，在護厝內走腳步。彼位唐山人衝幾步，規个人都

跳過護盾的牆歸外去。」

上喜仔聲音沒有高低的說出這段話。這時的韋仁化好像是局外人，繼續做他的工作。

倒是行仔，起身來，像是講古般的站在眾人面前，比手劃腳，吊掛在腰間的竹製菸斗，大弧度搖來盪去，嘴角白沫一直堆積著：

「跳過算什物？韋仁化毋免衝，干啊踏幾步，跔一舉就翻過牆歸。翻過了後，跔落地轉身又擱跳入來。這若無我親目睷看著，佢人講無人欲相信。人講會飛，真正是像地飛按呢。我看一下，舌吐佢長兮！」

令人容易融入故事情節的說話語氣，令相仔再次聽得那四跟大門牙全露臉。包括在場的人，嘴巴也都張的大大的。

行仔掠掠嘴邊那四、五寸長的白鬚鬚，向亭外吐了一口黃痰後又說：

「恁敢知影，裊腰為怎樣欲縛彼條腳巾？」

看眾人沒有回應、只眼睛一直瞪著自己的行仔，一臉得意的模樣：

「原因都是欲將騰浮（睪丸）吊起來腹肚，腹肚吊起來胸炭，按呢若發生衝突，才袂被對方傷著下身。這是我事後問伊才會知影。」

「喔！原來道是按呢！」

「看伊平常時好甲親像佛仝款，想袂到功夫這呢啊驚人。這都是人地講个『規桶个袂冲，半桶才冲冲叫。』¹⁰」

「愈有功夫个人，愈有修養，無隨便佢眾人的面頭前表現。人講『學拳頭是欲防身，毋是欲來衝事』。都親像我剛才欲叫伊展兩步啊，伊一直推辭。」相仔門牙再度不停的開合著。

韋仁化，繼續低頭掃地，從四垂亭內掃到廟埕。

¹⁰ 有實力者較內斂，無能力者強炫耀。

就在這時，廟埕階梯出現一位不速之客。

這個男人，除了廟裏有熱鬧除外，平常很少來此走動。他擺著一副流氓的架勢，那張不時充滿殺氣的面孔，豎眉、凸眼，更讓人見了不寒而慄。走起路來雙手擺後，算步走路的模樣，一步一步走上階梯、朝四垂亭而來。同是外塹人，大家很面熟，這位就是自稱「打死人不用償命」的歸仔。

歸仔是西邊吉進醫組（醫組名稱）的醫主，兄弟一大群。早年曾去內塹拜師學拳，成為內塹最出名拳頭師傅 -- 薛仔夢的「頭叫師仔」，有學「兩步拭仔」，平常仗著自以為了不起的功夫，和兄弟多人，橫行霸道。在牽醫爭相放網時，不管雙方誰先誰後，誰對誰錯，通通是自己先、別人的錯，否則就招來兄弟群，拳腳相向。一出手，對方沒死，也剩半條命。琴仔就是一個例子。因此，村裏稱此人為惡霸。

歸仔的到來，四垂亭內本來像燦爛陽光，那樣熱鬧滾滾的氣氛，瞬間變成黑雲遮日，死氣沉沉。大家收斂嘴巴，「恬恬」，視線全部集中在歸仔身上，看看這位鬼見愁，今天來此到底是要「變什蚊子」。

歸仔走到四垂亭前，停下腳步，雙手由後轉成盤胸，那對兇狠狠的凸眼，向四周掃視一翻，看到正在低頭掃地的韋仁化，那張狠勁的臉更加陰沉，不發一語的轉身朝韋仁化走去。

韋仁化到底是出身於少林寺，他能事先洞悉空氣中不尋常的殺氣。歸仔一上到廟埕，不用看，他已經感覺到，而且知道這位是多次來找過他麻煩的歸仔。

歸仔走進韋仁化身邊，開口就說：

「幹佬娘，汝這個外省仔猴、韋啊仁化，講汝拳頭足勁个，而且醫術攔一流，琴啊的傷都是予汝醫好兮。我都是毋信，今仔日無論如何，汝愛和我比一下懸低，若無，我毋放汝煞。」

被幹譙的韋仁化，不回應，也不抬頭，當做歸仔是不存在的空氣人，繼續做他的工作。

「錢無兩個跋袂靈」¹¹。激不起韋仁化的怒氣，看好戲的眾人，有點失望。

然而，歸仔咄咄逼人，彷彿今天不達到目的地絕不罷休的樣子，一再對韋仁化挑釁：

「幹恁娘，外省仔猴，人講少林寺的工夫會飛簷走壁，也汝是學佻濟？今仔日，我都來試看汝的功夫到底有佻好，是毋是像人講的遐呢啊厲害？」

歸仔話剛說完，緊握如鷹爪的拳頭，一個箭步飛快的攻向正低頭掃地的韋仁化。

「死啊！」

在看場熱鬧的人，暗叫一聲。看韋仁化在毫無防備的狀態下，歸仔已經出手攻擊。

說時慢，那時快，歸仔嘴裏哀叫一聲，整個人呆住不動。

俗話說：「雞屎落土嘛有三寸煙。」¹²一回再一回，一次再一次被辱的韋仁化，終於出手了。

韋仁化出手，沒有擺出武術的架勢，心平氣和、若似與小孩玩遊戲一般，看不出有出拳的動作。

而歸仔還沒反應過來，下巴就感覺一陣劇痛，彷彿被重錘打到那般的痛苦，眼淚直流、話也說不出來。

這一刻，在場的人看得頭皮發麻，大家難以置信，天底下竟然有如此高超的武功。韋仁化動作之快，如同閃電，讓人無法看清楚所以然。只看到他的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劃過歸仔的下巴。

¹¹ 沒有兩個人，是無法滋生事端的。

¹² 再軟弱的人，忍耐還是有限度的。

七孔皺成一孔的歸仔，痛苦的扶著下巴，像一隻鬥敗的「掙尾狗」¹³，匆匆的逃離現場。

而韋仁化如同往常，像是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似的，繼續工作。心裏卻想著：「這小小的教訓，就足可讓他三天都要以麵線渡日了。」

¹³ 夾著尾巴的狗；落荒而逃之意。

海關

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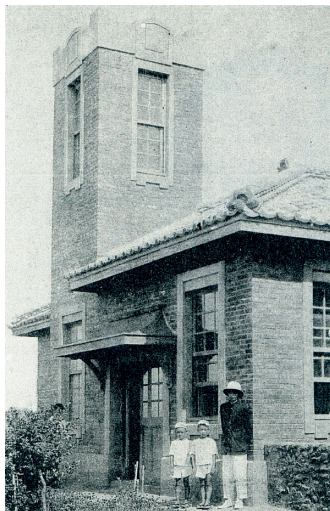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佔領臺灣後，為貫徹其南進政策，即積極建設臺澎，於明治二十九年（1896）三月以勅令除了基隆、淡水、安平、高雄四處為臺灣主要大港口外，其他小港口一律禁止與外國貿易往來。但執行後即嚴重影響了臺灣居民生活必需品之供應，故於翌年，明治三十年（1897）頒令開放八處所謂「特別輸出入港」，重新允許與外國貿易來往，媽宮港即是澎湖地區唯一的輸出入港。

明治三十一年（1898）十一月一日設置「安平稅關媽宮出張所」，明治三十四年（1901）四月，又以勅令第49號頒布稅關官制升格為「臺灣總督府安平稅關媽宮稅關支署」。明治三十五年（1902）五月更設置澎湖縣「八罩島稅關監視署」及「漁翁島稅關監視署」。¹⁴

位於漁翁島最南端的外塹社，正對澎湖海域的重要水道，成了「漁翁島稅關監視署」的設立所在。

「六月火燒埔」。農曆六月天，熱氣逼人，滾滾的熱浪，令人無法待在家裏，個個都想往外跑，找個較涼爽的地方暫棲身。

面海的溫王宮前落、沒有牆壁遮擋的四垂亭，提供了附近人家避



漁翁島稅關監視署 - 取自《澎湖文化局砵砵石季刊》

¹⁴ 按「支署」是負責轄區內關稅的課徵及船舶的監視與查緝，而「監視署」即為加強各港口的緝私工作所設，僅擔負船舶監視與查緝業務。

暑的好所在。不只跑宮角仔的老人家，連一些沒出海的討海人，也都聚集在此。亭內不時鬧熱滾滾。

外塹的討海人，自農曆三月底忙著浮煙仔（流刺網），一直捕到五月底結束以後，到六月初全面停海。停海這段期間，討海人閒著沒事做，「做直」，是最簡便的一種消遣娛樂。它是屬棋類的一種，既不違紀、又不用花錢，隨便地上撿來二十四粒、能辯識敵我的小石礫當棋子，分成兩邊，在平整的地面上畫一個內、中、外，三個大小不同的四方形，再由直線及對角線串連成一體當棋盤，兩人一蹲，便能撕殺起來。

「做直」，四垂亭內是最佳場所。空間寬闊，微風徐徐，地面上又有平整的「白石條」當棋盤，難怪亭內每天都是人聲鼎沸。無形中，在這段休海期間，興起了一股「做直」的風氣。這就是大家口中所謂的「五、六騰棋」¹⁵的來由。

常言道：「行棋輸贏是面子，看棋無講會鬱悴」。

下棋的只有兩個人，觀棋的卻有一大堆；當事人注心，旁觀者更激動。

觀棋者往往選邊站，指導弈棋者。為了面子，雙方都有種輸了像是死個人那般的在意，尤其是旁觀者。真正是「看筊（賭博）的拍死跋筊的。」

此刻，四垂亭內又傳來大小聲：

「數騰蔓（罵人語）！叫汝走按呢，汝偏偏毋聽！」

「汝介劈，無咱兩人來行！」

「三跤貓的功夫，也欲和人做直！」

「無路幹，每盤都輸！」

¹⁵ 農曆五、六月間的下棋消遣。

聲音之大，連屋頂蓋都要被掀開。

這時，一位身穿短褲、灰色上衣的男人，半眯著眼睛，步伐異於常人，閃過四垂亭的衆人，直接衝進廟裏。

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，驚動了正戰的你死我活、所有在四垂亭內的人，個個好奇的轉頭探個究竟。

男人進廟後，站在供桌前，面向案桌上的神明，一句話也沒說的全身顫抖、頭搖個不停。

「壇下落壇來啊！」

「奇怪，今仔日毋是初一也是十五，無請壇也無做法，乩童那會起乩來？」

「一定主公有什物重要代誌欲交待。」

「我看，來欲交待的代誌，攏是關係衆弟子的平安問題。毋是叫人陀位毋通去，著是出海較小心的！」

「若欲交待按呢，也都初一、十五來交代，若有英雄狂狂著落壇來？」

男人的舉動，引來在廟門外圍觀衆人一陣喧嘩。

乩童突然落壇來，廟公韋仁化見狀，趕緊出門去通知廟方的執事者。外面的人群，撇下正打得火熱的棋奕不管，都想知道原因，全部擁入廟內，留下那一粒粒黑紅的小石礫，不動的站在原位。

不到四十坪大的廟內空間，一時間，人滿為患。吱離聲不斷，顫抖不停的乩童，熱氣逼得他汗水直流。

還不到吸完一斗菸的時間，壇頭（法師長）-- 震仔、東甲鄉老天賞，中甲鄉老泉仔，西甲鄉老忠仔前後的趕到。

震仔一進門，首先脫掉乩童的上衣，拿來專用的坐椅，扶著乩童坐了下來。

坐在椅子的乩童，還是不停的搖頭顫抖。

「三甲老大，恁燒香拜一下。」

震仔吩咐說。

幾支清香插爐後，輕煙裊裊，香氣瀰漫，廟內倍增莊嚴肅穆。神明要來指示，大家都摒息以待，等候乩童開口。

三位老大參拜後，乩童忽然往供桌上用力一拍，表情憤怒的又說又比，汗水彷彿下雨般，不停從他臉頰滑落。這異於反常的舉動，令大家嚇一跳，個個肉跳心驚的把目光全部集中在壇頭震仔身上，借助他的「會話」（翻譯），來知道神明到底講些什麼。

乩童一連串說了長長的神明話，震仔側著耳，仔細聽著乩童的每一句話，邊聽邊點頭，口中還不時發出「喔，喔」的聲音。

聽完乩童的一段話後，震仔神態自若，情緒似乎不受憤怒的乩童影響，轉身對著眾人，語氣平淡的說：

「今仔日，主公臨時落壇來，是為著日本政府欲來宮後彼塊山仔地起大厝。彼地山仔地是伊的靠山，若佇退起大厝，著會破壞著地理。」

「宮後起大厝？毋聽說囉？」東甲鄉老天賞說。

「若欲起大厝，一定會通知保正，也都毋地通知！」中甲老大泉仔附和的說。

「是啊，是啊！」

在場的各位幾乎沒人相信這個事實，異口同聲這麼講。

見大家懷疑的態度，乩童再度降話，而且手比出三支手指。

「主公講，弟子若毋相信的話，三天後就知影。伊講若是大厝起佇宮後都親像倚佇伊的頭殼頂全款，叫恁這幾位頭兄（地方士紳）著出面向日本政府請求，叫伊徙去別位。若無伊受袂牢。」震仔再度將乩童的話翻譯給眾人聽。

「也有法度？欲佻日本政府講，都親像送肉去飼虎。日本人每一個攏歹甲親像蜂按呢，也袂講都損甲予汝痲屎！」

說到要面對日本政府，東甲老大天賞一口就回絕。

「阮無彼个膽，存版欲無命的！」西甲老大也出聲。

鄉老的一翻推詞，惹來乩童更加激怒，大聲咆哮的又說又捶桌。

「主公非常的受氣，恁袂使講無法度，無論如何一定愛出面來阻止這件代誌，若無……。」震仔再度轉述乩童的話。

不等震仔說完，中甲老大泉仔忙說：

「主公生氣嘛無法度啊，日本人欲做的代誌，天公祖也無法度改變衲的主意，何況阮這老大。」

「阮欲怎樣去阻止？欲去予日本人搵死！」

三位鄉老同時聲明。

在場的戶丁（神明稱呼弟子），也一陣討論。

講到日本政府，不只他們怕，大家都怕。自從日本國旗插在澎湖這片土地以後，澎湖百姓在他們心目中，比畜牲還不如。平時只要稍有違紀，見面先打再說。最淒慘是賭博，不管是賭大，抑是消遣的四色牌，一旦被發現，只要逮到其中一個人，被逮的人就得乖乖把所有參與者全部供出來，否則打到做狗爬。更惡毒的是捉去灌水，灌到你生不如死、「哀爸叫娘孀」，手段非常狠毒。難怪大家見到日本警察，好像看到鬼那般的恐懼。要去向日本政府陳情，如同與虎謀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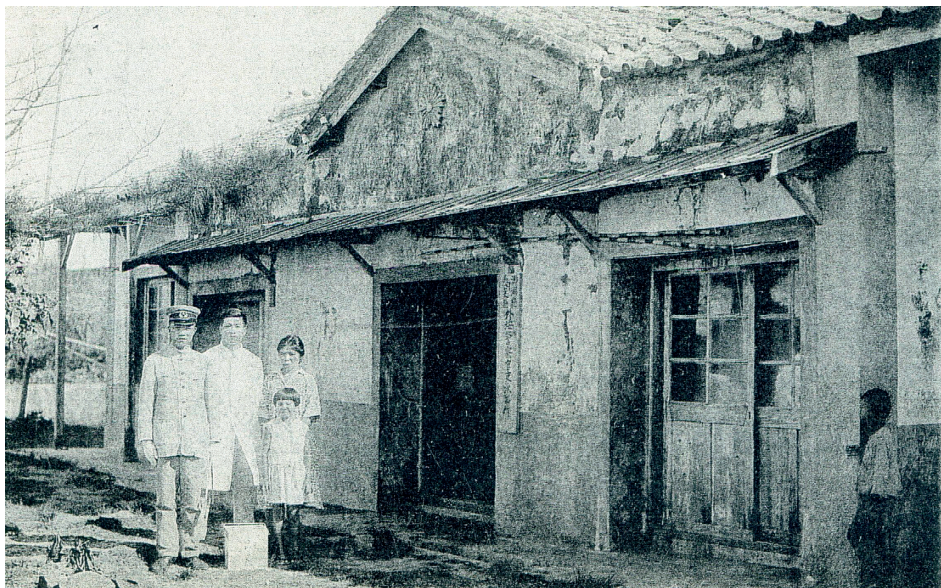
一時間，廟內雜聲四起，如同牽響的海沙壩那樣的吵雜。幾乎忘了現在是乩童「落壇」的時刻。

忽然間，有人大聲嚷起：

「駛恁娘！恁這『無鬚仔老大』（無擔當的人），逐家擺遐呢啊驚死，代誌都還袂做，干啊一直喝無法度！」

猝然而來的叫嚷令個個愣住，沒把話繼續說下去。廟內一片寂靜，大家不約而同的轉頭看看到底是何方的人物，竟然如此大膽，敢在這種神聖的場所「紅聲」？

就在天公爐下方，一位身材魁武，濃眉大眼、滿臉鬍鬚的青



外坡警察官吏派出所 - 取自《澎湖大觀》

年，雙手叉腰、擺出要與人輸贏（打架）的架勢。他就是鱸鰻林。

擁有廟裏最大權威的三位鄉老，本想大發雷霆，看到對方是大家都
不想招惹的鱸鰻林，已經上來的脾氣，再度壓了下去。

倒是中甲鄉老泉仔，走近鱸鰻林身邊，語中帶酸的對他說：

「請借問一下，汝是有什麼方法來阻擋日本政府起大厝，請汝指教。」

「駛佬娘囉！代誌都還袂做，干啊講無法度。這逝路較艱苦，嘛著
來去走看覓兮再攞講，若真正無法度才作無法度的打算！」

鱸鰻林，未語先「幹譙」，一手插腰、一手比劃，聲音越說越大聲，
他繼續說：

「若王爺講的真正有影欲佇宮後起大厝，咱叫保正、地方的『頭兄』
（地方士紳）、和恁這三位老大作伙出面，佢日本當事者協調。佢伊講：
若是欲佇遐起大厝，神明會倚袂牢（不能住），神明是保佑社里的，請

伊愛尊重咱社里的人。別的所在位真濟，欲起攔較大間的大厝都無問題，一定毋通起佇咱宮後這塊山仔地。以社里的力量來去請求，我相信日本政府會同意才著。」

鱸鰻林一口氣講了一大堆應對的辦法。說得在場的人頻頻點頭，認為鱸鰻林講的話有道理，有擔當。既然主公來交待，這是有關社里的大事情，身為鄉老就必須有擔當，出面處理。不可有那種「三年官二年滿」¹⁶，輪值一次一年，頂多二年就卸任的心態來推卸責任。就是日本政府難溝通，也要把主公及社里人的意思，轉達給他們知道。

「講按呢有理！」

「愛招較濟人去講較有力！」

「著靠眾人的力量才講會行！」

鱸鰻林的一翻話，引來大家信心滿滿，繼續又是一陣討論。

你講、我講、他也講，加上熱氣也參一腳，整間廟的氣氛，好像剛煮熟的大鍋菜 -- 「沖沖滾」。

「雞毋相踏」（芝麻小事）都無法隱瞞的小村莊，消息傳得快。

王爺說，三日後，廟後就要建大厝的這件事，馬上傳遍全村。村裏的每一個人，心頭彷彿壓著一塊大石頭似的。大家都在關心，希望這件事情不是真的。

準仔自從韋仁化告知這件事後，一直掛在心上。

西埔山已兩次日落了，今天是第三天。

「已經欲過三日啊，也無聽講按怎樣啊，一定是主公算毋著去。」

準仔心裏這麼想著。但是，又想起去年八月十三日，主公事先就來交待眾弟子，這天西北的地方不可去。墘仔底（小地名）

¹⁶ 心存僥倖，不付責任者。

心仔，為了西北的田裏有多個南瓜待人工傳播花粉，又適逢蕃薯收成期，怕遭竊，顧不了神明的叮嚀，天沒亮就到田裏。結果走著去，扛著回來，死因不明不白。因此，大家都說她「鐵齒」，才會被鬼捉去。而今……。唉！到底這是衆人事，她一個婦道人家，煩惱這些幹什麼？

正值準仔還在胡思亂想時，東保（外坡行政區分為東西兩保）的甲長（鄰長）木青，戴了一頂斑駁的斗笠，如雨下的汗珠，從額頭上滑下來，臉上彷彿被潑了水一般，大步小步邁進，還未踏入大門就喊：

「仁化嫂啊，衙門欲登發（徵調），明仔落後（大後天）欲去宮後做工，一戶出一個，彼日的早起（早上），著先去衙門報到！」

「敢是主公講的欲起大厝？」

「聽說什物叫海關的大厝。」

甲長匆匆的丟下這句話，又去通知別人。

「真的，神明講的無毋著，真正欲起大厝啊。」

「欲怎樣？」

外塹社里頓時風起雲湧，個個憂心忡忡。

午後，就是通知做工的隔天。

濫王宮背後那條往東的小土路上，一群人邊走邊講話，聲音之大，遠在西埔山上都聽得見，一路朝著東邊那間與眾不同的衙門走去。

為了公事，由三甲鄉老出面邀約，東、西保保正陪同，兩位頭兄也一起，鱸鰻林帶頭，一行人浩浩蕩蕩要去面見日本巡佐，有關廟後興建海關的事情。

到了衙門，個個又把話吞了下去，不敢出聲。

大家停在階梯下，抬頭看著這一、二十踏的梯層，走在最前面的鄉老們個個怯步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沒有人敢先踏上一步，

好像上去，就如上了斷頭台一樣。

倒是鱸鰻林，一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模樣，拍胸脯說：

「驚什物！日本警察也袂將咱拆食落腹啊，有什物通驚，起來！」

說完，大步跨上階梯，其他人尾隨在後。上了階梯頂，幾步遠就是衙門的大門。

面對大門的右邊，吊掛著一塊木匾。「澎湖廳、辦務署」六個較小的字，分成兩行，排列在木匾的最上端，大字體的「警察官吏外坡派出所」，垂直的寫在正下方。

異於一般形狀、蓋著黑色屋瓦的屋頂，大門正上方，突出有處八、九尺寬的立三角造型，做為門面。一個警察標幟就位於此中央。標幟下方，一道寬三、四尺，一、二丈長的木造斜頂做雨遮；雨遮蓋過大門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相對襯的拉式側門。側門旁邊有個上下雙層的玻璃窗。屋外，腰間高的圍牆，作為與外界的區隔；整潔的環境，令人有種不可侵犯的感覺。

這間當地人叫「衙門」的地方，就是日本警察駐地的派出所。

派出所，除了保正因公會到來外，一般民衆，視為地獄那樣的恐怖。常言道：「見官三年衰」¹⁷，來此，一定沒好事。

走進大廳，一眼就看到，大廳右邊的桌上，一位正埋頭處理公務的日本警察。

進門的聲音，驚動了這位「大人」，抬頭看到他們，眉頭馬上糾結在一起，嘴唇翹得可吊豬肉般，眼神好像十二月霜那般刺冷的射向衆人。大家趕緊把目光移往另一張桌上。

這位，就是大家要找的對象 -- 日本巡佐宮板大郎。

宮板大郎，是個無血無淚，雞看了不敢啼，狗見了也不敢吠的出名刑人魔鬼。手段粗殘，無人能敵。只要落到他的手裏，一

¹⁷ 「官」代表衙門。到衙門者大都是發生糾紛需要排解，因此而認為會帶來惡運。

生難以忘懷。

宮板大郎看了一眼後，連理都不理，低頭繼續寫他的文件。

「日本人有禮無體」¹⁸，來者是客，再怎麼威嚴也不該如此這般。這種尷尬的場面，讓大家進也不是、退也不是。

倒是鱸鰻林識場面，他裝著笑臉，低聲下氣的對巡佐說：

「巡佐大人，這是保正汝知影嘛，這三位是社里的『老大』。這兩位是阮社里的『頭兄』。」稍懂一半句日語的鱸鰻林，一一介紹著。

看鱸鰻林向大人介紹點頭，大家互相模仿，一顆頭點個不停，臉上卻是生硬的笑容。

宮板姿勢沒變，手沒離開筆，照樣低頭做他的工作，只有黑眼珠像中暑一樣往上吊、斜睨了眾人一眼。過了半晌，才從口中擠出一句：

「唆甲（日語），有事嗎？」那聲音陰沉，讓人喘不過氣來。

「黑己大人，是按呢啦，有關政府欲在溫王宮的後壁山起海關，阮是欲來恰大人商量，看會凍揣別个所在袂？」鱸鰻林日本話參插臺灣話，這樣「竹篙湊菜刀」¹⁹，比手劃腳，講到舌頭快要打結的向巡佐說明來由。

宮板放下手中的筆，那對濃眉鎖得更緊，抬頭看鱸鰻林，一臉不解的再從口中跑出一句：

「那尼？」

這時左邊的廳舍走出一位臺籍的巡察補。

巡察補是日本政府為了容易管理殖民地，精心的人事安排。每處的派出所，除了固定編制一位甲等日籍警察外，另附屬一位

¹⁸ 日本人只注意禮節，而不顧個人軀體的隱私。

¹⁹ 胡亂湊合在一起。

永遠升不了的乙等臺灣人當巡察補。

已在裏面聽得一清二楚的這位巡察補，忙向巡佐翻譯來者的目地。

巡察補話剛說完，「碰」的一聲，宮板重重的往桌頂一搥，躺在桌上的那支筆，飛撞到牆壁而落地；疊高的文件，散落滿桌面，連掛在牆壁的那架黑色電話機，也差點掉了下來。

整個人暴跳起來，腮邊的青筋，腫到像蚯蚓般，眉毛豎立，單眼皮的眼睛睜得比凸眼還大：

「馬該也鹿！你們這些清國奴，竟然敢來阻止我們天皇政府所做的決定。你們有幾個膽子來對我們天皇要求，馬該也鹿，清國奴，馬該也鹿，清國奴！」巡佐捉狂似的，一副要將人吞食的恐怖模樣，手指著比他高出一顆頭的鱸鰻林的臉，大聲咆哮著。

沒完全聽懂的鱸鰻林，看宮板那副猙獰的樣相，知道這是一種沒當人看待的侮辱。鱸鰻林臉上裝出來的笑容消失了，兩顆眼睛張得比牛眼還大，滿嘴的鬍鬚好像都豎立起來似的，心臟加速的跳動，右手的拳頭握到出汗。

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恁這日本人，佔領阮的土地，欺壓阮的百姓。變本加厲來食阮的肉，啃阮的骨，受恁百般的虐待，阮攏是『拍斷喙齒含血吞』²⁰，由在恁遭踢。『啞口壓死囡』，有話也無地講。恁的目睷內，阮永遠連牲生（畜牲）都不如。今仔日，『額頭生瘤拄著啊』²¹，汝這個惡魔宮板，我鱸鰻林啊一箍人來配汝！」鱸鰻林內心在吶喊，一股鱸鰻（流氓）人、不怕死的氣概由心而生，準備對宮板動粗。

一旁的東甲老大天賞，感覺情況不對，忙按住鱸鰻林那隻緊握拳頭的右手，低聲的說：

²⁰ 即使牙被打斷，也只能和血一起吞下。意即受委屈也只能強忍。

²¹ 逼不得已，忍無可忍。

「這陣是裊的天年，咱毋通拿雞卵去損石頭，無價值！」

泉仔也緊拉著鱸鰻林的左手說：「知進退為英雄、識時務是豪傑，無必要白白送死。毋予咱講，咱著行！」

同來的幾個人，早就被嚇得逃出衙門外。

離開衙門，面子全失的鱸鰻林，無法吞下這口氣。他本以為靠著本身多少懂得日本話，又跟日本人有些許的來往，加上這些地方有影響力的人士出面，日本巡佐一定有商量的餘地。沒想到，真正沒想到。一路上鱸鰻林火氣中燒，吐了一口啖說：

「呸！駛恁娘，恁這日本啊，食人真夠。咱著來發動全村的人來抗議。」

「汝毋通害死規社里的人！這陣是裊的天年，咱還是較乖的較袂受災殃。」

「咱人無法度，叫神明家己出面去解決。」泉仔說。

回家的路上，被逆光的日照，照得睜不開眼睛，彷彿在警告這群人『目調皮無漿泔，毋知影死活的七月半鴨仔。』²²

做工當天的早晨。

溫王宮背後的那塊「山仔地」，聚集了一群人，手拿著自己帶來的畚箕，不敢怠慢的散坐在那圍有十二丈長、十丈寬的海關預定地的線內，等候派工。

海關選擇動工的今天，一早，這群男人、婦女，被衙門當差的那門籬，沿著樽 tan⁵仔頭、遶過黑溝口（小地名），經過後路，邊打邊喊的被喚了來。

站在這塊「山仔地」，下看面前落差有二、三丈高的溫王宮，

²² 單子沒放亮，不知死活的人。

溫王宮就好像被踩在腳下。如今要在這塊地大興土木，無疑就是騎在祂的頭頂上。

今日，被登發的這群村民，縱然有千萬個不願意，也無人敢反抗，拿著規定的自家農用工具，做著日本政府的幫兇，來跟自己的「主公」作對，這叫人情何以堪。

「幹恁娘！主公一再交待，袂使佇這起大厝，若起落去，伊會倚袂牢，偏偏這日本啊無地信咱這套，攞叫咱社里的人來做工，真正是夭壽！」

「這也無法度，日本政府欲登發，汝敢毋來？」

「汝看，這個山仔地，拄好是咱廟的靠山，咱神明會這呢興，都是坐著好地理。如今，這個地理欲被破壞，我看神一定會走，倚袂牢！」

「海關若起，主公欲走，按呢毋知欲怎樣？」

「死無人哭的日本啊，幹恁娘，無好死……！」

衆人口口聲聲的不滿、幹譙，只有借機發洩一下內心的鬱悴，誰也不敢大聲吆喝。

吵雜的聲音，巡佐一出現，立刻靜寂。大家彷彿見到鬼一樣，趕緊從地上爬了起來。

宮板大郎，一身警察服裝，腳下那雙擦得可照人影的皮鞋，亮得連蒼蠅停下也會滑倒。走起路來，形若鴨子，手裏拿著一支專門刑人的木棍，一副人看人怕，鬼見也寒的威嚴模樣。後面跟著巡察補，慢步慢步走上「山仔地」。上了工地，眼神向眾人掃過一遍後，轉頭又向四周圍看了看，才從那張八字形的嘴巴吐出聲音：

「可以了，開始動工！」

如同聖旨般的命令，沒人敢懶惰，沒人敢計較，拿起衙門提供的十字鍬，及自家帶來的畚箕、鋤頭，開始鏗鏘鏘鏘的動了起來。

青翠的山仔地，在鋤起、鋤落，一寸、一寸變成黃土時，就



如同剖開人體、見到內臟一般。挖走黃土，彷彿奪走「山仔地」的靈魂。手拿工具的民丁，心在滴血，每一下鋤落地，好像挖在自己的血肉一樣：

「主公啊，汝著來原諒弟子啊，毋是阮願意欲來助紂為虐，是因為阮無能反抗。主公啊！赦免弟子的罪孽啊！」

手在工作，心在吶喊。

得意洋洋的宮板，雙手盤胸，站在預定地的前緣，看著眼前整個地形環境，那張「掘棺」（難看）的臉，像被女人摸過、那般的春風，對巡察補邊說邊點頭：



廢棄海關現況

「選擇在這個高地興建海關監視署，真是最佳的地方。居高臨下，前面全無建築物遮蔽，視野遼闊。對面這片海洋中的花嶼、貓嶼、望安、虎井、桶盤都看得一清二楚，連遙遠的七美也看得見。只要經過這裏的船隻，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海關的監視。這個地方好，好！」

宮板的心情，就像高掛的日光，那般燦爛的連連讚許。

這個時候，忽然間從宮板的身後傳來哀叫的聲音：

「俺娘喂！維賢毋知影是怎樣，死死昏昏去啊！」

驚慌的喊叫聲，把整個工地瞬間蒙上一層不安的氣息。眾人紛紛圍攏過來看個究竟。

維賢臥躺在地上，臉色慘白，口吐白沫，身體像在「起乩」般的顫抖不停，滿身冷汗直流，痛苦的掙扎著。

東保的五甲甲長木青，忙上前扶起維賢的頭說：

「這個西窩的少年家，平常時啊身體勇甲親像牛全款，今仔日那會無因無故發生這種代誌？」

「敢會著痧（中暑）？」

「著痧毋是這款，一定是煞著！」

西保的十甲甲長坤仔也蹲下來幫忙。

宮板從人群中走了進來，看見維賢的模樣，開口就罵：

「馬該也鹿！你們這些清國奴，叫你們工作，你們竟然裝死來嚇人，馬該也鹿，清國奴！」

宮板怒氣沖天，抬起那重重、發亮的黑皮鞋，狠狠踢了維賢一腳。

維賢被踢的蜷縮成龍蝦狀，雙手緊抱腹部。

「大人啊！這毋是假的。是真正地艱苦啦，汝毋通攔拍伊啊，攔拍會拍死人啦，拜託个，緊娶來予人看！」

甲長坤仔，向宮板苦苦哀求。

「是啦！是啦！，這毋是假會來的樣，大人毋通攔拍啊，緊

扶去予人看！」

衆人也同聲的求情。

其實宮板心裏有數，維賢這副模樣，是死亡來臨的徵兆，是斷氣前的掙扎，這是無法裝出來的。

宮板緊閉著八字雙唇，雙眼一直停留在維賢身上。一會，才揮動右手：

「抬走！抬走，繼續工作！」

兩位甲長扶著維賢，半拖半扶的扶到韋仁化家。剛好韋仁化從廟裏回來，兩人說明原因，把患者交給對方後，不敢擔擱立刻返回工地。

韋仁化把維賢扶到大廳的小床上，開始把維賢的脈。

脈搏正常，但臉色詭異，罕見的病症。韋仁化掀開維賢的上衣，手指在胸部輕點了幾下，維賢臉色逐漸恢復，病情頓時好轉，深深吸了一口氣後，整個人坐起身來，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。

彷彿大夢初醒的維賢，他不曉得自己為什麼會到這裏來，也不清楚剛才發生的事。整件事好像來的莫明其妙。從準仔的口中，他才知道來龍去脈。

未語，先扭動鼻子的維賢，忙向韋仁化夫婦道謝說：

「先生，先生娘努力（謝謝），努力。」

準仔看到眼前這位有著一對精靈眼睛、高挺鼻子的年青人，令她很投緣的開口就問：

「汝煞毋是西窩盧祿德衲後生？」

「是啦！」

維賢回話，右手撥動蓋在額前的短髮，可看出天平（額頭）飽滿。

「恁有濟个兄弟仔是毋？」

準仔的視線一直停留在維賢的臉上。

「有兩個兄弟。」

維賢說話的聲音丹田十足。

「按呢好，按呢好！」

準仔曖昧的表情，令維賢摸不著頭緒，起身要離開時，韋仁化叮嚀說：

「你不要再去工地了，不然大人會以為你是裝病的。」

「好！努力。」

維賢點頭就離開。

沒想到維賢前腳走，後腳甲長又扛人進來。

被扛來的人，一樣的病情，相同的模樣。

韋仁化知道了，這種情形不是那麼單純，裏面定有「曲折」。工事連續進行三天，山仔地只挖出一層淺淺的表層就停工了。

這三天來，離奇的事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發生，不但人員出問題，連挖土的工具也頻頻折斷，迫於無奈，宮板只好喊停。

停工後的隔天黃昏，靜風的悶熱天氣，逼得一些男人，不想待在家裏，個個溜出外頭。一來是怕熱，再來是為了海關停工之事，心裏有很多話想要說給別人聽。晚飯剛吞下肚，趕緊到多人的樽 tan⁵ 仔頭、四垂亭內準備發表自己的意見。

這時的四垂亭內外熱鬧滾滾。住在宮廟附近的孩子跑來廟埕玩遊戲，大人則在亭內大談做工的事情。

「我看伊日本政府佬鴨霸，嘛是著落在咱主公的手下！」相仔掀開身上那件千瘡百孔的上衣，當扇子上下不停的搨著，聲音拉得很高，得意地說。

「我早都講過啊，咱人擋無法兮，神明一定無通予伊好食睏！」仔行拿著他那支竹製、有一尺長的菸斗，邊吸邊說。

「若毋是神明施展法術，無地講連相續三日攏出代誌。算算

有七、八人攏是彼種情形，家已毋知人、死死昏昏去，扶去韋仁化裊厝，馬上都好。汝看有離奇也無？」意仔說得口沫橫飛。

「干啊衙門帶去的掘仔（十字鍬），也斷四、五支，這真是咱主公顯聖無毋著，實在真聖！」

「日本政府這擺才知影咱主公的靈感，我看毋敢攞欲佇宮後起大厝啊。」

你認為、我認為、他也認為，大家都認為這次海關的停工是因為神明的顯靈所造成的。也認為日本政府嚇到了，一定不敢再動那塊山仔地的主意。

山仔地沒再動工，日子再度恢復平靜。只是外塹人的心情，彷彿賭博贏錢，那般的愉快，話題一直圍繞著海關這件事打轉。

沒想到，七日過後的早晨，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。

廟後面來了一群生面孔，手拿著做工的工具，停留在那塊已停工的山仔地。

「恁是陀位的人啊？來這什物代誌？」

「阮是內塹人，欲來這做工起海關。」

原來這群人是來自隔壁村，要來替代外塹民丁興建海關。

外塹人自信滿滿，以為海關不可能再興建的想法，瞬間被瓦解。

大家做夢也沒想到，動用外塹村民帶來工作不順利，會改調內塹人。

就這樣，這塊山仔地，再度動起「干戈」、難逃被剝的厄運。鏗鏘鏘鏘的挖掘聲，每天在廟後響起，從沒停歇過。

隨著日出日落的次數增加，山仔地的半山腰，一尺、一尺的被挖深，一丈、一丈被剝平。雖然工事進行期間，同樣狀況百出，日本政府卻沒有停工的跡象。反而，一直緊密的進行，除了惡劣天氣外。

整地完成，海關大厝開始一天長一尺、不停的長高。

這種情形，看在外塹人的眼中，就好像一個殺人的魔鬼，一天天被餵養長大一樣。

百多年來，移自金門的這群許、李、呂、盧、曾、劉姓的外塹社民，一向承襲、遵守家鄉的風俗，被打破了，命運將會演變成如何？大家都在擔心。

不知經過多少天、多少個月，廟後這間大厝，在日本政府強制執行下，終究完工。

屋體，一尺多、洗石子、狀似基座的上方牆壁，全是一塊塊七寸長、寸八厚、沒有經過抹面的紅磚砌成，屋壁四面，留有很大的雙層型玻璃窗。

四垂亭造型的屋頂，蓋著灰色屋瓦。最突出的算是房屋正面與屋身連體，有二餘丈高，八尺寬，七尺深的方型觀測塔。塔身上方的四周，一樣留有相同形狀的窗戶。透過這些窗戶，居高臨下、視野更加廣闊，進出前面這片海域的船隻，半艘都無法隱藏。大厝的西北角，挖有一口丈餘深的水井，並蓋有井亭遮擋陽光。四周腰高的石材圍牆，隔出與民宅的「距離」。南面的圍牆，留有六尺寬的缺口，這道缺口，是大門出入的所在。往下一條六尺寬、十九踏的階梯，直通下面的溫王宮左側巷道。西邊圍牆，同樣開了一道缺口，方便房屋側門進出。

這就是完成後的海關大厝。

位處高地的這間大厝，醒目磚紅顏色的外觀，看起來雄偉擎天。這座與眾不同、高高突出在上的建物，彷彿在展示日本帝國的強威，令這被殖民的澎湖居民，永遠屈服在他們的腳下。

尤其那支高到彷彿要碰到天的觀測塔，就好像一座鎮邪的「雷風塔」，重重壓在溫王宮的頭頂上，誰能容忍？

「不能容忍！真的無辦法容忍！」

乩童下壇來，震怒的拍桌捶椅，壇頭震仔，向擠得水洩不通

的廟內眾信徒翻譯說：

「無法度忍啦！主公講伊無法度忍受這座大厝壓在伊的頭殼頂，伊倚袂牢啊！」

「日本人的鴨霸，連汝神都無法度，阮弟子更加毋免講！」

「人講有法度有破，看有什麼方法會破改个，弟子盡量來去從！」

生米即已煮成飯了，只有想辦法彌補，三甲鄉老提議的說。乩童又說了一段話後，漸漸安靜下來。

震仔搖搖頭、沉重的表情對著眾人翻譯說：

「主公講伊倚袂牢，欲離開，欲倒去唐山南澳興宮。」

「毋通啦！主公啊，汝袂使離開兮，社里袂使無汝來保庇眾弟子的，百外年來的做伙，汝毋通講走就走！」

在場所有的人，雙腳一跪，雙手合十的拜求著。

「主公啊！汝毋通放我眾戶丁啊，汝都留落來啊！」
聲聲的哀求聲，在廟裏迴盪著。

透西船

80

話說前面。日本未佔領臺灣以前，臺灣所有的民生用品，包括建築所用的木材與石材，全部仰賴唐山運來。而臺灣再以米糧跟糖類輸出。

擔任這運輸角色，全是唐山船。它們一載一載的貨物，越過重洋，闖過大小黑水溝，無停歇的拚死拚活來回兩地穿梭。因此，活動在臺灣海峽的唐山船多的不可計數。

日本統治後，本來祖國的唐山變成了外國。臺灣對外開放的港口被縮減，往來船隻嚴格受管制，漸漸來往兩岸的唐山船變少了。後來政策改變，開放媽宮為「特別輸出港」後，再慢慢恢復以前的盛況。

這種情景，是外塹興建海關完成、十幾年後的事了。

這些唐山船，澎湖人叫它做「透西船」。有的來自浙江、江蘇，最多的是福建。

透西船，航往南臺灣這條航線，會經過澎湖。而西嶼頭外塹這座自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就興建的西嶼浮圖（塔燈）、現在改為漁翁島燈塔，指引了這些行駛在夜黑風高、波濤洶湧的船隻。

因此，經過澎湖的透西船，都會以西嶼頭為依歸，短暫停留在外塹或內塹的垵口（前面海）。南風時，泊在八罩。或添加飲用水，或避風。或等潮汐、風向再進入媽宮港做買賣。

大正八年（1919）的冬天，農曆十月初十的早晨，烏雲彷彿在玩追逐遊戲似的，快速從外塹上空飄過，飛往南邊的虎井方向而去。垵口前的這片海面，也跟著一陣一陣的起皺、浪鬚滾滾。

少有的「十月液 sioh⁸」（靜風的好天氣），天氣從九月底一直好到今天凌晨。



透西船 - 林慶和網頁提供

今日「水仙王生」，總算恢復它每年的這天都是風沙滾滾的氣候，強勁的北風開始咻咻叫。

起風了。海沙壩的船仔，一早就扛上岸避風。

聞到「掠蝨母相咬」、巴不得找人聊天的跔宮角仔老人家，無論風、不論雨，一早就來到廟口的四垂亭內「畫山畫水」（說閒話）。

一位剛把船仔打理妥當、扛著一支大櫓的男人，走上廟埕來，跔宮角仔的道仔便開口大聲問說：

「維賢，這暫放盤仔滾放了怎樣？」

「袂稜。」這位叫維賢的男人也大聲的回應。

「放袂稜，今仔日水仙王生，著好好咻一下。人講『竹篙接接撐，盡食媽祖生，竹篙接接拚，盡食水仙王。』²³ 討海人盡咻咻這兩個節日，咻愈濟討愈濟（捕越多）！」

嘴裏只剩幾跟黃牙、說起話來「漏風漏風」的意仔，也搭腔跟維賢說話。

「維賢汝毋通袂記，汝是西邊姓盧仔人來予姓韋招的（招贅），噶若茫，通好葉啊佢汝趕出。」

限仔講話一向口不擇言。

維賢聽了有點刺耳。但也沒那個精神與他們計較，只有淡淡回了一句：

「限叔啊，汝毋通『無肉怨人大跛腿』²⁴。」

不想再多說的走回家。

招贅或當養子，自古以來，都不是件光彩的事。但在外塹卻是屢見不鮮。無子嗣的「房頭」（兄弟排行），為了繼承香火，會向多子的其他房頭領養兒子，或是以童養媳招贅，以免「倒房」

²³ 這兩個神明聖誕，討海人都會大吃大喝。

²⁴ 嫉妒別人之意。

（斷嗣），維賢就是屬於後者。

維賢因為海關的興建而牽起的姻緣線，被準仔相中招為女婿。事隔十年，準仔無福澤，做神去了（往生），唯一親生的一位失明女兒，嫁到雙頭掛（興仁里）給同是看不見的男人做妻子。韋仁化自從妻子離開人世間後，四處行醫，有時候也會去雙頭掛找女兒，少有在家。家中只剩下維賢夫妻兩及兒子甸仔，與童養媳的潘，唯一的女孩也送人當「媳婦仔」。

水仙王生日，為人妻的葉仔，丈夫是船主。忙完田裏工作，下午開始張羅要祭拜的供品及船人要用的晚餐。她誠心的到海沙壩裝了一杯代表水仙王神尊的海沙，經過廟口時，昌仔，這個鱸鰻林的兒子，跑來向她說：

「葉姆啊，倚咱的透西船從屹仔尾尖入來了！」

昌仔微凸的嘴巴，一高興牙齒全都露出來。

「喔！」

葉仔應了昌仔一聲，轉頭一看，果然一艘三桅的透西船剛露出屹仔尾的山頭，她問昌仔：

「這呢啊遠，汝敢會認的？」

「會。這隻是廈門來的叫萬年號，大公（船長）叫柳大彼隻。」

船一直朝著東邊的媽宮方向行駛。葉仔停留了一會，看船沒轉向的跡象，她又追問昌仔說：

「這隻船敢會直接欲駛入去媽宮？若會駛到內塹也毋翻頭入來？」

「可能東北風透，船駛孬風（側風），愛駛較入去內塹才會『倒船』（轉向）過來，按呢較會對咱坡口來。」昌仔解釋著說。

果然，沒多久透西船朝北轉向內塹，再往外塹方向來。

「昌啊汝真『烏精（鬼靈精）』，捌遐濟，目睺金，記池攔

好，每隻船攏會認的。」

眼前這個活潑又精靈的孩子，葉仔不免誇了幾句。

被誇講的昌仔，興奮的蹦蹦跳跳、一溜煙那纖瘦的身子，馬上消失在巷子裏。

透西船來掙泊外塹，必須上岸報關，也有須要添加淡水，或風大加下船錨，這些雜碎工作，全由外塹人搖著船仔來代勞。

為透西船服務的這種工作，在外塹就有兩組人馬，各自有服務的對象。以維賢為首，還有鱸鰻林、寬仔與大厚，是其中一組。

昌仔非常的留意，只要透西船一露臉（出屹仔尾尖），就認得出來，包括船的來歷。他看到透西船來，先是回去告訴父親，而後再跑到維賢家找甸仔。這時甸仔正忙著幫父親「刺網」。

「甸啊，倚咱的透西船入來啊！咱來去『落船幹飯』（下船吃飯）。」

昌仔好心情的學著透西船人講話的腔調，對甸仔說。

甸仔聽到昌仔這麼一說，臉上露出驚喜的笑容，高興的馬上放下手邊的工作站了起來。停了一會，啣著嘴，若有所思的又坐下來對昌仔說：

「毋攔，阮老父也無叫我欲落去啊，我毋敢！」

「無要緊啦，汝每一擺攏驚，這擺激皮皮落來去，萬一恁老父若反對，汝才袂落。」

昌仔一再慫恿甸仔，要甸仔學著自己，不必經父親同意，大膽的尾隨他們下船。因為透西船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白米飯菜可吃。大人們要辛苦幫忙透西船工作，才能得到飽餐一頓的如此報酬。他一個小孩跟隨大人，用不著工作就能享受到這種待遇。雖然船人都會多煮些白飯，事後給大人們帶回家，但分到自己口中，也只不過一口飯而已。而在船上，任由自己漲飽肚子都沒人會說話，這種好康，何樂而不為？

因此，每次透西船來泊，昌仔一定邀甸仔同往。然而，甸仔

總是相同的表情，一樣的回答。沒有父親的點頭，他絕不敢貿然前往。

沒有甸仔的同行，昌仔好像缺少什麼似的，到底他們倆自小就是「師公仔象栢」（很親密）的玩伴，又是鄰居又是親戚。雖然兩人相同是十一、二歲年齡，甸仔身材壯碩，一副男人的好長相，但是膽量卻遠遠不如昌仔。今天昌仔一再鼓吹甸仔，非要他一同下船不可。

透西船逐漸接近外塹，到了溫王宮前面的海域停了下來。頭椗（放在船艏的錨）即刻下水，錨椗一落地，船艏馬上被椗索牽引迎風，朝著溫王宮的方向穩穩固定住。

此刻，維賢的這組人馬，早已將船仔推離淺灘。搖著大櫓的維賢及搖炭櫓的鱸鰻林，兩櫓一來一往，搭配無間的將船仔搖向透西船。

站在大堵（大艙）、手按在船舷邊的甸仔，眼睛一直注視著父親。而維賢只管搖著大櫓，好像沒感覺他的存在，這時甸仔一顆不安的心才定了下來。

嚮往已久要「落船幹飯」的透西船，就在眼前。甸仔站在船仔裏，一直瞪著眼前這艘龐然大物 -- 唐山船。

船中的大桅，好像西埔山那麼高，雖然大帆已降下，但整艘船如同一座小山立在外塹灣口。

「風動銀銖（錢幣）、大船起帆。」難怪人們會說：要能趨得動如此大船，必須要有能吹動繫於桅杆上的一串「通寶」（錢幣）的風力。

船艏左右各一、稱為「龍目」的船眼，超出臉盆的直徑。稍為朝上的黑眼珠，又好像在觀察天象、尋找適航的風力似的。

「目睷看上懸，看天氣行船，就是專門載貨的船隻。目睷若

看落下，著是向海揣魚的討海船。」

「早人敬天，萬物該有靈性」。俗語講：「人有人運、船有船運。」船是船人的生命，伊載著船人在茫茫大海中拚風拚湧、出生入死，有好船運才會凍出門都「順風順水順人意，得財得利得天時」。

因此，這對代表船靈魂的龍目，必須要看良時吉日，三牲酒醴敬拜，才以三支釘來固定。頭前兩支，代表千里眼和順風耳，後面代表媽祖婆，以求好運、平安。

甸仔望見船前這對大船眼，滿腦子一直回想著從公所講的話。

甸仔愛聽故事，愛聽老人說過去，尤其對透西船的故事更加有興趣。這次沒經過父親的允許，大膽與昌仔下船，雖然吃飯是主要，但是，隱藏背後那些從公所講的行船人的故事，才是吸引他的動力。

「彼白色的『傍』（下方船舷）生苔生甲強欲變青色啊，豬肝色的埔（乾舷）也落漆落俗變成無色，看來這隻船真慄，可能無時間通歇睏！」甸仔好心情的小聲對著昌仔說。

忽然間維賢大聲喊：

「手緊縮進來！」

甸仔還沒會意過來，旁邊的昌仔馬上把他捉在船舷板的右手拉了進來，並告訴甸仔說：

「汝手扞仔埔仔外，船倚來，指頭仔著會被船碰斷去。」

甸仔茫然的眼神看了維賢一眼。

船仔搖靠大船的左舷，與大船同逆風方向，停在大船的水仙門（乾舷上下貨物的缺口）邊。船一停妥，活潑的昌仔很有經驗的馬上伸出小手，讓大船上等候的船人拉上了船。而甸仔卻被上下右左不停甩頭擺尾的搖晃，嚇得緊捉船板不放，一顆心就像小船的處境，起伏不定。

「數朥蔓！這種跋手欲參人賺什路食！」維賢看到甸仔那副模樣，忍不住罵了出口。

甸仔轉頭看父親，維賢怒目看著他。突然間，整個身體被一雙強而有力的大手抓起、送上大船。

「愛哭攞興綴路。」維賢又咕啞了一句。

「頭一擺落船，免不了不敢大膽伐。汝那放伊像昌啊按呢，伊都袂逐項攏驚驚。」鱸鰻林說。

兩個孩子被送上船，船仔載著辦手續的船人，再度離開透西船回岸上。

首先上船的昌仔，一下子船頭，一會兒船後。在船上如同在自家那樣的自如，好像他就是船人似的。

而甸仔站上甲板，彷彿剛學走路的小孩，在探索這個新奇的世界。他小心的移動步伐，眼睛仔細的觀查船上的每一個部位。

昌仔看甸仔處處如此小心，過來拉著他說：

「毋免驚啦，我娶汝來四界看。」

說著就拉著甸仔爬上船艙的平台。站於此處是船艙的最高點，居高臨下，往船後看，眼前所呈現的一切，激起他好奇又興奮的心：

「哇！這呢啊大隻啊！」

大桅（主桅）比自己的腰還粗大，倚靠在大桅旁的大帆「上秤」（帆最上面的橫木），較家裏的屋樑還粗壯。帆竹仔（支撐帆面的橫竹竿）也有碗面的直徑。纏繞在那支橫跨兩舷的大椗樺（攪關）的椗索，有如手下臂那樣的粗。身邊的這門雙齒大椗，有二、三潯的長度。一直往後排列的每個艙蓋，就像一張張的小床那麼寬大。

眼前所看到的每樣構件，都超出他想像的大，甸仔看得瞠目結舌。佇立於如此龐大的船隻上，內心既振奮又感動。又覺得自

己是如此的渺小。

「汝看，這船這呢啊大隻。從早叫汝落船來，汝攞毋！」昌仔說。

「干啊聽汝講毋知，今仔日看著才知影。有夠大隻兮！」甸仔頻頻點頭。

說完，兩人開始輕推位於頭桅右側、專門使用於船舵「勒道」（舵的牽引繩）的「罌磨揸」（立式的攪關），忽然從背後傳來像鼻塞的聲音：

「嘿！小囡，汝今日是食著生豬膽是毋？才敢落船來！」

甸仔被這突來的聲音嚇了一跳，縮回雙手、轉頭一看，原來是柳大。他微笑的說：

「柳大伯啊。」

甸仔對柳大並不陌生，雖然他是第一次下船，但柳大的船一到外塹就上岸到維賢家走動。因此，他知道柳大名叫柳清雲，是這艘萬年號的船家，大家都稱他為柳大。這艘船有百餘尺長，除了浙江那艘勝順號除外，沒人能與它相比。

柳大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面貌 -- 滿嘴的黃牙，不說話也會露出幾顆；講起話來，嘴邊那三根痣毛都會隨著嘴唇不停抖動著；高高的鷹鉤鼻兩側、那對若似被吹進風沙般的小眼睛，眼角不時都濕濕黏黏的；黑白夾雜的稀疏頭髮，幾根特別長的在額前晃來晃去，見人先笑的模樣，令人有種親切感。

甸仔看到親切易近人的柳大，彷彿見到親人一般的高興。他的舉止變的自然起來。

「嘿，小囡，汝都學親像昌啊按呢，較大膽兮，毋通逐項都驚驚。」

聽到柳大誇他的昌仔。露出得意的微笑說：

「甸啊一直驚裊老父，攞毋敢落船來，我今仔日硬叫伊落來，結果裊老父也袂講什物啊！」

「嘿，小囡，後擺都毋免擱驚恁老父，較捷落來船兮。」

柳大眨眨那對濕黏的眼睛，抬頭看看天色，又側身觀察椗繩。千斤重的椗繩，被船拉得如同鐵條那般的堅硬。雲，越走越急。風，明顯增強了。他轉身向正在右舷洗衣的船人說：

「三啊，汝去頭目斗恰椗索擱清一條來，等維賢船仔報關落來，才擱去上椗。」

三仔聽到柳大的吩咐，放下手邊的工作，三兩步跳上甸仔他們所站的平台上。

聽到「頭目斗」，甸仔好像發現什麼似的，指著腳下所踩的地方問柳大說：

「這個都是頭目斗？」

「嘿，小囡，汝毋捌落船來，莫怪汝毋知。人昌啊都捌啊。」

「我嘛是柳大伯啊佷我講我才知。」昌仔說。

「從公啊講：頭目斗暍頭目公，頭目公愛收頭椗，觀風旗攆予正，出入港著喝聲。著是地講這個頭目斗喔？」從公的話，就像絲瓜籐的刺鬚般，緊緊纏繞在甸仔的腦裏。

「嘿，小囡，無毋著。頭目公都是地稱呼暍佇頭目斗內的人。這人的工課（工作）都是愛收頭椗；駛船的時陣，看桅尾的觀風旗予風吹什物勢，愛佷扞舵的人講；出入港時，倚跼船頭前觀前顧後，按呢知影無？」

甸仔恍然大悟，露出微笑。

「甸啊咱入來去頭目斗內面看看。」

昌仔沒等甸仔回應，拉開頭目斗門鑽了進去。

甸仔抬頭看看柳大，柳大點點頭說：

「小囡，汝毋免驚，放心四界看。」

甸仔對柳大笑笑，隨後跟著昌仔鑽進了頭目斗。

頭目斗內空間不算小，但只有人坐著的高度。頭桅就從頂

部斜插於中央、直穿下面的艙底。船桅的兩邊各舖一張老舊的蓆子，左邊的蓆子擺著二個裝的鼓鼓的布袋，右邊也有一個。

甸仔摸摸布袋說：

「這布袋是地物代？」

「柳大佢我講，這布袋是地囡著船人自己的衫褲佢物件，一人一跋，都親像行李箱全款。」

「這布袋好提攞會做枕頭，真好勢。」

「毋攞布袋形體攞全款，有時會認毋著去。柳大講入港的時陣，阿三啊趕緊欲倒去，也無認清是毋是家己的，定是捎起來都爬起走。伊才笑伊講『捎著布袋頭仔都爬起來走』。」

「囉！定是聽人講『捎著布袋頭仔都爬起來走』²⁵，原來都是地講按呢！」

甸仔如夢初醒。

「嘿，小囡，汝真勢！」昌仔學著柳大的口氣對甸仔說，隨後拿其中一個布袋說：

「我偷打開看覓兮，看裏面貯什物件？」

忽然外面傳來柳大的聲音：

「黑己大人，細膩（小心）、細膩。」

聽到黑己大人，昌仔馬上放下布袋，爬出頭目斗，甸仔緊跟在後。

維賢的船仔載著報關船人及海關檢查人員返回船上，準備登船做檢查。昌仔見狀，忙溜到船後。而甸仔也害怕見到這些「兇神惡煞」，但又好奇，他想知道他們到底是要檢查些什麼？

柳大與兩位船員陪同檢查人員，依其吩咐，從船前開始，按順序，往後一個個掀開艙蓋讓檢查人員下艙查看。甸仔壯起膽，緊跟柳大身後。

²⁵ 粗心大意的人。

掀蓋檢查的頭艙，甸仔探頭往下看，俺娘喂！好像樓上看樓下那麼高。頭艙內堆放些粗細不同的繩索與雜物。再往後幾個船艙，兩邊堆滿用帆布遮蓋的貨物、只留中間通道。也有艙底擺放些長短不一的條狀白石塊（壓艙石）。幾乎每個船艙都裝載著不同的物品。目睹這些，又讓甸仔腦裏浮現從公的話：

「透西船每一个船艙攞有伊的名。」

想到這裡，他興起一股馬上要追問柳大的衝動。但此刻非比平常，只好把激動的情緒壓制下來。

檢察人員查完船艙後，繼續往船後進行。甸仔沒再跟進，而是被位於船中央的甲板上、左右兩側各一間的斜尖頂的屋子所吸引。他好奇的輕推左邊那間的屋門踏了進去。屋內的高度比頭目斗高很多，以他的高度，可站立著。一張寫有「天上聖母」的春聯貼在後牆壁上，春聯左邊的釘子吊掛幾個有文字的香火袋。這些都被釘在春聯下方、那個替代香爐插香的竹管子、所插的香給薰成暗紅色。

「這是奉祀神明的地方，一定是柳大房間，因為伊是船上的頭人。」

甸仔心裏猜想著。

睡覺的地方，草蓆上放有棉被及一個裝有東西的布袋與包袱。甸仔想躺下來感受一下跑船人的床舖是什麼樣的滋味，忽然又聽到柳大的聲音：

「黑己大人，努力喔。」

「檢查好了。」

甸仔的直覺。他忙鑽出房外找站在水仙門旁的柳大：

「柳大伯啊，恁這透西船的船艙，敢毋是攞有名？」

「嘿，小冚，汝也真好奇囉。好，趁這陣船仔送海關的檢查人員上岸，我全部攞講予汝知。」

柳大坐在艙蓋上，拿起繫在腰間的菸斗及菸包，將菸草塞入菸斗孔內，轉身背對風，瞬間一股白煙冒出。端著那支有近尺長的竹製菸斗，連吸了二口後才對甸仔說：

「我佢汝講，透西船有七堵十三艙，上頭前算起：索艙、猴歸艙、沙重艙，攞來是中堵、大堵，尖櫃下面叫關廳艙，攞來……。」

「什物叫尖櫃？」甸仔打斷柳大的話。

「都是這兩間斜斜尖尖的厝啊，所以叫尖櫃。」柳大所指的就是甸仔剛才進入的那種房間。

「喔！這都是叫尖櫃。尖櫃裏面有地燒香，是毋是汝地睷？」甸仔緊盯著柳大的眼睛。

「呼！小囡，汝有入去？」柳大故意擺出嚴肅的臉，菸斗指著甸仔說。

「喔！我入去看爾，無佢汝動物件！」甸仔有些緊張。

柳大瞬間又露出那一貫的笑容說：

「嘿，小囡，我佢汝講耍笑。這兩個尖櫃，檣片（左舷）這個是地睷『出海』，帆片睷『大公』。」

「什物叫大公佢出海？」

「嘿！小囡，汝攞問甲掛一支柄。好！汝即然這呢好奇，今仔我話都講透機。」柳大又吸了一口菸後繼續說：

「恁是專門負責看魚、指揮落網的人叫大公。也阮這大船的『大公』都是對水路足內行的人（舟師），專門負責駛船放針字。『出海』就是船主，船內所有大小項代誌，攏由船主地發落，包括欲去叨一個港口，也是買賣貨物，攏是出海的代誌。一般的大公攏是由出海請來『放船』（開船）的。我是對水路有內行，所以我就是出海兼大公。攞來，關廳艙的後壁叫二櫃艙、尾櫃艙，這兩櫃攏是地睷船仔人的所在。上尾後的雙片兩個較小的艙叫尾庫，按呢有清楚無？」

柳大很有耐心的將船艙一一介紹，包括甸仔沒提到的，全部說得一清二楚。甸仔這才心滿意足的點點頭離開柳大。

柳大看著甸仔背影，露出黃牙、搖搖頭：「那有囡仔這呢好奇！」

甸仔來到船後找昌仔，這時昌仔正坐在右舷尖櫃後的水櫃上（貯藏淡水的容器），眼睛一直瞪著正在冒煙的大鍋。灶旁一位叼著一支五、六寸長菸斗的船人，忙著將堆積在灶邊的柴塊往灶口添加。

昌仔看到甸仔忙說：

「來啦，來這坐啦，等候欲幹飯啦！」

甸仔在昌仔旁邊坐了下來，但眼睛還不停四處溜視，彷彿要看穿這艘船的每一個地方。

船艉，尾送（後桅）的帆，收捲綁於後欄杆上。

兩個船人各站在有大人肩膀高的「拜棚」（船尾供工作用的棚架）上的兩邊，正在扳動橫跨左右舷、有大人腿粗的「舵揸」（攪關），將深插在水中的船舵一步一步升高。好奇的甸仔，心裏有些衝動，想爬上去拜棚頂看看收起來的那門船舵，是否有像從公講的那樣，有一條勒道通往船艙來固定船舵。正當他起身時，柳大聲音又來了：

「維賢船落來啊，恁逐家倚來通送掙。」

聽到柳大的吩咐，拜棚上的兩個船人，收好船舵，相繼來到頭目斗，協助把阿三仔事先綁好掙繩的中型鐵錨，由左舷滑下給維賢的船仔，船仔載著鐵錨，往原先的掙位的右邊不遠處，拋落海。完成了「送掙」的工作，船仔再搖回大船。

這時的甸仔早已跑到船前，觀看整個過程。而後又轉頭看身邊的柳大。

「嘿，小囡，我知影汝又欲問什物啊。我佢汝講，頭拄啊一

門椗叫『鐵磨狸』，是船內四門椗唯一鐵的椗。較有時常地用。也若彼門大椗，除了風颳，也是船遇到足危險的時陣才有地落。」柳大摸摸甸仔的頭又說：

「椗對船來講是足重要兮，俗語講：『船無椗、人無命。船若無索、人無保。』²⁶這都是地講椗索對船的重要性。」

「幹飯囉！」船後傳來吃飯的叫聲。

「柳大！今仔日是水仙王生，兮昏起來山頂（陸地）佻阮淋兩杯啊！」維賢對著柳大說。

「好好好！」柳大連連點頭，牙齒全露了出來，轉頭又對甸仔說：

「嘿！小囡，汝愛聽故事，起來山頂，才講予汝聽。」

「好好好！」甸仔此刻的心情好像那鍋正散出米香的白飯，那麼的芬芳。

「嘿，行船這種行業，是靠天食飯，有風才駛有船，若是拄著天公變臉起狂風，生命都親像佇溝仔墘。也嘛有時出門『在繚仔風』（適航的風力），半路變成無風無絲，遇到這種情形，船只好放流，隨在流水漂流，慾到厝都毋知影『龜時鼈日』（什麼時候）了。有時往往一逝短短的水路，月外日（一個多月）駛袂到。」

維賢的家，傳來柳大大談「行船經」的聲音。那鼻塞的音調，還蓋過外面正呼呼叫的北風聲。

這位四、五十歲的唐山客，殺豬也那件，拜佛也那件，一成不變的穿著那件深色的衣褲，褲管一邊高、一邊低，一副「內裊、顧喙無顧身」²⁷的模樣，坐在椅子上，右腳搭著左腳，不停抖動。腰間的菸斗也跟著搖晃。幾碗米酒落肚後，那對眼角不曾乾過的濕濕

²⁶ 因為船上的椗與繩索對船人而言極為重要。

²⁷ 只注重飲食，而淡於衣著。

眼睛，更加油蠟；嘴邊那幾跟黑痣毛，粘著菜屑、隨著講話的下巴一上一下的抖動著。

自從水仙王生那天來靠外塹添水歇腳後，就準備要離開的柳大，想不到被這咻咻叫、哭個沒停的北風，一留就是四、五天。雖然風力有些減弱，但要出航還是有些顧慮。在外塹這段期間，待在船裏嫌無聊，每天一早，他固定在船上升起簑衣做信號，要維賢搖船仔接他上岸躡躡。一上岸就在維賢家，約個三、五人，買幾斤米酒，炒一盤土豆，擺在八仙桌上，就這樣熱鬧起來。

「是怎樣一逝水洋都駛月外日？」

臉似紅面關公的大厚，幾口酒下肚後，那個四方形的臉龐更加泛紅。

「嘿，因為早起的風面倍兮晡無全。早起是風東，順風好駛船。什知駛到一半，過晝返風西，逆風無法度通駛，只好擱翻頭返原地。誠月日一直保持這種的天氣，所以卡駛嘛駛袂到。」柳大腳不停的抖著，他拿起桌上那碗酒，喝了一口又說：

「少年的時陣，有一擺，我行一隻叫連勝，全款行臺灣逝的船隻，船來到澎湖的烏水溝，忽然狂風大作。烏水溝的湧，恁都知影兮，一个一个攏是拄著天的三角湧（不規則的浪）。彼個時陣，船趕緊將三領帆全部下落來，只伸大帆升小小的帆面來半駛半逃命，想袂到風愈來愈大，湧愈來愈粗，在三角湧凶狂的舂來拚去的情形下，船舵煞拚去。失去了船舵，船陷入欲扳船的危險！」柳大聲音雖不很大，但語氣懾人，在場的入個個側耳細聽。

坐在矮檣上、聽得很投入的甸仔，見柳大話中止，趕緊摧說：

「柳大伯啊，汝毋著趕緊講！」

「囡仔人『有耳無喙』²⁸，恬恬聽。」維賢瞪甸仔一眼。

²⁸ 只須聽命，不用多嘴。

「嘿，小囡，汝別急，柳大伯啊今日閒的都是時間，我慢慢講予恁聽。」

「駛恁娘囉，聽汝講話著提『羊腸來續命』²⁹，話也毋講規氣！」急性子的鱸鰻林，一刻都不能等。

「嘿，林啊，汝比囡仔人較毋爾！」柳大拿起筷子挾了一粒土豆再說：

「彼個時陣，大公趕緊喝聲講：棄桅！」柳大表情嚴肅：

「這就是人講的『棄桅失舵』。既然無彼門舵，船隨時都有扳船的可能。無法度只好『棄桅』，也都是將桅斬斷！」

「佢桅斬斷？等於人斷了雙趺？完全都無法度通行啊！」站著與鱸鰻林坐著同高的寬仔，那對大眼睛瞪得更大。

「棄桅這是走到絕峰頌（絕路）的地步，無法度的做法。若無，船扳人無命！」

「彼支桅遐粗，欲按怎斬會斷？」維賢問說。

柳大眯著他那對油蠟的細眼，若有所思停頓一會後再說：

「斬桅，有固定一支平常時都磨利利、收起來囡、專用來斬桅的斧頭。欲斬桅的時陣，擲斧頭的人爬起拜棚頂祝告天地，希望棄桅了後還有命倒返，然後再看湧勢來斬桅。」

「桅斬斷，然後囉？」寬仔問。

「棄桅了後，將所有艙蓋封死，船內十一个人全部鉤在船艙內，按算若扳船，也有身屍在船內。就按呢由天公去安排。」

「也無死喔？」

「嘿，汝寬啊愛講笑，若死也有通行這佢汝講話！」

「駛恁娘，寬啊上欸講這五四三的話。」

「人講生死所註兮，實在無毋著。人鉤著船堵內，聽見外面湧擯船的聲音，都親像舉大鎚地搥全欸。就按呢，由在大湧擯來

²⁹ 借用羊腸來延續其生命。

翻去。經過三、四個時辰，想袂到，船煞流離烏水溝。離烏水溝了後，風湧漸漸晴。彼个時陣，大家才攞趕緊仔艙內爬出來。看平安脫險，個個歡喜甲眼屎強欲流落來。毋攞，過跤才發現船頂所有的物件，攞被大湧擯落海，包括煮食的生鍋灶。舉頭看，四邊又攞是茫茫的大海，連看甲半隻船影攞無。無通煮食，各个餸甲腳酸手軟。連相續仔海漂流七暝七日，衆人已經餸甲袂爬、按算無命啊！好佳哉，拄著一隻全款唐山船路過，才被裊救起來。想想這條命算拈兮！」

「莫怪人講『行船走馬三分命』³⁰。」維賢深深嘆了一口氣說。

「駛佬娘囉，聽著心肝袂輕鬆，來啲啦！」

一腳高一腳低的跣坐在長條椅上，面色已紅如關公的鱸鰻林，手中的那碗酒，還整碗的往嘴裏倒，酒入口，還有點不順暢的往嘴邊溢出來。大家也同樣不客氣跟著喝。

幾支空瓶倒地後，個個如坐針氈，比手劃腳的動作，越來越跨張，講話的聲音也越講越大聲。

「我鱸鰻林啊，毋是我地臭彈，酒量，無人比我較好，柳大汝相信否？」

「嘿，我相信。汝鱸鰻林啊是上界勢咁的跤數（角色）。」

柳大說完後，再捉起桌上的那碗酒，往嘴裏灌，一個不小心，酒淋到坐在旁邊的甸仔，柳大有點過意不去，忙摸摸甸仔的頭、露出滿口黃牙對甸仔說：

「嘿！小冚，汝真愛聽故事，柳大伯啊今仔日攞講恁外塹社的地理予汝聽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甸仔抹掉臉上的酒滴，高興的那對單眼皮的眼

³⁰ 從唐山移民來臺灣，歷經重洋，十人渡海只有三人能平安到達，六人死，一人再回頭。

睛已眯成一條線。

柳大用手擦去嘴邊的酒漬後，拿起腰間那支菸斗，塞入菸草後，火一點，兩條煙氣馬上從他鼻孔竄出。

菸斗捧得高高的柳大，擺出一副「地理仙」的架勢說：

「恁外塹這種地形，三面山一面海，看起來都親像一個畚箕全款，在風水地理來講，這是一個真好的畚箕穴。畚箕穴的地理，是好倚起的所在。賺有食、人丁居會牢（留得住）。」

說起地理風水，柳大的口氣不一樣了，句句說得鏗鏘有力，聽起來如同夫子教學一樣。

「柳大，汝也會曉看地理？真的還是假的？」

寬仔張著那對大眼睛看著柳大。

「嘿！加減啦，較早有邀阮叔啊學過。」柳大摸摸嘴邊的痣毛，模樣就像個地理師。

「柳大汝講這句『賺有食』，我鱸鰻林啊也有同感。」

其實，不只鱸鰻林，大家都一致認為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
外塹社屬於外海型的海域，潮水湍急，魚類多元又豐富，從屹仔尾西的沿岸開始，一直繞到後灣的沿海，是疏齒、土托、白腹、串仔、大煙、小煙，這些迴游魚類的「休息站」，每年擁有這地方捕魚權的大許，因而富裕。而坡前這片沙質的海灣，時常出現成群結隊的白鱧仔、黑鱧仔、臭肉、丁香魚。年年捕捉這些魚群的罾仔組，餵養了半村以上的人口。還有沿岸各種的「倚兜海」（沿岸漁撈），與先人所留下來的石滬，也有相當多的魚獲收成。這種先天的好條件，比起別個社里，真正是「賺較有食」。

柳大提起那支大菸斗，大大的吸兩口後，再說：

「也毋擱……，可惜啊可惜……。」柳大看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，他故意不把話全部說完。

「也是可惜什物，柳大伯啊，汝毋著緊講。」心急的甸仔，忘記剛才父親怒目相向，又再度摧著柳大。

維賢又瞪了甸仔一眼。

「嘿！小甸，汝冤急。」柳大還在賣關子。他再吸一口菸，見菸草已燃盡，他慢條斯理將菸斗內的菸灰倒了出來，嘴在菸斗孔內吹乾淨，而後收好菸斗。

「駛恁娘，短命的人聽袂著！」有醉意的鱸鰻林也按捺不住。柳大清清喉嚨，吐了一口痰後，鼻塞的聲音才出現：

「可惜！可惜恁這的厝，攏起佇畚箕口啊！」

「是怎樣講起佇畚箕口啊？」維賢有酒意，鼻子扭得更明顯。

「汝看，大部份的厝攏起佇海墘跤，海墘跤就是這個畚箕的口啊。」

「嗯！有理，有理，但是阮這攏是討海的，當然愛起在海墘，欲起落較方便，有什物會毋好？」酒也把大厚的臉染得更紅。

「我知我知！這都是起佇畚箕的厝，擋著錢路，袂凍入來！」寬仔搶著解釋。

「駛恁娘囉，汝袂博假博！」

「以地理來講，厝起佇畚箕口啊，這種的佈局，賺錢居袂牢，劈開錢。」

「有影，有影！駛恁娘囉，阮外墘人一向把面子看比性命較重要。無論吃、穿、用，逐頂攏毋認輸人，所以外社的人攏講阮外墘人是先食（用）才算，也別人是先算才食。阮自己的社里嘛講『落南袂從到，落南米食等候』³¹。」鱸鰻林站起身來，好像酒意全消似的，講得頭頭是道，聲音激昂。

「這就是地理造成恁這款的因素。」柳大講完，又伸手摸摸嘴邊那兩根痣毛。

³¹ 比喻開支超出。

「可能是按呢！」一旁的大厚與寬仔也都點頭讚同。

「駛佻娘囉，柳大，汝真努。」鱸鰻林比起大拇指，誇講的說。被鱸鰻林誇了幾句的柳大，嘴張得更開，那對小眼睛眯得更小，他又繼續說：

「雖然是一个畚箕穴，但是嘛有破拍的所在。」柳大說完，起身走向大門，同坐的四人、包括甸仔，像學生跟「先生」（老師）般的跟了過去。

站在門口的柳大，左手指向東邊山頭、右手比往西埔山說：

「佻看，正手（右）片，這個佻叫西山埔的山勢，伸出真長，也倒手（左）片的東片山頭就短了。兩座山的伸趺長短差真濟。以相命學來講，男倒女正，倒片的東山代表查埔人，正片的西山就是查某人。東山短，表示查埔人歲壽短。西山長，查某人壽命自然是長囉，這就是地理破拍（缺陷）的所在。」

「嗯！有影，阮這查埔人的歲壽比較查某較實短真濟。」寬仔一直點頭說。

「駛佻娘，阮這的主公（主神）可能算出這點，才在東、西片山的山頭，各起有「三仙塔」來鎮煞，東片的三仙塔起在山尾墘、面向南（前），西片卻是佇山尾真內，而且又擱面向東片山，這種的做法可能就是欲平衡男女壽命的作用。」維賢說。

「有可能。」柳大點點頭後再走回廳內繼續說：

「也擱有，山頂在西北彼个所在，凹了一大凹，這代表畚箕頂墘缺陷，這嘛是地理的一大破拍。」

「西北？汝地講凱仔（小地名）遐？」寬仔指著西北方向說。

「正是，佻用懸牆疊遮起來的所在。」

「遐阮叫凱仔城。」

「人講有法度有破，用懸牆來彌補這是一種方法，若無，社里著較袂安寧了。」柳大說。

「汝講了著！阮主公不時都來地交待，講西北歹所在，事事



丁香魚



土托 (鱈魚)



串仔 (鱈魚)



大煙 (鯉魚)

愛小利。」鼻音極重的大厚說。

「有聽前輩者講，彼逝（道）牆是廟的王爺落壇來交代的，起彼逝牆來鎮煞凹陷的所在，社里才會凍平安。當時欲起彼逝牆，羅王爺去押煞，動用全社里的人，從凱仔的海墘搬石頭起來疊。懸牆起好，真壯觀，因此社里的人都佢伊叫做凱仔城。」維賢說。

「阮這的神明真聖。」寬仔比起大拇指對柳大說。

鱸鰻林把酒倒滿桌上所有的碗，而後端起一碗對大家說：

「來啱啦！」

柳大喝完一口後又說：

「有影！恁這的阿爺（主公）實在真聖。進前日，我行過恁這的中巷仔溝，看著一間厝地合門板，準備欲安門（將門立上去）。我感覺奇怪，這日的日子正是『三冲日』，逐項代誌都不宜進行，為什物會看這種日子欲倚門？」柳大最後這句話，語氣特別加重。

「什物是三冲日？」

「三冲日簡單講來，都是這年來上歹的日子，凡事不可行。那硬欲做，隨有冲煞。」

「駛恁娘囉！這嚴重？也是什物人看的日子？」。

「我問厝主，厝主講是恁阿爺看的。」

「阮主公？主公怎樣會看這種日子？」維賢不解的說。

「著是按呢，才感覺奇怪。彼陣我毋走，就倚佇身邊看，看這種歹日子欲怎樣倚起彼扇門？」柳大皺眉的表情，更加滑稽。

「後來怎樣？」

「當等時辰一到，喝聲欲倚門的時陣，忽然間……。」柳大



日據初期外塹社 - 取自《臺灣歷史影像》



東昇山頂三仙塔



西埔山頂三仙塔

沒把話說完，停下來喝酒。

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監。旬仔忍不住又開口問：

「也是怎樣？柳大伯啊汝毋著講！」

「嘿！小囡，免急。」柳大又故意吊人胃口，再度吸了一口菸。

「駛恁娘，聽汝講話，真正短命的人聽袂著！」鱸鰻林也不奈煩的說。

「忽然間，毋知影陀位從出一隻黑狗來，雄雄跳過彼扇門！」柳大站了起來，表情激動，語氣牽動在場人的情緒，大家聽得張口結舌。

「黑狗跳過有什物做用？」旬仔又開口問。

「天下萬物，有法度有破。黑狗跳過就是地破這個歹日子。恁阿爺早都算出有這隻黑狗通來破，才會看這種這歹的日子來安門。」

「為什麼神明毋直接看好日子著好啊，為什物偏偏欲看歹日子，來給黑狗破？」寬仔好奇的問。

「歹日子若有通破，比看好日子較好。」

「駛恁娘囉，有這個代誌？」鱸鰻林搔著頭皮不解的說。

「汝毋捌的代誌也真濟哩！在阮大陸有一寡天壽的船主，造船故意看彼種有冲煞的歹日子欲來『倚槓』（立龍骨）。」

「看歹日子？難道欲像倚門按呢有黑狗通來跳？」大厚好奇的問。

「欲破煞氣，毋是只有黑狗會凍破。船主看歹日倚槓，冲煞的對象是倚槓的師傅頭，師傅頭如果被煞死，對船主彼隻船來講，就會好運『一起年』，也就是十二年。」

「駛恁娘囉，這種失德的代誌也做會出！」

「但是看日是船主地看，欲做毋做是師傅的代誌。師傅頭若知影船主的惡心，伊都無愛佢伊倚槓。」

「當然囉！都毋是提生命的滾耍笑。」

「阮每年欲浮煙仔（鯉魚），毋管別人已經浮佻濟，維賢伊頭流出海一定著看好日，結果每一年浮到尾擺是頭名內，也若是看歹日，有物件通破，按呢更加不得了。」寬仔的新娘仔聲。

「歹日子來破，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代誌。」

說到這裏，柳大想從腰部卸下菸包，準備再吸菸時，忽然昌仔上氣接不著下氣的從外面跑進來說：

「俺爸，浙江彼隻上大隻的勝順進來啊！」

昌仔這麼一說，維賢的屋子，瞬間剩下那倒地的酒瓶及八仙桌上吃剩下的土豆及碗筷。

外面的北風照樣呼呼的吹。





俯瞰外垵村 (韋昕林攝)

講古

108

外塹社的西埔山，遮去了近黃昏的太陽光，除了東邊的半山腰還有金黃色的餘光外，整個村裏已進入西埔山的山蔭中。

夏天天黑的晚。飯後，在屋內那盞煤油燈還未點亮之前，大家都會聚集到樽 tan⁵ 仔頭來消暑，聊天，聽人講故事。

這條樽 tan⁵ 仔頭，從溫王宮前，沿著海岸線一直延伸到西邊的烏溝口，它不但是做為防波堤防，也是出入海、觀看海象、等候漁船歸來，及聊天、乘涼的好地方。幾乎成為外塹的聚會場所。

這天黃昏，在樽 tan⁵ 仔頭的中巷仔溝口，同樣聚集有一群人，正在聽人講古。

「咱溫王宮足早叫做外塹宮，是由外塹社佾內塹社，在康熙年間合起（建）佇咱外塹的一間小廟宇，也就是咱這陣的溫王宮。廟內供奉有池、溫、李、何、三王爺的五府王爺³²，俗稱五王興宮。五王中，以池王為主神。後來內塹自立門戶，在家己的社里起廟。因此，兩社分家，平分廟產。內塹分著主神池府王爺金身。外塹得了溫府王爺佾聖旨牌（廟名牌），從此以後，外塹廟改奉溫府王爺為主神，廟名也改做溫王宮。被分走的池府王爺也擱重雕金身，保持原有的五王鎮廟的模式。」

講古人坐在矮櫬上，滔滔不絕的說。話到這裏，拿起放在大腿上的那支以枸杞骨幹做成、特殊造型的菸斗，開始填菸草、點菸，然後感受菸氣在腹內流動的舒暢。白煙從鼻孔竄出後，手往鬍鬚掠了掠，一副關公捧鬚的架勢。咳了一聲，黃痰應聲而出。

「從公啊，緊講啦！」

³² 五府千歲應該分指五個姓氏的神社，但筆者經多方查考皆無從得知村人所稱「三王爺」之姓氏。

「慢講日著暗啊！」

坐在從公對面、傾耳細聽的甸仔與雞屎，一直催促著從公快說。

從公每次講古時，習慣掠掠他那六、七寸尺長、比頭髮還多的鬚鬚；講起話來，滿嘴只剩前面那四支特別黃的門牙上下開合，聽來「露風露風」；眯得像一條線的眼睛，面對面實在也看不出到底有沒有張開；掃帚狀的眉毛，有幾根特別長，他也不剪，任由在眼前搖來晃去；彷彿船底生蚵的臉上老人斑，密密麻麻；額頭的皺紋，深到幾乎能夾死蒼蠅。夏天一到，那件褲底補兩片丁的藍色短褲仔，與一件千瘡百孔的土色上衣，是他的標記；外型看來十分的老邁。但硬朗的身體，行動起來卻看不出他是走過一甲子的清朝年代、又到當今日本大正年間的已近九十高齡人瑞。

從公讀過漢文，學過日本話，做過當差，行船，討海及買賣，閱歷豐富，令他上至盤古開天，下達現今時勢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。因此，他時常利用黃昏、在樽 tan⁵ 仔頭將心中的這些故事講給大家聽。

從公說故事，除了隨身攜帶自己要坐的橈子外，不用什麼排場。沒桌椅，也沒茶水，樽 tan⁵ 仔頭堆砌的石頭，就是現成的椅子。愛聽故事的聽眾，隨便找塊石頭就坐，也有用站的，大家很隨性。故事內容，有的是歌仔戲中常演的薛仁貴征東、樊梨花移山倒海、三國演義、目蓮救母、王寶釧與石平貴；有的是天文地理、行船經驗……。可說包羅萬象，無所不講。雖然有些故事，講了再講，但是，愛湊熱鬧的鄉下人，很喜歡這個時段出來這裏乘涼聽故事，甸仔與雞屎更是固定班底。

從公掠掠下巴的鬚鬚，黃牙又開始露出來：

「後來，溫王宮因年久失修，欲倒欲墜，在外塹的頭兄發動之下，籌備欲來重建。當時澎湖所有建築材料全由唐山進來。親

像瓦片、杉料、白石條攏是由泉州、廈門利用透西船運來。

有一日，籌備建廟的委員頭兄佷鄉老，坐著透西船前往福建的泉州買杉料，來到泉州的某一間木材行，找到一批無論寸尺，也是數量，攏真適合的福杉，準備欲向頭家落定購買的時，才知影這批貨已經被人訂走，而且訂金也提了。感覺真可惜的這陣頭事人（執事者），好奇追問買主是什物人？想袂到，頭家回答講：是澎湖西嶼頭外塹的溫王宮所訂。」

「什物？溫王宮執事的毋是才到爾，怎樣會講是咱訂去？」
從公說到這裡，雞屎就搶先發問，打斷了故事的繼續。

「故事講甲當地好聽，汝偏偏『拍斷鼓柄』。」

正聽得入迷的聽眾，抱怨的瞪著雞屎。

看現場氣氛這麼熱絡，從公沒繼續講。他端起菸斗，啜在嘴裏大口大口的吸。吸完後，倒出菸斗內的菸灰，不疾不徐的再用他留得特別長的無名指指甲，伸入菸斗孔內掏除殘餘的灰渣。

一直等待從公開口的雞屎催促著說：

「從公啊，怎樣是咱溫王宮去訂的？汝毋著緊講！」

從公清理乾淨菸斗後，鬍鬚掠掠後再開口：

「溫王宮執事的人，都是全款雞屎所講的，大家都感覺奇怪。頭家才地講：來訂貨是一位身穿白色的長袍、手提水薰吹（裝水的菸斗），喙鬚到胸坎的查埔人。伊訂好了後，攞吩咐每一支杉料的頭尾攏愛打一字『溫』字，而且在近日就會有人來接洽。」

「這位到底是什物人？」

旬仔插嘴的說。

「聽頭家按呢形容，大家更加奇怪，外塹那有這種生張（長相）的人？頭家看執事者毋相信，提出定金欲來證明伊講的話是事實。什知影，囡仔桌櫃內的定金竟然變成金紙。」

「什物？金紙！」

聽眾驚訝聲連連。

從公習慣的掠掠鬍鬚，咳一聲，黃痰再次吐出：

「看到金紙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是咱主公親身去買的。」

「主公去買杉料？實在真靈感！」

衆人聽得起雞皮疙瘩。

從公又說：

「靈感也佇後面的！」

從公丟下這句話後，又拿起菸斗，慢慢的塞進菸草。雞屎忙拿起從公腳邊的火柴，幫他點火。火一點著，從公腮頰一縮一鼓後，煙氣才從他鼻孔冒出。

「杉料運回澎湖途中，在西嶼頭，忽然遇到狂風大作，大湧連天；笨頂（甲板上）囤的大批長杉料，造成笨頂重（裝在甲板上的重量），予船起（傾斜）甲強欲扳過。彼個時陣，大家的生命都親像佇溝仔墘，隨時攏有消失的可能。風一直增強，湧綴地大，就在船上緊急個時陣……。」

從公越講越大聲，表情激動的連手中的菸斗也受影響 -- 顫抖不已。

在場的每一個人，被從公的激情氣氛所感染，手心握到出汗，彷彿自己是當事人一樣，一顆心隨之起伏。

「突然間有人大聲喝：趕緊將所有杉料掉落海！緊掉落海！」

說到這裡，從公聲音放低了，轉用詢問的語氣對大家說：

「各位恁想看覓，辛辛苦苦去泉州買倒來的杉料，欲掉落海，什物人甘心，什物人願意！」

「若掉落海，廟都不免起啊，實在毋甘都著！」

衆人的情緒隨著從公起舞。

「恁毋甘，我嘛無願意。但是，彼個人喝聲的模樣，都親像

神明附身全款，看逐家也地躊躇，伊再度出聲：慢掉落海，連人帶馬無！」

「著！生命重要，有人著有錢！」

聽眾，有人忍不住出聲的說。

「著！生命比什物較重要。也就按呢，規批的杉料全部掉落海了後，船才平安脫險。不可思議的是，這落海的杉料，上南流到大嶼（七美），北的流佇小門來予當地人拈著，因為，這批杉料事先攏打有『溫』字，逐家攏知影……。」從公話還沒講完，背後有人大喊：

「雞屎！緊走，慢走無生命！」

這慌張的喊叫聲，打破從公講古的氣氛，大家好奇的紛紛轉頭看：

「又攏是伊，阿拈啊。」

在漸暗的光線中，依然可看清楚這個頭上梳有一粒髮髻，身穿「掛兜頭」的上衣，「摠馬面」的七分長褲的阿拈仔，一副捉狂的模樣，拿著一根銀合歡枝條，向著聽古的人群大步走來。腳底那雙三寸金蓮（鞋子），走在坎坎洞洞的石頭路面，就像七爺八爺出巡的腳步，搖搖擺擺。

阿拈仔聽到有人通風報訊，更加火冒三丈的大罵：

「夭壽死罔仔！今仔日若無佢汝搵死，我才佢汝同姓！」

沉醉於故事中的雞屎，聽到喊聲，知道阿嬤又來找人了，他趕緊從人群中鑽出來，往中巷仔溝的方向而去。轉個身，色同火炭、赤裸的上半身，馬上溶入黑暗的巷仔溝裏，只有那件補得密密麻麻的淺色短褲，隱約晃動著。

很快，黑暗就像一塊布，將整個外塹社蒙住，什麼都看不到。空氣中一片寂靜。

這時，阿拈仔家，廚房內的大灶，灶火正旺盛的射出光線，

把鉤坐在灶旁的雞屎那張方型的臉，照得一片通紅，彷彿關公。

灶內的火舌，不時探出頭來，把正燃燒的銀合歡枝幹，一寸寸吞噬，發出嘩叭的聲響，好像他被阿嫲修理、求饒叫不敢的情形一樣。

雞屎一邊添柴火，一邊把玩著那支阿嫲專門用來對付他的武器 -- 火筆。

回想剛才的情形，他以為跑回家，趕快下廚進行阿嫲交待的煮豬食工作，這樣就會平息阿嫲的怒火，免去皮肉之痛。沒想到阿嫲回來怒氣未消、照打不誤，還邊打、邊說了一大堆打人的理由：

「汝這個死無人哭的，佢汝干交代萬交代，明仔載透早人都欲來掠豬，叫汝食飽毋通走，趕快把豬粥燂（煮）燂的。我趕緊將這苧（苧蔴）撚撚个，恁維賢伯緊欲用。也汝毋是，碗放落都走去聽講古，捌日是欲做先生（老師）是毋？」

「明仔早起（明天早晨）要掠豬，天欲光才燂豬糜也會赴（來得及），為怎樣一定著這陣燂？」雞屎不敢頂嘴，只在心裏這麼想。

他低頭看看剛才被阿嫲打的雙腳，昏暗的光線，無法看清傷痕，但用手摸卻有種灼傷的疼痛。

以雞屎這種十歲左右的孩子，通常都是相約去廟口或是沙灘玩捉迷藏、湊電、踢管仔會社，打寸子……，這些孩童的遊戲。然而他卻是跟甸仔一樣，愛聽老人講故事。幾次因為愛聽從公講古而誤事，被阿嫲打到手腳瘀血他都不怕，不管阿嫲怎麼告誡，他一樣三翻二次的跑去鉤在大人身邊，聽講戲中故事；聽討海人談觀星目、看天相、說潮水的討海事。他不忘記阿嫲講的話：「倚佇這港海水，毋討海欲賺什路食？」

也記著大人所說的話：「欲討海，著做討海母，不通做討海公。」³³

又想著從公時常放在口中的話：「人活在這個世間，逐項攞著加減啊捌（知道），逐項攞愛學，干啊死毋通學。」

這些話，就像牛角烙印，深深烙在雞屎的心坎裏，但是，卻時常忘記阿嬤背後那支恐怖的火筆。

「我佻汝干交待、萬交待，叫汝食飽佻豬粥煤煤兮，我趕緊欲將這『芋』撚撚兮，擱兩日啊，人都欲來提啊，也汝偏偏不聽。」

阿嬤在那盞土豆大的燈火下「撚芋」，嘴裏還不停的對雞屎碎碎唸。

而廚房的雞屎，剛才發生的事，早已如同船過水無痕，忘得一乾二淨。連現在阿嬤說的話，也彷彿沒聽見一樣。腦海裏一直想著那天從公所講的澎湖連貫地名。習慣講話眨動眼睛的他，眨著眼睛，嘴裏一句一句小聲的唸出聲：「大倉西公金龜頭、四角桶盤捧金花、內塹外塹東西吉、八罩將軍緝馬灣、船頭錠鉤大小池、虎吼屈爪烏雞善、竹灣橫礁雙頭磔、空殼螺貝合界頭、姑婆鐵鉗風櫃尾、黑光白光雙協礁、目斗通梁前後寮、龍門小管大小坎、沙港講尾東西衛、中屯岐頭鎮城前、大嶼鼎菜水險礁、峙案尖山石泉井、西溪青螺宅潭底、隘門豬牛雞母塢、草厝嶼坪鐵線尾、暗嘔黑貓南北寮、紅林菓葉火燒坪、寮望大城白雲坑。」

雞屎記性很好，沒有遺漏的唸完每一句。尤其句句的涵意，更記得很清楚。其中另他最感興趣是「大嶼鼎菜水險礁」，把大嶼（七美）、鼎灣、菜園、水坡及險礁連成的地名，轉成一個因辦喜事煮大鍋菜，煮到鍋內的水差點乾掉的有趣詞句。還有「竹

³³ 母親才是厲害的角色之意。

篙橫礁雙頭潑」，說出竹篙橫跨在兩礁上的意思。及「虎吼屈爪鳥雞善」，老虎屈身展威，連鳥、雞都怕。

雞屎唸著唸著，大廳忽然傳來阿嬤大聲嚷叫的聲音：

「榮啊！豬粥臭焦去啊啦！」

雞屎這個時候才回神過來。

外塹的夜，靜到連喘息都感到大聲。

船難

116

中秋過後，兇狠的東北季風，幾乎佔據了整個冬天。也吞噬了討海人出海的日子。

每年一到這蕭瑟的季節，漁船便開始改換冬天的漁撈，天氣偶而好轉的時候，在附近沿海放「鮁仔滾」（捉鮁鯛魚的延繩釣）。也有人將船改行做渡船，往返媽宮。多少總算有個收入，也給要去媽宮辦事的村人帶來方便，不用走上幾里路去到緝馬灣（赤馬）搭船。

今年不知什麼因素，自從十月過，風一來就停不了。有時風大到出門連眼睛都張不開。船主們個個眼睜睜看著過年將到，風也沒停止的跡象。每天閒來無事，都聚集在樽 tan⁵ 仔頭較閃風的地方，對天長嘆、大小聲：

「自從做十月液 sioh⁸ 過跤，一直透風透佻這陣，無一日真正好天。」

「汝無聽人講：『九月做風十月天，十月做風年兜邊』³⁴。十月好天一月日啊，免不了這陣風都透袂煞。」

「早人講的：『十一月二七，十二月消息』³⁵。十一月二十七彼日透風，真正十二月這月日，差不多無一日好天，實在真準。」

「早人講的話都用紙包起來。」（謹記在心）

「『前看初三，後看十八』³⁶ 這句話，真正也有影。這兩日若透風，後手半月日都毋免想欲好天。從十八透風，到今仔日已經是二十七啊，風也擱無晴 cimm⁷（靜），真正有影早人的話都

³⁴ 以農曆為準，九月如果都是強風，十月定是好天氣；如果是十月強風，那好天氣會在過年前。

³⁵ 農曆十一月二十七日這天的天氣好壞，也就等同於預報十二月份的天氣。

³⁶ 農曆初三與十八都是最大潮的日子。這天的天氣好壞，等於是預報這半個月內的天氣。

用紙包起來囤。」

擁有一艘浮欄艚的取仔，每年到漁期淡季，或是冬天無法出海的時候，浮欄艚就當渡船使用，只要客人有個幾位，無固定時間就開船。他看著天象，對同在此處聊天的人說：

「我看明仔載這種風嘛著駛，欲過年啊，大家會去媽宮買物件，搭的人一定濟，賺一寡所費通過年。」

新年要到了。這個月大，除夕是三十。在二十七日這天，為了準備明天一早要拜玉皇大帝，下午家家戶戶的大門、廳門、窗門、神龕、灶內、水缸、大缸、桌櫃、就連雞舍也不例外，開始貼起春聯，整個村子被鮮紅的春聯染得喜氣洋洋。不但如此，還有不能少、祈求來年好運的甜糕，也正在灶內蒸炊的香味四溢，處處可聞，真正有濃濃的過年氣氛。

這時阿拈仔的家，傳來敲門聲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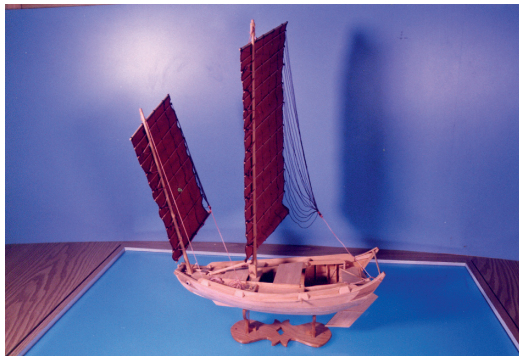
「阿拈孀啊，開門啦！」

「什物人啊？」

正在炊甜糕、不想被外人干擾的阿拈仔，聽見外面有叫門聲，小心回答的說。

「是我啦，汝是地關猴，門按呢門（關）牢牢！」外面傳來維賢的聲音。

阿拈仔添了一把柴火後，起身走到大門邊，伸出那雙手指已經變型的手，將門栓推開。門半開、探頭看看除了維賢外是否還



浮欄艚模型

有其他人跟在後面。確定無誤後，邊開門邊說：

「恁查埔人，攏無地注重這個代誌。我門門炊粿，是驚『毋清氣相』（守孝人家）的人入來，若予帶孝的人入門來，我這床甜粿都炊袂熟啊，出年去，阮厝的家運毋都淒慘歪歪……。呸，呸，呸，無代誌，無代誌！」新年頭，舊年尾，阿拈仔忘了要過年了，不能說些不吉利的話，今天卻說溜了嘴。

「厚謹損！予毋清氣相的人入來，粿著會炊袂熟？佻我騙！」

「汝毋通鐵齒，舊年阮小妹輪做『頭家仔』（廟輪值當差的人），做醮炊頭總仔粿（平安糕）的時，明明粿都已經炊熟啊，想袂到扛去廟內拜天公過跤，粿內面煞變成生的，原來會變成按呢的原因，都是阮小妹帶孝，粿才會變無熟。」

阿拈仔說話都不眨眼的瞪著對方看。眼睛炯炯有神，可看出是位非常精幹的婦人，而且講話口齒清晰，逮到機會就會如同說教般的說了一大堆道理。

「好，好！我是欲來佻汝講，我看佇正月初八下槧（安龍骨），明仔載我欲坐船去媽宮取槧。過年到啊，續買物件兼載『苧』倒來，本來是叫甸啊邀我去，但是甸啊佻祖公（祖父）去雙頭岑找衲姑仔還袂倒來，我想欲叫雞屎參我入來去湊提，渡船錢我來出。」一向講話不會很大聲的維賢，邊說邊扭動他高挺的鼻子。

「好好好！我才佻阮榮啊講，明仔載汝欲入去媽宮的時陣才喝一聲。」阿拈仔頻頻點頭。

「按呢好，我欲入去進前，才格來叫伊。」維賢說完轉身就離開。

阿拈仔看維賢離去，馬上又關上大門，進入廚房繼續忙她的工作。

隔天凌晨，雖然北風還不停的吹，但，這不強的風聲，被此

刻家家戶戶正忙著祭拜玉皇大帝所燃放、此起彼落的鞭炮聲掩蓋。

這個時候，阿拈仔跪在八仙桌前的「拜墊」上，向著大廳門上、貼有「玉皇大帝」春聯的「天公龕」再三叩拜。

她對神明非常有心，她買不起敬拜的三牲酒禮，卻也不能少。三牲其中的魚，別人是一條象徵「多錢」諧音的大「圭誌」（石鱸）魚乾，她以雞屎牽罨時撿回來的小魚曬成乾，湊成六條。「六」，是六六大順的吉祥數字，一樣是吉利。而酒也不能少，她以清水加幾粒米來代表，可說用心非常。

阿拈仔謙恭的向玉皇神位拜完三跪九叩頭後，嘴巴輕聲唸著：

「天公祖啊，因為日本政府規定袂使燒金，信女也無法度。今仔日只有準備這三牲酒禮佻甜粿來敬拜汝，汝都保庇一家大小平安順事，我攞有『苧』通撚。汝著保庇、保庇、保庇！」

阿拈仔說完，又叩了三下響頭後，對在旁的雞屎說：

「榮啊，放炮！」

坐在埕階、等候阿嬤號令的雞屎，聽到阿嬤聲音，忙起身、拿著準備好的田 cham⁵ 仔籃，以銀合歡枝幹用力連敲三下，才轉身向阿嬤說：

「阿嬤，炮放好啊！」

阿拈仔滿意的笑笑，心想：「有錢人放大炮，無錢人拍田 cham⁵ 仔籃準數，仝款跔跔叫，相仝喜氣洋洋！」

拜完，收起供品。雞屎看到那蒸得發黃的甜糕，伸手想捏一塊來吃，阿拈仔發現，忙阻止說：「這還欲切一角一角去拜足濟位兮，等候拜完才食。」

雞屎只好揉揉眼睛，無奈再爬到床上補眠。但躺在床上，腦中卻一直想著媽宮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。

阿拈仔收拾完畢，到廚房拿刀準備切甜糕時，忽然右眼眼皮

一直跳動，她心頭一悶：

「今仔日拜天公，為什物目調皮一直掣無離。查埔人掣倒目、查某人掣正目，是歹代誌欲發生，也我是掣正目，這到底……。」

阿佉仔不敢再想下去，忙伸手捏捏眼皮、口裏唸著：

「目調皮、目調掣，好事來、歹事煞！」

天亮，東邊山頭，陽光從半支竹竿高的天空，穿透雲層，照射在坡口這片海域中。一艘渡船正在一、二灣深的地方下舵、豎桅、升帆。

要過年了，搭船的人不少，船上總共坐有十多人，除了雞屎是小孩外，其他都是男人。

渡船帆一升，繚仔索拉緊受風，掌舵的取仔，將船頭直比東邊的媽宮，沿著外塹與內塹的山腳下行駛。沒辦法「條杆帆」（滿帆），只升到十支帆竹仔，船已經向右舷傾斜的快速前進。船速所刮起的浪鬚，陣陣被風捲上船，維賢怕雞屎暈船，不敢躲入船艙裏，兩人合披一件蓑衣，以防衣服被浪水潑濕，就蹲坐在掌舵的取仔旁邊。

雞屎第一次坐船去媽宮，心情非常的興奮，從昨夜就高興一晚。

坐在船上的他好奇的四處張望，看著那支彷彿有天高的高聳大桅，掛著才升一半的大帆，船已經受風傾斜到快要進水，好像要翻船一樣。他有一點怕，但是想起從公講的話：「船若斜風戰湧，船一定會起。但是無隨便扳落，因為伊有一門八尺外長的舵仔，插在水裏扒牢牢，除非是外行人地扞舵。」他的心才踏實許多。

船航行到內塹的羊山下，雞屎回頭往船後看西砲台山下的山坡，那隻自然形成的馬形沙堆。從公所講的故事，又在他腦裏迴盪：「蔡廷蘭考中進士、面君的時，向皇帝講出澎湖地理其中一

段『馬無鞍，牛傘無出山』，其中的馬，就是砲台下由白海沙飛積形成的彼隻倚挺挺、馬頭向外（南）的白馬，遠看，馬形真分明又擱大隻，若親像一幅的白馬圖。這隻白馬的所在，逐家都叫伊白馬穴。想袂到後來，被一位外地人在白馬穴開井，開落到有水的時陣，井水煞變紅色的。原來伊開井的所在，拄好仔致命傷的馬喉，馬喉受創，從此馬穴靈氣被破，聚集馬形的白沙，就開始漸漸四散，馬形也慢慢模糊袂清。」從公這段話，雞屎牢記在心，一直想找機會遠看這隻白馬，到底模糊到何種程度。今天總算看到了。馬形大致看來，雖然還有幾分的相像，但白沙擴散的範圍越來越廣，有流失的跡象。不久的將來，可能連白沙都不存在。雞屎越看越可惜，這麼一隻漂亮的白馬，竟然被陌生的外地人破壞，到底是有心、還是無意？

雞屎想著想著，忽然船頭一陣晃動，浪鬚好像噴水般的不斷噴灑上船。他抬頭往前一看，原來船已過東鼻頭了（內垵最東邊山頭）。



外垵村空照圖 - 修改自 Google Earth 網站

出了東鼻頭，沒山可擋風，船沒安穩的一下高、一下低，一會左、一會右，彷彿捉不住的狂牛，搖擺不定。船身傾斜弧度加大，浪花屢屢衝上船，雞屎趕緊把頭縮進蓑衣內，以防被濺濕。

躲在蓑衣內的雞屎，視線被擋，只能低頭看船底、算船板。船不停的搖來晃去，漸漸、漸漸頭部有如千斤重，口水像湧泉般，不停由口中冒出。他不斷將這感覺異常的口水往肚子裏吞。跟著而來，肚子陣陣翻攪，讓他無從適應，也不知道為何會這樣。突然間，不自主「嘔」的一聲，胃裏那些早餐還未消化、卻已醱酵的蕃薯籤粥，從口中大量噴出，濺灑滿地，船內瞬間瀰漫難聞的酸臭味。

「幹恁祖嬤！暈船欲吐，也毋吐出船外，吐甲滿四界！」掌舵的取仔，對著雞屎毫不客氣的大聲嚷。

維賢見狀，忙將蓑衣掀開，對雞屎說：

「目睭看外面，看較遠的，頭殼毋通想暈船，按呢都較袂量啊！」



泊港透西船 - 林慶和網頁提供

維賢讓雞屎頭伸出蓑衣外面。雞屎照維賢的吩咐，不顧浪水濺濕，整個頭顱露出蓑衣外，任由捲風、鹹水不留情的在他臉上揮灑，他盡量將視線調遠。但是，身旁盡是那種無法忍受、難聞的酸臭味，一直在他的鼻孔進進出出。腦海也不停的迴繞著剛才的情景。望遠處的眼睛，好像失去視覺神經似的，什麼也沒入眼。不一會，「白兔」（嘔吐）再度竄進肚子裏，他趕緊掀離蓑衣，趴在船舷，將要衝出口的嘔吐物，往海裏吐。

船，一路顛顛跛跛，好像行駛在「食西流」中。雞屎沒離開船舷，頭一直伸在船外。腹部的食物全部清空，「白兔」還不放過，一而再、再而三來找麻煩。白、綠的胃汁、膽汁全出現，有的從口裏，有的由鼻孔竄出，差一點連胃都吐出來。

雞屎臉色一陣綠，一陣黃，四肢無力，心裏想著：

「人講『病困袂死，暈船也袂死』，也毋摺暈船真正是艱苦！」

好不容易，船漸漸平穩。雞屎抬頭一看，船已進入了媽宮的港口了。

遠遠的長長碼頭，漸漸逼近。碼頭上的人群，彷彿元宵燈會鑽來鑽去。停靠在碼頭的鐵殼船，船上的吊杆，吊著體積龐大的重物，搖來盪去。碼頭西邊，也有泊著大桅杆的透西船，也有短桅的小帆船，整個媽宮港內的船隻，可說五花十色、熱鬧滾滾。已吐到全身癱軟的雞屎，看到這種新奇、且又繁忙的地方，他好像注入嗎啡一般，又精神起來，忘了剛才的痛苦。

船入港內、離岸不遠的地方，開始下帆、起舵。大公取仔，伸出大櫓將船小心的搖靠碼頭。上了碼頭，腳踏陸地，心裏才感覺踏實的雞屎，肚子感覺很餓，維賢瞭解雞屎的輕重，對雞屎說：

「我娶汝來去食麵，食飽才來辦代誌。」

雞屎聽到要吃麵，肚子餓的更加難耐，眼睛眨得更勤，忙點

頭說：

「好好好！」

維賢帶著雞屎往街上去。一路，雞屎東張西望，眼睛看個不停，彷彿來到不同的世界一樣。一個拐彎，兩人就沒入在街道的轉角處。

近午時刻，天上的雲層，比起早晨，急了些的往南移動，沒有陽光的天氣，顯得格外陰沉。這個時候，準備再搭原船返回的客人，人員到齊，大包小包的年貨也放妥船上。維賢裁來的船槳，就綁在船前。

這趟回程的人，多了一位叫箱仔的婦人，及她的孫子臭疔。多了兩位客人，取仔那張大嘴巴露出淺笑。他走到船前，放開繫綁船隻的繩索，準備將船推離碼頭、升帆回航。

忽然臭疔對阿嬤說：

「俺嬤，我米粉袂記通提，我趕緊起來提！」

沒等箱仔回答，臭疔隨即跳上岸，手腳快得一個轉身就消失得無影無跡。

取仔只顧著放開船繩，沒發現臭疔的舉動。

目睹船被推離碼頭的箱仔，不敢叫取仔稍等候，心想：「臭疔去提米粉，來回至少半支香久，俗語講：『行船無等父』³⁷，船欲開，就是船長家己的老父都無等啊，何況是別人的孫。擱講，這濟人來等一個人也講袂過。規去留跼媽宮找裨叔仔。」

想到這裏，箱仔不吭聲的鑽進大堵裏。

船，插穩舵，取仔拉著升帆的「大律」（升降帆繩），把帆一尺一尺的拉高，拉到十來隻「帆竹」的高度時，帆布已被風吹的啪啪作響。彷彿在提醒：帆的高度已超出船的負荷了。

維賢看到這種情形，對取仔說：

³⁷ 沒有等候的餘地。

「傷大帆啦！這帆傷大帆啦！」（升得太高了）

「這帆傷大帆，也有帆通駛？」取仔不以為然應了一聲，升妥船帆、收緊繚仔索，掌著舵直比西邊的外塹開始前進。

維賢見取仔一意孤行，他也不便再說什麼，到底船是人家的。他叫雞屎坐在自己身邊，一樣是來時的尾笨仔邊。側順風的關係，浪鬚較少潑上船，不用再披上那件又厚又重的蓑衣悶氣。

船上，人員加上大包小包的年貨，可說「滿載而歸」。維賢一直擔心著，這種裝載，這種風力，又是行駛較危險的側順風，帆升得那麼高，船受得了嗎？

出了金龜頭，進入了無屏障的海域，風浪明顯的增高，船開始搖頭擺尾。船尾被右舷後方趕來的海浪，抬得高高的，浪過又跌落浪谷。雞屎緊張的雙手緊捉船舷板，一顆心，被浪捉得跟著船一下高一下低的起伏，腦裏反覆的想著：船會翻嗎？船會翻嗎？暈船的事，早已忘得一乾二淨。

高身材的大公取仔，站在右舷，霸住舵柄，掌控著船，隨著浪頭一高一低，一來一往。坐在旁邊的維賢，看取仔的掌舵方式有些不解，為什麼這種方向來的浪，沒將舵柄向右舷拉，使船順著浪滑行，保持船身平穩才安全，卻偏偏反其道，將船行成最擔心的「橫身浪」，令左舷傾斜到貼近水面，這樣的駕船技術，等於幫浪來翻船。真是個「討海公，毋是討海母。」

船過四角嶼，海浪漸漸增大，船搖擺的弧度加大。維賢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。

一個海浪從右舷後方吵吵而來。取仔見浪來，照樣將舵柄推向左舷，這一推，船橫向迎浪，右舷馬上被浪峰抬高，左舷卻跌落浪谷、大量的進水。取仔看不對勁，趕緊用力將船舵往回拉，企圖挽回頹勢。但為時已晚，船已漸漸失去平衡，水如同洪水般，不停的衝入船艙，加上高聳的船桅，及那件大面積受風的大帆，

再深、再大的船舵，也霸不住已經失去平衡的船體。就這樣，船被這不算大的浪，硬生生推翻。

船內，只聽「唉」一聲，坐在右舷的人，好像倒垃圾一樣，倒向已插入水中的左舷才落海，匍坐在舵柄右後方的維賢與雞屎，兩人翻過舵柄上方才跌落水中。

船翻到帆桅貼水，緩慢了速度，但還繼續的翻沉，最後剩下一個白色的船底、戴浮戴沉的浮在水面上。

像被丟落海的眾人，在水中拚命掙扎，個個爭先恐後的想要捉住只剩下一坪多大的船底。

雞屎平常就是以海為伍，游泳對他來講，不是難事。但是身穿較厚的冬衣，把他束縛的無法伸展身手，又身處風浪中的大海，寸步游起來都艱辛。好不容易接近目標，正當他伸手要攀住船底時，背後被一隻亂捉的手，把他當成浮球般的緊捉住他的衣領不放，雞屎被這隻如同千斤重的魔手，拉得整顆頭沒入水中、無法呼吸。他拚命掙扎，努力將頭浮出水面。無奈，任由他使盡全力，都無法擺脫對方的糾纏。雞屎氣已憋盡。水，開始由鼻孔、嘴巴竄入。他彷彿看到勾魂鬼差就在身邊等候，準備將他帶離這個世間。

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放下阿嬤不管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」

就在他要陷入迷昏之際，忽然間那隻捉住他的手放開了，自己又被另一隻手拉起。頭一離開水面，雞屎好像氣喘一般，猛吸個不停。他捉住船底，才發現身邊是臭疔的阿嬤及維賢伯。

落水的眾人，全在沉船的背風面，個個接觸到船體，都想搶先的爬上船底較穩當。沒想到，已經沒有穩定力的船身，被這麼多人壓在一邊，整艘沉船又慢慢被翻正過來。被翻正的船身，船桅依舊原位豎立著，帆也還掛在船桅上。浮出水面的只有船艙的兩支燕尾角，海水就在沒入水中的船舷，溢入溢出。大家半游半爬，隨著溢入的海水進入船內。人站在船內水深及胸。所有男人，

趕緊一人一手，把船帆卸離船桅，以免再次被翻。大家正忙著時，凍到發抖的箱仔，卻哭天搶地的叫說：

「天公祖啊喂！天公祖啊喂！救命喔！」

淒厲的哀嚎聲，隨著北風迴盪，令人感到辛酸。

帆還來不及脫離桅杆，船再度失去平衡、翻了過去。所有人員再度落海。

經過一翻努力後，沉船重新被翻正。有了上次的經驗，懂得在工作時盡量保持船的平穩，才不致舊戲重演。在大家的同心協力下，終於，船桅被卸了下來。

「緊！緊將這支桅仔，橫向的網踏含壇（豎船桅的橫板），我彼支槩，綁跔船頭，按呢船才會穩，摺有脹力！」維賢提議的說。

大家認為這種方法妥當，於是忙將大帆的繚仔索拆下，移動船桅與船成橫向，用繚繩一步步網緊在含壇板上。維賢的那支船槩也綁在船前，一切完成後，船像長了翅膀，又彷彿沉在水面的飛機。這樣一來，果然起了作用，船又穩又增加浮力，大家心才定了下來。這時，抬頭一看，船已經被退潮的潮水，漂流到塢尾（雞籠嶼西邊的燈桿）西邊。

猖狂於求生，身體不覺得冷，靜了下來才感覺全身彷彿泡在冰水中那樣的刺寒。十二月天，在陸地穿棉襖都顫抖了，何況浸泡在水中，還有寒風捲來浪鬚，不停潑上臉，令人牙齒一直打顫。

年紀大的箱仔，在第二次翻船就已失去知覺，若不是同宗族的會仔捉住她的頭髮，硬把她拖入船內，早已沉落海中。

箱仔，被會仔抱住腋下，整個人仰躺浮在水面，一頭長髮漂散在水面，臉色慘白，四肢平直，彷彿一具浮屍似的隨著海水載浮載沉。

站在水位及胸的船上，大家企盼的四處張望，看有否船隻經過？但是，遼闊的海上，除了遠遠固定站立的山嶼，及茫茫的大

海外，什麼都沒有。沒船搭救，在這寒酷的環境，又能支持多久？

會仔，這位視錢如命的地方有錢人，外出寧願把鞋子提在手中，也不願穿上而受損。他常說：「跤受傷會好，鞋歹去著擱買，浪費金錢。」「好額人乞食性命」的他，抱著箱仔，不停哀天怨地說：

「好好好！按呢好，一世人南爭北戰，今仔日來死踎這跤桶仔內！」

身上的體溫，隨著時間一分一分的流失，獲救的希望，就如下降的體溫，一直滑落。被維賢拉在身邊的雞屎，感覺五臟六腑像浸在冰水一樣，全身的筋脈逐漸緊縮，身體抖個不停，牙床漸漸無法張開，臉色彷彿死人的面孔。從未有的痛苦，令他想著家裏的阿嬤。阿嬤有沒有去拜家後面的石頭母、東邊的井母、西邊的先生公、還有林投公及雙片山下的萬善仔公？

回家後，他準備說給阿嬤聽：「來媽宮，我暈船有吐，但是維賢伯啊講我擔輸贏，別日討海無問題。媽宮港用石頭疊的，會使倚船，港內停有佻濟的大大小的船隻，維賢伯啊佻我講彼是三支桅的透西船，彼是電氣船，這是討海的帆船。規个港內熱鬧滾滾。岸壁乾有一排蓋烏瓦的柴厝，叫做魚市場。」



媽宮街，有人騎著兩個輪的車地走，講遐叫腳踏車。騎車的人真勢，干啊前後兩個車輪，騎起來竟然袂翹翹倒。

介神奇都是像林仔菝（番石榴）大，叫做電火球仔的物件，會發光，而且摺真光，無像咱厝這種照無三尺遠的臭油燈。也摺有用手一轉都有水，予做水道水，真方便，毋免每日為著擔水，三更暝半到井趺守，才守有一擔水，媽宮真好！」

這些話，阿嬤可能無機會聽到了，雞屎越想越難過，淚水不由的隨著浪水滑落。

洶流（退潮）已盡，涌流（漲潮）啓動了。本來往南流動的潮水，開始轉向西北。潮水所捲起的漩渦流，由塢尾西南，朝向西北西的方向滾滾挺進。腳踏沉船、只有上半身露出水面的這群落難人，無法隨風往南漂移，反而被涌流的潮水，往外塹的屹仔尾西帶。

而在屹仔尾西的這條「食西流」，彷彿船隻的地獄，是澎湖排行最恐怖海域的「一吼、二西流，三塢尾、四舉頭」中，排名第二。海底地形，東深西淺，深處有幾十灣深，淺的船會擱淺。這是一道東南、西北走向的海底崖壁，海床瞬間落差極大。每當流速湍急的涌流一開始，潮水經過此處，底層水流，被海底的崖壁所阻擋而往上竄升，形成「湧升流」與上層的水流相抵觸，因而造成滾滾大浪，向著東邊、一波波原地翻滾。天氣越惡劣，浪頭越高、越猛，船隻若不幸落入此域，等於進入閻羅殿。自古以來，這個海域不知吞噬了多少船隻。此海域，早人說它是海底藏有一條鯨魚在作弄，文人墨客將他比譬成「葵扇」（扇子），涌流沒持續，說成「葵扇」沒展開，因此傳為澎湖無法出天子的原因之一。但是，討海人只知道，船一定要避開這個鬼地方才能安全。

「食西流」的滾滾白浪，好像張牙舞爪的鬼差，又彷彿張開血盆大口的老虎，等候陷落的船隻，一排一排朝著東方不停的吼叫。

一直被湍流拖著走的沉船，已一步步朝著這死亡陷阱靠近。眼看村里就在不遠的西北處，但又有誰能知道他們此刻的處境。大家叫天天不應、叫地地不靈。

雞屎遠遠瞧見漸漸逼近的「食西流」白浪濤，彷彿看到綁在魂杆尾端的那隻白色公雞……。

白公雞的下方吊著父親的「魂身」在沙灘上招魂。吊掛「魂身」的魂杆，插在離水邊只有幾步遠的海沙地，用四條繩子往四周固定。道士站在魂杆後面、那張擺有各式糕餅的八仙桌前，唸唸有詞的進行招魂儀式。阿嫲不能來現場，否則父親的靈魂不敢上岸，只有雞屎與母親跪倒在地。母親呼天搶地，捶胸又蹬足，痛不欲生的哭喊著父親的名字；雞屎眼淚如雨下，流不停。一邊哭、一邊喊：「俺爸啊，汝都緊上山來，汝都緊倒來。」聲聲穿腸割肚的吶喊聲，引起所有來幫忙的街坊鄰舍，及樽 tan⁵ 仔頭頂的圍觀人群，個個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淚的為他父親這種「半路上山」（壯年死亡）、拋妻棄子的遭遇，傷心落淚。

雞屎的父親就是失落在這「食西流」中。心動每次捕回來的魚獲「阿跤太」（日語的嘉鱸魚），能與駐守在西埔山上的三台日本海軍部隊，換取白米與罐頭，無顧冬天風浪大，仗著年青力壯，宗族五個人屢屢搖著船仔，趁著洩流、食西流還未出現時，在食西流外的白沙仔汕「放滾」（延繩釣）。誰知道？那天鬼迷心竅，明明是大風天，偏偏不畏懼的照樣出海作業。就這樣，一去再也沒回來。雞屎父親一行人的失跡，有人說是因風大、船搖不動而落入「汕外」被浪打翻；也有人道說：是他親眼看到，船搖到離岸不遠，因斷檣而無法歸來；也有人認為是作業時間拖延太久，湍流一到、落入食西流的魔掌而送命，總而言之，雞屎的父親就是喪命在食西流中。

想不到，三年後的今天，雞屎要重蹈覆轍、走上與他父親相同的命運。綁在魂竿上、那尊稻草人做的魂身，變成是自己，情

何以堪。

父親走了，母親傷心過度，沒多久也跟著離開人世間，拋下他們祖孫兩人相依為命，如今，他又要到陰曹地府報到，棄下年老的阿嫲要如何過日？

想到這，雞屎哭了，他哭喊著：「阿嫲啊！阿嫲啊！」

就在大家已經絕望、慢慢走向死亡的邊界時，一艘灰色的鐵殼小型火仔船，朝著他們快速而來，很明顯，這艘是來救援的。大家高興的大叫：

「有船來啊！有船來啊！」

彷彿將熄滅的煤油燈火，再度添加油料似的，體內即將停止運作的器官，馬上溫熱起來。心臟加速跳動，把已經凍僵的身體，逐漸活絡，個個滿臉眼淚參雜著海水說：

「有救啊！有救啊！」

「有命啊！有命啊！」

除夕的外塹，家家戶戶準備圍爐吃團圓飯。

一間用竹杆、帆布臨時架起的簡陋寮棚，在外塹社最東邊的海沙尾仔裏，寮內放著一具黑色棺木，棺木旁，臭疍正在燒「腳尾紙」（紙錢）。

臭疍他的阿嫲 -- 箱仔，因船難而凍死，依照外塹習俗，人死在外頭不能移入村內，只能停柩於村外。臭疍一邊燒紙錢，一邊擦眼淚，泣涕低吟：「俺嫲，汝死甲足毋值兮！」

寒冷的北風，不停從寮棚的帆布縫裏滲進來。陣陣狗吠聲，好像鬼魂哭嚎，令人聽了頭皮發麻，也令這喜氣洋洋的新年，蒙上了一層哀傷。

看魚

132

外塹大崎頭的萬人塚，一座剛修好不久的墳墓，墓碑前站著一位男孩，這個男孩一直看著那塊以大碇砧石打造的墓碑。他不懂碑文寫些什麼，只知道兩字福氣就刻在牌面的左手邊，這是自己的名字，他看得出來。

叫福氣的這個孩子，生性壞脾氣，動不動就生氣。於是，大家把他取個綽號叫臭疔。叫久了，習慣成自然，臭疔這個名號取代他真正的名字。

臭疔是家裏的大孫，自小倍受家人呵護，尤其是阿嬤更是疼愛有加。不時跟在阿嬤身邊。去年那次船難，幸運沒搭上船，卻失去了他最心愛的阿嬤。他非常痛苦，一直念念不忘阿嬤。阿嬤埋葬至今，已有二、三個月了，他還是三不五時走來阿嬤墓前東摸摸、西看看。

這時，背後遠遠傳來喊叫聲：

「臭疔仔，臭疔仔！」

臭疔轉頭一看，是雞屎與猴筋，兩位背著畚箕一直向著他走過來。

走到身邊的雞屎，習慣的眨眨那雙大眼睛，對著臭疔說：

「從公啊講，這墓仔埔，除了清明以外，咱陽間人毋通定是來這個所在，按呢對咱無好。恁阿嬤埋落這久啊，汝袂使攞來這。」

雞屎三句不離從公，一見面就對低頭的臭疔講了一大堆道理。

「走啊！咱來去山仔尾揣阮公，伊佇遐地看魚。」

臭疔扭動蒜頭鼻，用手抹去即將滴下的鼻涕，抬起那張倒三



角的臉型，朝猴筋看了一會後，不說一語的頭又低下。

「走啦，毋通定是激彼个歹看面！」

「走啦！」

猴筋硬拉著臭疔，離開墓地，往西南方向的山仔尾而去。

這三個「師公仔象栢」的朋友，好像桃園結義的劉、關、張三兄弟一樣，形影不離，無論是相約放牛、撿牛屎、捉蚱蜢、牽醫撿魚，或是颱風過後、海沙壩挖破銅爛鐵，幾乎都在一起。自從臭疔他阿嬤死後，二、三個月來，臭疔不曾與他們相聚。今天碰巧在此遇上。這三個「猴囡仔」又湊在一起。

山仔尾，是在東邊山頭的最南端「山墘」。站在這裡面向西邊，居高臨下，視野遼闊，俯瞰整個外塹社，社里有幾間房子一目了然。尤其眼前按口的這片海域，更是看得一清二楚。為了搶食浮游生物而結隊成群的丁香、白鱧、黑鱧、臭肉隨著潮水湧進的這些小魚群，及小魚群背後獵殺牠們的大型魚類，如大煙、煙仔（鯉魚）及鮪魚，都躲不過看魚的人的雙眼。因此，牽醫漁作中，專門負責看魚的「大公」（看魚指揮下網的人），這個地方是最佳的瞭望所在。

猴筋來到山仔尾，遠遠見到阿公，就大喊：

「俺公啊！俺公啊！」

瘦長的身體，跑起路來搖搖晃晃，

猴筋阿公聽見呼叫，回頭一看，看猴筋帶著兩個玩伴朝著他跑來，他那張上唇外凸的嘴巴，裏面的黃牙更加外露，歡喜的心情全表露在臉上。他站起身來，伸伸賴腰，抬頭一看，才發現太



陽已經快要爬到頭頂了。這麼晚，其他看魚的大公早已不見人影了。

他從口袋裏掏出那支只有四、五寸長的菸斗，塞進菸草，拿出火柴一點，瞬間煙氣瀰漫整個臉。他大大吸一口後，才對已跑到身邊的猴筋們問說：

「拋啊，汝娶這囡仔伴來遮欲物代？」

跑得上氣接不著下氣、滿臉汗水從額頭不停冒出的猴筋，喘吁吁的說：

「阮……欲來……看汝看魚，俺公……。」

「汝兼地勢流汗，擱走甲遐呢緊兮！」猴筋的阿公伸手拭去猴筋額頭的汗水。

「允公啊，阮……欲來看汝……怎樣看魚，汝教阮好毋？」

雞屎也氣喘如牛，眼睛眨個不停的說。

「囡仔人捌這欲物代？」

瘦長身體的猴筋阿公 -- 允仔，摸摸猴筋的頭，一臉滿足的感覺。

「從公啊講待佇這港海水，別日是欲討海，既然欲討海，逐項嘛愛學。逐家都講汝看魚目矚足金、擱勢，汝教阮看好毋？」

雞屎開口閉口都是從公那套。

「囡仔人有志氣，好，允公啊今仔日都教恁看魚兼捌流水。」

「好，好，好！」

三個猴囡仔高興的異口同聲說。

允仔是西海仔尾鬻組的看魚「大公」。做大公要件就是要有出眾的視力，且沉穩的個性，才能看出那忽穩忽現的魚群，來指揮自己的「鬻仔艚」下網。可說是整個鬻組的靈魂人物，勝敗全靠他一人。

允仔的視力彷彿「鷹仔鳥」（老鷹）的眼睛那麼雪亮。外塹

除了他們的西海仔尾醫組之外，還有同業、村子東邊的東海仔尾，中間的新醫、尾來、無某醫，西邊有大嶼醫及漁進醫組等，總共七組牽醫組的大公中，算他視力最好。不但如此，也是最認真、最勤勞的一位。俗語說：「討海驚擗力人（勤勞）」，允仔就是這類型的人。他不管漁期旺季抑是淡季，一上山看魚就忘了下山，好像吃了仙丹似的，肚子也不餓，只是抽菸，時常過著「飢饉失頓」的生活，令他骨瘦如柴，彷彿七爺的體格，但精神卻是異常的好。已經都五、六十歲的老年了，西海仔尾醫組還邀他入股、擔任「大公」的角色。

允仔頭上的那頂永不離身、頂部開花的破斗笠，遮不住時常曝露在太陽底下的身軀，使得身體膚色宛如木炭那般的黑。他看魚的地點，固定在這山仔尾的大石頭邊，西照的時候，才會移駕到中間山頭。

允仔吸了口菸後，再度跣坐在大石頭旁，猴筋三人圍坐他身邊，等候他開口。

允仔不疾不徐的連吸幾口菸後，雙手在嘴邊抹抹，開口說：

「教恁看魚以前，我先教恁捌流水。流水對討海人來講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誌，尤其是主事者（船長類）。俗語講『人食喙水，魚食流水』。人有好喙水，社會好行踏。魚綴流水地行，才有凍討食。討海人愛知影流水才賺有食，這是全款的道理。」

允仔吸了最後一口菸後，敲出菸斗內菸灰，菸斗就拿在手中當成教鞭，嚴肅的繼續說：

「流水有分滴流佻洩流，滴流是水地淹。水地洩就予做洩流。滴流佻洩流，攏是三个時辰（六小時），這叫做一个流勢。每一日的流勢固定退後、差不多較無五十分鐘，譬如：今天水汐 teh⁸（退潮到盡）是七點來講，明仔載著七點五十分左右。這叫

做「一流一蕉」。

允仔邊說邊舞動菸斗，猴筋他們全神貫注。

講到這，允仔又從菸袋裏捏出菸草，塞進手中的菸斗孔，火柴一點，瞬間那頂破斗笠彷彿起火般，煙氣從斗笠縫隙竄升出來。他大大吸了幾口，好像吸食鴉片般，眼睛半眯，一副爽快的模樣。

「俺公，汝毋都緊講！」

猴筋急性子，一急，汗水又從那短小的額頭滑下那對小眼睛上。

允仔習慣的把手往嘴邊抹了抹，再說下去：

「流水也擱有分大流佻小流（大潮與小潮）。以半月日一週期，每週期固定有一個大流佻小流。大流的流水卡透，水淹佻水拷的水位差真濟。也若小流，水位不但差袂濟，而且流水嘛袂真透。因此，大流水色都卡濁，小流水色會卡清。」

「什物時陣開始大流，什物時陣又擱開始小流？」

三個男孩，一直瞪著允仔，彷彿判官審問犯人一樣。

「一月日當中的初三佻十八（討海計農曆）是上大流的時陣。也初十、二五（二十五）是上小流的日子。初十、二五過了，到十二、二七開始慢慢返大流，這都叫『起流』，起流一直起到大流的初三佻十八過，到初五、二十又開始返小流，這叫做『落流』。一般討海人推算流水的時間，是以欲翻流（轉換流水）的時陣來計算。因為彼陣是流當癢（停止流動）。也是魚最活動、會浮水的時候，是落網的好時機。」

「就是人地講的『流頭』佻『流尾』上癢？」

「無毋著！所以捌流水，對討海人來講是一件真重要的代誌。欲計算流水个方法，以大流的初三、十八來講，當考是在透早佻黃昏暗的七點左右。飽溲的時陣，差不多在中晝佻半暝的一

點。也小流的初十、二五，卻是恰大流相倒返。大流大考的時間就是小流大飽的時間。流水每一日大概退後五十分鐘，以按呢來推算，就會凍算出每日流水的時間。早人為著欲對流水好記，將流勢的日子編做歌來唸。」

「是毋是地講初三、十八天光大拔；初十、二五食中晝巡瀟；初九、二四早溘暗溘；初八、二三，一日雙擔？」雞屎搶先說。

「嗯，無毋著，雞屎汝擱勢喔！」允仔比起大拇指誇講雞屎，然後把菸斗擱上嘴裏。菸斗內的菸草已燃盡，他勉強吸了一口，再將菸灰倒出後才說：

「天光大拔，都是講天光水大考；食中晝巡瀟，意思是水考在中晝；早溘暗溘，地講早起恰暗晡水攏大飽；雙擔就是一日兩個飽溘的流勢。也擱有講十八坐甲目調瞞，十九坐恰目調烏拗，這是地講月上的意思。月上滿流都三分啊。咱一年四季，水大汐 teh⁸ 的季節又擱無全款。春天在兮晡，熱天佇暗暝仔，秋天是中晝，也若冬天是透早，毋知恁有去注意著無？」

「有有有！春天若邀阮嬾去拈螺仔，兮晡考上汐 teh⁸，冬天透早去窰丁香，瀟內考恰強欲無水去。」雞屎說。

「這就是早人講的：『春晡冬早、夏暝秋日晝』的意思。也擱有流水行的方向，一般來講，在外海滿流是行西北，考流返東南，但是……。」

允仔話到這裡，伸手拿出腰間的菸包時，猴筋小嘴巴翹得能吊豬肉，一臉不高興的說：

「話講一半，著激欲食菸！」

說完把頭轉向別處。

「汝這個囡仔……。袂怪人叫汝猴筋。」面對這位最疼愛的大孫，允仔無奈的搖搖頭，忍住菸癮：

「但是流的方向不是固定行東南西北。風若欲透的進前，都會反流水。洶流反洩西南佻推西；歹天欲轉好天的時，變成食倚佻食東南。也若湍流，歹天，水淹都會特別飽湍；天氣欲轉好時，流水都會卡食東北。這都是『山神未動、海神先動』³⁸的現象。無攔『倚兜』的流水又攔無全款囉。」

「是怎樣無全款？」

「倚兜，就是海岸跤的海域。流水流經過海岸跤，就會被地形影響來改變方向、隨著地形流動。以咱外塹的屹仔尾西來講，湍流的流水，遇到屹仔尾西的地形是東西走向，流水自然改變向西，過了屹仔尾西再歸向西北。但是倚山的流水，都直接流入來坡內被山勢阻擋，被擋的流水因為力量大、無法度順流，變成回馬槍、反方向流動。因此，湍流若起，就會行成外口面是向西的出流，內底面卻是向東的兜東流，這兩條無全方向、相倚的流坵，著行成一條『交界流』（兩條不同流向的流水的交接處）。」

說到這裡，允仔站起身來，用手中的菸斗，指向從東邊內塹、一直延伸到屹仔尾西的那條有二、三艘船仔長的寬度、水面明顯起皺的流水說：

「恁看，就是彼條皺皺的流仔。」

猴筋他們，跟著允仔站起來，看了一會同聲的回答：

「有有有，看有，有看！」

「交界流，因為兩條流無全方向的流水相拔，就會產生皺皺的現象。這種所在是土蝦、魚仔栽(魚苗)，海蛇仔珠(水母)，最容易聚集。因此，細尾魚仔都會來這討食；大魚食小魚，有細尾魚，自然都引來大尾魚。所以，咱坡口時常出現結紅水的饒仔，紅眼仔(臭肉仔)、花矸仔(鯖魚)、丁香這種細尾魚。大尾的

³⁸ 氣候的轉變，海象會先啟動。

煙仔、大煙、串仔也跟進來追殺細尾魚。」

允仔說到這裡，坐下來開始忙著他的菸斗。菸點著後，邊吸菸邊看著這三位小聽眾這樣的投入，他越覺的有興趣：

「也若是看魚，魚在水面下，無浮頭來結群成黨地走踏，魚群反應出來的水色就會變成暗紅色，這種暗紅的水色，討海人叫做『紅水』。紅水無目色利、有經驗的人是看無。較容易看出的是起皺仔花的魚箱，魚箱起皺仔花的現象，都親像彼逝交界流的水面全款，這是魚群浮在水面搶食所產生的水漾。細尾魚魚漾較細，大尾魚魚漾都較粗。細尾魚仔的皺仔花，有風的時陣，無詳細看嘛是看無，因為風箱佻魚的皺仔花全款。上好看是『拍棉花』的。」

「拍棉花？」

「拍棉花，著是大尾魚為著欲相爭搶食，將水面攪成一片白湧仔，親像棉花全款，按呢『沖沖滾』，彼種的現象就是近視都看有。但是種種風箱所產生的現象，算紅水上歹看。若細尾魚仔的紅水，丁香較清紅，有時紅甲像薯榔汁；也若黑饒都較黑紅。鮫仔魚會起來抽籤，細鱗鮫加較黑，粗鱗鮫都較紅。」

「抽籤，什物叫抽籤？」

「會一半尾跳離水面，按呢都叫抽籤，俺公是毋是按呢啊？」猴筋搶著向雞屎解釋，一副得意的模樣。

「嗯，巧！」允仔吸口菸後，抹抹嘴邊又說：

「紅水歹看，但是上結。別款魚漾較大，濟少較不知。」

「是怎樣？」一向少話的臭疔，偶而也插上一句。

「因為魚佇水面地搶食，一尾魚都會產生足濟的魚漾，人塊講『一尾魚九个漾，一个查某九个契兒』都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。」猴筋笑倒在地。

「允公啊，若照汝按呢講，紅水真冇看？」雞屎又發問。

「其實看魚除了目睇金以外，只要用心認真去看，而且愛攞搵力。汝毋聽人講『搵力食力，貧憚吞瀾』³⁹，搵力用心去看，看久自然著有經驗。」

允仔再度起身、手比向海面：

「恁看，彼塊都親像紅水。」

「俺公，是雲遮日彼塊雲蔭是毋？」猴筋像發現什麼似的那樣激動。

「無毋著！彼塊都親像紅水，但是範圍無遐大，嘛無遐深色。紅水越深，魚箱行較浮、也越結。魚箱若行較沉，紅水都較無明顯，有時差水色無佻濟，所以才會冇看。」

「伊敢會像雲蔭會走？」

「全款會行，但是袂緊。來，我來試看恁三个，什物人的目睇較金。」允仔把猴筋三人叫到他面前，用菸斗比向對面西埔山下的海岸礁石說：

「恁看，對面西片海礁趺有人地祛螺仔毋？」

「全部有三个。」猴筋搶先說。

「著，有三个。」雞屎也讚同。

臭疙注意看了一會，扭扭蒜頭鼻才開口說：

「有四个。」

「也是連汝算在內是毋？」猴筋斜著臉，那對小眼睛瞪著臭疙看。

「汝是怎樣看，若會講遐有四个人地祛螺啊？」允仔摸著臭疙的頭，感覺好奇的說。

³⁹ 勤勞就有代價，懶惰只能喝西北風。

「有三个穿較淺色，一个穿深色，差不多佢石頭全色，三个地祛螺仔，一个地剖蚵。」

「敢有影？」被臭疍這麼一說，允仔凹陷的眼眶裏，那對鷹眼似的雙目，直瞪著看。

「上北片穿深色佢个地剖蚵，汝看，佢个人頭幹過來啊。」臭疍轉頭向允仔解釋。

「有，有看啊！」雞屎與猴筋同時讚聲。

「有，頭幹過來，無毋著，臭疍汝……。」允仔沒把話繼續說下去。

「俺公仔，中晝啊，我腹肚真飢，欲倒來食糜啊。」

猴筋話說完，一轉身，三人就往山下衝。

目送著跑下山的臭疍，允仔心裏想著：

「我允啊的目色是外塹公認上金的跋數，想袂到臭疍這個囡仔，目色比我攞較利，真是英雄出少年。這個囡仔若有人好好牽教，別日嘛是一位真勢的『大公』。」

允仔再度提起菸斗往嘴裏送，才慢步慢步的走下山，留下那塊孤獨的大石頭，依然躺在那裏。

牽罾

142

屹仔尾西的食西流，正興奮的滾滾白浪朝東一直翻攪。

「翻流了」，坡口前面的那條交界流，已經很明顯的出現。

太陽剛升上不久的這個時候，外塹社的罾組，開始活躍、準備作業。

「孔伯啊叫欲牽罾（牽罾）。」

「財枉叔啊叫欲牽罾。」

「深叔啊叫欲牽罾。」

甸仔一間喚過一間，叫西海仔尾的罾組人員要牽罾。

漁季期間，有人整天守候在樽 tan⁵ 仔頭，隨時等候作業。

有人卻是像坐月子的產婦般，足不出戶的在家中等著通知。

招呼牽罾的西海仔尾「海跤」（組員），還不到半落香時間，全組一、二十人，有的拿著扛仔（刺竹的扛具）、有的扛著大櫓、炭櫓，前後的來到海沙墘，一人一手將曝曬在沙灘的那張若似長



罾網繩組（攝於嵵裡里）

褲形的罾網，四個人為一組，分做三組的收放在扛仔上，一步一步扛到湧樽尾仔（淺灘）的罾仔艚船上，按下網的順序、移放在船內。這時，大家已忙得滿頭大汗，卻未見財枉的人影。

「駛恁娘！工課 khue³ 做好啊，也無看著人，像這種趂數是欲佻人討什海？每一擺叫欲牽罾，伊擺趕到罾仔擱好才來，後擺規去牽罾擺袂叫伊！」滴滴的汗水，從臉上滑落，彷彿易燃的煤油，澆入內心那把不滿的火，鱸鰻林忍不住火爆的大發脾氣。

「這種人算識（偷懶）擱小貪，足濟擺臨時看著魚地牽，伊綴無著陣（跟不上），明明罾仔都牽一半啊，伊嘛照常擱倚落去牽。」新娘仔聲嗓音的寬仔，聲音也加重許多，而且嘴角冒出了白沫。

「有牽有份，無牽擺無通分，伊慢來，咱敢講毋分伊？」孔仔說。

「咱這紅面的（有正義），慢一趂步到，都毋敢按呢做。」達仔，比手畫腳，大拍胸脯。

「平平海趂，允啊足早都上山去看魚啊，也財枉到這陣還沒來，這欲怎樣講。這若阮囡，早都搵死啊！」鼻音極重的大厚，激動起來，那張關公樣的紅臉，更加紅脹。

「毋打緊，每一擺若牽了無好勢，全伊地怪東怪西，牽拖這、牽拖彼，罾組若有這種這歹猴的人，真正是不幸，呸！」深仔擦汗兼吐口水，來表示他的情緒。

不說便罷，一開口，大家鬱悴在內心的話，不吐不快的全部倒了出來。一時間，準備牽罾的那種打拚的朝氣，變得很不愉快。

「一粒老鼠屎，壞了一鍋粥」。為了一個偷懶的財枉，來破壞大家的團結，實在不值得，維賢趕緊出口安撫說：

「大家湊陣毋免計較遐濟，人講五支指頭仔伸出來嘛有長短，何況一个罾組一、二十人。會做的加做小寡（一些），袂做

都做較少，按呢逐家才做伙會久長。」

維賢沒有大嗓門，卻讓人折服。他的話就像一盆冰水，澆熄正要竄起的怒火，大家瞬間無聲，做好工作後，各自走上樽 tan⁵ 仔頭等候牽罾，留下維賢一人在船上。

太陽隨著時間漸漸爬高。三月天，微微的北風也吹皺了海面。這個時候，潮流已經半流了，沙灘上的七、八艘罾仔舫，從東到西、沿著岸邊的淺灘停靠，每艘船上早已備妥罾網。一條綁在罾網的罾索繩，由船後延伸到岸上。罾仔舫，各個船頭朝外，宛如弦上的箭，隨時準備發射。

所有罾組的「海蛟」，視線範圍不敢離開罾仔舫，全部聚集在樽 tan⁵ 仔頭及溫王宮廟前，等待山上「大公」下達指令。

西海仔尾的船人，全部待在溫王宮的四垂亭內。有人「做直」（下棋），有人聊天。罾組裏有了允仔這位眼睛如同千里眼、且又勤勞的人來當「大公」，使他們說話的口氣比別人大，聲音也比別人宏亮。

人多聲大，整間四垂亭內，熱鬧的如同「做醮」一般。

唯獨維賢一人坐在廟前的階梯上，眼睛沒眨的注意山上允仔的一舉一動。別人可以放鬆，他不能，因為作業的罾仔舫屬於他個人的，船與船人同樣分得一份，就必須擔任「罾主」的角色。

正當四垂亭內，氣氛達到最高潮時，維賢忽然大喊：

「有看著魚啊！」

叫聲一出，幾乎要掀開屋蓋的聲音，瞬間肅靜，靜得連呼吸也變得吵雜，一股澎湃的情緒湧上心頭，大家不約而同往山頂看。

山頂看魚的大公 -- 允仔，站起來了，這是發現魚群的信號。

「著！看著魚啊！」旁人也說。

此刻，個個好像要逃命那般的慌忙，手腳跟著突然加快的心跳，三步做二步的衝向停在湧樽尾仔的罾仔舫。四個人像被鬼打

到一樣，趕緊跳上船。維賢提起大櫓，鱸鰻林伸出炭櫓（搖在舷邊的櫓），大厚與寬仔各自拿起扛仔，分別站在船頭兩側；還沒跳上船的孔仔及深仔，在船後用手推。大家一刻也不能緩就這樣扛仔、大小櫓與人手，三管齊下的合力將船推離淺灘。船很快朝著大公所指示的目標快速前進。其他留在岸上的海蛟，牽著那條連在船上醫網的醫索，像拉風箏線般，隨著船前進的方向移動。

同在這個時間點，位於西海仔尾東邊（左邊）的東海仔尾醫仔艙也出動了，顯然這群魚也被東海仔尾大公發現。

兩艘船同時出動要來搶奪這塊大餅，只有先到、沒有順序。誰先搶得先機，就屬於誰的。這種緊張、刺激場面，令大家彷彿生死交關，個個繃緊神經，心臟加速跳動的連牙齒都發出掙扎的聲音。然而，以兩方醫仔艙的位置來看，西海仔尾處於落後局面。因為目標是位於離東海仔尾醫仔艙較近的正南方，而西海仔尾卻是處於較遠的東南方向。以距離論斷，分明對西海仔尾不利。但，這是家庭的經濟來源，是醫組面子問題，不到最後，誰也不願放棄。

掌控大櫓的維賢，看到東海仔尾醫仔艙出現，內心激起一股莫名的衝動；雙腳一跨，跨出比平常多三分之一跨距，握櫓的左手及拉櫓繩的右手，使盡所有力道，一左一右的將船搖前進。

雖然，他不是多麼魁武壯碩，但他搖櫓的技術很高明，而且船上那兩支大小櫓，搖起來比其他船隻輕快。加上身材魁武的鱸鰻林搖炭櫓，彷彿如虎添翼。

「林啊！拚落！欲食穿都看這下！」



搖櫓

維賢不忘激勵鱸鰻林。

天生好勝的鱸鰻林，被維賢這麼一激，那兩顆大眼睜得更大，嘴巴扭成八字型、牙齒外露的一副掙掙的模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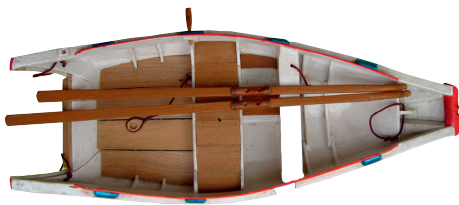
罾仔艚模型 (側視)

罾仔艚，這艘背負船人重任、船眼一直含蓄的往下看的船仔，被維賢他們雙槳催得振奮起來，彷彿一匹脫疆的野馬，搖擺的好像要跳離水面一樣；兩道被船頭犁開、吵吵的水波痕，快速竄向船尾，帶動船上的網索，閃電般的一圈圈迅速落海。

站在船頭的大厚，幫忙維賢緊盯著山上大公的手勢，心裏卻一直唸著「緊、緊、緊！」位於船後、準備放網的深仔，手拿著「狗頭仔（網與網繩的交界點）」，不時的回頭看維賢，雙腳宛如受凍，抖個不停；孔仔靠在船尾，專心顧著正在快速滾落的罾索及網身；早就脫掉上衣的寬仔，握著一支一潯多長（討海人的長度單位，一潯大約五尺半長）的竹竿，好像要與人輸贏樣，頻頻轉頭看著左邊、一直逼近的東海仔尾罾仔艚，深怕他們搶先一步。

快，大家都想快。急，岸上的人急，在船上的人更急，急著恨不得船長兩支翅膀，急的為什麼山上的大公，還不做出下網的手勢。

岸上，跟著船隻往東移動的西海仔尾的人員，漸漸靠近東海仔尾海跤，兩組人



罾仔艚模型 (俯視)

馬狹路相逢，格外眼紅。但是，誰也沒心去注意對方的舉動，只

有心急的看著自家罾仔艚與山上的大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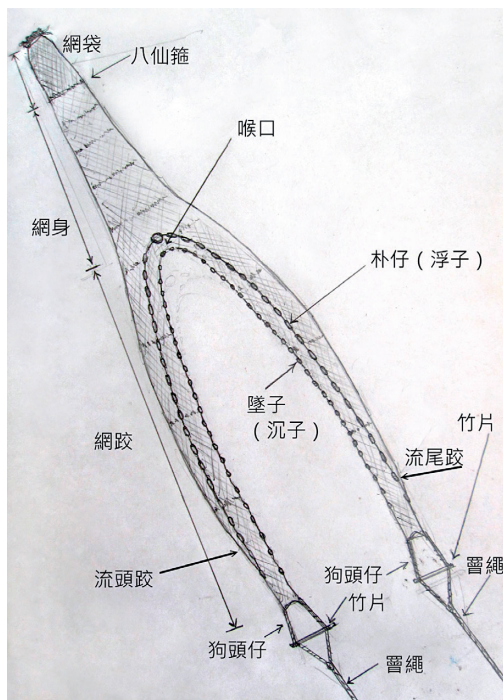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這時，西海仔尾的大公允仔，拿在左手、往外揮動的那頂破斗笠，瞬間轉換右手、上下大動作擺動。這個動作、就是大家拚死拚活、等待已久的信號，維賢即刻大聲喊出：

「下落！」

這聲音，震天動地，大家情緒瞬間亢奮起來。孔子馬上將還沒卸完的罾索全部推落海，「狗頭仔」跟著也下水。「狗頭仔」一下水，代表向對方宣示：「阮落網啊！」

寬仔連同手中那支「金箍棒（竹竿）」，搶在狗頭仔落水前，撲一聲、跳進水中。深仔雙手撥個不停，快速且謹慎的將網

撥弄下海。下網順利否？關鍵在他一個人是否操作得當。萬一「剪起」（網的下層壓住上層）使網無法張開，那就「火燒篙寮、全無望。」大厚此時的眼睛，成了維賢的第三隻眼，他將大公指揮的手勢，轉告有視線死角的維賢，令船順利包圍魚群。船上六人，各司其職，緊密配合。很快的，中央的網身也落水，隨後丟



罾網漁具示意圖

下綁在網袋做記號的竹筒浮標，浮標落海不停在水中點頭，彷彿告訴船人：「安啦！」船順著圍圓圈的方式，繞向右邊圍捕，隨後流尾跤的狗頭仔也跟著下水。這個時候，大厚奮不顧身，上衣一脫、捉起插在船前、與寬仔同樣的竹竿，縱身一跳、跳入水中。他與寬仔兩人，同是頭尾兩處、狗頭仔的守護者，預防魚群從這個無網牆遮擋的地方竄逃。大櫓、坎櫓沒停歇的將船衝靠岸。船靠



牽罾倒退行 (攝於崙裡里)

岸，孔仔與深仔迅速將流尾跤的罾索交給岸上等候牽罾的人員。

下網總算大功告成，船再度離岸。船上只留維賢一人，其他人全部加入牽罾的行列。這兩條綁在兩頭狗頭仔的罾索，排滿了牽罾的人員，個個緊握罾索、身體往後仰，一副若似與海龍王拔河的模样，開始一步一步倒退，大家同心協力的把圍在海裏、這件寄託了船人希望的罾網，一寸一寸往岸上拉。使力的腳步，重重踏深了柔軟的沙地，從湧樽尾仔一直向上延伸十幾盞遠。深深的腳印，如牛犁深耕過的田地，寄望著豐收。

拚盡了全力、前氣接不著後氣的維賢，這時才鬆了一口氣，回頭來看剛才與他爭奪下網的東海仔尾。

東海仔尾的海跤，正在收起已放下、卻又無法繼續圍下去的

罾網。東海仔尾罾主的目子，站在船中的「含壇」上，一手叉腰，一手遠遠指著船上的維賢，一副捉狂的模樣，大罵：

「幹恁娘，汝掩目都欲搶去，明明阮狗頭仔先落水，汝攔硬圍去。今仔日一定袂放汝煞。幹恁娘，看汝維賢佻鴨霸！」

「幹恁娘，幹恁祖嬤，幹恁祖公，幹……！」恨不得「摔天相告」（事情鬧大）的目子三兄弟，輪流「幹譙」，好像維賢霸佔了他的妻兒似的，憤怒的三代祖宗都請。

聲聲的辱罵聲，任何人聽了都會受不了而起衝突，但是，維賢他是不愛惹事的人。否則，憑他有岳父韋仁化做靠山，兒子甸仔也長大了，還與他阿公學過武功，如果兩方起衝突，目子三兄弟一定佔不了便宜。

維賢不理會，任由他們「幹譙」，沒當一回事的繼續搖著他的罾仔



牽罾作業情形 (攝於嵵裡里)

艚，在罾網四周巡視，這種舉動，與剛才拚死拚活、不讓對方佔上風的模樣，判若兩人。

俗話說：「錢無兩個跋袂靈」，目子兄弟一行人，見引起不了戰火，最後晾下一句狠話：「幹恁娘，卡停啊才來參汝輸贏！」說完罾仔艚搖離現場。

話說在山上的這邊。西海仔尾大公允仔的身邊，一直有位男孩，靜靜坐在他身邊，看他指揮罾仔艚放網。這個人就是臭疍。臭疍沒在海沙壩幫忙牽罾，跑來山上，主要是想瞭解那天允仔對他所講的「紅水」到底長得什麼樣，而且也想看看，大公是如何指揮罾仔艚下網、包圍魚群的情形。

臭疍注意看著允仔的一舉一動。就在允仔站起來的那刻，他知道這是發現魚群的動作。他的一顆心加速跳個不停，張大眼睛努力的往海面四處搜尋，想找尋魚群的所在。直到西海仔尾罾仔艚出動，朝著允仔所指揮的方向前進的正前方望去，就在罾仔艚東南方的不遠處，發現一塊半艘罾仔艚大、淺淺的赭紅水色。形狀，顏色，如同那天允仔所講的浮雲倒影類似，差別色彩淡些，且還會移動、朝著坡內方向慢慢靠近。「對！這就是討海人所講的『紅水』！」臭疍內心激動，高興自己終於看到大公所期望見到的這種「紅水」。但，這片「紅水」無法讓西海仔尾獨霸，同時出動的還有東海仔尾也要來掙搶，且後者較佔優勢的位置。

臭疍越看越緊張，拳頭握到出汗、不停的顫抖，內心一直喊著：

「西海仔尾，緊兮、緊兮、緊拚落。」

臭疍不安的一會轉向海上、一會又回望允仔。

然而，此刻允仔卻是老神在在，看不出他有慌張的表情，繼續舞動那頂破草笠，指揮著西海仔尾的罾仔艚往目標前進，彷彿他已知道最後的結局。

想不到，吸不到一斗菸的時間，大家認為不可能搶先的西海

仔尾罾仔艚，竟然像大人追小孩那般，尺尺進逼，很快的與東海仔尾齊身，而且還略為超前。就在這緊張時刻，允仔指示西海仔尾下網了。而那塊「紅水」也朝船的方向前進中，剛好讓西海仔尾的罾網，有足夠的長度來包抄。臭陀看到頭皮發麻，全身血脈噴張。他由衷的敬佩這位討海巨人，在緊要關頭不慌不忙、且能預估魚群的動向、是罾網所及的範圍，而提前出手、先發制人。反觀東海仔尾，明明西海仔尾狗頭仔已經落水，而且自己又是處於不利的下網位置（下網方式是由左往右圍繞），偏偏這時他也跟著下網，最後還得重新收回已下水的漁網。他很納悶，想回頭問允仔，然而允仔此時正忙著指揮罾仔艚下網。他不敢吭聲的靜觀這齣討海人向大海「討食」的戲碼。

「紅水」被水面上那條圍成半圓形、若似廟埕大、好像手牽手的罾網朴仔（罾網的浮子）團團圍住，任由牠們如何移動，也無法超越此範圍，彷彿孫悟空無法逃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樣。臭陀看到眼睛都沒眨，越看越興奮。

看著「紅水」往喉口（網中央）的方向慢慢前進，前進中，「紅水」的顏色也跟著轉淺，最後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臭陀緊張了，忙追問允仔：

「允公啊，『紅水』怎樣會無去？」

臭陀眉頭緊鎖的一直瞪著允仔，恨不得馬上得到答案。

而允仔沒馬上回答。倒是把手中的斗笠戴回頭頂，拿起菸斗吸菸。一副悠哉的模樣，享受菸氣在肺裡流通的快感。

「允公啊，汝緊講啦！」臭陀扭動蒜頭鼻，心急的追問著。

允仔連吸數口菸後，嘴巴抹了抹，才開口說：

「汝免緊張，『紅水』因為是嚇著，沉落去啦。」

「會走出袂？」臭陀那對小眼睛沒離開允仔。

「毋免驚，佇喉口沉落無要緊，因為罾網的墜仔（沉子）是

沉到底，魚無法度走出去，較停啊若拄著網會擱浮起來。」

聽允仔這麼說，臭疍才定下心來，視線卻沒離開的緊盯著網內看，他要知道，這片「紅水」會從那個地方浮現。

還不到說一句話的時間，突然臭疍好像撿到金子那樣的振奮，大聲嚷：

「浮起來啊！慢慢浮起來啊，汝看，佇流頭的跋尾仔！」

臭疍指著海面，轉頭向允仔說。

「黑白講！『紅水』那有浮起來？」

允仔拿開菸斗，眼睛注視著罾網。他話剛說完，就在臭疍所講的地方，好像一塊淡淺紅色的大布，漸漸明顯起來。

「死啊！魚拚跋尾仔！」

允仔暗叫一聲，也不管正燃著的菸斗，就直接往口袋裏插。左手趕緊捉起頭上的斗笠，拚命大動作的上下甩動。最早同流頭跋下水、一直注意允仔舉動的寬仔，馬上以手中那支竹竿，拚命拍打水面。左打、右拍，拍得水面啪啦作響，彷彿海是犯了錯、該接受處罰似的。

矮小的寬仔，在水中靈活的拍來打去，一陣瘋狂盲目亂打後，「紅水」再度慢慢退色，消失在這無網牆阻擋的流頭跋地方。一向很沉穩的允仔，臉色變了！不曾密合的嘴巴，宛如塞鼻般，張得更開。那對銳利的雙眼，睜得比牛眼還大的緊瞪著，卻又偷瞄了臭疍一眼。

而臭疍反而不說一句話的，靜靜看著這片「紅水」的動向。

「浮起來啊！佇流尾跋的跋尾仔浮起來啊！」

臭疍又大叫的指著罾網內。

允仔還看不清所以然，馬上斗笠換過右手，又一陣上下的舞動，卻沒那麼使力。

果然，在流尾的跋尾仔，那片「紅水」再度的出現。

允仔臉色銳變，揮動斗笠的動作，越加快速，邊揮邊想著：

「這個囡仔，到底是什物款的目矚？」

死守流尾趺的大厚，清楚允仔指揮的信號。他除了手中那隻竹篙不停的亂打水面外，一下腳、一下手，一會深、一會淺，不停的變換各種能驚嚇魚群的拍水動作，靈敏的彷彿水中的一條蛟龍。陣陣因此而生的氣泡，不停的冒出，嚇阻了「紅水」的去路。「紅水」回轉、朝著喉口的方向而去，再次往下沉、而不見。

「紅水」沉沒，允仔不慌不忙的將他手中的斗笠戴回頭上，恢復那副淡定的模樣，抽出插在口袋的菸斗，拿出菸包，不一會，兩條白煙，從鼻口竄了出來。

眼前這位大公的舉動，臭疍不解，問說：

「允公啊，『紅水』又擱沉落啊囉！」

允仔拿開口中的菸斗，以菸斗指向醫仔網說：

「魚頭往喉口行入，毋管沉落也是浮起，伊攏走袂去。」

「什物叫魚頭？」

「規箱魚地行動，行佇頭前邊，都是叫做魚頭，後面叫魚尾。魚尾是綴魚頭行，魚頭往東，魚尾袂往西。這塊『紅水』的魚頭往喉口行入，喉口是醫仔身的所在，而且醫仔擱牽合來（併攏）偌濟，魚一旦行落舂（碰）著喉口欲擱翻頭，已經傷慢囉！」允仔詳細的解釋。

聽允仔這麼一說，臭疍高興的頻頻點頭，小眼睛眯得像一條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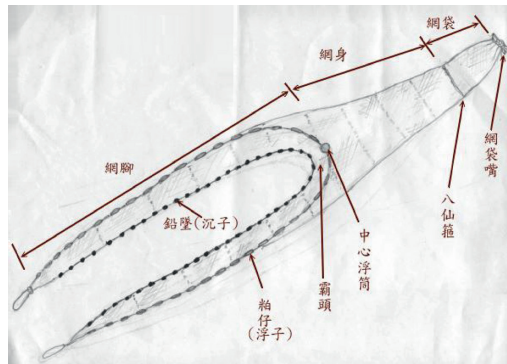
相隔幾十濶遠的兩邊醫索，經過二、三次的靠攏，漁網的範圍被縮成長橢圓狀。網內的「紅水」，因被拉動醫網所產生的漣漪給掩蓋，再也無從辨認。這時臭疍起身沒打聲招呼，頭也不回的就往山下衝。

「囡仔都是囡仔，『來無通知，去無相辭』，無講一聲，喝走都走。」

目送著臭疍離開，允仔拿下斗笠，看看又捏捏，搨了幾下後重新戴回頭上，眉開眼笑，一副勝利、得意的模樣，慢步慢步走下山，內心卻想著：

「這個囡仔，竟然目調比我較金，擱烏精（精靈），若是好好牽教，將來一定有成就。」

醫索做最後一次的靠攏，兩邊的狗頭仔也將到岸。寬仔與大厚早就被維賢載回湧樽尾仔（淺灘），一人守一邊，用手盡力壓低醫索，預防因近距離的拉力，產生網墜（使網下沉的墜子）離地，造成魚群有縫隙逃脫。



狗頭仔一離水，大家放下醫索，改拉醫網。這個時候，等候撿魚的孩子，包括大人，個個拿著撿魚的各項大小用具，蜂湧而上，包圍醫網的四周、準備撿魚。

站在最後、負責收捲流頭趺與流尾趺兩方醫索的孔仔跟鱸鰻林，也馬上跟進大厚及寬仔，守在醫網靠岸的第一線、做先鋒。

醫網內的空間，一步步被收到只剩一條巷子的寬度。黑壓壓的魚群，多到像粥那樣的濃稠，就在這窄窄的巷內，排山倒海的一下子竄出、一下子又竄入，不停的翻攪。魚群迴轉的瞬間，互相擠壓得魚頭都露出水面，彷彿缺氧似的，拚命掙扎。

隨著空間越來越緊縮，網內的魚群擁擠的往外擴散，找空隙竄逃。網外四周，明顯的看出一條條背部墨藍色、腹部銀白色、超出中指長、中指粗的小魚，四處逃竄。

「是油囊鯪，幾千斤的！」深仔激動的大喊。

「著！是油囊鯪！濟的！」孔子也讚聲。

兩人這一叫，個個好像吸食嗎啡那樣興奮，動作更加的勤快。

撿魚的人群，如同「罔孫圍庫錢」（子孫圍著燒冥紙），將罾網的四周團團圍住，大支小支撿魚的「傢俬」，拚命捉，拚命撈。這些受驚嚇、背黑的漏網之魚，游竄在撿魚人的腳下，白色的沙地暴露了牠們的行蹤，幾乎沒一條躲過撿魚人專注的眼光。就這樣，逃出大網、卻又落入小網，一條都沒逃脫的機會。

「駛佬娘，佢這逃死罔仔崽，也毋閃！」

鱸鰻林大聲「幹譙」，捉起一把海沙，對著這些拌腳拌手的撿魚孩童丟去，恰巧打在雞屎頭上，雞屎嚇一跳，轉頭看對方是林叔，海沙撥一撥，馬上又鑽入人群中，繼續找尋下一個目標。

任憑海沙滿天飛，被趨趕的撿魚人群，就像黏膠一樣，緊緊黏著罾網不放。

整個罾網作業範圍，人滿為患，過來也撞到人，過去也碰到人，彷彿元宵夜那般的熱鬧。

喉口逼近了。船上的維賢大喊：

「喉口緊捎懸起來！魚才袂倒吐！」

站在最前線的大厚、深仔、鱸鰻林及孔子，這「四大金剛」，趕緊將喉口抬高。大厚與鱸鰻林奮不顧身的整個人鑽進網底，以身體來頂高喉口，鎖住漁獲。

罾網一步一步收緊，多到像垃圾的油囊鯪，把網身擴張得彷彿一個罾仔膾寬的大布袋，這個大布袋漸漸吐出白色黏稠的魚腥汁，漂流在水面上，漂到維賢的船邊。

「這下濟兮！」維賢心裏這麼想。

「規百擔兮（一擔一百台斤）！」

「幻死（誇大）恁祖公！」

「無規百擔个，也有三、四十擔！」

個個看著這被魚獲鼓脹的網身，一個比一個高興，一個比一個激動，誇張的預估著魚量。

終於網袋到了。大厚拉來綁在網袋的竹筒，在眾人合力之下，解開一、二潄寬的網袋口，袋口一打開，油甕繞不停甩動那不甘受死的小魚尾，拚命掙扎，把身上的小魚鱗及黏稠的魚腥汁，好像道士噴灑符咒水般，噴向在場的眾人，噴得個個滿身滿臉，連眼皮也不放過。但是，大家都興奮，個個都開心，噴得越多，代表越豐收，越賺錢。

「幹恁娘，我無講，介少有二、三十擔。」手抱緊「八仙箍」（網身與網袋的交接處）、被噴得連眼皮也沾滿小鱗片的孔仔，一副得意模樣說。

「這塊魚實在真吉（多），繞仔摺真肥！」

「今仔日實在真福氣，干啊入來這塊魚都予咱放去！」

「若無搖櫓的裨兩個，都看人食啊！」

「維賢搖櫓有扳，鱸鰻林啊有力，裨兩人配合，無人會搖贏咱！」

「若無我拚命拍竹篙，早都鑽佇跤尾仔出去啊！」

「汝這個寬啊上界勞歎雞歸！」

「從到當，毋捌像這擺這呢仔濟！」

忙著收拾魚獲的「海跤」，難掩內心的興奮，儘管是鑽進魚堆裏打滾、全身沾滿魚腥味有多難受，也不在意，高興的你一句、我一句，他也一句的說個不停。

肥美的油甕繞，一簍框、一簍框的扛上溫王宮旁的漁灶交易。

有收獲，工作起來自然勤快。還不到多久的時間，魚獲全部收拾完畢，留下「海跤」要分的一簍框，暫放在海沙墩，等大家

忙完再處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忽然聽到鱸鰻林大喊：

「乜死囡仔崽！今仔日子我掠著，屎都無通予汝拍損！」

鱸鰻林捉狂似的往地上捉了一把海沙，用力擲向正在簍框偷魚的男孩、隨後追了上去。

「又攔是這個死無人哭的基福，彼擺抓著拍毋驚！」

「這個囡仔皮皮欲，毋驚損毋驚拍，實在無法度！」

偷魚的基福，用撿魚的容器往簍框裏撈了一把，跋腿就跑。跑上樽 tan⁵ 仔頭，一個轉身就消失在巷弄內。

隨後追來、上氣接不著下氣的鱸鰻林，看不到基福，滿腔怒火，破口大罵：

「駛恁……娘囉！乜死囡仔崽……，走遐呢啊緊，目一下瞞都無看人，駛恁祖嬤！」

他邊「幹譙」邊往回走。走回海灘時，赫然聽見，海沙壩傳來大聲嚷叫聲音：

「維賢，會予幹的起來，起來輸贏一下，幹恁娘！」

「幹恁娘！看恁丈人拳頭佻好，恁孝生功夫佻勁，叫來試看覓，幹恁娘！」

「會予幹的起來，盧仔維賢，汝若是有生膻脬都起來試看覓兮！」

目子兄弟群，站在湧樽仔尾，憤怒的對著在船上搖櫓的維賢，大聲辱罵，要他上岸來比個高下。

而維賢早已洞悉目子為人。剛才所發生爭奪下網的事，對方不可能善罷干休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，他放下整理醫網的工作，獨自一人把船搖離岸上，在海中逗留。

果真如維賢所料，目子兄弟群真的找上門。但，任他們無理的「幹譙」、侮辱、發飆，維賢就是右耳進、左耳出，不把他當

做一回事。

這個時候，滿肚子怒火無從發洩的鱸鰻林，見目子他們兄弟如此「鴨霸」，一時「疼啲袂忍的嗽」（無法忍受），大聲說：

「駛佢娘囉！較差不多兮，人都毋插汝啊，無通軟土深掘！」

「也無汝是地越燒尿怎樣⁴⁰，汝一个海跤也想欲出頭是毋？」目子的小弟勾仔，若似瘋狗眼的眼睛，像一把利劍射向鱸鰻林；雙腳跨出弓箭步，兩手握成鷹爪狀、擺出一前一後架勢，對著鱸鰻林嗆聲。

「什物軟土深掘，明明阮狗頭仔先落水，佢攞硬圍去，這毋是欲搶人，無是叫什麼？」目子聲音越來越大。那對鬥雞眼，彷彿不是跟對方說話。

「駛佢娘囉！汝講贏理是數，什物佢狗頭仔先落水？汝問山頂（岸上）的人，看什物人先落水！」鱸鰻林也不認輸的音量一直提高。

「也毋汝是欲怎樣？」

大聲、大聲，大聲彷彿才能證明自己是對的。

大聲也再度引來已經散離的人群。樽 tan⁵ 仔頭頂瞬間湧來近百顆的眼睛，眼睜睜看這場即將引起的風暴。

「幹佢娘，汝講佢先落水，干仔汝看著？」目子不甘示弱的大聲嗆回去。

「幹佢娘，也無汝是欲怎樣。」勾仔逼近鱸鰻林。

鱸鰻林雖然「猛虎難對猴群」，但是他也不怕，一副兄弟人的氣魄，準備迎戰目子兄弟們。

目子三兄弟，全部擺出打架的架勢。勾仔先出手衝向鱸鰻林時，就在這剎那間，突然樽 tan⁵ 仔頭頂響起如雷的聲音：

⁴⁰ 插什麼嘴的意思。

「什物人敢出手，我都予伊死跔遐！」

這雷聲一出，彷彿獅吼，嚇止目子兄弟們的腳步，也停住即將把船搖靠岸的維賢。

圍觀的人群，大家把目光移向這位聲如雷公的男人。

兩條粗如豬毛的眉毛，眉頭緊靠在一起；眉毛底下那對半凸、若似牛眼的大眼睛，令人不寒而慄；獅子鼻下方、吃四方的厚唇大嘴，密密麻麻、布滿了寸許長的鬍鬚，長相宛如尉遲恭（門神）再世。雙手叉腰、殺氣騰騰的站在樽 tan⁵ 仔頭墘，好像一塊大石頭，隨時都會壓下來的感覺，對著正要出手攻擊的目子兄弟大聲吆喝。

氣勢正旺的目子兄弟群，被這位高壯大漢出聲一震，好像烈火遇到大水，「哄」的一聲，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。留下在樽 tan⁵ 仔頭講閒話的人群，議論紛紛：

「雷公審啊佢鱸鰻林啊這兩個兄弟，毋是歹佬絕去？今仔是怎樣，雷公審啊欲替鱸鰻林啊出頭！」

「人講『肉欲予人食、骨毋予人嚙』，今仔日家己的小弟欲予欺負，敢講激恬恬，卡歹嘛是親兄弟！」

「『打虎掠賊親兄弟』，自古以來都是這種道理！」

「惡馬惡人騎，胭脂馬遇著關帝爺。這擺目子衲兄弟，想袂到雷公審啊會出頭！」

倚兜海

160

外塹沿岸海灘，大小海石、礁岩密佈，潮水湍急，是魚類棲息的好地方。尤其西南處，那條湍流一動就浪濤洶湧的食西流海域，更是各種大小魚群的天堂。季節性的大魚，如土托、疏齒、白腹魚（屬鱈魚科），每年時序一到，就會洄游至此。底棲性的熱帶魚種，也是鬧熱滾滾。這個地方，可說魚產豐富。

有了這種先天條件，專門賺「倚兜海」（沿岸漁撈）的討海人，時常在這裏進行擯網仔、釣魚、拋羊矮（象魚）、巡漚……，種種的漁撈作業。因此，此地的奇形怪狀，或是有代表性的大石頭，都被冠上名號。由西往東排列的鐵砧、高石、龜壁石、三塢石、高達石、海翁石、六角墓、欄仔石、楊威石、七星礁（七塊石）、過流石、盧仔寬石（此石擱淺船隻、以被擱淺此船船主命名）、牛魔石（大陸人叫筆架）、塤仔（又叫籤筒）、八仙桌、枕頭石、尖石等，以利辨位。



倚兜海作業(呂克揮攝)

這天，已近中午，在過流石的南邊海域，有兩個人，頭戴著泳鏡，在水中載浮載沉。其中一人，手抱竹管，載著一件漁網；另外一位，拿著一支手臂長的「鱸仔針」（鐵條，一端是尖的），正在四處尋找魚群所在。

這二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猴筋與他父親大厚。

勤勞的大厚，不但參與維賢船隻在沿海捕漁，一有空，潮汐一到，又來沿岸討「倚兜海」，在珊瑚礁岩網魚、捉魚，幾乎每天都與海為家。

因為時常在此走動的關係，沿岸的潮水、魚性，可說瞭若指掌。他勤勞，也不希望孩子是個人人討厭的蕃薯籤虫，雖然猴筋是獨生子，允仔疼惜的大孫，但大厚對待兒子態度一向嚴教。猴筋還小的時候，時常在熟睡中的三更半夜被大厚喚起，與他到後灣撈魚苗。在後灣，大厚在淺灘作業，猴筋就在岸上看顧已撈起的魚獲。三更夜半，寒風刺骨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恐怖情境，彷彿置身於鬼怪世界中。只有五、六歲大的猴筋，怕的大氣不敢喘一下，眼睛也不敢四處張望，視線就停在大厚身上，隨著他的作業，一下子往東、一下子往西的移動。

猴筋長大後，大厚要來「倚兜海」作業，一定叫猴筋同行，一起鑽「海礁仔空」（潮間帶）。

今天，趁著湍流還未動，父子兩人，就在這食西流旁、過流石南的海裏準備損網仔。大厚抱著竹筒載漁網游在前面，猴筋拿著「鱸仔針」跟在後頭，兩人從過流石南邊，一直往東的盧仔寬石、牛魔石、塢仔、八仙桌、枕頭石潛水找尋魚群。

頭頻頻潛在水裏的猴筋，突然抬頭、緊張的對游在離他有一隻船仔遠的大厚大聲喊：

「俺爸！彼塊大石內面有夠一箱魚！」

大厚聞聲，一個轉身、向猴筋游過去。大厚來到猴筋身邊，

猴筋頭再度潛入水中，透過泳鏡的視線，用「鱸仔針」指著那塊有半艘船仔大的大石頭，對大厚示意 -- 魚就躲在那裏。

大厚放開竹筒，潛入猴筋所指的那塊大石頭的四周，詳細察看。赫然發現，大石內躲藏著一群有巴掌大、金黃色、摻雜著特別醒目的一條一條黑色斜線條的「米啄」（鰈魚的一種），在洞口頻頻伸頭探望外面。

「俺爸，咱趕緊將網仔佢彼塊大石頭包起來，才趕裊出來逃網。」猴筋心急的一直催促著大厚。

大厚看猴筋一副猴急樣，馬上對他說：

「毋免急，慢慢來，汝跔這提網仔，我四界沫（潛水）看覓才講。」大厚說完，將竹筒及漁網交給猴筋，仔細觀察一下水流移動的方向後，再游離原地。

接過漁網的猴筋，不明白父親為什麼看到魚不馬上下網將其圍捕，偏偏還游離目標，到底是在等什麼？猴筋不放心，頭不停潛入水中，探看魚群的情形。

大厚游離十多盞遠，再回頭來找猴筋，對猴筋說：

「這塊大石這呢啊大，咱無遐長的傢俬來趕這群米啄出空口來逃網。」

「也無欲怎樣？」猴筋有點按捺不住。

「汝綴我泅，沿路泅、沿路控（清除）汝身軀的脏（污垢）兼控頭殼皮，盡量控，控愈大下愈好！」

「按呢欲物代？」

大厚不說明原因，令猴筋一頭霧水。

「汝照我的意思做都著啊！」大厚叮嚀後，接過猴筋手中的竹筒及漁網，朝著東邊緩慢的游去，邊游邊搓身上的污垢。

猴筋想再開口問個清楚，但既然父親有這樣的吩咐，一定有他的道理在。就這樣盲目的照著大厚的交待，開始進行這種讓他感到莫明其妙的動作，跟在大厚身旁游著。

父子兩人，邊游邊搓，一步一步、慢慢游離那塊躲著米啄的大石頭，朝著東邊的牛魔石前進。沿途大厚一直注意大石內米啄的動靜。猴筋也頻頻回頭潛水張望。

從來不曾搓過身上污垢的兩父子，水中浸泡的關係，手隨便往身上一捉，重重的油垢馬上浮現，隨著水流漂往米啄躲藏的地方。想不到，米啄聞到此味，好像吃了迷魂藥似的，一條條毫無顧忌的離開大石頭，跟著大厚父子倆前進的速度，緊跟在後面。

猴筋看得目瞪口呆，幾乎忘了此刻的任務。

他不敢相信，天底下有如此神奇的事。魚竟然喜歡人的污垢味，就像狗愛吃人屎一樣。

猴筋一顆心砰砰跳，他的頭屢屢潛入水中，看這群可愛又可笑、若似黃金的魚群，跟著他們製造的「養份」而前進，覺得很有趣。

米啄一直尾隨他們父子，來到枕頭石南邊的一塊有八仙桌大的石頭，大厚突然間放開手中的東西，來個回馬槍，雙手拚命在水面拍打，製造驚恐的聲音。被味道牽著走的這群米啄，給大厚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嚇的群體鑽進大厚事先預設的那塊八仙桌大的石頭裏。

見時機成熟，大厚才吩咐猴筋說：

「來，來佢網仔圍落去！」

猴筋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父親用調虎離山計，來引誘米啄上當。

網一張，父子倆，三兩下就把這塊躲有黃金的大石頭團團圍住。大厚潛入石頭旁，拿著手中的「鱸仔針」、深入洞口猛抽、猛插，將藏匿在石頭內的獵物趕出洞外。

洞內這群受驚嚇的米啄，受不了那支又長、又尖的「鱸仔尖」驅趕，全部衝出洞外。剛好被包圍在外面的漁網、就像蜻蜓鑽入

蜘蛛網似的，全部刺進漁網的網目中、無法掙脫。

「好啊！全部走出來啊，會用的收啊！」

猴筋聽父親吩咐、潛入水中準備收網時，忽然又浮出水面對大厚說：

「俺爸啊！有幾落尾走出網外，毋攔襖攏無走，佢越網的同伴一直親嘴，親像地說話全款！」

大厚游到猴筋身邊，頭探入水中一看，果真有五、六條漏網之魚，不願離去的與刺網中的同伴一直親嘴，彷彿在說：「你們為什麼不走？」

大厚不慌不忙，伸腳將此處漁網的下層網墜，用腳尖勾離地面，使網墜形成一道可進出的門洞。漁網外面的米啄，見到有門可入，好像急著要見獄中的親人似的，馬上鑽入裏面與同伴會合。

雞屎看得起雞皮疙瘩。心想：「人還不如這動物的重情重義！」

魚群被一網打盡後，大厚收起那張被魚群刺得好像一床厚重棉被的漁網，往岸上游去。緊跟後面的猴筋，興奮的頭幾乎沒離水面的頻頻潛看網目中不停掙扎的米啄。這時出現一條、被米啄刺網所散發的魚腥味所引來的大石老魚（邵氏寒鯛），在猴筋的左邊徘徊。猴筋發現、忙向大厚說：

「俺爸，這有一尾石老幾落斤重，佇遐地趕！」

「有影喔！汝跔這看兮，我遮網提起來，煞換傢俬落來釣！」

說完，大厚趕緊游上岸，安置好一切後，從漁簍內取出一捲早已準備好釣石老滾（釣具），又順手在礁石下捉了一隻小螃蟹當餌，魚鈎勾好魚餌後，整網釣具咬在口中，再度游向猴筋。

猴筋頭一直潛在水中注意石老魚的動向。大厚未游到時，猴筋就喊說：

「趕開出去，無看啊！」

大厚彷彿沒聽見是的，也沒回答，繼續往外快速游五、六潯遠，而後潛入海底倒翻一塊有椅子面大的石頭，把石頭下方所有的小石塊，及附著石塊上的寄生物，大動作的攪動一遍後，含在口中的釣具，拿來用小石塊壓隱那上了魚餌的魚鈎，再以小石猛敲大石，敲得咩咩作響。最後滾身（釣線）一、二潯遠壓一塊小石頭，一直延伸到離岸邊不遠處。全部過程，大厚沒有離水面換氣，一口氣就完成此項工作。

一直不解、盯著大厚的猴筋，看得直咋舌，父親慳氣竟能如此長時間。但，也很納悶，明明魚都跑走了，為什麼父親還要大費周章的翻石頭、放魚滾，到底是何用意。就在他感到滿頭霧水時，那條石老魚出現了，就在猴筋不遠的右邊，朝著魚餌游去。猴筋靜止不動，深怕驚動這位「財神爺」。石老魚游到魚餌旁，毫不猶豫一口就把這塊美食給吃下。但，發現不對勁時，轉頭就要逃離。可是，為時已晚，魚鈎已入口、牢牢鈎住牠的嘴巴。石老魚拚命的往外竄，把壓在小石頭的釣繩拉離地面，拉得像鐵絲般的堅硬。站在及胸水位、事先已做好準備的大厚，掌握住釣線。他懂得與大魚搏鬥的要領。手中的釣線，隨著石老魚反抗的力道，一會鬆、一會緊，一下子收、一下子放，軟硬兼施的與石老魚纏鬥。不甘就範的石老魚，使勁的掙扎，一霎竄往東邊，瞬間又奔向南，力量之大，令大厚緊握的釣線也發燙。人魚經過一場激烈的拚鬥，在一刻多的時間後，這條有四、五斤重的大魚，終於精疲力盡，乖乖落入大厚的手中。

滴流動了，食西流開始起白浪。大厚與猴筋兩人已經上岸，開始整理魚獲。

大厚的紅臉，在日光下，閃閃發亮。他抽著菸，一副得意的模樣，瞧著今天的戰果。中網的米啄已快被曬成乾，而那條大魚，

嘴巴還動個不停，彷彿在抱怨，不該被魚餌所騙。

猴筋將米啄一條一條的從網目卸下，好奇的問父親：

「俺爸啊！汝沫落僥石頭，又擱用石頭擗石頭來製作聲音，這到底是什麼用意？」

大厚停下手邊的工作，右手拿開嘴裏的小菸斗才開口說：

「頭拄啊，我僥大小塊石頭，是欲製作汕味（珊瑚礁味道）。汕味是石老魚愛鼻的味，都親像小尾魚愛鼻臊味的道理全款。用石頭相擗，因為石老這種魚真好奇，聽著聲音，伊都欲趁倚來看覓兮，這著是石老的魚性。汝無聽早人講：『近山識鳥音，近海知魚性』，每一種魚有每一種魚無全款的魚性。」大厚講到這，吸一口菸後再繼續講：

「石老在水仙王過（十月十日水仙尊王生日），嘴齒都較軟，蟹仔類較毋吃，都用赤虫做餌。」

「也若像這種米啄，都親像咱人講的：『同行不如同命、重情重義的好兄弟』，要走同齊走，要死做伙死的個性！」

「這都是米啄的弱點。也若厚殼仔（雀鯛科的一種，深咖啡色）都無全款，彼種魚孤獨擱歹，足注重自己的地盤，不但會攻擊比伊較小的魚類，也會欺負已經逃網的全類。所以，那網著厚殼仔這種魚，毋免趕緊收網。因為，伊會攻擊網內受難者，反來殘網（中網），所以，厚殼仔魚經常會外殘入（由外往內刺網）。」

「這種俗重情重義的米啄顛倒反。」

大厚吸完最後一口菸，把菸斗及菸包放好後，彷彿含東西講話的聲音再出現：

「羊矮仔（象魚）又擱另外一種魚性。羊矮仔魚小膽，被驚著就會插入去崁內、插牢牢，汝伸手佶伊掠伊也袂走。所以拋著羊矮仔，拋網若收起來，也都擱伸手佇石頭空內摸看有插崁無，有時插佇崁內比逃網也較濟。」

「有夠趣味！」猴筋聽到入迷、手也忘了工作。

「耳孔地聽，手嘛著做。」

經過大厚提醒，猴筋手才開始動了起來。

「也若烏仔（烏魚），伊參石老同款好奇。這種魚被驚到，瞬間都散開，但是馬上攞翻頭集倚來。因此，拋烏仔的拋網，鉛墜一定愛較輕，沉較慢，網拋落水，烏仔散開又攞翻頭從倚來，彼個時陣，沉較慢的鉛墜仔拄好將烏仔包著。」

「俺爸汝真劈！」猴筋比著拇指，由衷的敬佩父親的智慧。

「毋是劈，這是恁爸做什物代誌攞用心，有用心才會成功。毋是我地講大聲話，倚佇這港海水地趁食，除了維賢予我欽服以外，其他人……」大厚話還沒講完，山上傳來喊叫聲：

「大厚叫汝欲去海。」

聽到要出海，大厚緊趕收拾未完成的工作，與猴筋往回家的路大步邁進。內心卻想著：「怎樣會這早欲去海啊？」

出火

168

農曆四月初一中午，風靜的水面上幾乎可以擺放著碗而不沉。

這個時候，外塹的海沙壩熱鬧滾滾。婦人挑著煙仔欄（流刺漁網）與淡水，男人扛著船桅、船舵、大小船帆，及大櫓、炭櫓與燈斗……。這些海上作業必備的用具，一項一項拿到停在湧樽尾仔的浮欄艚內，準備出海。

「一按船駛一个大公。」⁴¹ 村裏的船，只要一艘先出海，其他的緊跟著出動。

有消息來源說，昨晚外地捕有不錯的漁獲，今天因為無風可行船，全村大小浮欄艚總共三、四十艘，全部提早在這個平常少有的時段，跟著平流（涌流尾）開始出航，才能在黃昏以前到達漁場。

甸仔扛著大櫓，尾隨父親維賢，向浮欄艚走去。

懂事以來第一次出海，甸仔心情特別興奮。雖然他幾次要求父親能讓他事先體驗一下捕魚的滋味，但一直沒被允許。今日忽然無預警的告知要他與船出去浮煙仔（鯉魚），令他既高興又緊張。右手扶著肩上的大櫓，左手摸著口袋的香火，這是母親去溫王宮求乞來給他隨身保平安的聖物。

還不到半支香的時間，外塹坵口，一艘艘的浮欄艚開始豎桅起帆，陣容非常龐大。雖然像要斷氣的南風，無法有效的帶動船帆，但，帆有升起，多少增加一點船速。

維賢的船隻，正也忙著下舵豎桅。維賢與大厚兩人，扶起放在船尾的那門船舵，舵骨對準上下舵盤座後，維賢右手將舵骨往後一推，八尺半長的長舵順著樁孔、深深插入水中定位。隨後開始豎桅，維賢吩咐站在船前的甸仔，扶起「桅頭」，自己抱住桅

⁴¹ 不動則不動，一動大家都動。

中央，大厚較後，高強漢大的鱸鰻林則是在船桅尾端，四人合力將船桅移到「舍壇」、對準六耳孔（桅杆夾），同時喊聲：

「起！」

「啞」的一聲，那支三丈四尺高的大桅，重重的插入六耳孔內，綁上桅抹（固定船桅的一根長木頭），整支大桅穩若泰山。

剩下那支只有兩丈半長的細小頭桅，鱸鰻林與大厚兩人輕輕鬆鬆的就讓它站好。

船桅全部鑿定，大帆、頭帆升到「條杆帆」，就是沒有風力讓繚仔索精神起來，萎靡不振的東搖西甩。維賢只好伸出大櫓來助一臂之力、跟著搖。就這樣「帆俗櫓」的行駛方式，朝屹仔尾西前進。

首次下海的甸仔，每項工作都感生疏，但是對搖櫓這方面沒問題。他經常利用父親船隻碇泊在坡口的時候，勤快的練習，現在正是展現身手的好時機。他上前接過維賢的大櫓，開始「一攏一撻」，用力的搖了起來。十五、六歲的甸仔，身材不算矮小，而且又有功夫底子做基礎，搖櫓對他來講，可說「食清糜等伊」（很輕鬆）。

今天父親叫他來，原來是替代身體欠安、無法出海的寬叔。既然是頂替來的，一樣是船員一份子，不管這趟所得能分他多少，他都要做給同船的人看。對船上工作雖還不熟悉，但，「討海無三日生（生疏）」，只要肯用心去學，很快就會上手的。母親常說：「討海，大家平平生命抱落海，毋通死予人拖。」甸仔邊搖邊想，一時間，由孩童思維，變成大人的想法，令他越想越激動，越激動越使勁的搖。

櫓，搖一陣過一陣，粒粒的汗水，從那高高的天庭冒出，沿著筆挺的鼻樑、滑落到用力就縮成吹口哨狀的嘴巴。而那件單薄的上衣，也彷彿泡過水一樣，濕得可以擰出水來。幾次鱸鰻林要

換手，都被他拒絕。

看著甸仔如此賣命的搖櫓，維賢不發一語，靜靜坐在尾笨仔頂，掌著他的舵。而鱸鰻林與大厚，見甸仔如此勤勞，頻頻點頭。

船，出了屹仔尾西沒多遠，水面開始漸漸起皺，陣陣的東南風，令人感覺涼快。有風囉！「條杆帆」拉醒了無精神的繚仔索，受風的船帆，壓得船身微微向右舷傾斜，船速增快了。

維賢見風力已經「在繚仔風」，只有帆的動力，就能使船在預定的時間內到達目的地，於是對甸仔說：

「櫓仔掣起來，駛帆著好。」

甸仔聽維賢這麼一說，如釋重負。收起大櫓，喘了口氣，趕緊往甕裏舀水來喝。冷水灌進喉嚨，「心涼脾透開」，感覺非常舒服，連續喝了二、三碗才止渴。喝完，走上船前、坐在「頭笨仔頂」（前甲板），一副舒暢的心情，瞭望廣闊的海洋。

天清，無半點雲朵，海天連成一體。湛藍的海面上，幾十艘的帆船，一艘艘「條杆帆」、朝著相同方向前進，好像在較量船速，場面非常壯觀。船頭犁過、揚起的兩道水波痕，隨著船行的速度，拉得遠遠、消失在山的那一邊。這種情景映在甸仔眼裏，彷彿人間美景，實在太漂亮了。甸仔越看越興奮，一時興起，雙腳伸出右邊船舷外，用腳指尖在船犁過的水波流上、好像蜻蜓點水般，一點一點的玩水，感受一下船的速度。在他玩得正起勁時，忽然間「啪」的一聲，頭部被後面伸來的手，重重的打了一巴掌：

「幹佢祖嬤！什物人叫汝趺伸出去埔仔外！」

突然而來的挨打，甸仔嚇了一跳，忙將腳縮進船內，轉頭一看，是父親維賢。

甸仔感覺莫明其妙，手揉搓頭部，眉頭緊皺在一起，看著維賢，心想：「我趺點水，也無阻礙船仔的速度，按呢也有代誌？」

像浪峰那麼高的好心境，被這一巴掌打得蕩落谷底。甸仔擺出一副無辜的臭臉模樣，低頭不說一語。鱸鰻林見狀，靠近他身

邊，小聲的對甸仔說：

「汝敢知影趺伸出去埔仔外，是怎樣袂用兮？」

甸仔不講話，只有搖頭。

「趺伸出埔仔外，在討海人來講是足嚴重的禁忌！」

「嚴重的禁忌？」

「因為暹是代表船內載死人！」

「什物！」

甸仔眼睛瞪得很大，不敢置信的瞪著鱸鰻林。

「船若佇海祛著水流屍，屍體在船頂，不但袂駛超過船的槓中心（龍骨中央），而且死人的趺愛因跔埔仔外，袂使入船內。」

「按呢！莫怪阮老爸氣甲這款！」甸仔知道自己理虧，偷看了維賢一眼。

「恁老父是一位真注重禁忌的人，今仔日無佢汝掉落海，算對汝足客氣啊。」

鱸鰻林的一翻話，甸仔有如大夢初醒，覺得冒然觸犯禁忌，被修理是應該。想到這裡，甸仔心情再度開朗起來，眼睛繼續瀏覽眼前的這片美麗的海景。

船，群航離西嶼頭越來越遠。越遠，船與船的空間範圍越拉越開。有的較南，有的則偏北，各自找尋要下網的最佳位置。

往南看，貓出西了（貓嶼露出花嶼的西邊）。太陽就在離船頭不高的天空。這時，浮欄一艘艘開始陸陸續續停下來，落帆卸桅準備下網。

唯獨維賢的浮欄繼續往西行駛。因為，維賢發現遠遠的西邊有二、三處船仔長、黑壓壓的魚群浮出水面活動的現象。這種情形，自然是魚群聚集最多的地方，下網最佳的所在。維賢掌著舵，不加考慮的將船直比這片黃金海域前進。船越往西邊行駛，魚群出現越多，船上所有人看到這種情景都心動。

「駛恁娘囉！駛愈西、魚愈濟，今晚予咱家己一隻浮，滿載啦！」鱸鰻林得意的眉開眼笑。

「倚的彼船，無看著這魚都煞落去，今暝都看咱浮啊！」大厚那張關公臉，在夕陽下顯得更加紅潤。

船航行到離同來的所有船隻，視如一個火柴盒大小時才停下來。這個地方，海面上更加熱鬧，大小魚群好像在鬧元宵一樣。飛魚頻頻騰空而起，煙仔魚成群結隊，有起「皺仔花」、有「打棉花」、「激烏稜」（成烏黑條狀）、漩渦狀……。以各種姿態浮現水面。

「俺爸，汝看有紅仔跳離水！」旬仔興奮又稀奇的手指北邊對父親說。

「嗯！」維賢轉頭看旬仔所指的方向，有二、三條大紅魚朝北邊跳離水面，瞬間臉色有點轉變，若有所思的不發一語。

此處的貓嶼，已經「出西」有一個半多了（貓嶼在花嶼西邊，距離有一個半花嶼長的距離），不曾來過，今天被魚群吸引，才來到這麼遠的海域作業，維賢自己感覺有點駛過頭了。

大家合力降帆下桅兼起舵，經過一陣忙碌，全部航具收拾完畢，點起煤油燈固定在燈斗上方，蓋好麻布燈罩，最後將綁於燈斗下面的繩子繫在煙仔欄上，一切工作就緒後，維賢伸出大櫓，把船頭指向西北方向，然後喊聲：

「下落！」

燈斗輕放下海，帶動煙仔欄跟著一起落水，漁網一路朝西北方向而下。鱸鰻林站在中堵（中間船艙）面向左舷，接過大厚連結好的煙仔欄，一環一環卸下海。旬仔負責解開還未連結的煙仔欄遞給大厚。船上四個人，各司其職，很快，還不到半個時辰，最後一個燈斗也下水。總共五、六十張的煙仔欄組成一道、由水面深入水裏六、七灣深的網牆，攔截經由此處路過的魚群、令其中網。而浮欄艚就綁在最後的一個燈斗上。

下網工作結束後，那顆臉盆大的金黃色的太陽，已一半沒入水平線，另一半卻像日本的太陽旗，發出扇形狀的萬丈紅色霞光。

「南風驚鬼」，一直保持「在繚仔風」的南風，隨著太陽的消失，收斂的「無風無絲」。水面蠟的像似一面大鏡，映出晚霞的倒影，如同一副大大的彩畫。

「真水，實在真水！」

甸仔站在無遮擋視線的頭笨仔頂，頻頻稱讚，連頭頂上的海鷗也不停的呱呱叫，彷彿也讚同甸仔的看法。

「看什物？緊來湊煮飯！」

維賢打破甸仔的雅興，甸仔忙從中笨仔頂跳下來，到船後與大厚幫忙張羅晚飯。隨即維賢又對鱸鰻林說：

「煙仔四界起海，今晚一定足好兮。但是，歎風管歸落條，又攞有紅仔魚跳離水起，可能會透風喔！」

鱸鰻林抬頭看看天色才對維賢說：

「袂要緊，既然來啊著毋免驚啦！」

「天色這呢啊水，若會講欲透風！」甸仔感覺奇怪，一面搗烘爐，一面好奇的問。

「早人講『紅天赤日頭，蟋蟀咬土豆』⁴²，汝看規个天色紅損損，幾落條的歎風管。而且攞黑雲接日，這都是欲透風的前調！」鱸鰻林向甸仔解釋說。

甸仔轉頭看西邊，太陽早已不見了，他又追問鱸鰻林：

「什物叫黑雲接日？」

「是日頭要落海的時陣，日頭的下面有一塊烏雲，按呢都叫黑雲接日。」

⁴² 天氣轉壞前的徵兆。

話剛說完，飯香味從狗母鍋內竄了出來，聞到飯香，甸仔才知道餓。今天他付出相當多的體力，早已餓得前胸貼後背。但是還不是動筷的時候。甸仔只好忍著，口水一直往肚子裏吞。

隨著視野逐漸萎縮，天上的星目，一顆顆越來越明顯、越來越密集。海裏的這面大鏡也越來越模糊，最後什麼都看不見。只有海中那一盞盞、彷彿七月放水燈的燈斗，浮在水面閃閃爍爍。

「地趯啊，地趯啊，煙仔地趯啊。」

煮完飯的大厚，趴在船頭前握著綁在燈斗的繩子，對大家說。

甸仔聽到有魚開始刺網了，他也好奇叫大厚讓他感受一下「趯魚」的滋味。繩子的漁網那頭，傳來陣陣的顫動，這就是魚中網的情形，甸仔既興奮又刺激。

有魚刺網，晚餐的菜就有著落，那鍋香噴的米飯，就是等待這一刻。

鱸鰻林拉近漁網，伸手將刺中在上層漁網的兩條煙仔拔出來，大厚開始動刀。三兩下就解決，放入熱水正滾燙的狗母鍋內。不一會，鮮魚的香味已溢出來了。

晚餐，一鍋白米飯，一鍋鮮魚湯。這比起家中的生蛆蕃薯籤粥配「菜甲」（醃漬的菜莖），等於是除夕晚飯、人間美味。甸仔已經按捺不住美食的誘惑，忙拿來碗筷，催著大家用餐。

好不容易等到這刻，甸仔狼吞虎嚥的一碗飯三口就解決。煙仔魚也大口大口的咬。

「食退雄，汝是七月普無著是毋？」

維賢怒視著甸仔。

「食飯緊，才參人賺有食。甸啊，加食幾碗啊，較有力！」
鱸鰻林替甸仔說話。

「『四月煙，無油焦焦煎』，這陣煙仔當肥，當好食，袂暈船都加食幾碗仔！」

大厚也讚聲說。

「囡啊人，剛落來討海，逐項愛較照起工兮，毋通按尼『不答不七』！」

維賢又喃咕幾句。

甸仔放慢了吃飯的速度，卻沒防礙食慾的一碗添過一碗。

經過一場「奮戰」後，一鍋米飯幾乎全掃光，連帶那兩條煙仔魚。

飯後，收拾餐具完畢，四周已經被黑夜吞沒。密密麻麻的星星更加明亮，整個海洋靜的連心臟跳動也聽得見。

大家吃飽坐在中笨仔頂（中甲板）吸菸，稍做休息就要起網。

甸仔抬頭看天上熱鬧滾滾的星星，腦裏瞬間進入從公故事的情境中：

那條將牛郎織女隔離的銀河，很清楚。牛郎織女星，各自站在河溪旁、兩相望；七大漢星（北斗七星），依舊站在西北方，同樣有顆較暗淡；蛇眼星，兩顆其中一顆不明顯，這顆是被土地公所釣傷的，若是能將這條大蛇釣起，天底下就不再有了。釣不到這條大蛇，土地公乾脆將陸地的蛇驅趕下海，下海的蛇因而變成了狗母魚，所以狗母魚不能拿來當牲體。

西邊，最亮、最大顆是啓明星，黃昏就開始逐漸西沉，直到半夜才完全消失。這顆啓明星與凌晨才從東邊升起、同樣又大又亮的長卿星是兄弟。兄長卿、弟啓明。一次長卿遠行，把妻子託付弟弟啓明照顧，啓明深怕辜負兄長所託的重任，年少的他，晚上要睡覺時，跑去與兄嫂同床睡，並且把右手放在嫂子腹部，以防半夜兄嫂趁他熟睡時，偷跑出門找漢子。沒想到嫂嫂因而生出與啓明一模一樣的一隻手，讓啓明嚇得趕緊逃跑，不敢再見哥哥的面。哥哥長卿回來，知道此情，瞭解弟弟的苦心，追著弟弟回家團聚。啓明卻不知情，一直跑給哥哥追。就這樣，凌晨東邊的

長卿星一出現，西邊的啓明星就降落，兩顆永遠見不著面。

這些從公的故事，甸仔記得很清楚。星目位置也瞭若指掌，唯獨子午星。子午星在村內無從看起，今天他要趁著在這開闊的大海能清楚來認識，於是他開口問維賢：

「俺爸啊，人地講子午星，是行陀位？」

「著！欲討海，一定愛捌星目！」鱸鰻林拿開口中的小菸斗，應聲的說。

維賢吸完菸，將菸斗的菸灰倒出後再慢慢說：

「子午，有分南子午佢北子午。照講子是北，午是南，但是討海人習慣將南、北總稱呼子午。汝看！」

維賢用菸斗指正北邊對甸仔說：

「目眉齊看去，較無明的彼粒著是北子午。北子午的西片另外有三粒，叫做子午遮，要找北子午，著先揣著子午遮才較看有。聽講北子午是查某星（女人星），為著欲閃避西南片的七大漢，才將這三粒星佢伊遮起來，所以這三粒星才叫做子午遮。」

位於海洋的船上，仰望天空，連若隱若現的星斗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甸仔努力的辨認。

維賢再指南邊：

「南片離水面無佢懸、平水的彼兩粒，總稱南子午，也叫做水漬星。洩流的時陣，東片彼粒較斜落低，湍流變成西片彼粒較低，有看無？」

「有有有，看有。」甸仔連聲的點頭。

維賢繼續說：

「『四月二六』、湧仔開目，也是孤星出世。孤星在四月二六彼一日開始出現，在東面還袂做色的時陣，才仔東片上起。到了七月變成正中倚，八月較斜西。這都是人地講的『七倚八斜』的意思。七粒孤星六粒明，一粒較暗，聽早人講，這七粒都是天頂的七仙女，其中一個仙女下凡來佢董永結成夫妻，所以彼粒才

會變較暗。」

鱸鰻林看著甸仔愛聽故事，也插嘴說：

「甸啊，汝敢知影咱船仔的龍喉（船艏第一道隔艙板）水上早是灩的，為怎樣這陣會變成鹹的？」

「好啊！通來起欄仔啊！」維賢看時間不早了，催著要起網。

「講了才起！」

「為怎樣是灩的？林叔啊汝緊講！」

甸仔催著鱸鰻林。

「船仔仔外口流入龍喉的海水，經過龍喉了後，伊都變成灩的。有龍喉的灩水通使用，討海人欲出海都毋免帶水。魯班公就是借著這點，一出海都無想欲倒來。魯班婆非常不滿，因此，魯班婆就在龍喉放尿，龍喉被查某人放尿落就破功囉，從此以後龍喉的水都袂摺變灩的。」

「唉！有影真可惜！」甸仔很入故事情節。

「這是傳說。」大厚笑笑的說，起身準備起網。

鱸鰻林也跟著起身說：

「好！起欄仔！」

維賢習慣在收網時抽著菸。於是他把菸草再填入菸斗，口含著菸斗，拿出火柴棒，往火柴盒一點，忽然間一道強光，隨著火柴棒瞬間亮起，這道強光彷彿白晝，把整艘船照得一片通明。剎那間又消失的無影無蹤，一切再度陷入黑暗中。

「報頭（風暴）來啊！緊捎來起（起網）！」

維賢緊張叫聲，好像天要塌下來那樣的驚悚，船內恐怖的氣氛頓時升高，如臨大敵的，個個不敢怠慢的趕緊收網。這時，那道強光再度出現，以眨眼的速度連閃二三次，把船內正忙著工作的船人，照得清清楚楚。鱸鰻林搶先拉來綁在船頭的燈斗繩，大

厚與甸仔跟隨後面拉，維賢顧不了口中還未點著的菸，忙將菸斗插入口袋內，伸出大櫓、把船頭搖向漁網的方向。大家以最快的速度開始拚命起網。

一張煙仔欄還沒收完，強光又現身，緊跟而來的、像似西臺開砲的巨響，轟 -- 轟 -- 轟。又彷彿拆破瓦的聲音，啓 -- 啓 -- 啓的恐怖雷聲，在頭頂上響起。

隨即，風在雷公的助威下，若似鬼泣、哭號不停；雨，在閃電帶路下，好像萬箭齊發，射向大海，射向浮欄艚。還不到一刻的時間，風雨交加、鋪天蓋地而來。本來如鏡的水面，被強風煽動的開始起浪，在陣陣閃電強光照射下，可以明顯看出水面被強風捲起的浪鬚，參雜著大雨，由北往南滾滾而起。天上的星目全部消失不見。天地間彷彿一切都不存在，只有雷公閃電、大雨強風不停的肆虐。

浪一直增高，向著正在起網的浮欄艚猛撲而來，浮欄艚被撞得不不住的甩頭擺尾、失去起網的方向。陣陣強勁的雨水、浪水，像水柱般，一再的噴向沒有遮擋的臉上，什麼都看不見。雙手緊拉的漁網，彷彿與人拔河似的，收來一尺，又被拉回十寸。

維賢見狀，當機立斷喊說：

「毋通擱起啊！趕緊將欄仔捎來灣（網），灣落去「落逃」（讓船艚迎風漂流）。甸啊汝趕緊去尾笨內捎「汀 tin¹」（裝食品的小鐵桶）出來泔水。」

說要「落逃」，鱸鰻林迅速把正在收起的煙仔欄，用燈斗的繩子綁緊，大厚再將繩子及煙仔欄一起綁在船頭。

而甸仔摸黑的爬到船後，拿起裝衣服的小鐵桶，倒出裏面東西，用它當容器，開始在大堵、把已淹到小腿高的積水，盡速排出船外，隨即大厚與鱸鰻林也加入行列。

綁著漁網的船頭，受到海中漁網的拉力，被拉向迎風面。維賢收起大櫓，船開始隨波逐流來落逃保命。

船艏頂著大浪，一會兒被浪峰托高懸空，頓時又跌落浪谷淹沒。

風雨不斷，浪持續增高，浪峰逐漸出現滾滾的浪花，一波一波好像狂牛，撲向這隻長不夠二十五台尺、高只有二台尺多、半甲板的浮欄艚，浪頭就在船艏蓋過，大量的浪水衝上甲板，噴向船人，彷彿整桶水往頭上潑來似的，頭淋到尾。襲上甲板的浪水，再流入沒有甲板的船艙裏，使船的積水不斷增高。

伸手不見五指，只有風聲，只有雨聲及浪聲，罩住大海、罩住這艘孤獨的浮欄艚。

「天公伯啊欲變臉一時間，莫怪俺娘常地講：海水軟癩癩，毋通貪討（討海）。也今仔日……！」從來沒有遇到這種恐怖場面的甸仔，一邊舀水，一邊想著母親的話，越想心情越沉重。

忽然間，船頭右前方，沙沙的浪聲對著船艏接近。

浪峰已出現浪花的大浪聲音，維賢聽得出，趕緊大聲喊說：

「湧來啊！緊煞兮（捉緊）！」

喊聲剛落，「轟」的一聲，眼前瞬間一片白茫。猛浪打在船頭上，衝向船人，個個宛如被牛撞到般，跌落四處。所有甲板上輕便的東西全被大浪捲走，船帆及大小船桅橫向一邊。

船，半沉了。

維賢被衝倒在尾笨仔邊，忙爬起身來大聲喊：

「人有佇兮無！」

「有啦！」

「佇這啦！」

被浪打趴在大堵的鱸鰻林跟大厚爬起來相繼回應。

甸仔囉！甸仔無出聲，維賢緊張的大聲喊：

「甸啊！甸啊汝佇陀位，甸啊！」

整個海，只有風聲、只有浪聲，卻沒有甸仔的應聲。

大厚與鱸鰻林也跟著大喊：

「甸啊！甸啊！」

「甸啊！甸啊！」

「甸啊！甸啊汝仔陀位！」

在這種惡劣環境下落海，無疑是死路一條。甸仔，活命的機會杳茫。

「甸啊予湧擲落海，暗摸摸，欲去陀位揣人。今仔日萬一甸啊若死，是我叫伊來死的！」

維賢自責，一顆心好像被雷打到那樣的痛苦。

「甸啊！甸啊！」維賢叫喊聲轉成淒厲。

「這風湧，摺暗摸摸，我看無法度通揣著人啊！」

鱸鰻林心裏這麼想。

忽然間，右舷不遠處傳來聲音：

「我·仔·這啦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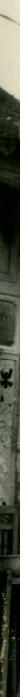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甸啊，是甸啊！」維賢的聲音沙啞，淚水參著雨水而滑落。

被大桅的大律（升降帆的繩子）纏住右手的甸仔，在水面載浮載沉。

這時，船被艙內的積水，壓得慢慢失去浮力。

風雨蓋過大海，同時也蓋過陸地。

在家裏，維賢的妻子葉仔，風變的時候，她剛褪下腳中的纏腳布，洗腳準備上床睡覺。聽到雷雨閃電、狂風大作，馬上將纏腳布從新包上，斗笠一戴，拿了一束清香，不管外面風雨交加，摸黑的走向溫王宮。相撞不認人的漆黑暗夜，什麼都看不見，只憑著平常走慣的感覺，不敢大步跨的一步一步，碎步移動。心急的葉仔，只想著趕快到溫王宮求神托佛，沒留意黑石路面被雨水淋濕的滑溜，一個不小心跌落在自家東邊、通往溫王宮的階梯下、整個人趴倒在地。頭上的斗笠被身體壓扁，手中的清香也不知去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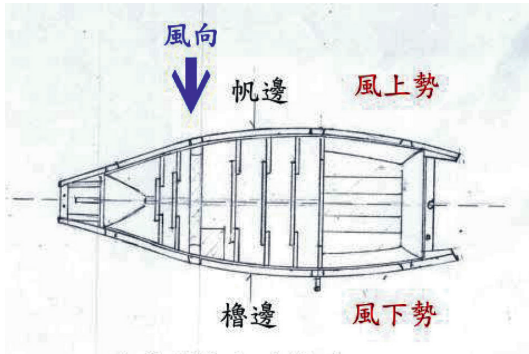
觀音媽舊廟 (呂克揮攝)

向。滿身被雨淋得好像泡在水中、全身濕透。她趕快要從地上爬起來，一動身，才感到小腿一陣疼痛。她知道自己受傷了，然而，黑暗中看不出傷勢輕重，只感覺傷口正在流血。但，這個時候，她不能這樣就回去，風雨這麼大，丈夫及兒子全在海上，她要趕緊說給神明知道，讓神明保佑他們父子倆，能夠平安回來。萬一沒辦法走，用爬的也要爬到盪王宮。葉仔硬咬著牙，拖著受傷又淋濕的身軀，舉步維艱的一步一步拖向宮廟裏去。鮮血隨著雨水，從她的腳一直滑落、流向海裏。

俗語說：「海裏無君不看船，山裏無物毋免巡。」⁴³ 葉仔有兩位致

⁴³ 不用擔心自己沒擁有的東西。

親的親人正在海上與大浪搏鬥，沒有家人出海的人家，可安心睡，她不能。雖然腳受傷，雖然天黑看不到什麼，她還是去了廟裏後，又摸去二趟樽 tan⁵仔頭，盼望著船能奇蹟出現，這個時候回家來。



大目船航行風向示意圖

夜更深了，父親韋仁化又不在家，唯一的童養媳又安隱的睡在床上，自己面對這個不安的處境，倍感孤單。她沒有換掉身上濕透的衣服，就這樣獨自一人，宛如一尊「柴頭疍仔」一樣，坐在大廳、閃爍的煤油燈下，望著神桌上的神明。已經忙了一天，還沒睡意的看著插在香爐裏的香，一落燃過一落，耳朵注意聽著外面如同鬼嚎的風雨聲，是否減弱。但，雨是停了，風聲依舊。此刻的心情，就像「疍架桌頂」那盞土豆大、被風吹的一亮、一暗的煤油燈一樣。

擔心的長夜，一晚如同一年那麼長。好不容易，雞啼三落、東面才出現魚肚白。

一早，溫王宮、觀音媽廟，婦人匆匆忙忙的進進出出，每個來此的女人，都是為著她們還在海上的丈夫而來燒香求佛、「哭賴」神明。

樽 tan⁵仔頭這邊，也都是等候船歸來的人群，個個眼睛朝向前這片養育他們的大海，眼睜睜看，看自家的浮欄艚是否出現。

也有一群專門說閒話已退休的討海人，在一旁比手劃腳的高談闊論：

「『四月雷霆割滾走』（風暴來時連魚滾都要割斷才來得急

逃生），真正有影都著。昨暝雷公爍爍一到，風馬上透甲會驚死人，這風有夠雄！」

「這個報頭來了真雄，嘛下了真緊，風晴足濟啊。」

「那欲親像剛來彼種狂風，我看出海這浮欄艚，無一隻通倒來！」

「這船若煞佇貓仔探（貓嶼剛出花嶼）地浮，欲倒來都較容易，也若倚佇貓出西外去，彼湧較粗，欲駛倒來都艱苦啊。」

「也若駛無好勢，有時連人帶馬無。」

句句的經驗談，聽進這些等候親人回來的家屬耳裏，就像石磨在磨心那樣的難受。

近中午的時候，船一艘艘陸陸續續由峙裡方向駛往外塹來（因為側風關係，帆船行駛「之」字形），還不到半落香的時間，全村三十幾隻浮欄艚，全部回到坵口，唯獨不見維賢的船隻。

「有看阮船無？」

「恁船喔？昨暗去的時，大家煞落啊，伊擱比頭西直出，駛足外出去。這陣阮駛上尾隻，尾後攏無看著船啊。」

見船回來就問，問到最後這艘，葉仔一顆堅強的心碎了，再也忍不住內心的煎熬，兩行淚水滴了下來：

「我毋信，無信阮翁罔會死去，我毋信，柁一定會倒來的！」
葉仔再度撐起信心。

不只葉仔擔心，維賢所有「海跤」的妻子，天未亮時大家已聚集在葉仔家。相邀去溫王宮、觀音媽廟求拜神明。平時無憂無慮的這群「食粥坵中央」的少年家 -- 昌仔、猴筋、臭疔跟雞屎，也都一直站在樽 tan⁵ 仔頭盼望著父親的船隻，雖然臭疔的父親因病無法出海，雞屎無親人討海，但是他們倆還是死忠的陪著兄弟們從一早到現在，肚子沒進一粒飯，不離不棄在此眺望、等候。

盼望再盼望，等候再等候，「海跤」的妻子，更是滴水未沾，

只有等、只有哭。搭在頭上的那條手巾，早已被淚水濕透。

太陽已漸漸西斜，葉仔家，關心的人群，進進出出，門檻幾乎快要被踩塌。

沒出海的寬仔，坐在大廳內長條椅上，對在場的人說：

「維賢是一位足老到（經驗豐富）的討海趺數，除非是舵仔歹勢，也是帆仔出問題，若無，無地這陣也袂倒來！」

「照理講，逐隻中晝攏倒來啊，上慢這個時陣也應該駛到啊才著。」

跑宮角仔的賞仔，也在場。

「有人看著伊駛足外出，也若彼个所在，湧都大啊。」

一向口不擇言的限仔，這次講話有點節制。

「葉啊，袂要緊啦，免煩惱啦！」

「著啦，免煩惱啦！神明會保庇！」

旁人句句安慰著她免煩惱。免煩惱？怎叫她不擔心，別人是一個丈夫，她是「翁囡」一起都在船上。但，她還是強忍淚水頻頻點頭，內心卻早已有眼淚流到沒眼淚了。

這時寬仔忽然站起身來，說：

「著！今暗叫昌啊佢裊遐少年家伴去山仔尾『出火』，看船有去收桶盤、虎井、也是花嶼毋？」

對！「出火」。出火才能知道船是否有去收靠在對面的山嶼。一時的心急，幾乎忘了這項村人常使用來尋覓未歸船隻最直接的方法。葉仔從來沒放棄的希望之火，更加旺盛起來。她馬上去溜王宮後面那專堆放「草群」（農作物莖幹堆積成體做為柴薪）的地方，拿出自家「草群」內的高粱莖。雖然受傷的腳，一直阻礙她心急的步伐，但她還是強忍著行動時傷口的抽痛，一拐一拐的一會廟宇、一會樽 tan⁵ 仔頭。現在她又不去假手別人，自己一人來草群堆裏抱柴薪，不管受傷處，血還在滲出。

準備好的柴火，等候天黑出火。但是太陽下山的速度感覺好



高粱

像停了下來，等候的時間，渡日如年的難過。本來怕黃昏到、無法看清船回來的心情，此刻，巴不得天快暗下來。葉仔頻頻走出門外探視，她恨不得拿塊黑布遮天，讓陽光消失。

好不容易，天上那粒發出強光的「日頭」，才被西埔山遮去。夜的觸角也逐漸伸展開來。

昌仔兄弟群，將葉仔備好的七、八捆柴火，擺在東邊山頭的三仙塔旁，準備出火。

「這個所在，較對準虎井，火點起來對方也看較清楚。」

昌仔對著同來的兄弟群說。

「毋通傷早點。愈暗，火看起來愈光。」

雞屎也建議。

隨著天空漸漸暗下來，眼前這片大海慢慢被黑夜佔據、消失在視線中。昌仔兄弟群，圍成一個小圓圈在高粱莖旁，以身體阻擋不停吹的北風，讓點火順利引燃。昌仔拿出火柴，四根火柴棒一起點，未點之前，心裏默念著：「天公祖啊，若是四支番仔火會凍一擺點著，代表船有仔虎井，船頂四个人攏平安。」

「汝毋都緊點！地想什物啊！」

急性的猴筋，催促著。

昌仔把火柴靠在柴堆，火柴一點，四支火柴棒瞬間亮起，引向乾燥易燃的高粱葉莖，葉莖在北風的助燃下，火舌直往上竄升。火舌竄起，光一直擴大，一直擴大，照得大家臉上通紅，照向旁邊這三尊面朝南、鎮煞保平安的三仙塔。光，把黑夜照到一片通明。

這把大火，要讓未歸的父親們知道，知道家人為他們滴水不沾、哭乾淚水，望他們看到，有個回應，好讓家人安心。

這把熊熊烈火，在外塹社內也清楚的看到火光。站在廟前的葉仔與「海蛟」家屬，一顆心七上八下、忐忑不安，眼睛盯著虎井方向、這片漆黑的大海看，等待是否有回應。

火光越來越亮，好像火燒山那般旺盛。

還不到一刻的時間，火光隨著柴薪慢慢燃盡，由亮慢慢轉暗，到最後一切回歸原狀。黑暗再度罩住大地、罩住大海、罩住這群已操心不成人樣的船人家屬。希望就像這片漆黑的夜，一切「全看無」。葉仔這群人，忍不住哭出聲：

「天公祖啊喂！按呢欲怎樣囉？」

淒苦的哭聲，隨著北風在這暗夜裏迴盪，令人聞之鼻酸。

但只有葉仔沒有哭，他對寬仔說：

「叫昌啊裊擱落來提蘆黍股去西埔山頂出火，看有去收花嶼無？若收花嶼，佇西埔頂一定看會著。」

葉仔沒有放棄希望，準備再回家再拿柴火。

就在大家轉頭要回去時，忽然間旁邊有人大喊：

「有看啊！虎井遐有反應啊！」

回頭一看，虎井的方向，果真有一火光出現，在黑暗中，閃閃發亮。

「無毋著！佇虎井，裊收佇虎井！」寬仔的輕音嗓門，這時

變得很大聲。

船人的家屬看到這把如同生命之火，個個激動的淚如雨下，轉身跪向身後的溫王宮：

「有命囉！主公，千感謝、萬感謝，感謝汝的保佑！」

這時葉仔忍不住也哭出聲來。

外塹的夜，除了風聲以外，一切都安靜。

隔日早晨，一艘浮蘭艚，升著只有十支帆竹仔，由崙裡方向、直比外塹而來，沒多久的時間，已到外塹坡口。

「維賢的船」。

「汝看，帆頂懸的帆布歹去，頭前擱透一條索仔佇蓋巾頂，親像透西船的力道全款。」

「可能是下金爪（下舵盤座）歹去，透索到船頭做力道駛。」

「這擺報頭退尼仔雄，擱會凍倒來，真正是命大。」

「愛講人『才調』才著。」



溫王宮 (舊貌)

打船醮

188

「拜請魯班祖師，今仔日是弟子盧有物這隻新船欲安龍目，時辰已到，奉請祖師爺降落壇，保庇安龍目順利，出海討掠一帆風順、滿載榮歸！」

造船師傅豹仔，手舉三支清香、一臉嚴肅的朝西北方向唸唸有詞的說。隨後轉身向八仙桌上的神明頂了個禮，再將清香插入桌上的香爐內。

這張擺在正對船中央的八仙桌上，玄天上帝的神像坐在中間；三牲酒醴擺在香爐前；木匠專用的曲尺、墨斗（打線用的）、還有一支繫有紅布的斧頭放在兩邊；事先做好的船眼、及插有細紅布條的六支三寸鐵釘也在其中。整張八仙桌上擺得滿滿滿。

這艘新船，是物仔委託從公的兒子 -- 豹師造的，在樽 tan⁵ 仔頭頂的網寮巷（小地名）施工，選定今天良辰吉日的卯時安「龍目」。

一早，物仔及家人忙著託人扛神轎、拿彩旗、請來唢呐師，一路以五音助威，浩浩蕩蕩將溫王宮內的玄天上帝公，風風光光的迎來造船處，借助神威保佑新船好運連連。響亮的五音樂聲，吸引路旁的好奇人群，跟著來看豹師安龍目。

其實，早在物仔新船開始動工時，這些五、六月休海期的討海人，閒著沒事做，下棋除外，就是來這裡看師傅展工夫。每天圍觀的群眾，比二崁人還多（比喻二崁人數很少），除了吃飯外，幾乎都守在這裏，彷彿是船主請來監工的。

船，是討海人的第二生命。因此，看師傅造船，如同看大戲那般的踴躍。這群人早在師傅動工前就已來此報到。師傅的工法，造型的美醜，他們都是行家，只要匠師稍有偷工，都無法瞞過他們的雙眼。

但是，看歸看，師傅做好有人會誇講，做不好沒人敢嫌棄。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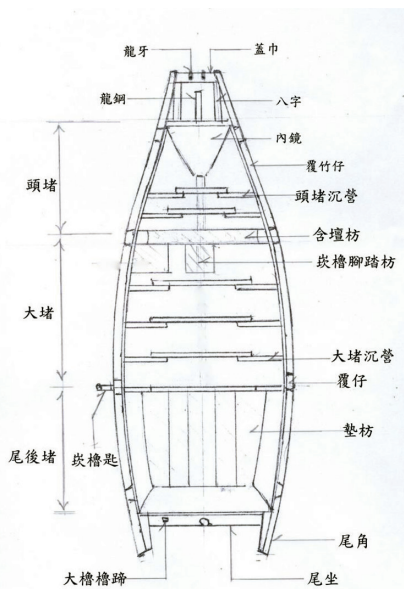
且，工作進行中，如果須要多人封船板時，只要師傅一開口，大家都很樂意幫忙。因為，師傅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一位高高在上、不可侵犯的神聖人物。俗語說：「造船起厝敬師傅。」造新船、蓋新屋，這種人生的盛事，為了能使匠師竭盡所能、且又不會動「腳手」（邪術），因此，師傅工作期間倍受禮遇。大家都認為，師傅的作風都是「有食有食的工夫，無食無食的工夫」⁴⁴，就是生活拮据的家庭也不能寒酸，三餐招待的食物定勝過除夕飯。

豹師三支清香插進香爐，舉起桌上的斧頭再向神明頂禮後，拿著左邊的「龍目」與三支插有細紅布條的鐵釘，走到船頭的左舷，左腳跪地，右手提高斧頭，以斧頭背面將鐵釘、前二後一、把「龍目」釘牢在船板上，口中同時唸出：

『順風順水順人意、得財得利得天時。』

豹師這句吉祥語，說得鏗鏘有力，很有匠師樣，在場的圍觀群眾，頻頻點頭。

豹師釘完左眼，再轉往右舷的船前準備釘右眼，陪在一旁的物



大目船各部位示意圖

⁴⁴ 師傅工作的用心，端看被招待的好壞。

仔，謹慎的將手中的右邊「龍目」及三支鐵釘遞給豹師。豹師一個趑身，把前面兩支鐵釘釘入「龍目」後，準備釘最後那支時，沒想到斧頭錘在釘子的剎那，「呸」的一聲，「龍目」瞬間破裂。在場的人，被這一幕嚇得瞠目結舌。尤其船主物仔，更是臉色全變。

安龍目是造船程序很重要的一道儀式。它是代表船的眼睛，能觀四方、找尋魚群，讓主人能日日豐收。所以今天選擇良時吉日，又請神明做鎮，其目的就在此。沒想到，會發生這種離奇的事情，這明明是不祥之兆。物仔臉上七孔皺成一堆。連同旁觀的人群，個個也皺起眉頭。但是，沒人敢出聲，無人敢追問。

「龍目」釘破，當下連豹師自己也嚇一跳。造船這麼久了，從來不曾發生過差錯，想不到今天會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犯了這種天大的錯誤，他真的無地自容。

不過，他靈機一動順口噏出：

「柴破宏運原在。」

語氣一樣震撼人心。這句話一出口，物仔臉上即刻露出笑容。

「不愧是老師傅，『有法度有破』，安啦！」物仔心理這麼想。

安「龍目」儀式完成，也代表新船將至完工階段。

新船忌諱農曆七月下水，也沒有人會在鬼月期間首次出海。物仔這艘新船趕在六月底完工。新船造好，丁香漁期也到了，村裏一些備有捕丁香漁具的船隻，也陸陸續續轉換作業、開始捕捉丁香魚。

物仔看好新船下水的吉日。

這天的黃昏，外塹社炤丁香的船隻一艘艘開始出動。個個搖著大櫓與炭櫓，沿著海岸、不深的海域沿途找尋魚群。

先得找到魚群，才點火誘引；引誘的來，才有機會下網，這是捕丁香魚的作業程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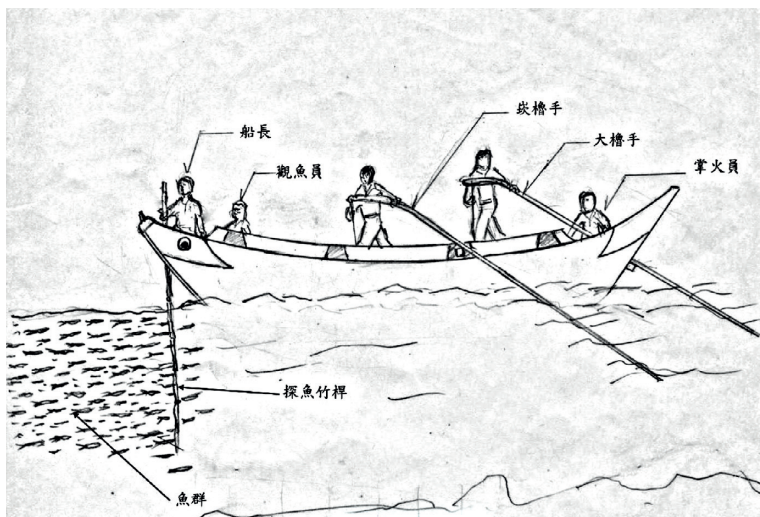
找魚，是大公（船長）的專責。他手中的那支一濶多長、

釣竿粗的竿子，是找魚的利器。拿著這支利器，坐在船頭，跟著船速的節奏，一下一上、反覆的插入水中，遇有魚群經過，魚體必會碰撞到插入水中的竿尾，進而來判斷魚群的數量及種類，這些主要的魚獲物有丁香魚、白鯧魚，或是見光就趨之若鶩的鯷仔魚。

物仔的新船，與其他船同一時間出海。船來到後灣海域，天色已暗下來了。他拿著探魚的竿子，坐在船頭開始插水找魚。

新船新傢俬。船具、漁具每項都比別人新，新船搖起來也較輕快。這種好條件，物仔及「海跤」都信心十足。他很努力的找魚，竿子頻頻插水。船人也很配合的一會搖向東，一會又往西，沒停歇的一趟又一趟找尋魚群所在。

夜已深了，物仔手中那隻竿子一直沒有魚群碰撞的反應。看別船一再開火下網，他的心一直急，急著要趕快找到魚群。



尋找魚群示意圖

「新船頭次出海，若是無見種（沒魚獲），一定『歹頭彩』。」
這個問題，老是纏在物仔的腦裏。

船一路找到北邊的學仔尾（地名）外，來到學仔尾外的海域，竿子插水的次數更加頻繁。不過，儘管他如何的努力，竿底依舊毫無動靜。然而，當他們船前腳剛離開，後腳就有船在他經過的地方開火下網。

「幹恁娘，魚是會認的船是毋？咱找過著無，別人船佇尾後都開火，幹恁娘！」

物仔已經「痠响袂忍兮嗽」（氣喘不忍咳嗽）的開始幹譙在心裏。但，幹譙歸幹譙，他還是不洩氣的繼續指揮船隻尋找目標。

又是一段很長距離的找尋，卻還是相同的結果。屢屢看別人忙著作業，連海跤也受不了：

「幹恁娘，這隻棺材（罵船），駛頭前拄無著魚，駛尾後的船魚隨到！」

「炤死人，搖規暝拄甲無一塊魚，別人密密下網。真正是棺材！」

「搖規暝找無一塊魚，這是犯著鬼是毋？」

「有力搖甲無力，也是拄袂著魚，規氣搖搖倒來去！」

個個怒火中燒，抱怨聲連連。搖起櫓來也委靡不振。相較於剛出海時那種神采奕奕、鬥志高昂的精神，真是天地之差。

天亮了，炤丁香的船隻全部返航賣魚獲。

「炤佻濟啊？」

「二、三百斤！也恁佻濟？」

「阮三、四百斤！」

「物啊！恁炤佻濟啊？」

「炤無啦！」

「逐隻船攏炤幾落百斤，恁新船新傢俬，若會炤無？」

聽到同業這麼說，物仔羞愧的無地自容。同樣忙了一整晚，

別人至少還有一、二百斤的漁獲，自己卻勉強填滿簍框底。

第二天，他們照樣與其他船同樣的時間出海。船人雖然沒像首次出海那樣的氣勢昂揚，但也心存「這流（次）無，向（望）後流」的心態，繼續努力打拼。尤其物仔，沒鬆懈的更加勤奮找魚，他不想與昨天同樣的命運，遭來別人的另眼相看。

可是，五個時辰的作業時間過後，卻是一樣的結果。

「會不會…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」

物仔盡量不讓思緒往壞的一方面想，才不致於影響作業情緒。

到了第三晚作業，物仔盡可能的想挽回頹勢。他更加勤快的指揮船隻，手中的那支「探魚器」也努力不懈。

未料，整個夜晚下來，漁網連沾到海水的機會都沒有，而別人的成績還勝過前兩天。這樣的結局，海趺抱怨聲更強烈，物仔的信心也開始動搖。

每天都與別人相同的時間出海，一樣的作業漁區，別人的漁獲大擔小擔的挑，自己還賺不到菸錢。同樣的付出，收獲卻是天壤之別。

物仔越想越不對勁：

「這其中一定有什物『曲折』的所在。著！一定是新船釘龍目出問題。若無，無地按呢這衰運。」

物仔懷疑問題的所在。

其實，釘破龍目這件事，物仔一直耿耿於懷，只是當時豹師那句破解的話，才讓他暫且安心。如今事實已擺在眼前，一定是這個節骨眼出問題沒錯。

物仔告訴妻子說：

「咱隻隻船，一定是釘歹龍目的關係，才會討攏無。人講有法度有破，腰啊汝湊想看欲用什物方法來破改？」

腰仔想了一會，才提議說：

「我看應該找震啊打船醮，看會凍解運毋？」

「著！請福官來打船醮！」

物仔這才恍然大悟。一時心急，沒有想到「打船醮」（儀式）是改船運最佳的方法。於是他聽妻子的話，決定要請廟裏的法師來「打船醮」。

但是，現在是七月。七月是大赦天下的鬼月，連神明都封印不辦事了，那有「打船醮」的道理。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。物仔一臉的無奈。不過也不能強求，只好等到八月初，不過要到八月還有一段日子。

現在「海跤」每趟要出海，宛如要上斷頭台那般的痛苦。在船上工作，又是有氣無力，形同行屍走肉一般，這樣的處境如何忍耐到八月。如果要因此就停海到打船醮過後，又怕落人笑柄。常言說：「討海無辭海」，風平浪靜怎能不出海？物仔左思右想，最後還是決定繼續出動。但是，在海上的夜，好像特別的長。以前怕天色稍為魚肚白，就失去作業的機會，現在反而希望早點天亮。更盼望這個時候能有颱風過境，才不致每天像是陪著別人出海似的。

數著西埔山的日落，一天彷彿三天的時間那麼長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八月，八月一到，物仔早已擇定吉日，準備「打船醮」。

初二一早，太陽剛冒出東邊山頂，物仔就通知海跤，將新船扛離湧樽尾仔（靠岸邊的淺灘）二、三艘船遠的地方，船頭面海，船尾的後方放著一張八仙桌。同樣以安龍目的場面，用五音將玄天上帝公再次迎來坐鎮、安放在桌上中間，左右兩邊再擺一些儀式用的法器與三牲酒醴。

這天已經等很久了。所有工作都準備妥當，「壇頭」震仔與小法總共五個人陸續到場。震仔將事先畫好的各路元帥的紅色靈符，貼蓋巾、龍目、左舷、右舷、尾角仔……。該貼的全部貼齊。

小法一個敲鑼，一個打鼓，另一個打赤腳，頭戴福官帽、手持令旗，鑼鼓聲一響開始進行「打船醮」儀式。

掌令旗的小法，隨著鑼鼓聲的節奏，在船的四周沙地上，對著船頭、船尾，一遍來，一遍去的繞圈做法。

八仙桌旁邊，鍋底貼有兩張成十字型、黃色長條靈符的那鍋食油，被烘爐煮得「沖沖滾」。震仔小心謹慎的將它抬到朝天的四腳竹椅上。儀式進行到最後，持令旗的小法，口含米酒，往正滾燙的油鍋上一噴，油鍋瞬間冒出高高火焰來，船人趁機跨越油鍋過火，上衣背後再蓋上溫府王爺的大印，便大功告成。

物仔把事先準備的紅包塞給壇頭震仔，順口說：「予汝平安大賺錢！」

震仔接過紅包後，在紅包邊邊撕下一小片紅紙象徵收紅，然後原封不動送還給物仔。物仔笑容可掬的忙說：

「努力（謝謝）！予汝真努力！」

船醮儀式完成，送神歸廟，一切事情忙妥後，時間已來到中午時刻了。

物仔家早已備妥請客的酒菜，要來好好感謝這些辛苦的小法們。「金鼓靈、腹肚脰」。忙了半天，收不收紅包是其次，吃一餐是理所當然。

用餐時，船人、小法，一張八仙桌坐得滿滿滿。難得有這個好機會，何況今天打了船醮，從今以後一切都會帶來好運，大家喝兩杯慶祝慶祝也是應該的。物仔先舉杯對震仔說：

「震兄努力啦！各位福官（小法）努力啦，來！啱啦！」

物仔豪爽的一飲而盡。

「冤客氣啦！來，大家攏捧起，做伙啱！」震仔回敬的捧起來大口就喝。

「幹恁娘！這暫實在討甲欲哭！」物仔趁機吐苦水。

「汝無聽人講，人有人運、船有船運，船若無運，征到平到，行到陀位陀位無。」震仔安慰說。

「都是按呢才會怨心感命！」

「阮搖頭前揣無魚，搖阮尾後隨開火，看汝會氣也袂！」

「幹恁娘，魚親像會認的船全款！」

幾杯米酒下肚後，海跤你一句、我一句把這個月來累積的滿肚子鬱悴全部倒出來。

正當大家喝到酒酣耳熱的時候，剛好維賢路過門口而被物仔發現，物仔忙大聲喊：

「維賢，入來啣一杯！」

被喚的維賢，停下腳步，轉頭瞧見屋內熱鬧滾滾，而物仔正向他招手。他隨即進門。

「今仔日是拍船醮？」

「是啦！從造一隻船以來，討甲強欲哭出來，拍船醮來改一下啊運。來啦，啣一杯啊！」

物仔站起身拿起一碗酒遞給維賢。維賢接過酒後，高舉向眾人說：

「來！我敬恁滿載！」說完喝了半碗。

「好好好，愈啣愈滿載，來予乾！」

大家大碗小碗喝個不停，彷彿船做滿載那樣的暢飲。

「物啊，我佻汝建議，汝剛整落炤丁香，對丁香海可能較無內行，汝著請教維賢，維賢有炤幾落年的丁香海，討了也真好！」震仔向物仔建議。

「著著著！汝無講我無去想著。維賢，汝規去佻我出來去幾逝，有什秘訣小教的！」物仔有一點醉意。

「無擱我彼領新醫無幾日著看日欲脹袋。我這暫當地趕。」

「隣蔓人（罵人話），無差甲這逝海。好啦，就按呢決定，來我敬汝！」物仔不等維賢答應就自做主張的決定，捧起酒、整

碗往嘴裏倒。

「啊好啦，規去都佢佬出去兩逝，來啱啦！」盛情難卻，維賢只好勉為其難的答應。

「豪爽！來乾杯。」

「來！乾杯，啱啱較早歇暎，兮昏通來海。」

乾杯聲隨著太陽西斜而結束。

黃昏出海時，物仔的新船多了維賢一人。

這趟出海，大家信心滿滿。船除了打船醮改運外，還專門請來一位行家做大公，做起工作來又恢復新船那種精神。而維賢不動聲色的坐在含壇頂，靜觀其變。物仔同樣坐在船前，舉著竿子一下一上的插水探魚。黑暗中維賢看不清楚物仔是如何使用那支竿子。

船巡過一片大範圍後，依舊沒魚群的動靜。就如同海跤所說的：「魚會認船」似的，船到那裏魚就避到那裏。而別的船照樣從他們船後給物仔難看 -- 開火下網。

海跤不滿的情緒已顯露在雙櫓上。物仔也緊張，他收起探魚竿，離開大公位置，將竿子遞給維賢說：

「來，換汝來扞煞一暎啊！」

物仔交棒後，換自己坐在含壇頂。

維賢接過竿子，感覺這東西有點粗，使用起來敏感度不夠。但是「無牛駛馬」，將就些。他坐上大公位置後，將船比向較接近岸邊的地方，沿著海岸、朝北方向開始沿途插竿探魚。

海跤搖著櫓，靜待這位專聘來的大公，有何做為。

還不到一刻的時間，就在小池角的海岸外，維賢忽然喊說：

「魚到啊！」

這話一出，彷彿要與人爭奪下網似的。原本低迷的氣氛瞬間亢奮起來。船馬上停止前進、嵌櫓收回原位；掌火的海跤，趕緊

往艙內捉起兩大把事先已經泡在煤油桶內的高粱穗桿，往那盞一直保持亮著的煤油燈火引燃。瞬間，火舌佔據了整把沾油的高粱穗。火越燒越旺，把周圍照得一片通明。握火把的海蛟，站靠大堵（中船艙）的右舷，將火把舉得高高的開始集魚。在火光的照耀下，水面上的動靜看得很明顯。大家張大眼睛四處張望、是否有魚群來趨光。但是，不管怎麼看，也只不過幾條鯿仔魚在水面上跳躍而已，並沒有出現大群體。

「真正有夠利！連幾尾鯿仔魚也探會出！」物仔內心很不是滋味。

「也是會曉也袂？」海蛟心裏也不爽。

大家都懷疑，維賢「喊魚到了」，到底是喊真的還是叫著玩的。

這時，維賢再度出聲：

「是丁香！丁香行深水，食大火，緊攞螢火落去！」

維賢聲音喊得響亮，大家配合度卻不積極。掌火者慢條斯理再拿出火把，心裏想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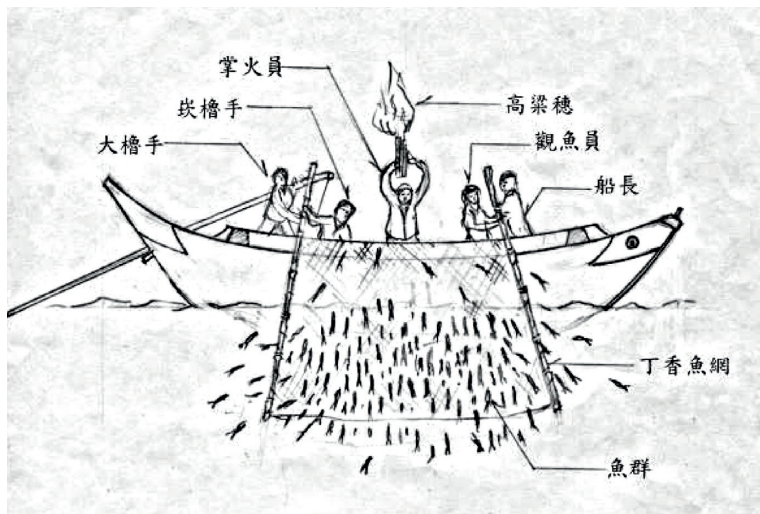
「反正回去也是空船，乾脆船內的火把全出動。『死馬做活馬醫』。」

大把大把的高粱穗桿一點，大火直往上竄，彷彿火燒船一般，火旺的不得了，把海面照得彷彿白晝一般。這時候，水面下開始有丁香魚的動靜。先是一小群一小群的出現，慢慢一大群一大群湧出，如同「操兵」般的不停往有光的右舷聚集。還不到說一句話的時間，右舷已被魚群包圍，一大片黑壓壓的一直在火光下繞圈圈打轉，彷彿在找尋些什麼似的。

船人個個看得既興奮又緊張。此刻才知道維賢有「兩步拭仔」。

維賢看時機成熟，指示開始下網。

三人為一組，一組站在頭艙前，一組則在大艙後，相同位於右舷，合力將那張大型的叉手網的兩支長桿、不驚動魚群的小心



火誘網漁業作業示意圖

順著船緣慢慢插入水中，直入一潄的深度，等網身全部入水，張開，一切就緒後，維賢喊聲：

「收火！趺煞耷落去！」

掌火的海趺，將高舉的火把往身後縮，同時用腳不停踹船墊板、發出聲音。明亮的火光忽然變暗，魚群驚慌的聚集成漩渦狀，朝漁網方向直趨而入。

剛好，「老鼠入牛角、穩觸觸。」魚群正好進入收網的範圍內。掌長杆的兩組人馬，握住杆的上半段、以船舷做為支點、身體使勁的往後仰，一鼓作氣的把插在水中的半節長杆平直的壓離水面，魚群就這樣落入網中。

新船至今，從未有過如此的豐收。被收拾上船的丁香魚，不停甩動那不願斷氣的小尾巴，將身上的魚腥汁拼命的四處噴灑，噴得滿船皆是，灑得個個滿臉滿嘴。跑進口裏的魚腥汁，苦在嘴

裏、卻甜在心裏，個個高興的合不攏嘴。

八月初八，八仙過海的日子，第一道東北季風的鋒面來得早，一早就風雲變色，氣候開始由北風掌管，出海的日子也開始變少了。炤丁香魚的船隻也陸續扛上岸，等待下波的好天氣。

這天的黃昏，在西邊的黑溝內，物仔正招待維賢在家喝兩杯，感謝他幾天來的幫忙，使他們船有好成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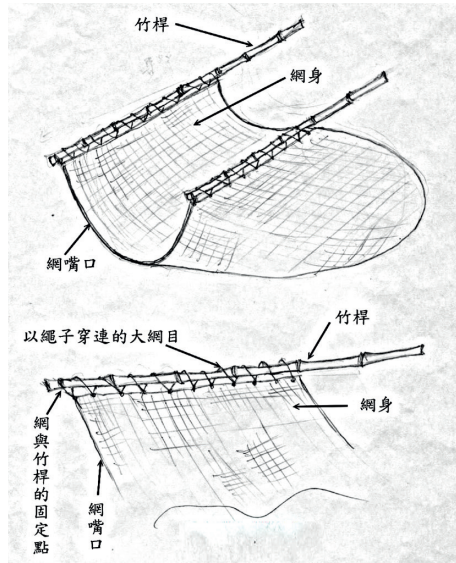
桌上一盤丁香魚乾，一碟花生仁，一瓶米頭頭，兩人邊喝邊聊。物仔一手菸、一口酒，喝了一口後才說：

「維賢，汝舉竿仔有什物秘訣，汝嘛小可教兮！」

「炤丁香海最重要是大公手中彼支竿仔。像汝所用的彼支竿仔有卡粗，但是介重要的是竿仔毋通舉『死手（不靈活）』。竿仔插落水內，愛綴船的速度行，行過後才攔抽起來重插，按呢魚春（碰）著竿仔才會知影。」

平時這種討海秘訣，不會有人願意透露。而今，維賢與物仔兩人是親戚關係，又物仔今天好意招待他喝酒，幾杯米酒下肚後，物仔的追問，維賢也難控制，把炤丁香的訣竅全盤托出。維賢舉碗喝一口、挾了幾粒土豆塞進嘴裏後繼續說：

「魚磕竿仔的情形，若是磕佇倚水面的所在，彼種是鯰仔魚，因為鯰仔魚上賤，大部份攏行較浮。磕著竿仔中



火誘網漁網具示意圖

央，這差不多攞是鯪仔。也若是磕佇下跤都是丁香。因為丁香行較沉，愛用大火才調伊會浮。親像彼日按呢，盡火落去燒，伊都浮起啊。外行的人，火無夠光以為是無魚，按呢都錯過機會啊！毋擱，有時竿仔嘛是無法度去磕著魚！」

「怎樣講？」

「因為水中有水金爍的關係，竿仔插落水，規支竿仔予水金扇捨佢金鏢鏢，魚看著金銅銅的竿仔當然是閃避！」

「有影啦！若有水金扇，連網落水，網嘛金爍爍！」

「這個時陣，著注意看魚爍！」

「看魚爍？」（魚群在夜間行動所產生的螢光色）

「無毋著，物件佇水內會產生水金爍，魚地走踏當然嘛是全款有這種現象。所以，咱做大公的人，毋通死舉著彼支竿仔，一定愛擱探頭注意水面的動靜。」維賢一臉嚴肅的說。

「原來舉竿仔也有這呢深的學問，今仔日無聽汝地講也毋知，莫怪彼暫討攞無。」

「討海雖然運氣足重要，但是萬項嘛著用心去想，去經營，才會成功！」

「著著著！汝講了真有道理！」物仔頻頻點頭，佩服的五體投地。

酒喝到這裏，兩人都有醉意，維賢走出物仔家，已經「中倚月」（月正當中）了。月光照在石頭鋪面的小路上，照明維賢回家的路。

臭肉魚

202

滬王宮前的沙灘上，一張新鐙罾（漁網名稱）正在進行一件隆重的儀式。

短腳的桌子，對準了新鐙罾的喉口（網中心點），桌上的香爐，三柱清香輕煙裊裊。薦盒及一疊金紙放在香爐前面。桌腳下，半圓型的殺魚刀插立在砧板上；裏面擺著一支「大稱」的簍框，靠在砧板旁。一群船人的兒子就在矮桌旁邊戲沙、湊熱鬧。

兩艘一體作業的網船大篙與副船篙仔，總共十個人正忙著把網袋接到網身上，完成整張新網的最後一道工作。

今天是東卡（鐙罾名稱）、維賢的新鐙罾在「脹袋」（儀式名稱）。

一向行事都須挑選良辰吉日來進行的維賢，撿選黃曆標明「結網」、大吉大利的八月十三的今天，一早就招集人馬，擺上香案，藉此來為這張新網注入如火燄般的旺勢，帶來豐收。

這時，正忙的鱸鰻林，大聲對閒著無事做、玩沙子的昌仔說：「昌啊！來湊牽一下！」

聽父親招喚，昌仔不敢躊躇、起身跑到鱸鰻林旁邊。這時臭疍也跟在身後。

昌仔幫忙父親牽網，而臭疍無所事事、藉機低聲問鱸鰻林：

「林叔啊，為怎樣烏跤（網袋）湊落鐙罾身，按呢叫脹袋？」

「汝無聽人講『網跤魚嚇、網袋飼某囡』。網袋是貯魚的所在，收入的關鍵都佇這。魚若有落入網袋才有準算。若無，圍攔較大塊的魚也是空歡喜。所以，為著每擺落網攏會凍脹滿網袋，才將這項工課（工作）叫做脹袋。而且，工課結束了後，著攔煮起來大家船仔人食一下粗飽，人飽代表網袋也飽。著是這個意思。」

鱸鰻林一口氣說了一大堆。

臭疍頻頻點頭。

昌仔也好奇問：

「俺爸，囡佇土跤擺的刀、砧、籠、量（秤）又擱代表什物？」

「這我知！刀佢砧是表示有魚通食；量參籠著是有通賣。四項湊起來，就是落網攏有通食擱有通賣。林叔啊，我講按呢著毋？」

臭疔搶著回答，一副得意的模樣。

「無毋著，臭疔汝擱捌！」鱸鰻林點點頭。

「香爐的香欲過去啊，我擱來點。」

臭疔轉身要離開。

「網做欲好啊，毋免擱點啊！」

「脹袋」的工作，隨著桌上那疊金紙燒完，大功總算告成。

這個時間，已日近中午。船人收拾好網具，全部聚集在維賢家裏等候吃中飯。中餐，葉仔煮了三大鍋麵猴（麵疙痞），準備給船人吃個夠。吃飽肚子，魚才會漲飽網袋。

個個肚子正在唱空城計，見到麵猴，彷彿「乞食跋死跔馬槽」一樣，毫不客氣拿起碗筷，拼命的一碗接一碗的吃。正當發育期的甸仔這群「兄弟仔伴」，個個至少五、六碗打底，吃的速度又快，一下子一大鍋就見底。

而大人們也像是「監裏放出來」似的，狼吞虎嚥的沒停歇。

整個庭埕內，沒有人說話，只有咀嚼食物的聲音。大家嘴裏還在忙時，先吃飽的維賢，開口就說：

「今仔日逐家開始輪流負責挖土蝦（撈細蝦子），我佢林啊兩人為一組，今日由阮先開始，其他恁自己去湊組。」

大家沒空回答，只用點頭。鱸鰻林吞下最後一口麵猴後，放下碗筷，從口袋裏掏出那支造型獨特的小菸斗及菸包，點火抽菸說：

「駛恁娘，鐙罈這種海，干仔這步從臊（餌料）上硬斗。」

「有後生通替手，毋通擱哀啊。甸啊恁這少年家擱食，結予

飽，才有力通替恁老父兜土蝦！」寬仔說。

「若近的兜無土蝦，才駛來去峙裡卡，也是扛網來到赤灣（赤馬）佖人借船卡。」維賢站起身來，邊抽菸邊說。

「欲去赤灣卡著艱苦啊！扛彼領土蝦網走遐遠的路，佖人借船仔又擱著予分份，實在算袂和！」

「這是不得已的代誌，無『臊』又擱無法度出海！」

看大人一直為了「臊」討論不休，旬仔好奇的問：

「為什物都一定用土蝦做『臊』，別項煞袂用的？」

「因為土蝦臊，是臭肉魚（臭肉鯿）上愛的，若無土蝦臊，雖然全用煤熟的米粉來代替也是會用的，但是效果無好。上介好就是煤熟的米粉攪土蝦。」寬仔說話，嘴邊不時冒著泡，連吃飯也不例外。

「駛恁娘！若無臊，著無通出海，較艱苦嘛著來去從！」

說到「臊」，大家都在傷腦筋。但沒有它，又等於捕魚沒帶漁網一樣，一切都是空談。因為「臊」是鐙甞作



臭肉魚

業誘引魚群不可或缺、帶有魚腥味的一種餌料。這種餌料，以土蝦為主，再攪拌一些煮熟的米粉。土蝦有腥味，米粉較顯眼，兩者相輔相成是魚群的最愛。如果缺少前者，少了魚兒喜愛的腥味，成效就不彰。因此，再如何的辛苦，大家都想盡辦法取得土蝦。

因此，船人分工、二人為一組，每天輪流，利用夜間適當的潮汐，用各種漁撈的方式，在自家的坡口，或走上幾里路到別的村里港灣去取得這些「寶」。

當天，旬仔跟昌仔兩人搖著船仔，利用烏雲遮擋月亮的矇矓夜晚，下旋在坡口不遠的淺灘。船的右舷綁著一盞用玻璃燈罩蓋住的煤油燈。昏暗的燈光，勉強照出水面一小範圍的光暈。旬仔

把綁有繩子、裏面擺塊小石頭的加籃仔（竹製的容器），從右舷處放入海中，石頭的重量壓得加籃仔即刻沉入海底，兩人開始等候土蝦上鉤。

「昌啊，等候罟東行，倚山罟較好，彼個時陣咱才起來山頂（岸上）罟。」

「嘛好，佇咱坡口較掙力罟兮，比走幾落里路去到界尾頭（合界村）罟較輕鬆。」

「也若正實罟無，該去嘛著去。」

「希望毋通按呢才好！」

兩人在等候土蝦入陷阱的同時，互相討論對策。

一刻過後，甸仔把加籃仔慢慢拉離海底。接近水面時，一小群一小群細如沙的土蝦，跟著加籃仔的水流浮上水面來、在燈火下聚集成小塊紅布狀。昌仔隨即以小型叉手網將牠們一網打盡。入網的土蝦擠壓成丸，還不過湯圓大小。甸仔再次將加籃仔投入水中，等候下一波撈起。

月色一直處於昏暗中。直到午夜過後，月落，天色才完全暗下來。這時他們的戰果還不到一斤重。

甸仔抬頭看天空已無光暈，知道月亮已西沉，對昌仔說：

「月落浦流三分，罟東流已經動了，咱起來去倚山罟。」

「也船仔囉？」

「船仔暫時拋踎海裏，橫直（反正）天光也欲去海。」

兩人決定後，船仔掙泊在原位，把衣服脫光、頂在頭上，甸仔拿著較大型的叉手網，兩人就這樣涉水上岸。

黑暗中的沙灘，沒人走動，衣服也沒穿上就擱置在沙灘上。張開那張網竿有一潏長的叉手網，一人拉一邊插到水底。甸仔站到水深及胸的位置，昌仔則靠近淺灘、只有淹過膝蓋的水位，兩人開始沿著岸邊、從東邊的汕尾仔（小地名），朝著西邊方向的溫王宮，

用力的一步步拉前進。

前進中，踏穩步伐，把網緊貼到海底，才能撈得到棲於底層的土蝦。

一直空到溫王宮前的淺灘時，感覺漁網異常沉重。

「甸啊！可能濟的喔，加倂重的！」

「我嘛有感覺，咱舉起來看覓！」

話說完，兩人即刻收攏漁網、拉高網身。果然，網袋漲得好像豬母的肚子那麼大。

「俺娘喂，濟的！」從來不曾有過如此的豐收，昌仔激動的說。

「有影都著，空一下較贏空幾落日！」

昌仔馬上收緊網身讓魚獲全部集中入網袋，甸仔準備擠出網袋中的水，把細如蝨母的土蝦擠成塊狀。



沙毛（鰻鯨）

正當甸仔雙手用力一擠，忽然哀叫一聲：

「俺娘喂！毋知什物刺甲規雙手？足痛兮！足痛兮！」

甸仔邊哀叫邊甩手，整個人好像被烈火灼傷，發狂似的亂跳亂叫。

「是怎樣？是怎樣？」

昌仔不知所以然，趕緊攤開網袋看清楚。在黑暗的光昏下，整個網袋內全是一條條黑黑、白白、有手掌大的小魚不停的掙扎亂跳。再看詳細，不得了，是海裏魚類擁有毒性的「一缸、二虎、三沙毛、四石祖、五楊威、六班伍」其中排行第三毒的沙毛（鰻鯨）。被這種魚刺到，難怪甸仔痛的叫「俺娘」。

昌仔放著網內的沙毛不管，趕緊拿來兩人的衣褲，胡亂穿上，扶著甸仔，半走半跑，衝回到甸仔家。

「維賢伯啊緊開門！緊開門！」

昌仔慌張的敲門聲，驚動正在熟睡的維賢夫妻。

「什物代誌返兇狂？」葉仔邊開門邊問。

「甸啊予沙毛刺著！足嚴重兮！」

大廳的煤油燈被點亮，這時才看出，坐在椅子上的甸仔，疼到滿身大汗，雙手腫得好像麵龜一樣，嘴不停的顫抖。

「手是怎樣腫佻按呢？」葉仔緊張的問。

「予沙毛刺著。」

「怎樣會予沙毛刺著？」維賢緊追問。

「也都空著沙毛，毋知當做是土蝦，出力捏，才會刺佻按呢！」

「這尼啊嚴重俺爸擱無佇兮，按呢欲怎樣？」葉仔急得不知所措。

「緊！汝緊落燃燒水，我來去挽八卦紅（仙人掌的一種）！」

維賢吩咐葉仔後，自己拿刀爬到牆歸上（大門的牆壁），將那粒有碗公大的八卦紅削一半下來，對昌仔講：

「汝佻八卦紅削刺，削好提落舂臼（較小型的石臼）舂！」

這個時候，甸仔已經痛得咬牙切齒，全身一直盜汗。

三個人，一人一手。很快，水也燒好裝桶，八卦紅也搗碎攪汁完成。

維賢忙捉起甸仔的雙手往桶內的熱水泡，再叮嚀葉仔說：

「手若會堪仔燒，水愈燒愈好！」

甸仔雙手浸泡在水桶內，身體還不停的抖動著，就像神明要「落壇」一樣。維賢再端起昌仔搗好的八卦紅汁，往甸仔口中灌了半碗。八卦紅的渣，塗在甸仔的手臂上。

三管齊下，漸漸，甸仔的臉色才好轉，身體也慢慢安定下來。

葉仔還是不放心，一直把鍋內的熱水、繼續添加在甸仔泡手的水桶內。而後再將剩餘的八卦紅汁拿給甸仔喝，維賢忙阻止說：

「這八卦紅汁袂使食傷濟（太多），查埔人若食濟，會造成冷精袂

生。」

葉仔聽維賢這麼說，不想浪費的將八卦紅汁添加在甸仔手臂上。

忙了一陣，天色漸漸明了，甸仔疼痛已完全消除。但是負責今天「土蝦臊」的維賢與鱸鰻林兩人，昨晚被甸仔這麼一擔擱，那事先撈還不到一斤重的土蝦，是不敷使用。

一早，維賢向大家說明事情的原由，最後決定將船行駛到嵵裡的坡口捕撈，撈有土蝦，直接航到燈塔下的漁場。

於是，網船的大篙與副船篙仔，搬上帆具，下舵豎桅。兩艘船帆一升，直比著東南方向的嵵裡駛去。

來到嵵裡的坡口，收起航具。船搖離岸上不遠的淺灘，開始下網。大篙在外、篙仔在內，各自拖著一條綁在漁網的網索，在雙橈的推動下，沿著淺灘的岸邊，一回東、一回西，不停來回的「卡」（拖網）。

作業到近中午，所捕獲的土蝦，與甸仔他們在晚上所撈的湊合在一起，數量勉強足夠，兩艘船才雙雙回航。來到漁翁島燈塔下方的漁場，已是下午的湍流尾。這個時候，西卡（鐙罾名稱）、與網寮巷卡，也有一艘嵵裡來的鐙罾艚，已經停在燈塔的西南邊、開始投餌料誘引臭肉魚。東卡的維賢他們，開始降帆起舵，大篙的帆具全部移往副船的篙仔船上。維賢伸出大橈，搖向網寮卡的西南方向，篙仔跟在大篙後面。就在網寮卡的西南不遠處停了下來。這個地方，水面有一條細細的白流。湍流尾、潮流向北推，維賢將船頭朝南，大橈繼續搖，保持船頭頂著潮水。篙仔位於大篙的左前方，距離大篙有圍一張網的空間範圍，船頭一樣向南，保持與大篙一定的距離。

站在船頭的鱸鰻林，捉起事先攪好的米粉土蝦臊，少量、少量、很有技巧的開始往船前的海面上投。

投過五、六次後，逐漸出現好像雨滴般水泡，一點一點從水

面下冒出來。

臭肉魚開始出現來搶餌料了。此刻，怕驚動臭肉魚，船內不敢有半點聲音，除了大櫓輕輕搖動及餌料不停投落水中外，大家都「恬恬」，幾乎連打噴嚏也得控制，個個視線像是被黏在冒雨滴的水面上。

水面由少量的雨滴狀，慢慢擴散成一、二個艙蓋大，又漸漸變成水面起皺的現象。魚一直增加，投餌料的鱸鰻林，手也跟著輕巧，少量少量的投向正搶得火熱的臭肉魚。

魚越聚越多，急性子的孔仔，一顆心像是打鼓般，他轉身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向維賢說：

「會用的下網啊喔！」

「也袂用的，等候臭肉搶甲扳白的時陣才開始圍。」

「是怎樣？」

「臭肉扳白，表示臭肉已經搶甲恣去啊，彼陣下網才袂嚇著。」

孔仔聽維賢這麼說，再轉頭盯著那群「沖沖滾」的臭肉魚看。



晒臭肉魚乾 (攝於峙裡里)

果然，臭肉魚開始翻魚肚白。翻白的範圍一直在擴大。

維賢向大厚比了個手勢，大厚立即伸出炭櫓，配合維賢的大櫓，小心、慢步慢步將船搖向篙仔，把流頭趂的狗頭仔網繩交於篙仔後。維賢將大篙迴轉開始下網。篙仔接到大篙的狗頭仔後，原位不動。而掌管餌料的鱸鰻林，投餌沒間斷，只是調整身體角度、保持面對魚群的方向。

深怕驚動到魚群，寬仔小心翼翼的不讓網墜（沉子）碰到舷板、將漁網推下海裏；維賢與大厚也不敢使力搖動雙櫓，避免有異常聲音出現。整個下網過程就像做賊似的，偷偷摸摸將漁網圍向魚群。鱸鰻林繼續不停的餵養那群已經吃到不知「暝日」（白天與晚上）的臭肉魚。

沒多久，四、五十溥長的鍍罾網，把魚群團團圍住。大篙再度搖來找篙仔拿回先前交給它的狗頭仔繩子。並將一條繫於左舷中央的拖繩遞給篙仔，藉著篙仔雙櫓的力量，在大篙收網期間能保持與魚群一定的距離，以防兩者太靠近，驚嚇到魚群。

下網完成，維賢收起大櫓。而大厚將炭櫓交給維賢，維賢接過手後，把炭櫓垂直的插入左舷靠船中的水裏，做準備。

大篙的船人各就各位。流頭趂在含壇前站兩位；大堵艙後的流尾趂一樣有二位，兩者開始一起慢慢將漁網一寸一寸小心的收起。

大家手忙，眼睛卻沒離開網內那群「寶」。一顆心就像海浪似的起伏不定，深怕稍有不慎，被臭肉魚群驚覺到，就會對你說「再見」。

鱸鰻林見魚群一直控制在他手中，搶的死去活來時，得意的眉開眼笑。餌料不停的供應，網內空間也隨之縮小，縮小。直到漁網兩邊做記號的竹筒拉上船，空間範圍已剩不到半個石滬大，這時維賢大聲喊：

「刮來！」

這聲令下，個個彷彿要與人輸贏（打架）一樣。鱸鰻林餌料丟

在一邊，跳下與流頭趺湊成三個人。兩邊總共五人，雙腳一蹬，使出渾身解數，齊聲喊：「摧落！」網，大把大把被拉上船。同時，拖著大篙的篙仔，四個人合力搖雙橈，拚盡全力來拖住大篙，使大篙不受拉網的影響而逼近魚群。維賢右手握著早已插在左舷水中的那支炭橈，一下前、一下後不停的搖動，並且用腳使力的踹踏板來製造聲音，防止魚群趁此露洞逃脫。

忽然而來的驚天動地，令搶得幾近瘋狂的臭肉魚群，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跡，網內只剩下拉動漁網所產生的陣陣蕩漾的漣漪。

經過一陣拚命後，喉口終於到了。但，魚有沒有落網？無人知道。

大家雙手拉著網身，眼睛卻瞪著水中。

拿炭橈歸位的維賢，探頭向船後的水中深處看，一片一片、好像玉米粒大小的銀色魚鱗，從一、二溷深的網身，陸陸續續冒出來。

「出鱗啊，出鱗啊！」一向說話音量不大的維賢，此刻聲音有些顫抖。

聽到出鱗，船內氣氛瞬間達到高潮，個個好像大贏錢那般的高興。

「錢來也！」鱸鰻林興奮的說。

鱗片隨著網袋漸漸拉近水面，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密，水中變成銀光點點。最後也有淺色的血水滲出來。這種碰到漁網馬上脫光鱗片、出血而死亡的臭肉魚，最容易讓船人知道下網的結果。

「出血啊！濟的喔！」大厚激動的說。

寬仔忍不住內心的興奮，那新娘仔聲的聲音，也變得大音量的喊說：

「幹佬娘，圍著啊啦，介少千外斤！」

「一直地出鱗，規千斤的！」孔仔也贊聲的說。

「駛佬娘，愈來愈重，若無一千，也有八百，駛佬娘囉！」

「我看不止，有千外外斤的！」

「幻死恁祖公！」

整艘大篙的船人，高興的彷彿打情罵俏的一句來、一句去，大聲小聲說個不停。

篙仔船內的深仔開口就問：

「欲過篙仔無？」

「幹恁娘！汝是新來的，干仔看這人地喝，汝嘛知影濟的！」

大厚出聲就罵，但語氣帶有多興的意味。

「駛恁娘，這擺真正是濟仔，緊將篙仔搖倚來！」

緊縮的網袋，被魚獲擴張的像懷孕母牛的肚子一樣大，而且血水把漁網周圍染成一片淺紅。

篙仔搖到大篙旁，反方向的靠在大篙右舷。兩船合力將網袋口解開，一艘綁一邊，開始把魚獲收拾到篙仔船內。

背深藍、腹部銀白色有兩指長的臭肉魚，沒有鱗片，魚體硬綁綁的張大眼睛躺在漁艙內，鱸鰻林捉了一條，手指著臭肉魚的眼睛說：

「駛恁娘，汝這種臭肉魚目調真金，真歹掠，今仔日總算予阮圍一載啊！」鱸鰻林再把魚故意拿高來東瞧西看，又說：

「像這種掠外長（手掌長度）的臭肉魚，當好食，一頓欲食食的拾外尾。」

「幹恁娘！都毋地青暝（失明）食，一當欲食拾外尾！」

「一个人若分拾尾做物配，叫恁某团攏袂配，全部予汝吐血（吃）！」

「駛恁娘！恁攏窄喉，講的著攏袂食！」

手忙，連嘴也沒閒著，大家開心的幹謙說笑，真正是：「討海人一日無講幹，三日無凍趁。」

經過還不到半落香的時間，一切收拾並整理完畢，維賢伸出大櫓，準備返航時，忽然聽見有人喊叫聲：

「外塹表的，恁的大篙請慢走的，予阮圍綴尾（聞到腥味而來的魚群）。」

維賢轉頭一看，原來是峙裡的大篙，停在他的西南方向，等候要圍他的「綴尾」。

「好好！」

維賢答應，篙仔馬上離開，留下大篙停在原位不動，峙裡的大篙以維賢的船為目標，開始將它包圍在網內。等到峙裡的鐙罾網開始喊聲「刮來」時，維賢的船才搖從「喉口」離開。離開時不忘順口說：

「峙裡表的，佢入來阮外塹賣臭肉，才來厝裏坐啦！」

隨即將船比著回家的方向，雙橈搖前進。

孔仔來接手維賢的大橈，維賢站在船後點菸抽，望著正在收網的峙裡鐙罾罾說：

「咱鐙這濟，一定有足濟臭肉綴佇下趺食臊，峙裡圍咱的綴尾，一定有通圍五、七拾斤啊！」

「厚湍（有限）的！彼是地『祛烏仔屎秧肥』。」靠在大堵旁、正在吸菸的深仔，話從鼻孔出聲。

「這都是擗力食力！汝毋通今仔日討兩尾仔，都地講大聲話。汝無聽人講討海人是『一日殘九豬、九日無豬殘』⁴⁵，海是無穩當有的。」

黃昏的陽光，照在回航的鐙罾仔罾。載有近千斤、滿載魚獲的篙仔，頭低低的犁起高高的兩道水波痕，彷彿此刻大家的心情，那麼的興奮。

⁴⁵ 一天收穫，九天沒入帳之意。

好兄弟上山

214

維賢家裏，船人正忙著把鹹煙仔魚（鯉魚）切成條狀魚餌，鉤在延繩釣 -- 「滾」的魚鈎上。海跋每人五籃「滾」，四個人總共二十籃，統一挑來維賢家作業，工作完成後等候潮汐，準備出海。

今天初十，正值小潮，潮水流速緩慢，且水色也較清徹，這是延繩釣最好的作業條件。加上這幾天來，不停哀嚎的東北季風也漸漸疲勞。到今日，總算風輕浪平，給浮欄艚提供了最適航的天氣。

「歹天這濟日，也無鱧仔通做餌，若放嘉鱸都較糰。」寬仔將鈎好魚餌的「滾」，一籃一籃的疊高。

「嘉鱸（鯛科）恰龍占（龍占魚科）食餌足雄的，這種鹹烟仔餌嘛是真好。」

「駛恁娘，王鱧（寒鯛）愛食狗蝦仔餌，嘉鱸愛食鱧仔餌，也有



延繩釣具（攝於北寮村）

的愛食小管仔餌，干啊龍占清彩食。也若按呢，咱毋著去準備幾落種的餌來應付？」

「透風這久啊，魚見餌都食，毋管什物餌攏好。」維賢起身拿菸斗來抽菸，看工作已告一段落又說：

「食食早起（早餐），通起趺駛才會赴放洩流尾。」

吃完早餐，漁具、航具在船人家屬的幫忙下，一一扛到浮欄艚船上準備出航。這時寬仔拿著一本小簿子，大步的從樽 tan⁵仔頭走下來，維賢見寬仔開口就問：

「報關報好啊？」

「好啊！」

一切就緒後，船推離淺灘，開始下舵豎桅。帆一升，適航的風力將繚仔索拉得很緊，船頭揚起兩道高高的水波痕，直向著花嶼東邊的海域前進。

寬仔抽著菸，一副神秘的模樣對著大家說：

「有一个好消息報恁知！」

「什物好消息，遐呢啊神秘？」

寬仔吸了口菸後才說：

「今仔日海關發佈一个消息，日本政府的水產試驗所，前月日佇臺灣沿海，放一批阿跤太（日語嘉鱻）欲做實驗，裊欲研究這種魚走的路線佮距離，這批魚，魚尾攏掛有銅箍做記號，什物人若掠著這種掛銅箍的阿跤太，去海關報繳，海關重重有賞，獎金袂少！」

寬仔一口氣把海關公佈的消息說得清清楚楚。

「駛恁娘！這叫什物好消息？」鱸鰻林的聲音好像從鼻孔出來似的。

「大海闊茫茫，跔臺灣放幾尾仔魚，都想欲佇澎湖掠著？我

看比海底摸針也較困難！」大厚與鱸鰻林同樣的表情。

「是比較較困難無毋著，但是咱著希望錢來揣咱，人講『錢四趺，人兩趺』，錢若欲揣人，攏毋免咱去追，自然伊都送入門來！」寬仔一本正經的說。

「駛恁娘！耳仔尾較薄的鱗胥皮，睏罔睏，袂眠夢！」

「袂恁想啦！也是打拚放咱的滾才著。冬天難得有今仔日這種天氣，攞合著好流勢，這逝出來去，穩食的！」大厚說。

「駛恁娘，規个冬天攏無出海，冬節（冬至）攞到啊，也欲食祖（祭祖錢）兼裸錢，看有通放一載阿趺太無？」

「我看是穩有的！」大厚信心滿滿。

「允啊地做大公（穩與允同音）。『穩山無做，穩海無討』，也『靠勢予勢誤』汝毋捌聽人講？咱都向望錢來揣咱按呢著穩啊！」

「駛恁娘囉！汝對海關公佈的消息充滿希望，也對今仔日這帆海祭講遐無元氣的話！」鱸鰻林的音量有點高。

「毋是無元氣。是錢來揣人都有希望！」

「駛恁娘，每日躺跼床睏，錢都會來佻汝咬趺！」

海關公佈這個消息，讓船人話題扯了一大堆，唯獨維賢沒講話，專心掌他的舵。

船，「條杆帆」又順風，跟著洶流，速度跑得很快。

十一月天，天清無半點雲，太陽大的像臉盆，但是山頭一片矇矓。低溫的關係，水氣籠罩著水面，有種神秘感。

大厚側躺在船艙旁的甲板上，面向右舷，借著冬陽取暖。寬仔頭枕在右舷板，雙腳盤踞在艙蓋上，在帆蔭的遮蔽下，一副悠哉的模樣，哼著元宵燈會所唱的南管調。鱸鰻林在船後，嘴裏叨著菸斗，正忙著綁小錨及燈斗，為下「滾」的工作做準備。而掌舵的維賢，頻頻張望對面的山頭，找尋下「滾」的位置。

「好風送船走」，船方向不變的一直往南行駛。很快，虎井山頭近在左舷，花嶼則在右前方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躺在甲板的大厚突然站起來，好像發現什麼似的，以右手遮在眉毛上，朝著花嶼方向遠眺，看了一會，忽然大聲說：

「有死人！」

大厚這麼一叫，船內氣氛瞬間緊張。寬仔被嚇得雅興全消、驚惶的爬起來。鱸鰻林也停止手邊的工作。坐著掌舵的維賢，即刻起身。大家同時朝著大厚所指著的方向望去。果然離船有五、六艘船遠的海面上，漂浮著一具好像水流屍的不明物體，在「白流」（類似交界流）邊載浮載沉。

「可能是，好兄弟仔欲綴咱上山，都駛來拏才會用的，大厚落帆！」維賢吩咐就近的大厚降帆，大厚一個轉身，將大桅的升降索解開，帆馬上落下。

「毋是啦！毋是死人，是死狗地浮，毋免駛去拏！」寬仔害怕見到死屍，不敢去面對，大聲的嚷著。心裏也嘀咕著：「死屍也毋是佇船頭前遇著。離這呢啊遠，規氣將伊當做是一隻牲生（畜生）的屍體著好啊，何必硬欲去拏。萬一真正是浮屍，拏起來船，也擱必須載倒向海關報案，擔誤了寶貴的作業時機。尤其在這冬天，難得有這呢好的天氣，又擱小流勢潮，適合放滾的好日子，失去了這個機會，真正損失著大啊。」想到這裡，寬仔又大聲說：

「毋是好兄弟仔啦！是死豬死狗的屍體啦！」

「毋管是毋是，攏愛駛去看覓的。」

降帆後，船已處於漂流物的背風面。維賢伸出大櫓，將船搖向漂流物。他邊搖邊思考：

「為什物已經有二、三艘船由此經過，無被發現，偏偏予

家已拄著，難道這個時陣才浮出水面？聽早人說，遇著這種好兄弟，著有緣人才會拄著，若無就是對面來也會錯過。」

「毋是！一定毋是死人！」寬仔再度出聲。

「駛恁娘囉！汝若驚，跳泅倒去！」鱸鰻林那對大眼睛瞪得比牛眼還大。

「船那駛倚欲祛，恁袂使黑白講話，尤其毋通講臭，這是對好兄弟一種的尊重！」維賢慎重的叮嚀大家。

船慢慢接近漂流物。漂流物就是怎麼看，怎麼像，像一具人屍體，像一具浮腫的水流屍。

「我看是好兄弟無毋著！」鱸鰻林高個子，看得比較清楚。話說完，一股濃濃的屍臭味迎面撲來，鑽進大家的鼻子裏。

「死人味有夠臭啊！」寬仔摀住鼻子脫口而出。

「叫汝毋通說，汝偏偏摀講！」維賢瞪了寬仔一眼。

船小心翼翼的以右舷接近水流屍，準備由此處將屍體撈起。隨著船越靠近，寬仔一顆心就越掙扎。

他無法忘掉那一年漂流到海灘來的水流屍：全部的頭髮都掉光，部份頭皮也剝落見到裏面的骨頭；雙眼不見、留下兩個深深的眼窩；沒有鼻樑軟骨，只有一個不見底的凹孔；沒有嘴唇，兩排牙齒凸露在外。手指頭有的也脫落，少了衣服遮蔽的軀體，依稀可見脫皮的死白肌肉，整具屍體無法形容的恐怖。這種屍體撈上船，如何與其同處一船、忍受這段航行的時間。寬仔越想越害怕，腳不由的抖了起來，此刻他恨不得就此消失。

這時忽然間大厚喊說：

「毋是啦，毋是死人啦！」

仔細看個清楚，原來是一條幾十斤重的龍膽石斑，咬住一條若似剛出生的豬仔大的刺河魨。刺河魨身體一半被石斑吞入口裏，一半暴露在外。這明顯是被吃的河魨，本能的反抗，膨脹身

體來卡在石斑的嘴裏，令石斑無法順利吞進肚子，造成兩敗俱傷、雙雙死亡的結果。

寬仔鬆了一口氣，放開搗鼻的手說：

「我無講，毋是死人，恁偏偏毋信！」寬仔一臉得意模樣。

「這擺才請汝做大公！」大厚那鼻音的聲調，更加的重。

「駛恁娘囉！遠看有夠像死人。汝這尾內麻（石斑），愛食死好！」鱸鰻林搗著鼻子罵說。

「這兩條若是還活的毋知佢好𠵼！」

「帆船升起來，緊駛來去赴流勢（趕潮汐）。」

船帆再度升起，繼續往南前進。

維賢頻頻轉頭看東邊的虎井山頭，山頭因船往南航行而改變形狀。由虎井開門、漸漸變成虎井仔圓、最後來到虎井山形成三角形時，維賢吩咐降低船帆以放慢船速，他要以這個點來定方位。

維賢叫鱸鰻林暫時幫他掌舵，自己到大堵艙底，以耳朵貼近船底板，仔細聽水底傳來的聲音。

「奇怪，照這個逝駛來著有『粗汕』（比較大的珊瑚礁），汕目聲聽起來應該真大聲才著，怎樣這細聲？親像無汕全款。林啊船食較東一點啊！」維賢抬頭向鱸鰻林說。

鱸鰻林聽維賢指示，舵往右舷拉，寬仔則在船尾縮放繚仔索，調整帆受風的角度、配合轉向。船往東南行駛一段距離後，維賢看看四周的山頭，再度趴在船底聽個仔細。

「汕目真大聲啊！會駛開始落滾啊！」

說完，起身接舵，將船朝向西南。下滾的工作就緒，帆再次升高，維賢喊聲：

「下落！」

綁在魚滾的小錨首先下水，拖著沒油燈的燈斗開始「落滾」。

帆沒盡升的航速，比起搖雙櫓的速度快很多。鱸鰻林蹲坐在右舷的甲板上，雙手拿起「滾籃」中的魚鈎，不停往海中丟。他丟魚鈎的動作，速度快又乾淨俐落，在外塹的同業可說無人能比。

魚鈎相距一潏多一個，隨著「滾」的主繩慢慢沉落海底。寬仔把一籃籃的魚滾連結後遞給鱸鰻林；大厚負責小錨與燈斗。彼此合作無間。還不到吸一次菸的時間，大厚已下了第二門錨連同燈斗。燈斗剛下水，鱸鰻林忽然大叫：

「釣仔搵著（勾到）手啊！」

維賢聞聲，馬上將船舵推向左舷，使船頭轉往北邊來減慢船速；大厚趕緊伸手拉住正在落水的「滾」母繩，使鱸鰻林不致於被拖下海；寬仔忙拿起身旁的殺魚刀，盡速將勾在鱸鰻林手指的魚鈎子繩割斷，子繩被切斷，大厚隨即把母繩放開，滾持續下。但魚鈎卻留在鱸鰻林的手指中，血一直滴，鱸鰻林眉頭也不皺一下，堅守崗位、繼續丟魚鈎。

第三個燈斗下水後，二十籃魚滾全部下完，船開始下帆起舵，下錨在就近的燈斗邊。

下滾工作完成後，鱸鰻林才有時間處理自己的傷口。他將鈎在無名指的魚鈎，倒拔出來，左手拿著沾滿鮮血的魚鈎說：

「駛佬娘！海討甲欲老才來予這個釣仔搵到。今仔日到底是什物日子？這尼啊衰運，駛佬娘囉！」說完將魚鈎狠狠甩向海中，而後伸出受傷、流滿血漬的右手，在海裏清洗。

「外塹放滾所有捏釣的『趂數』，無一个比汝鱸鰻林啊較厲害，想袂到今仔日煞『摸奶予奶殘刺著』⁴⁶。」大厚開玩笑的說。

「無法度啦！寶馬嘛有失蹄的時陣，駛佬娘囉！」鱸鰻林甩甩受傷的手。

「有要緊無？」維賢的聲音。

⁴⁶ 再熟悉的工作也會出狀況。

「死袂去啦！」

「鱸鰻林啊勇甲一隻像牛，這點傷算什物，只不過是流幾滴血而已。來啦！食一啄菸補血。」寬仔拿著已點著的菸斗，要給鱸鰻林吸。

「駛佢娘囉！汝干啊會曉打拉涼！」鱸鰻林自己也掏出菸斗來吸菸。

「菸食過趺，小停一下差不多通起啊。」維賢也拿出菸斗準備抽菸。

「今日這種好流勢，放滾穩食兮，而且佇這個所在，正是嘉鱸、龍占逝，一定穩食兮！」大厚語氣充滿信心的再度提起。

「穩的有兩種，一種是穩有，另外一種是穩無。」寬仔的大眼睛眨個不停。

「駛佢娘囉！若放有汝才袂分！」

「伊擱欲分雙份囉！」大厚帶著揶揄的語氣。

短暫的休息，經過燈斗的水流停止片刻後，開始慢慢由南轉向北。顯然涌流的潮水已經動了，該是起「滾」的時候了。

收起船錨，維賢伸出大櫓把船搖靠燈斗，位於左舷的大厚，彎腰把燈斗拿上船、開始起滾。

寬仔站在最前面，一把一把用力的拉起滾繩，他雖然矮小，卻做事不落人後；鱸鰻林把拉起滾繩一圈一圈照順序的放入滾籃中；大厚整理錨、燈斗的繩子兼等候處理上鈎的魚獲。

大厚伸長脖子，把頭往起滾的左舷外面探，探看被拉起的「滾」繩是否有魚上鈎。蹲著收滾繩的鱸鰻林，視線也放在船外，注意漸漸浮上來的魚鈎有無鈎到魚。維賢手搖大櫓，令船朝著起滾的方向前進，眼睛卻也不離那條「希望之繩」。此刻，大家都滿懷期待著有魚獲出現。

「毋免相啦！若有魚，我地拔都會先知影啦，我會佢係講啦！」

寬仔出力拉滾繩，低溫的天氣也阻止不了他臉上的汗水。邊拉邊用袖子拭汗。

綿延很長的滾繩，附著子繩的魚鉤從湛藍的深海處，一個個隨著拉力而浮上水面來。個個望眼欲穿。然而每個魚鉤的魚餌都完好如初，幾乎沒有一塊脫落。

「滾」一直收到快接近第二個燈斗時，甲板上仍然不見半條魚。鱸鰻林再也按捺不住，大罵說：

「駛佬娘囉！今日真正是犯著鬼，起甲強欲一半的滾，竟然連一隻胡蠅（蒼蠅）都無來食餌，真正是『穩山無做、穩海無討』，駛佬娘！」

「這個汕逝不應該放無半條！」維賢搖著櫓，視線一再的轉向山頭望。

「我看是犯著鬼無毋著。來，換我拔一睇，換一下手氣看會有無！」大厚在雙手掌吐了口水，合掌搓了搓再接過寬仔手中的魚滾。

「照這個版勢，我看是『生瘡換滲屎』兮。全款的命運啦！」鱸鰻林嘴裏嘀咕，心還是不死的照樣把頭伸在船外。

這時一支不明物付著在魚鉤上，由深處隨著滾繩慢慢浮上水面。

「勾著什物物件？一支親像柴骨全款。駛佬娘囉！魚毋食餌，煞去勾著這死人物！」鱸鰻林說完，再看到收在手中的滾子繩，剛好是少了一個魚鉤。他才想到說：

「駛佬娘囉，這個所在，拄好搵著我的手的前門鈞啊，真正有鬼。駛佬娘囉！」

「也是什物物件？」

拉滾的大厚想探頭看，那支不明物已經被拉上船。

乍看之下，像似一支生鏽的鐵杵，有人的小腿長、兩指粗，被魚鈎牢牢勾住。

「這是什物件？攞予釣仔搵牢牢！」

寬仔拉起第二個燈斗後，解下這支不明物，拿在眼前東瞧西看，看了一會準備將它丟下海時，維賢忙出聲阻止說：

「等一下，我看覓兮！」

「一支若柴骨，有什物通看？」

寬仔把東西遞給維賢，也嘀咕幾句。

維賢接過手詳細一看，忙說：

「這是一支人的跔骨！」

「什物？是人骨頭！」

聽到是人的骨頭，大家都起雞皮疙瘩。寬仔忙將手伸出船外拚命的洗。

心想：「好佳哉是一支袂臭、袂歹看的死人物。」

「莫怪鱸鰻林啊講的，勾著死人物！」寬仔帶著嘲弄的口氣。

「不可對好兄弟仔不敬，好兄弟仔既然有緣欲綴咱上山，咱著好好對待！」

維賢表情嚴肅的將那支骨頭妥善的放在尾笨（後櫃艙）邊，繼續再起滾。

「我看都是好兄弟欲上山，才會無一尾魚食餌！」

「是按呢無毋著！」大厚也有同感的說。

船上的氣氛瞬間變的莊嚴。

滾，收到最後，二十籃魚滾，總共一百二十多個上餌的魚鈎，真的連一隻蒼蠅，或是螞蟻都沒釣到。

就在剩下最後一小段時，大厚忽然叫說：

「地稠有魚喔！」

「駛佻娘囉，剩無幾個釣啊，有也會咬死人！」

鱸鰻林話是這麼說，心還是癢癢的，忙把頭探出船外想看個究竟。

果然魚滾的最後一個魚鉤上、一條不小的粉紅色魚，一會竄東、一會又竄西的從深水處慢慢浮上水面來。

「是嘉鱻，二、三斤重。」

「欲死啊才放一個屁！」維賢苦笑的说。

嘉鱻被拉上船，不斷的掙扎，大厚捉住魚身準備拆下口中魚鉤時，赫然發現，嘉鱻的尾巴竟然套有一個銅圈，大厚眼睛為之雪亮，一時間好像撿到大金塊那般興奮說：

「是掛銅箍的嘉鱻，是日本政府做研究的嘉鱻魚！」

「有影無！」

大家像蒼蠅見到甜物一樣，個個都圍攏過來。

「駛佻娘囉！福氣到無知！」鱸鰻林又看又瞧。

套在嘉鱻尾巴的銅圈陷得很深。可見放流的時間已經過了一段日子了。但是，刻在銅圈上的字體還明顯可辨。

「真正銃子打入肚臍空，無簡單！」

「我無講，『人兩跤、錢四跤』，錢欲揣人，予汝走袂去！」寬仔囂張的新娘仔聲。

「干啊掠這尾，卡贏討一載，真正是『人兩跤、錢四跤』，錢若欲揣人，汝攏閃袂去！」維賢也感到興奮。

這條嘉鱻就像福神到，把嚴肅的氣氛又帶往歡樂。每個人彷彿在過新年是的，牙齒都露了出來。一切整理完畢後，下舵升帆，開始返航。

船前面載著那條待領獎金的嘉鱻魚，鱸鰻林他們三人，也不

想換掉身上因起滾被濺濕的衣服，而侍候在旁。船後放著好兄弟的骨骸，伴隨著維賢掌舵。一路順著滿流往外塹振帆而歸。

燒佛

226

臺灣，在於日本殖民、強權的統治下，一轉眼，已經過了四十多年。這數十年來生活在這片大海的外墾人，世代交替，一代新人換舊人。孩童搖身一變，成為當家的大人；成年人也邁入老年。這段期間，在異族不平等的對待下，低聲下氣、拚死拚活，無疑為了一口飯，雖然日子過得非常的艱苦，但還算平靜。

昭和十二年（1937），日本在大陸發生「支那事變」（七七事變）。

日本政府發佈一道令人無法接受的政令 -- 燒佛。要把居家所有的神像，全部集中燒毀，以除迷信。這道命令一下，外墾村民人心惶惶。

真的是得寸進尺，從剛開始禁止家中拜拜燒金紙，如今又要把家人唯一的精神寄托全部燬掉，真正是「食人夠夠」。外墾人大家都在罵。

但是，人在屋簷下，能不低頭嗎？

政令執行的這天，微弱的北風，一樣吹皺坡口的這片海域。

烏雲遮日，層層的低空雲層壓住了整個天空，天際就像蓋上一層烏沙布，陰沉得彷彿雷雨即將來臨。已是早上七、八點的時辰了，感覺卻好像天剛亮。天象反常，宛如「天狗咬日」（日蝕）。

可以捕魚的天氣，卻沒有人想要出海，每艘船仔都被扛上海沙壩休息。

樽 tan⁵ 仔頭，這條外墾人的公共場所，一早，三五成群就聚集在此，每個人都為了今天這件驚天動地的「大代誌」而有滿肚子的怒火要舒解，但，又不敢大聲說。

「這死過年的日本啊，袂好啦，一定會受報應！」

「天壽喔！袂好喔！自從裊來管了後，禁止這、禁止彼。禁止咱袂駛仔厝燒金（燒紙錢），今仔日又攞叫咱將厝內的公祖（神明）請去燒，這種無天理的代誌也做會出，毋驚神明揣裊討命！」

一向最虔誠的婦女，燒佛，如同割她們身上的一塊肉似的。

「幹恁娘！日本啊！恁這牲生。神明好好也袂去共恁，竟然下令欲燒佛，這真正是『橫柴舉入灶』（橫行霸道），幹恁娘！」

「駛恁祖嬤！日本人這呢啊無法無天，一定會報應，一定會受報應！」

樽 tan⁵ 仔頭罵聲四起，講話好像在吵架的討海人，越講越大聲，越說越激動，彷彿沒有大聲，無法說出心中怨氣似的，卻忘了這是誰的「天年」。

但是罵歸罵，幹譙歸幹譙，大聲歸大聲，在於日本對待異族這種殘忍手段的統治下，有誰能不怕？那個敢反抗？

這時，溫王宮西側的這間屋子大廳內，清香裊繞。旬仔的妻子 -- 潘，跪在神桌前的拜墊上，雙手合十，對著神龕裏的大小神像唸唸有詞，彷彿在告訴神明些什麼。說完，手中的「象栢（筊）」脫手而出，象栢落地滾了幾滾後停下來，潘再度抬起。反覆的動作，幾次後才停手。爐中的三支清香已剩不到一半。她放好象栢後起身，用衣角拭去即將滴落的淚水，對旁邊正在摺金紙的旬仔說：

「想到這神明欲提去燒，心內都親像刀地割全款！」

「無法度啦，這是規社里的代誌，看較開兮！」

旬仔一直低著頭。

「旬啊，咱留幾身『公祖』（神像）起來，二、三身啊提去燒都好。」

坐在矮檯、眼睛一直瞪著神像看的旬仔母親葉仔，為了燒佛這件事，已經幾天難以入眠了。

自從旬仔與潘做大人（結婚）後，一切家務全交由兒媳掌理，她從不過問。但是，今天神明要送去「火葬場」，她有意見。

多年來，葉仔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：「神明是精神寄託、

家人的守護者，是歷代祖先所交待、留下來的。當年金門移居澎湖，橫洋過海，生死一瞬間，若不是身上攜帶的神明香火保佑，那有命到達目的地。現在神桌上神像擺中央，自己祖先的牌位放旁邊，就是為了感念神恩。」

如今，這些朝夕與共的神像，一夕之間就要消失在她眼前，這叫她如何能靜默接受這殘酷的事實。

「俺娘啊！袂用的啦，若予日本政府知，一定人掠、厝拆、雞仔烏仔掠恰無半隻。摺講，留落來的金身嘛無陀位通因。金身若無燒香，伊都袂聖，按呢毋是等於多的！」旬仔一向不敢忤逆母親，而這件事他卻很堅持。

「葉啊！汝都毋通為難旬啊，旬啊地講嘛有理，而且這是衆人事，無法度啦。」臥病在床的維賢，聲音從左邊房間傳來。

「俺娘，來，我恰汝講。」

潘神秘兮兮的拉著葉仔入房內。不一會潘又走出了房門。

旬仔摺好七道三角椎形的金紙錢放在桌上，而後伸手將神龕內的神像，一一請出擺放在八仙桌上，準備各別退神。他要將附於神像內的神靈施法請離。沒有神祇附著的「金身」（神像），就像一塊普通雕刻的木頭而已。自小就是溫王宮小法的他，認為如此才是合乎對神明的敬意、也覺得心安。

他首先將長鬚紅面、手拿春秋（書）的關帝爺，移到桌緣，面朝外、對著自己後，拿起其中一折金紙錢，往神案桌上那盞煤油燈火引燃。右手持著金紙錢、左手叉腰，雙腳蹲跨，火燄就在關帝爺神像面前搖晃：

「天靈地靈，元提重生，太玄之一，五藏神軍，龍保安靈，官將神將，速速歸壇！」

旬仔口唸咒語，心卻在滴血。這種退神儀式，是用在佛像要「剃面」、重新裝飾之前所做的法事。如今卻是要赴焚場，相同的做法，不同的命運，這叫人情何以堪啊。日本仔，你們這種無

法無天的行為，人會原諒，神明也不會寬恕你們的。

甸仔心不在焉的舞動金紙錢，一個不小心，火星掉落在神像的鬍鬚上，黑色的鬍鬚瞬間被燃掉一小撮，一旁的潘看到，心疼的說：

「較小利兮，火星燒到喺鬚啊！」燒到神像，就像燒到自己身體那樣緊張。

「若退神，這只不過是一塊柴頭而已，無神啊！」

「毋攞……。」潘欲言又止。

七尊神像，在七道金紙錢的摧咒下，全部退神完畢。一尊尊若似年底清囤、準備要「送神」那樣的排列在八仙桌上，但是，此刻不是上天庭的風光整裝，而是赴刑場、落難的準備。

一切處理好後，甸仔眉頭緊鎖，雙手盤胸，仰首深深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人地落難，連神明也綴地受災殃！」

獨自一人走出家門。

靠東邊林投公仔廟的東南角沙仔尾（沙灘與礁灘的交界處）的山腳下，早上已挖好了有一艘船仔長、一艘半的船仔寬、半個人深的大沙坑，要來做為神像的焚燒場。這個小區域，是外塹設為廢棄物掩埋、處理場，包括廟裏燒王船，或在外往生而運屍回來的，全部都在此辦理。

日近中午，第一個出現的是昌仔女兒 -- 金蘭。她提著裝有神像的「樹籃」，小心翼翼的溜到坑裏，放好樹籃，捧出裏面的土地公，觀音佛祖，上帝公三尊的神像擺放在沙坑底，雙手合十、虔誠的向神像默拜後，準備爬上坑頂離開。未料，腳踩在鬆軟的坑壁，沙子滑落把神像金身掩掉大半，她想回頭重新擺放時，忽然坑頂傳來男人的聲音：

「清彩囡囡兮啦！橫直欲燒啊，囡什物勢攞全款愛燒，起來

啦！」

抬頭一看，原來是鄰居的跟仔。

「欲燒，嘛都予伊較有尊嚴的！」

金蘭的口氣不友善。

「笑破人的喙，神有什物尊嚴？」

跟仔話說完，手中的土地公與灶君公就往坑裏丟。碰巧，被丟的土地公剛好撞到坑底那尊金蘭已經放好的土地公，兩尊神像一碰撞，坑底的土地公被撞斷了頭，露出淡黃色的泥土，跟仔看了笑出聲說：

「恁這金身原來是土捏的，土捏的也用的做神喔？笑死人！」

「汝無聽人地講：『卡聖的紙老爺仔』，紙糊的千歲爺都會聖甲食糕仔，用土捏的怎樣袂做神，神明是咱誠心朝拜伊自然都會有神。親恁規世人毋捌燒一支香落爐，就準是金啊拍的金身，也無神！」

金蘭爬上坑頂，不客氣與跟仔理論。

「袂大聲！毋管有神也無神，今仔日全部攏著燒！」

「人講『有燒香有保庇，有吃藥有行氣』，恁都是鐵牙，得罪千歲爺，恁老爸才會予千歲爺掠去！」

金蘭火氣越來越大，越講越激動。

聽到金蘭提起他父親當年喪命的往事，跟仔瞬間雙目如同瘋狗眼那樣恐怖，拳頭握得緊緊的，心臟似敲鼓般、砰砰作響，四周空氣好像變得很稀薄，令他感覺喘不過氣來。往事一幕一幕彷彿發生在昨天、清晰的浮現在他眼前……。

那天，就是三年前一個很安靜的中午。家人正在午睡，唯獨跟仔一人在大廳看書。忽然間，屋後傳來不尋常的喘氣聲，且帶有低沉的呻吟。他以為自己沒午休，精神不濟所產生的幻覺。再仔細聽，那聲音越來越明顯，好像人痛苦時所發出來的一般。他

不由打了個寒顫。光天化日下為何有如此恐怖的聲音。想趨前找出原因，又膽怯，猶豫一會，他放下手中的書，小心一步一步尋著聲音的來源，走到屋後那間已經廢棄的豬舍旁，聲音就是由豬舍裏傳出來的。跟仔深深吸了一口氣後，才將頭慢慢伸進豬舍內探個究竟。頓時，整個人嚇得魂不付體，腦中一片空白，雙腳彷彿被釘死在原地，一動也不動。

鮮紅的血，從父親的脖子一直往下流，流滿全身；發紫的臉色，眼球上吊，見不到黑眼珠；白沫不停從他咬緊的牙關冒出；一把沾有鮮血的剃頭刀還拿在手中；氣，就像風櫃機，不停往外呼；身邊還放有一瓶打翻的農藥。

「嘉自殺了！」

這個令人難以置信、又恐怖的消息，若似過境的強烈東北季風，瞬間掃遍整個小漁村。

跟仔他家，門裡門外，擠滿來關心與湊熱鬧的人群。

「有錢擱有勢的人，為何會自殺？」

「可能去得罪宮裏的千歲爺，千歲爺毋放伊煞！」

「是怎樣去得罪千歲爺？」

「也都頂個月，燒酒淋茫茫去宮裏糟塌千歲爺，將千歲爺抱落船！」

「什物啊！將千歲爺抱落船，這表示欲趕伊走。夭壽喔！這種天大地大的代誌竟然也敢做！」

「千歲爺也敢去得罪？連欲拜宮口的菜湯飯，先捏起來食都腹肚痛，想甲講將伊的金身抱落船！」

「聽嘉衲某匏啊地講，自從彼件抱千歲爺落船的代誌過跡，嘉每擺倒落眠床都看見足濟黑面，紅面，白面，青面佇天窗落來！」

「這都是千歲爺欲來找伊算帳，若知影的人，著趕快燒香去

佢千歲爺會（說）毋著，按呢都無代誌。像彼日，親啊裊罔去賤千秋船，額頭忽然間袂振動，親啊知影才去會千歲爺，了後馬上都好啊！」

「若毋著，燒香佢千歲爺會毋是，較大的代誌嘛會化解！」

眾人你一句、我一句地議論紛紛，嘉自殺的原因，大家歸咎於他得罪千歲爺所造成的後果。

跟仔想到這裡，面目更加猙獰，對著眼前這位再度揭開他傷痛往事的金蘭，大聲咆哮：

「幹恁娘！阮老爸毋是千歲爺掠去。伊是跋筊（賭博）予人湊空設計，欠人足濟的筊數才會自殺。毋是千歲爺掠去，汝黑白講，幹恁娘，汝死過年！恁厝死甲無人通燒點火（燒香）！」

他脹紅的臉，彷彿關公似的。罵盡所有惡毒的話後，才氣沖沖離開。

午後，烏雲依舊盤踞整個天空，而且越聚越厚。神像的焚化坑內，手拿春秋的紅面關帝爺，抱著孩兒的觀世音，藍色鬍鬚的羅王公，腳踩風火輪、左手握金箍、右手持槍的三太子，握著寶劍、打赤腳的上帝公，白鬍鬚、溫藹的土地公，孩兒面（粉紅色）的溫王公，手持奏板的灶君公……。有的新雕、有的舊做，有的泥塑、有的木刻。這些在村人眼中比祖先還要大的眾神像，倒的倒，趴的趴，好像垃圾般的堆積著，等候下刻的命運 -- 全部化為烏有。

擔任焚燒任務的當差，用煤油整桶淋在這堆無辜的神像身上，坑內瞬間瀰漫一股濃濃的煤油味。火柴一點，火舌往上竄起，熊熊的烈火有一、兩個人高，挾帶滾滾濃煙，如同一條升空的蛟龍，直往天空盤升，彷彿要去會合天上那緊聚不散的烏雲。

被火焰吞噬的神像，發出霹靂啪啦的陣陣聲響，哀嚎著，控訴著日本政府的鴨霸、無道。

站在樽 tan⁵ 仔頭、遠觀的群眾，眼睜睜看著他們供奉的神

像，被無情的烈火焚燒，心靈倚靠的那道牆，就這樣隨著火煙的上升，一寸一寸的瓦解、崩塌。眼眶也隨之泛紅。

這個時候，天色越來越暗，越來越暗，彷彿那條蛟龍騰空遮天。忽然間，一陣涼風拂面而過，一道樹根狀的強光，劃過東邊的天際，瞬間照得天地一片通明，眨眼又消失在昏暗中。

「轟…轟…轟…轟」

震耳欲聾的雷聲，緊跟在強光後面，捉狂似的從天上打了下來，令人不寒而慄。大雨隨即從天而落，萬箭齊發、射向大地。

不到一刻的時間，閃電雷公、風雨撲蓋天地而來。

「天公地生氣啊！」

潘心裏這麼想。

她從廚房裏偷偷點了一支清香，小心翼翼的爬到大廳東邊的半樓頂，向著藤箱內的三尊神明跪拜著說：

「主公，聖帝祖，觀音佛祖，汝都保庇阮一家大小平安，明仔載我才叫主人佢汝入神！」

「汝足大膽兮，也敢偷留金身，若予黑己大人查到，一定搵到痲屎！」旬仔發現妻子大膽的行為，有點生氣的說。

「驚什物啦！若欲掠，才講是我強欲留落來的，欲拍、欲搵拖我去著好！」

葉仔行動不方便爬上半樓，在大廳面朝神像默拜。

「俺娘啊，汝……。」

「免講！聽我的話都著啊！」葉仔聲音有些激動。

「較小聲的啦！我早起有跋柁（擲筊）請示過，三尊神明欲留落來，我先拜，明仔載汝才擱起來這入神。」潘對旬仔說。

半樓上，煙氣溢滿四周，拿千秋、鬍鬚被火燙捲的關聖帝君，抱孩兒的觀世音菩薩及孩兒臉的溫王公，安穩坐在藤箱內，屋外風雨淒淒，雷電震震。

做工

234

日本不但在清朝年間吞佔臺灣，「支那事變」後，也佔據大陸東北部份的土地。「人心不足蛇吞象」，野心越來越大，在昭和十六年（1941）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企圖霸佔整個東南亞。

戰事一起，起初居住在這偏遠的外塹村，什麼都沒感覺，只有上學的孩童，三不五時集合在小池角公學校，由老師帶領、手拿著日本國旗，唱著歡欣鼓舞的歌曲，繞行小池角來慶祝那個區域的戰事又勝利了。後來這種活動，逐漸減少，到最後就像石沉大海，無聲無息。

戰爭越打越激烈。昭和十九年（1944）底，日本軍開始不敵盟軍的反攻，節節敗退。最後戰火也燒到澎湖。從來不曾出現過的一顆大星星為記的美國轟炸機及戰鬥機，已經開始「登門踏戶」來到澎湖上空耀武揚威，而且一天有時二、三次的空襲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外塹對面的虎井西山，不時被美軍轟炸機炸的濃煙四起，連帶有軍事設施的外塹社也遭受其害。本來平靜的日子，就被這空中「大鳥」給變了調。

美機出現前，起初，村民聽到衙門（派出所）空襲警報響起時，只拿著棉被蓋在八仙桌上，以八仙桌下當做防空洞；也有就近躲進岸上的浮欄艚做掩護。後來漸漸有在自家附近的田園開鑿防空壕，有錢人用石材築起防空洞來躲避。

這天凌晨，天還未亮的時候，甸仔家裏正忙著切魚餌，趕潮汐準備出海作業。六月間，浮烟仔的漁期已過，閒著沒事做，四、五個人相約要去「食西流墘」放滾（延繩釣），賺點香菸錢。由於非常時期，晚間深怕美軍有明顯的目標空襲，燈火管制甚嚴，除了屋頂有開天窗的必須遮蓋外，連照不到三尺遠、火焰只有土豆仁（花生粒）大小的那盞煤油燈，也得加蓋一個俗稱「油櫃」的燈罩。

「幹恁祖嬭！自從翹尾仔機（FM-2 戰鬥機）⁴⁷ 出現了後，每日過著親像鬼欲掠人彼種恐怖的日子。暗時燈火管制，日時飛行機來空襲，又攔天天調欲做工，這種的生活毋知影欲怎樣過？幹恁祖嬭！」猴筋吊起那對關公眼，邊工作邊幹謔。

「奇怪！翹尾仔機來地空襲，怎樣毋捌看著日本飛行機飛起應戰，敢講日本的飛行機死了啊！」臭疔說話，習慣先扭扭他的蒜頭鼻。他放下手邊工作，從身上掏出一包曙牌香菸，一人遞給一支。

「可能日本一直戰敗，才有美國的飛行機像地行灶趺全款，一日來炸幾落擺！」甸仔接過臭疔菸後，站起身來。

「美國拍日本，連咱這百姓嘛受災殃，幹恁祖嬭！」

猴筋把菸含在嘴裏，從身上拿出火柴，準備點火時，雞屎忙出手阻止：

「噠，燈火管制，番仔火點起，火足光的，予黑己大人看著，都袂直（麻煩）！」

「安啦！這陣大人還擱地睏，驚什物！」猴筋口氣很誇大。

「『細膩無蝕本』，入來內面點，才袂引來麻煩！」昌仔說。

「燈火管制是驚予翹尾仔機看著，也這陣翹尾仔機也地歇睏，毋免驚啦！」

「汝袂記的前月日，暗黑（入夜），翹尾仔機欲來空襲三仙塔趺彼三台的海軍軍營，結果落無準，落仔籠口外的食西流墘，予逐家拏死魚拏甲真歡喜！」

「彼陣是暗黑，也這陣是天仔欲光，無全款。天欲光人卡愛睏，所以翹尾仔機無遐早來，毋相信我點予恁看！」

⁴⁷ 指機尾高於一般軍機的美國戰鬥機，後來所有出現在澎湖空中的美國軍機，外墘人都以此稱呼。

猴筋說完，站起身，再從火柴盒內抽出二根火柴棒，湊成三根一起點火。火光一亮，剎那把屋內照得清清楚楚。猴筋得意的拿著點著的火柴棒，舉得高高的向大家炫耀說：

「汝看，這呢啊光，無翹尾仔機通看著，來點菸，點菸！」

猴筋話剛說完，忽然間西北的天空傳來「噏，噏，噏」的沉沉飛機聲，聲音逐漸增大。大家嚇一跳，顧不了點菸就衝出門外，抬頭往天空四處張望。一架很大、黑壓壓的飛機朝著頭頂而來。飛機飛得很低，低的清楚可看見機內的光線，就像要墜機似的，朝著東邊方向低空飛行。引擎聲就像霹靂在頭頂上響著。

來了，彷彿摧命鬼的翹尾仔機真的來了。猴筋嚇得口中的菸掉落在地。一副狼狽的模樣，鑽進屋內、躲進八仙桌下，其他的人也急著想跟進。甸仔忙喊說：

「毋免走！飛行機已經飛到海關啊，若欲空襲，嘛落咱袂著啊！」

甸仔站在原地不動，眼睛直瞪著飛機。

飛機過了海關不遠，從機腹連閃出兩道微光，瞬間，在東邊山上一連串冒出一丈多高的火煙：

「轟轟轟。」

震耳欲聾的炸彈爆炸聲，炸的天搖地動，炸的屋頂的沙塵灑落滿地，大小門板也被震得吱吱作響。如此慘烈的爆炸聲，在這靜寂的凌晨格外震懾，彷彿世界末日，個個嚇得奪門而出。

「也是怎樣，也是怎樣？」葉仔及潘也跑出門外。

「翹尾仔機落炸彈，落佇東邊山頂，無要緊啊，俺娘擱入去睏啦！」

「也擱睏會去？」葉仔心神未定，雙手頻頻揉著那布滿皺紋的臉頰。

「甸啊，今仔日毋通去海啊，規氣去做工啦，萬一若擱空襲，欲走嘛走較會離。」

「甸嫂啊，我讚成，像這種勢，若炸死跔海都毋價值！」猴筋從八仙桌下鑽了出來，拉高那「破銅管」聲說。

「按呢好啦，來佷阮金蘭啊做一日仔工，予伊小歇睏一下。」昌仔說。

「幹恁祖嬤！講到做工火著大。前幾年，登發做風林（擋風牆），講什物做風林欲來擋北風。也這陣美國的翹尾仔機出現，又攔叫咱挖山洞。厝內有十八到四十五歲，毋管公（男人）的也是母（女人）的通通愛出動。這是什物世界，幹恁祖嬤！」猴筋越講越激動，聲音吸引了被炸彈嚇醒的鄰居也加入「戰局」。

「說著天黑一片，阮這查某工，每一日攏以牌仔支算擔，一支牌仔算一擔，規定提無了的人袂使煞工，但是遐生水的查某因仔，去佷軍曹（軍官）撒奶，予軍曹消磨，伊攏無冤做。也阮這較老的，減一支牌仔都袂用兮！」粗聲粗氣的女人抱怨說。

「恁查某人講來較輕鬆，阮這查埔都硬斗。佇洞空內掘土，也無通風設備，熱到一身命頭到尾淋。而且攔予彼兩拋臭油燈的黑煙，薰甲一个臉親像包公彼呢啊烏，連鼻孔挖出來嘛烏的！」

「算算也是遐做木的較輕鬆，裊干啊負責用柴拄洞壁，防伊崩落來爾！」

「好佳哉，阮有人通替手，阮厝三个人，全部由阮查某因金蘭啊一人來做，無著毋免趁食！」昌仔那微凸的嘴巴，說起話來雪白的牙齒毫不隱藏的全暴露在外。

「恁金蘭啊毋是也袂滿十八歲，那會用替恁去做？」

「裊規定，只要擔一擔土屎會動（能挑動一擔廢土），按呢都會用啊。」

「都是按呢，才看恁金蘭啊逐日攏地做工！」

「袂稜啦，一日做工有 12 兩米通配給，時機稜稜啊，加減啊做！」猴筋那對關公眼再度出現。

「才全部予汝去做！」昌仔的嘴巴更凸出。

「這暫，我逐位攞做甲透。像仔籠口頂、後灣的鸚哥瀨頂甲雙片山（小地名），甚至上遠到牛心灣，無一位做無著。這山洞的通道，有直的，曲尺形的、上奇怪是雙片山彼三空，欲開來相透的『來一折』、『來二折』、『來送』（日語）。」粗聲粗氣的女人又說。

「洞空的空口干啊有三、四尺圓，內面卻是人外懸，丈外闊，這到底是挖欲物代？」

「欲貯日本的死人啦！」臭疔蒜頭鼻扭動不已，口氣有點辣的說。

「較細聲兮，萬一若予黑己大人聽到，無生命！」潘有點緊張說。

「噠，噠，噠，我這支予伊咬啦！」臭疔拉著褲底，比出不雅的動作。

「癩疔（骯髒）人！」粗聲粗氣的女子拍了一下臭疔的肩膀。

早上七點半，一群被登發做工的一保及二保（外坡村行政區分為一保及二保，西邊屬一保，東邊是二保）的村民，一副無奈的模樣，挑著自家的畚箕，統一在衙門廣場集合後，由東保保正帶隊、準備前往內塹的牛心灣做工，其中包括甸仔與昌仔。

這群人，有男有女，有青少年也有老年人，沿著馬路，懶懶散散往內塹方向前進。上斜坡、到了山頂，遠遠就看到西砲台的北邊、靠近馬路的田裏，圍觀很多人，有的還挑著米籃（裝米的竹製容器）。這個地方就是凌晨炸彈的彈著點。

包括領隊，大家不約而同的越過馬路，跑到爆炸的地方想看個究竟，到底是多大的炸彈，才會造成如此強的威力。

接近一看，三個炸坑相距不遠，每個彈坑的直徑有一隻船仔長、比一個人高。坑內土壤一片焦黑，坑頂周遭的農作枯黃一片；大小炸彈碎片撒落範圍極廣，現場還留有濃濃的煙硝味。在場的

人看了無不咋舌，感到驚恐。

「俺娘喂！照這三空的炸彈空看來，炸彈相當的大粒，莫怪爆炸親像天崩地裂遐呢啊驚人！」昌仔手往微凸的嘴巴抹了抹說。

「這三粒若炸佇咱坡裏，一定是臭青臭青，死甲濟濟！」甸仔頻頻搖頭。

「幹恁娘，砲台都無倚兵，怎樣會來炸砲台？」

「一定是欲炸西埔的柴厝仔，彼是日本的陸軍營地。暗時看無，才會炸佇遮！」東保的保正，指著西埔山說。

「神明有聖，才會將炸彈移來這！」

「佇阮內塹看，以為是炸佇恁外塹，阮都是按算欲來恁外塹得家伙！」挑著一擔米籃的內塹婦人，悻悻的說。

「恁這內塹人，擔米籃都是欲來外塹得家伙？」昌仔眼睛睜得很大，一臉不敢置信的模樣。

「若真正炸佇外塹，外塹一定是滅去，若滅去，加減來祛看有物件無？」其中一位矮矮的內塹男人，幸災樂禍的說。

「阮外塹神明真聖，福氣透天，炸彈一定袂炸著社內！」甸仔表情嚴肅的說。

「看一下著好啊，緊，緊來去上工啊！」保正大聲催促著大家。

太陽照射下的屋蔭，已近消失。在內塹牛心灣做工的家屬，個個挑著飯菜替做工的家人送中飯。

甸仔的童養媳 -- 阿春，在母親的吩咐下，挑著一擔加籃，加籃一頭放著一鍋蕃薯籤粥，另外一頭放碗筷及下飯的醃漬菜柙（莖），搖搖晃晃往唯一通往內塹的泥土路前進。十歲的小小年齡，擔子挑起來有點吃力，為能趕上父親用餐的時間，她不停歇

的大步邁進。好不容易爬上了東邊斜坡、上了大馬路，此刻她已汗如雨下，滴滴的汗水從短髮滲出來，滑落在那雙大眼睛裏，令她感覺彷彿浸泡在海水中那樣難受，她頻頻用手肘擦拭。

珊瑚碎屑的路面，迫使她縮小步伐。走過坡頂來到炸坑處，看到四周被火燒焦的農作，她暫緩了腳步。未料到，就在這剎那，突然間，眼前出現白茫茫的一片，周圍的景像全部不存在，好像進入另一個時空似的，她無意識彷彿在夢遊、朝著那片白茫茫似路、又非路的朦朧路一直走，一直走。走了一段時間，忽然間身體一陣強烈的晃動，整個人差一點趴倒。痛，讓她恢復意識，感覺宛如從睡夢中驚醒，那條白茫茫的朦朧路全消失了。呈現在眼前的卻是那架上個月因為油料燃盡、迫降的單人坐的日本戰鬥機。飛機的駕駛座艙內坐著不是飛行員，而是一個令人看不清楚的模糊人形。她不解，已經中午了，為什麼還有「吃閒米」的人在此飛機上閒坐。她甩甩頭，用手背揉揉眼睛，再看個仔細，結果飛機上什麼也沒有。她心頭一緊，回顧四周，原來這個地方是在後灣路仔溝（小地名）的山頂，再過去，就是萬人塚的墓地。為什麼她會走到這個地方來？難道是大家說的被霧葬仔（白天的鬼魅）牽來的嗎？對！霧葬仔都是在中午時段出現的。想到這裡，頭皮一直發麻，四周沒人，越想越怕。

「咱若家己一个人地行暗路，將尾娘仔（無名指）伸來予喙咬，輕輕咬指甲的一半，按呢歹物都毋敢倚身。」

忽然想起父親時常提起這件事，她趕緊伸出左手的無名指，放在口中，輕輕咬住指甲的一半，也不管踢到石頭的左腳趾正受傷滴血，頭也不回的三步做二步走，驚惶的走向大路，回到大路上她才鬆了一口氣，放下擔子，掙了一把泥土往傷口抹，沒看到血後，她才安心的繼續趕路。

下了斜坡來到內塹的內坡分教場（學校）後面。送飯的家屬，已陸陸續續往回走。猴筋的兒子阿盤，看到阿春，感覺奇怪的開

口就問：

「阿春啊，汝是予鬼掠去是毋？若會擔到這陣？」

「我……我！」阿春不敢將剛才發生的事說出口，頭一低，快步與他們擦身而過。

「真是犯著鬼！」

「這個囡仔，今仔日怪怪，到底拄著什物歹物毋敢講？」

翻過內塹東邊的小山頭，往下走，一座遠看若似牛心的小小山就在前面，她拐個彎，到了牛心灣做工的地點。這時，工人全部都已吃飽坐在樹蔭下乘涼、吸菸、聊天，只有甸仔還等著送飯來。阿春見到父親，眼眶馬上泛出淚水，剛才那一幕，令她又驚恐、又愧疚！

「俺甸啊，我頭拄阿才去拄著……。」

阿春想告訴父親慢來的原因。

「好啊，倒來才講。」

餓得發慌的甸仔，阻止阿春繼續說下去，他知道自己女兒不會無故的遲到，接過飯後就開始大口大口吃起來。

身旁同來做工的一位內塹男子，走到甸仔身邊問說：

「外塹表兮！這個是恁查某囡？」

「是我抱的媳婦仔。」甸仔邊吃邊回答。

「是恁媳婦仔？怎樣無叫汝俺爸，也叫汝的名？」內塹的男子好奇的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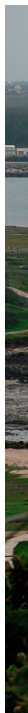
一旁抽菸的昌仔，馬上向前對男子說：

「因為甸啊囡命的命格輕，生囡攏飼袂活。為著按呢，才叫裊囡直接叫伊的名，這代表兩者毋是父囡的關係，所生的囡才留會牢！」

「喔！我以為這個查某囡啊無大無細。」

「吃飽啊，阿春啊，緊擔倒去！」甸仔吃稀飯如同喝水一樣快。

阿春收拾碗筷，馬上挑起加籃往回家的路走。一大鍋的稀飯被父親吃了只剩下還不到兩碗，挑起來輕鬆多了，被汗水濕透的衣服，感覺也較涼爽。她離開牛心灣，走回到內坡分教場後面，忽然間有一個頭戴軍帽的日本兵，在分教場的圍牆內探頭張望。看到她走過來，忙揮手示意叫她停下來，阿春不曉得來者的用意。但是，日本警察或是日本官兵，在她印象裏都是恐怖份子，看到他們就像見到鬼一樣。她一顆心忐忑不安，回頭向四處張望，沒半個人，她開始害怕，兩顆大眼睛直瞪著日本兵、慢慢的放下加籃。日本兵看到阿春放下擔子，好像小偷般，觀前顧後的翻過還不及胸高的圍牆、快步的走到阿春身邊，日本兵從身上拿出二根香菸，然後手指著加籃內的那鍋稀飯後，將香菸遞在阿春正在發抖的手中，阿春這時才會意過來，原來對方是要以香菸來換取鍋中的剩飯。她畏懼的心瞬間轉變成同情。她把菸放妥在口袋裏，拿起碗筷準備讓這位可憐的日本兵吃飯。但是，日本兵已把那雙沾滿泥土的手捧成一個凹狀，示意要以手當碗，阿春瞭解，她很配合將鍋裏的剩飯直接倒進他的手中，日本兵手掌接過稀飯後，馬上往嘴裏送，眨眼的速度，那捧稀飯馬上吞進肚子裏。連續三次，倒完鍋中剩飯後，日本兵袖子往嘴唇一擦，又像小偷樣的匆忙翻牆而過，消失在牆的那邊。日本兵離開後，阿春拿出口袋裏的香菸，傻傻的站在原地，她彷彿失神般的望著那二根香菸發呆。剛才這鍋幾乎已看不到蕃薯籤、只有「泔（湯）」的蕃薯籤粥，而且泔的表面又漂著蕃薯籤蛆，這樣的稀飯日本兵也吃得下？她不敢相信這是事實？她懷疑又遇到霧葬仔，趕緊挑起擔子，無名指再度伸進嘴裏，快步往回家的路趕。





西嶼東臺鳥瞰牛心山

空襲

244

「三伯相思倒在廳，鸚哥咬批飛起走，飛到越州見娘子，通知英台愛來看，若無三伯定無命。」

英台回批三伯兄，姻緣這是天註定，勸哥好好保身命，這是妹的褲腰帶，燒灰研末參藥燃，專治相思這病痛。

三伯接批面苦笑，褲帶若是會做藥，先生賺水食都無，無情英台來誤哥，三伯先去見酆都。」

優雅、哀怨的褒歌歌聲，在昏暗大廳前的庭埕裏迴盪。幾位大人及小孩坐在低矮的木板檯上，靜靜聽著旬仔的大女兒淑仔褒歌。公學校畢業的淑仔，受到父親漢文的薰陶，偶而在晚飯後的閒暇時間，拿起古冊（古書）照著內文，唱出動聽的歌謠來。她有個好嗓音，除了家人喜歡聽她褒歌外，鄰居也被她歌聲吸引，成為她的忠實聽眾；有些感情豐富的老人家，聽到動人的故事情節時，還會不停的拭淚，尤其她的阿嬤葉仔。淑仔褒歌的故事中，除了現在所唱的「山伯英台」外，有「雪梅思君」、「李三娘」、「陳三、五娘」、「昭君和番」、「狸貓換太子」……，這些文齣的戲文。

此刻，臭陀也坐在旁邊，靜靜聆聽淑仔褒歌，他聽得入迷，頭跟著曲調打拍子。

其實臭陀來的目的不在此，他是專程來找旬仔商量明天「牽醫」的事。旬仔不在，一時被淑仔歌聲所誘，就呆在這裏當聽眾。淑仔一曲剛唱完，臭陀起身準備離開時，剛好旬仔進門來。旬仔見到臭陀忙從口袋掏出香菸遞給臭陀一根，並轉頭向淑仔說：

「天暗啊，無看著字啊，後日再攞褒予袒聽。」真的天色已暗了，又燈火管制，看字體實在有點吃力，於是淑仔收起歌仔簿，與家人爬上屋頂乘涼。

旬仔火柴點火，與臭陀互相點菸後，臭陀問說：

「汝拄才是去陀位？」

「去宮裏。」

「甸啊，這暫攞無看魚通牽。聽講西片魚進罾，佇『汕趺』牽有紅眼仔（小的臭肉魚），明仔載咱透早牽罾仔艘來去西片排範（排隊），汝看怎樣？」

「嘛好，明仔載汝著毋免去山頂看魚啊，煞勢俗猴筋痲困阿盤講，叫伊明仔載透早幫咱叫人牽罾，我才事先牽船仔來去西片排範。」

「就按呢！」臭疔說完就離開。甸仔轉頭進房探望臥病的維賢。這時葉仔正坐在床邊，聽甸仔進門的聲音，開口就對甸仔說：

「甸啊！我中晝做一個歹夢，夢見汝一領褲被狗咬歹去，而且擱歹甲袂補兮。這暫翹尾仔機不時都來地空襲，汝去海，事事著較細膩（小心）兮！」

「俺娘！汝毋免麻煩啦！俺爸有較輕鬆無？」

「有時好，有時艱苦。」

「恁放輕鬆兮，淑啊這暫較閒，明仔載我才擱叫淑啊較早褒歌子恁聽。」

「好，好！」

母子在黑暗的房間內交談一陣後，甸仔才走出房門。

隔天的早晨，甸仔已將西海仔尾的罾仔艘搖到西邊的岸邊，排隊準備牽罾。固定地方排隊輪流下網，不像看魚群才圍網那樣緊張刺激。大家按照順序，作業區域就在沿著西埔山下的海岸線。

西海仔尾的「海趺」，已經聚集在烏溝口的海沙墘，等候下一輪的位置。

這個時候，從媽宮方向開來一艘闊艚闊艫、漆著灰漆的軍用運輸船，來到外塹坂口，停留在東邊的海灣。甲板上只有船尾有間一個人高、簡單造型的四方形駕駛室。駕駛室後方下面、貼近

水面的地方，有個呼呼叫的排氣孔，不停的冒出白煙。船艙兩邊寫有同樣的三個大字體。這艘外塹人口中的「四角龜」，是日本的登陸艇。自從翹尾機出現在澎湖後，三不五時就載著一些軍用物資來到外塹海灘登陸。

「四角龜」到來，剛好輪到西海仔尾下網。

猴筋將流頭趂的罾網繩拿給岸上的臭疍，五個人登上船、推離淺灘後，甸仔搖大櫓，昌仔搖炭櫓，船頭向南邊開始前進。而臭疍接過罾網繩就近的綁在岸上船仔。身為看魚大公的臭疍，不用在山上看魚，一副輕鬆的模樣，從口袋中掏出香菸慷慨的一人給一根，請在場牽罾的男人抽菸。菸一點著，大家蹲在一起吸菸聊天，等待罾仔下網完回灘。

廣仔開口說：

「彼隻四角龜定是駛來這欲物代？」

「可能佢三台海軍載軍糧！」

臭疍蹲在沙灘上，手指著右邊的西埔山上。

「地看，前幾日翹尾仔機落仔籠口外的三粒炸彈，可能都是欲炸三台的海軍，暗時無看才落仔海裏！」

「這暫美國拍日本，親像大人拍囡仔仝款，拍無抵手的。前月日才落三粒仔砲台趂，彼日又擱落三粒，若按呢繼續落去，總有一日，一定會炸著咱社內。時到大家無死也半條命！」廣仔憂心忡忡的說。

「生死由在天去安排啦！莫想避濟，也是看今仔日牽有無較重要！」

臭疍悠哉的抽著菸。

船上主宰下網的甸仔，此刻，他不用聽從山上大公的指揮，也沒有與人爭奪的壓力，憑自己的經驗，大膽謹慎、以四周的山形來定方位。

船搖到東邊二鼻（小地名）山頭出現，狗頭仔開始下水。甸

仔捉北邊的三間柴厝仔（軍營房）為目標，隨著柴厝仔逐漸隱沒，船慢慢轉向右邊、沿著西埔山下的海岸線 -- 汕墘（海底的礁岩邊緣）一直下網。

紅眼仔棲息在汕墘，漁網不貼近棲息處捉不到魚。但太靠近又怕落入礁岩上，造成損壞。

甸仔看準「山範」（山形）、算準潮汐，將船緊貼著汕墘前進。

站在船首的雞屎，看到網下得那麼接近岸邊，忙對甸仔喊說：「噠，按呢傷逼汕頂啦！」

「空東當透，著較迫汕趺才放會著魚！」

船下網完成後靠岸，將罾繩遞給岸上的人，全部人員上岸準備「牽罾」，只留甸仔一人在船上準備「載索」（把流尾趺的罾索抬高，以防勾到海底礁岩）。船再度推離淺灘。

兩條罾繩開始同時起動時，跑來一對小兄弟加入牽罾的行列。哥哥把準備撿魚、形同留子的網具套在光頭上，雙手緊握著罾網繩，使力的嘴也歪成一邊，一副拼命的模樣仰身往後拉。而兩條鼻涕在鼻孔進進出出的弟弟，學著哥哥的模樣，不服輸的也湊上一腳，只是罾網繩的水滴，都滴在他黝黑的胸部。

他們兄弟倆，如意算盤打得精，先幫忙拉網，網靠岸後，再下去撿魚。這樣牽罾有收獲，船家多少會分給一點漁獲。而且，兩者在時間上又不會衝突。真是「一兼二顧，摸蜊兼洗褲。」

「流鼻郎啊，恁兩個兄弟都較出力拔的，若無出力，牽有都毋分汝。」

聽到有人叫他，轉頭一看，原來是隔壁的昌叔，他趕緊應聲說：

「有啦有啦！阮真出力地拔啦。壹惜，壹惜（用力的聲音）！」

大家見流鼻郎仔那副用力而扭曲的嘴臉，不由感到好笑。

「猴囡仔，出力落，出力落！」

「壹惜、壹惜！」流鼻郎仔邊拉邊喊。

此刻，沙灘上有西海仔尾正在收網；等候下一輪要放網的漁進罾；拿著長短叉手網、準備撿魚的人群；修理小船的船人。整個沙灘可說人聲鼎沸、熱鬧滾滾。

這時，忽然間傳來嗡嗡的飛機聲。無預警的出現這種聲音，大家全愣住、四處張望。還搞不清楚狀況時，一架機身有個大星星為標記的美軍 FM-2 戰鬥機，突然低空的從屹仔尾西的山邊竄出來。飛機幾乎就到頭頂上了，個個嚇得魂不付體，彷彿看到鬼一般，尖叫聲四起：

「翹尾仔機來啊！翹尾仔機來啊！」

「緊走喔！慢走生命無！」

眾人躲的躲，跑得跑，四處逃竄，沙灘頓時一片混亂。

翹尾仔機衝向東邊的四角龜（登陸艇）開始掃射。答答答、答答答，恐怖的機槍掃射聲，摻雜著四角龜中彈的金屬鏗鏘及子彈鑽水聲，籠罩整個沙灘。

翹尾仔機一波掃射過後回頭再來。這時四角龜已衝上岸。船上的甸仔趕緊跳下水裏。猴筋及雞屎就近躲在樽 tan⁵ 仔頭的豬舍裏。流鼻郎仔也跟著要擠進來。驟然間，沙灘傳來小孩驚恐的哭聲，流鼻郎仔回頭一看，是弟弟流鼻守仔。流鼻守仔跌坐在沙坑旁，雙手壓著右腳的腳踝，眼淚已流到那兩條伸縮的鼻涕上。

「緊起來啊！慢走翹尾機又攔來啊！」流鼻郎仔急著大聲喊叫，連鼻涕也流了出來。

「阿兄啊！我跣跣著啊啦，走袂去！」流鼻守仔一臉驚恐的哭著。

「什物？跣跣著！」

聽到弟弟腳扭到，流鼻郎仔沒有遲疑就往沙灘衝。背後卻傳來雞屎及猴筋的聲音：

「翹尾仔機到啊！毋通落去啦！」

「這落去，兩個總死！」

「毋通啦！緊倒啦！翹尾仔機到啊！會死啦！」

聲聲驚惶的勸止吶喊，流鼻郎仔已經沒聽到了，腦海裏只有受傷的弟弟。

流鼻郎仔衝到流鼻守仔身邊，把弟弟的左手搭在自己的肩上，右手再環抱流鼻守仔的腰間，用力的將弟弟扶了起來。這時，翹尾仔機又開始槍聲大作，朝著四角龜、朝著海沙墩俯衝而下。一排排的子彈射在沙中，揚起高高的沙塵。很快朝向流鼻郎仔兄弟這裏來。流鼻郎仔扶不動弟弟，一時心急兩人再度趴倒在地。

「死啊！無命啊！」

雞屎與猴筋透過豬舍的小窗口看到這一幕，不由驚叫出聲。

子彈掃到罾仔艙，如雨下般的子彈，一顆一顆射到船身，穿進水裏。

駐守在三仙塔旁的三台海軍，未見有開砲反擊。就讓這翹尾仔機如入無人之境，一趟射過來、又一趟殺過去。沒長眼睛、奪命的恐怖子彈，就像鬼差、咻咻叫的在村子裏四處亂飛，四處亂鑽。整個外塹社陷入空前的危機。

最後，在四角龜後面揚起兩條高高的水柱後，翹尾仔機才大搖大擺朝著西南方向揚長而去。

翹尾仔機一走，西海仔尾那件罾仔網，就像被翹尾仔機一起帶走似的，全部落入食西流中，只剩臭疔綁在岸上、船仔的那條流頭絞繩索及狗頭仔。

下午，太陽斜掛在西埔山還不到一支竹竿高度的時候，甸仔家的庭埕裏，一群小孩正高興的唱著兒歌，有的唱有的拍手：

「天裡一片雲、海裡一隻白龍船，頭前插黑旗、尾後娶細姨，姨仔姨仔欲陀去，欲去枋寮覓小弟，小弟手痛袂燒香，放炮娶新

娘，新娘好插花、冬匏換冬瓜，冬瓜好目色，酒瓶換酒罇，酒罇啲啲擲，雷公雷嬖加落（落下）田，田裏生柳枝，柳枝生橄欖，橄欖雙頭紅，紅的挽起食，青的予媒人，媒人呵佬（誇獎）好，大姑邀大嫂，大嫂房烏籠籠，好性鬚，佛地蓋，染裙帶，裙帶烏，請恁姑，恁姑昨暝生查埔，請恁姪，恁姪昨暝生一个軟熊熊。」

「初一雞，初二犬，初三豬，初四牛，初五過開，初六擔肥，初七人生日，初八五角橫，初九天公生，初十地，十一兵，十二賊，十三關帝爺，十四大老爺，十五上元、十六物叨完，十七完全。」

著我：

「埔栽仔（小雲雀）啾啾嘎，生罔無陀下，生跔草叢仔下，夭壽死罔仔地遐過，佢我祛去囑，害阮上天見玉帝，玉帝叫阮毋通哭，今年生，明年有，埔栽仔、埔栽仔坐春日！」

「一放雞，二放鴨，三分開、四相貼、五貼胸，六貼手，七綑紗，八摸鼻，九咬耳。」

大家唱得正起勁時，猴筋走進門來，看到這群鬧哄哄的孩子，內心不由升起一把無名火，那對關公眼往上翹、扳起臉孔大聲說：

「幹恁祖嬖！恁遮猴死罔仔，今仔日歸領醫無去啊，也摺有心情跔遮唱曲唸歌詩！」那破銅鑼聲，嚷叫起來，更令人覺得不舒服。

這群孩子一臉無辜的看了猴筋一眼後，全部溜出門外。

「罔仔人『吃糜坵中央』，伊也管汝醫仔無去？摺講，人若平安都好，醫仔無去，摺做都有啊，心情放較開兮！」

正在一旁「撚苧」（連接苧麻絲）的潘說。

「旬嫂啊，話是按呢講無毋著。但是汝想看覓兮，翹尾仔機早毋來，慢毋來，偏偏醫仔網放落水裏才來，怎樣叫人心袂鬱悴。幹恁祖嬖！真正是『人衰吓瀾毒死雞！』。」

猴筋忿忿不平的轉頭往門外吐了口痰。發現前面房子的絲瓜棚架被火燒得崩塌，不解的問說：

「哲啊痲厝，菜瓜棚怎樣會燒佢按呢，是毋是火燒厝？」

「煞毋知影掃射掃的，棚仔予銃子掃著引火起來，燃火的時陣，痲厝的人大聲喝火燒厝，叫人湊相贊拍火。彼陣翹尾機當地掃射，逃命都毋赴啊，什物人敢出來湊拍火。好佳哉是干啊燒柴棚爾！」潘邊工作邊說。

「幹佢祖嬤，平常時啊，翹尾仔機還袂到，衙門都先鳴螺，也這擺來無聲無說，予人捎無總（摸不著頭緒）。」

「毋知是怎樣？這擺翹尾仔機來拚生命掃，連阮丈啊痲厝角，也予銃子拍一塊去，厝跤木瓜叢嘛掃倒落！」

大廳傳來臭疔的聲音：

「入來算帳啦！」

猴筋這時才知道，大廳有人在。他轉身進入廳內，見臭疔開口就問：

「聽講恁姨啊（對母親的稱呼）予銃子打著肩頭，要緊無？」

「我拄才才背去予柴厝仔的日本醫生兵糊藥。」

「是怎樣去予銃子拍著？」

「聽阮姨啊講，伊地飼豬，聽見飛行機聲，但是無聽見衙門鳴螺，以為是日本飛行機，才無去注意。等候聽著答答叫的掃射聲，才知影是翹尾仔機來地掃射，一下緊張，煞跋倒，銃子都掃落來！」

臭疔說到這，從身上拿出香菸，遞給猴筋一根，也丟給正在核對帳目的甸仔及昌仔。菸點著後，坐椅子習慣抖腳的臭疔繼續說：

「阮姨啊中銃了後，阮某耳啊趕緊走出來扶。才攞提掃帚去經蜘蛛絲佢伊傷口止血。等我倒去才背去柴厝仔予醫生兵啊

糊！」

「醫生兵欲佢伊糊？」潘停下手上的工作，那對秀氣的眼睛露出懷疑的眼光。

「救人救人，怎會毋糊？毋擱看著空喙糊蜘蛛絲，著問我這是什物？醫生兵啊講日本話，我聽一半句，我佢伊講兼比手，講這是蜘蛛絲，伊都罵我干谷老（清國奴），干谷老。我回答講：阮若青傷攏嘛用蜘蛛絲來止血，醫生兵啊可能聽無，無擱講什物，才開始糊藥。」臭疔腳依然抖個不停。

「幹恁祖嬖！這日本啊總算有良心，肯佢咱糊藥！」

「佇柴厝仔等候欲糊藥的時陣，一个日本兵拄好也地糊，聽講是四角龜的海軍兵，被銃子拍著正手（右手），傷勢較嚴重。毋擱彼个日本兵真勇敢，醫生兵啊用傢俬清理空喙的時，血也擱一直流，但是伊的面連憂一下都無，真正有一位軍人的作風！」

「汝無聽人說：日本兵德國槍。日本兵界勇敢，德國槍上利害！」

「恁姨啊中銃才毋免做工課（工作）。」猴筋開玩笑說。

「『清糜毋食查某嫻的』，生人都生工課（工作），汝若愛毋免做工課，後擺才予汝去中銃。」

「放心，我這歹命人較軀命，袂中銃。」猴筋拍著胸脯說。

「我看是歹人袂死，親像人地講的：『歹瓜厚子、歹人袂死』哈！」潘笑的牙齒都露白。

「噠，是什物代誌歡喜甲按呢！」雞屎剛踏進門就聽到潘的笑聲。

雞屎後面緊跟著十幾位海跤一起進門來。大家一同為了今天斷網的事件而來做個處理。

「來啦，入內廳裡，帳對對兮。」甸仔的聲音。

一時間，大廳內擁入一、二十位海跤。

甸仔看到人員差不多到齊，才對眾人說：

「今天發生這種斷網的代誌，實在使人真艱苦。西海仔尾這個醫仔名是自阮爸到這陣，想袂到會斷送佢我的手裏。但是這也是無法度的代誌。現在咱先將帳結結的，欲擱整（組織起來）、也是毋整，才擱商量！」說到這裡，甸仔喉嚨像是哽到東西似的。

「甸啊，汝，汝，汝都擱整，西……海仔尾袂使……放無去，咳，咳！」房內傳來維賢的聲音，微弱的聲音在大廳裏聽不很清楚。

昌仔站起身來，拿著事先與甸仔核對好的帳簿一一唸給大家聽：

「三月初八賣紅眼仔三百八十斤，一斤四尖（厘）半；眷天喝狗母三尖，財仔喝梭仔（金梭魚）三尖半，吉仔喝刺歸（刺河魨）二尖，猴筋喝兵葉仔（花身鰻）三尖。總共十七元二角一尖半。猴筋彼日汝無來，恁某來替汝牽，查某人分八記（分）。按呢過算，一个人分八角二尖半，恁有問題否？」

「昌啊，汝扞帳目是外塹上清的一个，阮那會有什物問題？」

「沒問題啦！甸啊，看什物時陣欲擱整網才招兮！」

「沒問題啦！」

海跤紛紛離開甸仔家，剩下甸仔這幾個死忠的好兄弟。

甸仔掏出香菸來一人遞給一根，大家就坐在八仙桌旁的兩張長板檯上聊了起來。

「噠，我頭拄啊，欲來的時陣，去遇到壇頭佛地地講，早起掃射，連宮裏池王公正手片的手袖內也拍有三粒的銃子！」雞屎習慣把一隻腳抬放在椅子上。

「咱宮裏這王爺實在真聖，也會承銃子！」

「啊著！我想著啊！」猴筋在桌上拍了一下，好像發現什麼似的。

「也是想著什物代誌？」

「彼三粒銃子，本來是欲收三個人的生命，結果予池王公沒收去。」

「其中一個是不是汝？」潘從庭埕走進廳裏。

「我講過啊，我是天公仔囡，拍我袂著！」猴筋拍拍胸脯、吸了一口菸後再說：

「這三粒銃子，兩粒是欲收流鼻郎啊裊二位兄弟啊的生命，一粒是欲收旬啊！」

「汝足勢編故事兮。」

「汝毋信，我講恁聽。掃射彼陣，我佅雞屎跔佇樽 tan⁵ 仔頭的豬欄內看甲真清楚，看著翹尾仔機已經翻頭來攔掃，流鼻郎啊為了欲背裊跔著的小弟，彼個時陣……。」猴筋站起身來，關公目再度出現，擺著一副「講古」的行家模樣。而雞屎靜靜做個旁聽著。

「彼個時陣，翹尾仔機的銃子列列叫一直掃來，我地想講，這聲流鼻郎啊裊兄弟無命啊！想袂到，銃子掃來，流鼻郎兄弟啊彼時拄好跋倒，一下跋倒，銃子佇裊的頭殼前、佅腳尾後掃過，海沙歡甲歸身軀，干啊身軀拍無著。等翹尾仔機掃過了後，我佅雞屎才趕緊將裊兄弟啊拖起來。按呢是毋是欲拍流鼻郎啊裊的銃子予池王公沒收去？」猴筋一臉得意樣。

「有這個代誌？」大家將視線投向雞屎，雞屎才說：

「噯，無毋著，這是阮兩個人親目睷看著兮。」

「流鼻郎啊真正有兄弟情。」潘頻頻點頭。

「猴筋啊，另外一粒怎樣講是我？」旬仔皺著眉頭看猴筋。

「汝無看見咱彼隻鬚仔臄，銃子空密密仔，照理講，船拍甲按呢，人一定是無生命！」猴筋說到嘴邊全口水。

「無講毋知通驚！我跳落水底抱石頭閃避的時陣，銃子鑽水的聲音密密的，好佳哉我沫佇一、二濶深的所在，銃子拍落水都

無力啊，若無，我都無生命。」旬仔回想當時還心有餘悸。

「這三粒銃子本來都是欲收這三條生命，煞予池王公沒收去！」

「幹恁娘，照汝講，拍著阮姨啊彼粒銃子，毋都池王公承漏去的？」臭疔的小眼睛瞪得很大。

「可能是。但是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，一切攏平安啦。」猴筋講得像神明「落壇」所講的口氣。

「哈，哈，哈！」潘笑到彎腰。

「奇怪，翹尾仔機是針對日本軍地攻擊，這擺煞連百姓也毋放過。」

「我看是當做海沙墘退濟人，舉大支小支的搵仔（叉手網），以為是地替四角龜運搬物件，才會打佢這凄慘。」

「好佳哉逐家算攏平安！」

「噠，罾仔罾也拍一粒目調歹去喔？」雞屎問。

「嗯！叫斃師欲修理啊，斃師講目調欲修理，愛連無歹去彼目也著做伙換。」

「是怎樣？」

「因為龍目本來都是一塊柴剖做兩片，一片做正目、一片做倒目，兩目袂使無全塊柴。」

「也毋是新船，清彩削一塊柴釘落著好了。」

「新舊攏全款，龍目像咱人的目調全款，別項也使清彩，龍目著照步來。」潘話說的慎重。

「旬啊，要換龍目……一定愛看日才通……換。」房內傳來維賢的聲音。

太陽已消失在西埔山上，燈火管制又開始了。

勇渡黑水溝

256

戰爭打到後來，美軍不但對澎湖進行密集的空襲，連帶船隻往返臺澎兩地的航道，也全面封鎖，企圖切斷臺灣對澎湖物資的供應。

澎湖所有民生用品，包括米糧，全依賴臺灣、以船運方式航行於這條水道。若是這條水路被切斷，等於要澎湖人的命。

日本為了確保澎湖軍用物資不被中斷，徵調大型民用漁帆船，做為運輸工具，魚目混珠來躲過翹尾仔機的攻擊。在澎南鎖港，載重量達七、八十擔（一擔為一百台斤）的卡網帆船，就是被徵調的對象。每艘徵調的船隻，都有二至三位的日本兵隨行，專載運些軍用物品。

後來翹尾仔機連大小帆船都不放過，只要是在這條航線行駛者，一旦被撞見，照打不誤。

外塹社，這個土地貧脊、腹地又狹小的偏遠小地方，每年農作所收成的糧食，不敷整年食用。一些少田又窮困的人家，也只能維持到過年前。後續只有找些野菜、乾地瓜葉、潮間帶的青苔……，一些能入口的食物，煮熟來填塞肚子，直到下次的收成期。因此，為了填飽肚子，每年三至六月（農曆）間，有船人家，四、五個人相約駕著只有二十幾台尺長的浮欄艚，冒著瞬息萬變的危險海象，千里迢迢越過黑水溝，去到臺南七股、馬沙溝，嘉義的布袋，與東石沿海一帶，購買或以自己捕撈加工後的魚獲，及潮間帶撿來醃漬的「珠螺醃」，換取蕃薯籤或大麥等，但還得「儉腸凹肚」才能勉強渡過漫長的一年。

如今，戰爭的無情，牽累百姓受害。這條「甘泉之路」，現在變成「黃泉路」，已有多人喪命於此。被徵調的鎖港卡網船，其中就有一艘被炸沉，人員全部罹難。但是，『舄雞無情筆、舄人嘛毋驚銃子柿（碎片）。』為了生活，為了家人的肚子，這條路再險也有人要走。

三月初三這天，甸仔家，雞屎與昌仔和甸仔三人，正在商量事情。外面依舊有北風聲。

「戰爭無知影什物時陣才拍會煞，無擱去臺灣載蕃薯籤，我看歹維持甲園裏收成的時陣。」

坐在長條椅子上的昌仔，說起話來嘴角冒出的白沫更加明顯。

「以前小管港（鎖港）的卡網，這個時陣擺會載蕃薯籤來咱這賣，自從翹尾仔機出現了後，都毋捌擱來。若擱按呢落去，真正柴空米糧盡。」甸仔表情凝重。

「噠，這種時機，逐個顧自己腹肚都袂飽，那有蕃薯籤來賣？唉，真正有錢嘛買無物件。」

雞屎習慣眨著那對大眼睛，眉頭皺得很緊。

「規氣來拼一逝（趟），看是欲死也欲活，無，屈地餓也毋是辦法！」昌仔站起身來，一副赴戰場的慷慨模樣。

「噠，聽講頂面（西嶼尾）有人去載蕃薯籤予翹尾仔機掃死一個，內面山（澎湖本島）嘛有。」一向做事謹慎小心的雞屎擔心的說。

「生死註好好的。若註死，毋免去載蕃薯籤伊嘛會予銃子拍死。也若不該死，銃子拍來嘛會閃過。都親像流鼻郎啊裨兄弟按呢！」昌仔越說聲音越大。

甸仔沒有說話，低頭沉思著。在廚房忙煮飯的潘，聽到昌仔這麼說，走來大廳對著大家說：

「我來去主公選跋栢跋看覓的，看去好毋？」潘說話小聲，一向不急不徐。

「毋免啦！」甸仔站起身來，心裏好像有了主意似的，掏出香菸遞給昌仔及雞屎。菸點著，吸了一口後才慎重的說：

「好，來去載一逝。這流擺『三報二晴』，頭拄啊我看天色，

天頂已經出現魚鱗扯雲，隔日一定會好天。明仔載兮晡三、四點左右，跟著洶流來駛。」甸仔語氣很堅定。

「無欲跋栳跋看覓的？」潘眼睛一直看著甸仔。

「運途無遐歹啦，去都一定會去拄著翹尾仔機？」昌仔肯定的語氣。

「噠，欲去物件都準備予便，桅仔佮舵先搬落船，時到才毋免按呢狂。」雞屎說。

「毋免啦！也毋是地趕流勢，早駛早到，慢駛慢到。」

「嘛袂使傷慢，兮晡三點外駛，跟洶流落到峙裡放船，明仔載八、九點都會到布袋喙外啊。」

「雞屎，汝煞去叫臭疔佮猴筋，看柁兩個欲去毋？若欲，叫柁愛提早準備。」

「我來去問伊看覓兮？」

雞屎與昌仔離開後，甸仔再對潘說：

「汝較停啊佮俺爸柁扞糜去，毋通講阮欲去臺灣載蕃薯籤的代誌，無柁兩個老大人一定反對。」

「我知影。甸啊，欲去載蕃薯籤，毋免去主公遐跋栳跋看覓兮？」潘眼神充滿著不放心。

「免啦！生死所註的，無通食著來拚。」甸仔說完走出門外。

晚上。潘輾轉反側、無法入眠，一顆心就像壓住一塊大石頭般：「會去遇著翹尾仔機袂？會去拄著報頭袂？駛船會平安袂？……。」腦海裏一直往壞的方面想，更無法擺脫翹尾仔機的形影。這個夜過得特別長。

隔日的早上，風果然以甸仔所預料的已逐漸減弱到在繚風（適航的風力）的風力。

下午，陽光照出半個身長的人影，這個時候，甸仔的浮欄艚已經扛在湧樽尾仔做準備。昌仔與雞屎兩人扛著大桅與頭桅，大帆跟頭帆由猴筋及甸仔負責，臭疔獨攬船舵，前後腳把這些帆具

抬上船。還有船人家屬事先搬來的干更（羅盤），一擔飲用水，各人裝衣物的小鐵桶，煮飯用的大小炊具，及準備用來交換蕃薯籖的一些物品。這些都是此趟任務的必須品，一項一項裝上船。

一切備妥，船準備推離淺灘時，披著頭巾的潘，匆匆從樽 tan⁵ 仔頭跑下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大聲叫喊說：

「甸啊，等候一下！」

「到底是什物代誌？走甲這雄狂！」已上船的甸仔，再度涉灘上岸找潘。

「也是三伯英台欲十八相送是毋？」急性的猴筋，發出鼻塞般的聲音。

潘瞪了猴筋一眼後才對甸仔說：

「我去主公選乞三張靈符，一張給汝隨身，兩張貼桅仔。」潘將手中的靈符小心的交給甸仔，看著甸仔上船後才邊走邊回頭的走上樽 tan⁵ 仔頭。

上船後的甸仔，將靈符摺好放入口袋，船推離淺灘到一、二潯的水深，開始下舵、豎桅。兩支大小船桅一豎好，那張三丈高、一丈六尺寬的大帆，及大帆一半面積大的頭帆一升起，瞬間變成一艘醒目的大船。

航行的工作一切就緒後，昌仔收緊繚仔索。帆面受風有了動力，掌舵的甸仔，將船頭比向大港門（虎井到罇裡的海域）的罇裡方向前進。條竿帆（帆盡升）又在繚風的風力（適航的風力），浮欄艚乘風向右舷微傾，船艚揚起兩道高高的水波浪。

甸仔的船，航向大港門，不用說，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目的。此舉，引來這些鉤宮角序大（老人家）的新話題，為這趟博命之行議論紛紛：

「足敢拚兮，也毋驚翹尾仔機空襲！」

「敢的人提去食啦！」

「汝無聽人講：『做雞著筊，做人著扳』。無通吃，毋免拚是欲怎樣過日？我是無船，無，我嘛欲來去拚！」

「拚？是驚有命通去，無命通回『中原』！」

在四垂亭內大小聲的這些閒言閒語，傳進還站在樽 tan⁵ 仔頭看船離開的潘耳裏，彷彿一把利刃刺進心窩那樣的痛苦。

其實，身為討海人的妻子，只要丈夫一踏上船，個個就像穿上一件「驚衫」在身上，隨時都擔心出門的丈夫會就此說「再見」。而今，甸仔這趟又是遊走在生死邊緣，旁人的流言，潘難受的心，更加雪上加霜。

浮欄艚在繚仔風的風力推動下，加上順流的潮水，船很快就過了峙裡的夾角。峙裡一過，雞屎拿出干更（羅盤）與掌舵的甸仔核對針路。雞屎旋轉干更，將干更上的「子」字，固定對準指針後，捧穩讓甸仔定方位。甸仔把船艏指向「庚」字，對向船艏前方、水平線上的天空積雲，及水面上風吹的水波走向來定目標，船就朝此方向前進。

「著駛兩個流勢，東、西字頂都會用的。干更三不五時著擱提出對一下，才袂駛偏差傷遠。」

兩人核對針路，雞屎收好干更後坐在甸仔身邊，從身上拿出香菸與甸仔一人一根。吸著菸的雞屎，習慣的頻頻眨著眼睛，若有所思的手抹一下嘴角後，對甸仔說：

「噯，戰爭拍甲按呢，去布袋毋知有蕃薯籤通載否？」

「布袋若無通載，才來馬沙溝。馬沙溝專種蕃薯，應該是會有才著。」甸仔早就胸有成竹。

「按呢嘛是好。」

昌仔與臭疔兩人躺在艙蓋上翹腳吸菸。而猴筋獨自一人坐在船前，一臉好奇的模樣，一會望東、一會又看西。偶而又往天空瞧瞧。

「冤相啦！天頂袂落金仔角落來！」昌仔說。

「我是地驚翹尾仔機。」猴筋發出那破銅管聲音。

「欲暗啊，翹尾仔機地歇睏。汝若遐驚死，都毋通來。」。

「幹恁祖嬤！莫講我驚死啦，到時翹尾仔機若出現，可能也毋是我走頭先！」猴筋那對關公眼又出現。

「若不幸去拄著，先佷慢，攏走無路通去。」

「莫講遐無元氣的話，來啦！食菸啦。」臭疔掏出香菸，側過身丟給猴筋一根。

「這暫無賺錢。菸，本來食曙牌，現在改食伸手牌的，實在真歹勢！」猴筋裝出一副「魃鬼假細膩」的模樣。

「我看，擱過一暫啊，連伸手牌通食都無，著來去佷人用紙捲蕃薯乾葉來食！」昌仔說

「唉！有錢人食敷島，無錢人連菸食都無！」

「這逝來去換看有大麥無？大麥實在是袂歹食，較贏生蟲的蕃薯籤，是干啊吞較艱苦。」

猴筋一副悠哉的模樣，坐靠在大桅邊。

「也擱傷重柴火，都是按呢，毋才人會將伊編歌來唸，『大麥無好貨，欲吞著好人馬，欲燃著好柴火，欲食都好物配。』，這實在冤枉大麥。」

昌仔嘴角的白沫又出現。

「『嫌貨才是買貨人』。也這陣欲去換大麥？我看連大麥屎都無啊！」

「時勢行到按呢，若有通填腹肚會飽都阿彌陀佛啊，也擱管好食佷歹食。」臭疔不停的扭動蒜頭鼻。

船犁過水面揚起的水波痕，快速流向後方、消逝在西沉夕陽的水平線上。

夜，緩緩的從四面籠罩而來。眼前一望無際的海面，隨著夜的降臨，視野逐漸萎縮，最後感覺好像海洋不存在。天上的星星就像

七月普渡點著的清香一樣，一點一點陸陸續續的亮起。初三的「攀牆月」（天黑，月亮在牆的高度），倒勾的吊掛在船艙。船桅、帆受風相互磨擦的聲音，越來越清楚。

「雞屎，干更擱提出來對看駛這個針字有走逝無？」航行定位的目標已全被黑夜吞噬，甸仔準備重新確定。

雞屎再度拿出干更，借著火柴光與甸仔做第二次的確認後，甸仔改換星座作為航行的目標，繼續掌舵，並對大家說：

「昌啊，我佢臭疔扞頂半暝，汝參雞屎佢猴筋扞下半暝。地扞的時陣著注意火船，這老擺火船驚空襲，攏駛暗時，著注意看，若看著火船都提早閃。」

「若到半暝才叫兮。」

說完，昌仔三人各自拿著布袋，鑽進大堵艙裏睡覺，留下甸仔與臭疔。

夜間行船，一切都很暗且靜。若不是帆與桅的擦撞聲，若不是船犁過閃爍的螢光浮游生物，幾乎感覺不到船在前進。

掌舵的甸仔，與坐在船艙的臭疔，兩人一直沒交談，只有注意船前的狀況。月亮早已西沉。天清無雲，沒有月亮的夜晚，星星更加明顯，滿天的星斗擠滿了天際。風，依舊微微吹，令人有種清冷的感覺。臭疔靠在大桅旁，吸菸提神，視線不離前方。而甸仔，眼睛雖然一直鎖定船航行的目標。但心裏卻想著家中的父母親。父親生病多年一直沒好轉，近來又趨惡化。幾天前與母親一同前往慈航寺「逃運」，希望借助神威來趨逐惡運，令病情能早日康復。但，這趟萬一遇到……。甸仔想到這裡，又好像有食物哽在喉嚨裏一樣。他不敢再想下去，甩甩頭盡量專注在航行上。他掏出身上的香菸準備點菸時，突然間「砰！」的一聲，船好像撞到重物，船艙瞬間轉往右舷，舵柄打向左舷。甸仔在無防備的情況下，被舵柄重重打在腰間。臭疔甩倒在左舷邊，差一點跌落海。正在熟睡的三個人，也驚醒爬出船艙。

「發生什物代誌？發生什物代誌？」猴筋破銅管聲喊叫著。

「是怎樣？是怎樣？」雞屎也一臉茫然。

「可能是予大魚搥到！」

甸仔把船方向導正，昌仔隨後接手掌舵。

「幹佬祖嬤！這尾大魚真正是『青冥無目』。搥甲這大下，可能相當的大尾囉！」

「我差一點都噴落海。」臭疍說。

「汝若噴落海，才去予海龍王做囡婿。」

「我娶某啊，無資格……。」

臭疍話還沒說完，雞屎搶著說：

「恬恬，注意聽，親像有嘖嘖叫的火船聲！」

聽雞屎這麼一說，大家安靜的連喘氣都不敢大聲，全神貫注的傾聽。果然有低沉的輪船引擎聲，越來越明顯。如臨大敵的五個人，十顆眼睛張得大大的往四處張望，想盡快找出聲音來源。但是，視線所及的範圍，也只不過船前船後的距離，除此之外，就是一片漆黑。連視力有



慈航寺 (現況)

「鷹仔烏目」之稱的臭疔，也無法穿透眼前這片黑幕。

聲音逐漸加大，船上緊張氣氛也跟著升高。「有聲無影」，讓人無從迴避。就像翹尾仔機晚間空襲、炸彈不曉得會從何處落下一樣。又彷彿勾魂的鬼差隱藏在見不到的第三空間。一顆心，就隨著逐漸接近的引擎聲、越跳越快，呼吸也越來越急促。

就在大家驚慌的不知所措時，忽然臭疔大喊說：

「佇船頭前有小拋的青紅火，比咱船犁來啊！」

果真兩盞高高的紅綠燈，直逼船頭而來。

「火船犁來啊！趕緊將船頭耷落下，繚仔索緊分去！」

甸仔驚恐的叫聲，在黑暗中迴盪，宛如船要觸礁那樣的恐怖。昌仔把舵柄用力的往左舷推，甸仔連忙放鬆綁在船艙的大帆繚仔索。猴筋也同樣就近要把頭帆的繚仔索鬆開。沒想到，這個平常輕而易舉的熟悉動作，在這個緊要關頭卻解不開，而且是越拉越緊，就像章魚緊捉獵物、不放的腳，緊緊纏住繩圈，任他如何賣命，繚仔索就是無法鬆開。兩帆繚仔索沒全部放鬆，船無法順利轉向。眼看引擎聲音越來越強烈，逐漸升高的那兩盞紅綠燈火，已不偏不倚衝向浮欄艙，彷彿一頭張牙舞爪的巨獸，迎面撲來，無從閃避。

「緊兮！船慢返，生命無！」

甸仔緊張的情緒幾乎失控。

千鈞一髮之際，雞屎捉起殺魚刀衝向猴筋，一刀將繚仔索斬斷。繚仔索一斷，船艏馬上轉向。但是，船雖然改變方向，卻感覺彷彿停止不動。此刻，個個心急如焚，恨不得船長翅膀，馬上飛離此地。甸仔趕忙伸出大櫓，拚盡所有力量助船一臂之力。就在大櫓剛搖幾下，輪船已來了。那盞紅燈消失，只見綠燈。隨即宛如一座小山的輪船黑影，在船的後方，遮去半天的星星。輪船犁過揚起的一道閃亮的螢光水波痕，隨著吵吵浪聲，一直往後延伸，消失在黑暗中。浮欄艙就被這道水流的吸力下，失去控制。

很快，只有說一句話的時間。這艘如座山高的輪船已融入黑暗中，聲音也漸漸消失在靜夜裏。

夜。令人有不確實感的海洋黑夜，被東方逐漸舒展開的微光所驅離。初陽伸出千手萬掌，拉出浸溺在黑夜中的萬物，讓人從恐懼中掙脫出來，感覺是那麼的踏實，心情為之舒暢。

如積雲狀的濛濛臺灣山形，也明顯的浮現在東邊的海平線上。海上依舊輕風拂面。

一艘升有兩張帆、朝著臺灣方向行駛的帆船，船上冒著白煙，宛如火燒船那樣的「朦煙散霧」。

此船，就是甸仔要去臺灣載蕃薯籤的浮欄艚。船內正在升火煮早飯。

猴筋拿著放衣服用的鐵桶蓋，拚命往烘爐口搨風。爐內的木碳不見火燄，只有白煙四處逃竄。滿臉沾有黑碳渣的他，邊搨風邊幹譙：

「幹佬祖嬤！起規晡的火起袂著，起死人火！」

「噠，火碳昨暝予火船溢進來的水潑澹，當然嘛起較袂著。較出力搨的都會著！」雞屎被白煙薰得跑到船前去。

船艙掌舵的昌仔卻無從閃躲，被陣陣的白煙嗆得眼淚直流，咳嗽聲不斷。

「捎騰蔓（罵人），起一下火薰死百外人！」昌仔邊咳邊擦眼淚。

「無法度啦，毋是我功夫歹，是澹火破的關係，較忍耐兮！」猴筋見昌仔一副狼狽樣，覺得好笑。

猴筋拚命揮動那個鐵蓋。白煙經過一陣掙扎後，才脫離木碳，火焰開始竄升。這時臭疔也把狗母鍋（陶器鍋）內的米洗好了，端在烘爐上交給碳火去炊煮。

「噠，昨暝一條命差一點著予猴筋買去！若予彼隻火船拚著，一定『連人帶馬無』。真正驚一下痲屎！」

雞屎坐在甲板上，處理昨晚被他用刀切斷的繚仔索。說起昨夜的恐怖事還心有餘悸。

「幹恁祖嬤！人一下緊張，繚仔索活結扭這變成死結，都是按呢才套袂開。好狗命予汝這位『先生』舉刀來解決，若無咱著看袂著今仔日的日頭！」

「火船的『船笨』（船經過所產生的吸力）真正是驚人。干啊脫落伊的蝦尾水（推進器的水），規隻船都蹺一蹺，若欲拚著，一定連身屍都無！」掌舵的昌仔說。

「旬啊，黑摸摸也無看著火船，干仔兩拋青紅火，汝若會知影火船欲來犁咱船啊！」臭疔用不解的眼光看著旬仔。

「我是聽來海關揣朋友的後窟潭人講的，彼位是佇海軍二廠做工課（工作），伊地講，暗時火船地駛，船頭前大桅點一拋白火，駕駛室的正手片（右手邊）點青火，倒手片點紅火，船尾後嘛是點白火。但是這四拋火攏照單一方向。」

「噠，怎樣講照單一方向？」不等旬仔說完雞屎就插嘴。

「單一方向，著是頭前的白火袂照過尾後，尾後的白火嘛照袂過頭前。青、紅火全款袂照過片，這是國際規定，予駛暝船的人容易看出對方來船的方向。」

「是欲怎樣看？」

「咱俗火船對面來，欲知影火船駛什物方向著看青、紅火。見紅火，火船是駛佇咱檣片（左舷）過；看著青火，是駛向帆片（右舷）。這種攏袂相犯。也若是青、紅火兩拋攏看見，表示火船向咱的船直來，這陣趕緊著提早閃開，盡量閃的離離，若無，著親像昨暝彼種情形。也好佳哉，無予火船的『船笨』吸去舂著咱的船身。若去舂著，無扳過也做兩隻去！」旬仔的語氣好像講古的模樣。

「若無旬啊伸檣去搖彼暝，我看著舂著火船啊！」

「這條命差一點予猴筋買去，連活結的繚仔索都套變死結，真正是『數蘭鰻』。」昌仔說到嘴邊都起泡。

「無法度啦，毋捌拄著這種情形，逐家擺會緊張！」

「無代誌著好。飯煮好袂？腹肚足飢兮。」

甸仔不想再提不愉快的事，把話題轉移。

不說不覺得餓，被甸仔這一提起，個個才感到肚子已餓到前胸貼後背。從昨天下午吃稀飯到現在，昨晚又鬧出驚魂記，幾乎體力已耗盡。多虧猴筋努力把被淋濕的木礮「起死回生」，現在才能聞到米飯香味。也幸好，做工時能配得這些米糧。大家按照船出海的慣例，由每人各出一些當成船上糧食。飯煮熟，一人一手，端來碗筷，拿出帶來的花生粒與「鱷仔醃」擺在艙蓋上開始「捉飢」。餓的發慌，又加上香噴噴的米飯吸引，未添飯之前，口水已經吞滿肚子。此刻這頓飯，比起除夕團圓餐、比起山珍海味還來得可口。個個狼吞虎嚥的一碗飯三口就解決，好像十幾天未進食似的。而掌舵的昌仔，也只能另行為他準備，讓他邊掌舵邊吃飯。

經過一翻「奮戰」後，個個吃到幾乎撐到喉嚨，真是「飢過更，飽充脾」（餓與飽太極端）。飯後，大家悠閒的吞雲吐霧、大口吸著菸。甸仔邊吸菸，邊拿出妻子乞來的靈符，用飯粒當漿糊貼在兩支船桅上。這件妻子交待的任務，早在出航前就該完成，只因沒漿糊的關係，只好等到現在。甸仔看著黃色的靈符上印有溫王爺的字樣，宛如神明在船上與他們同往一般，令他內心平穩許多。

坐在頭桅旁邊的猴筋，手夾著菸、比向正前方，對一旁的臭疍問說：

「頭前水平線規排懸懸的是山也是雲？」

「彼是臺灣山。汝注意看，若是雲，形體會變，山都原在按呢。」

「臺灣山形？」

「彼山形都是臺灣中央上懸山形。這山形日頭欲出來的時陣，日頭光將山形照射過來，若好天連咱澎湖也看會著。等候日頭真正懸起，山形都漸漸消失去。就是駛到倚佇港內也看袂著。」

有來過臺灣一兩趟的臭疔，對首次到來的猴筋詳細的解釋。

「是怎樣？」

「因為懸山離咱這太遠。有人講臺灣山是活的，較駛都袂到。」

猴筋一臉好奇的遠眺四周。

天越亮，視野越遼闊。晨曦的柔光令人心情舒暢。一望無際的海洋，不見半艘船影，只有海面上的飛魚頻頻跳出水面，好像歡呼一天的到來。

若似雲朵的臺灣山脈，被露臉的太陽光給隱沒。東邊水平線上出現兩條長長的海岸線，北邊低，南邊較高。

臭疔站起身來，右手掌遮在眉毛上，讓那對「千里眼」不受光害的往那條海岸線遠眺。看了一會後轉身向後面甸仔說：

「以東片彼兩條山形看來，應該毋是布袋喙的山形。可能是布袋喙的南片山。」

臭疔的視力是沒人會懷疑。甸仔吩咐再收緊繚仔索，把船調向較北的方向行駛。

船行不久，已進入濁水海域。進入此域，感覺好像船不是行駛在大海上、而是江河中。西邊是清澈透明的水色，而靠海岸這邊卻是好像豆漿顏色那樣混濁。兩邊不一樣的水色在此匯集成強烈的對比，彷彿是兩個不同的世界。

猴筋瞪著水中看，一臉狐疑的問臭疔：

「海水怎樣會變兩色，攔南透倂北，真正生目睷毋捌看。」

「汝毋捌看也真濟兮。這會按呢，都是臺灣溪水帶著沙土長年流落的關係。因此臺灣線跤的海底攏是土質，而且也較淺，水色才會退濁。船若駛到見著濁水都代表迫淺來啊。」臭疔身為看魚的

大公，對這方面特別留意。

「臺灣線趺攏是按呢？」

「應該是。水色是愈倚山趺愈濁。」

「喔！原來是按呢！」

「地看，愈倚山趺嘛愈無風。」

海岸線越來越明顯，但風力隨之而減弱。本來好像快跑前進的兩條水波痕，現在變成如同走路的速度。船帆的上秤跟下秤（上、下帆杆），開始搖來甩去的碰撞船桅，發出啞啞聲響，好像抗議令它吃不飽的風力。雞屎見狀忙將帆尾捲高，以防甩到人。

甸仔無奈的喘一口大氣說：

「無法度！天公伯啊真正創治人，出門條竿帆嘶嘶走，來到臺灣線趺煞無風通喘氣。無伸櫓仔落去佢搖，我看袂到。」說罷，甸仔伸出大櫓開始「帆佢櫓」，搖櫓來增加船速。

搖過一陣後，微皺的水面宛如被熨斗燙過一樣，逐漸變的蠟如鏡面。

繚仔索無精打采的垂降著。上、下秤（帆的上下橫杆）甩得更加用力。

「無一點啊風絲，帆佢桅全部下落來，目標也較袂退大。」

甸仔收起大櫓，用手掌拭去臉上的汗水再說：

「來開始落帆卸桅。」

「幹恁祖嬤，動到櫓都艱苦啊！」猴筋深深嘆了一口氣。

說到要武動雙櫓，不只猴筋擔心，大家心情都一樣。這種笨重的浮欄艚，上下灘都必須動用近十個人才能扛得動。桅帆的設計超出一般帆船的「配當」（比例）。桅高、帆面積寬，其目地就是在微弱的風力下也能趨動得了船，盡量避免使用到雙櫓。如今幾乎靜風的天氣，是以這種浮欄艚作業的船人最煩惱的事情。

沒風要搖櫓，大家無奈也只能接受事實。

臭疔解開綁船帆的大律（帆的升降索），逐步的將帆往下降。猴筋與雞屎兩人各站左右兩舷，把降下來的帆的歸搶（抱桅繩）一個個解開，順勢將帆收捲起來。

兩件帆一同收妥後。卸下大桅的桅抹（桅靠木）開始下桅。船上五個人全靠在船桅後面，雙手扶著桅杆，跨穩步伐，齊聲喊：「起」，船桅應聲被抽離六耳（桅杆座）。失去支撐的桅杆，馬上往後倒。站在後頭的昌仔、臭疔及雞屎，趕緊伸高手臂去接船桅的後半段。這時聽到猴筋「啊」的一聲，桅杆被接下來後，猴筋無力的躺在艙蓋上，手按胸部，模樣好像吐舌喘氣的狗，大氣喘不停。

「猴筋是怎樣？是怎樣？」臭疔看猴筋的樣子有點緊張的問。

「我……予大……桅糝這氣強……欲喘袂過！」猴筋腹部上下起伏很大，辛苦的說出這句話。

甸仔聞聲，馬上拿碗舀了一碗淡水，並說：

「起來，這碗水淋落。了後雙手展開向後慢慢一下一下展，氣也慢慢綴喘。」

猴筋慢慢爬起來，照甸仔的吩咐。喝完水後站在艙蓋上，好像老鷹展翼的姿勢，雙手成一直線的往後舒展，氣也跟著動作一進一出。這時甸仔忽然間出手在猴筋的胸部點了幾下，猴筋不由自主咳了一聲、停止動作。

「怎樣？」

「喔，像好啊！」猴筋身體左一轉、右一轉，感受一下胸部的狀況。

「這個年紀『支』當硬，這算小可代誌！」昌仔開玩笑的說。

「幹恁祖嫲，予汝拄著著知！」猴筋的破銅管聲再度響起。

「噠，愛講甸啊的工夫好。」雞屎的聲音。

「咱地倚棍袂危險，卸桅著注意。卸桅倚佇桅頭身邊的人，桅若拔離目耳（桅杆底座），人趕緊愛閃離桅身，予倚尾後的人來接桅。若無，肩頭若是予彼支桅雄雄壓落來都『帶身命』（殘障）。

親像甫啊，都是因為卸桅無細膩，才予桅壓這一下袂賺食。這擺壓按呢算足輕兮。」甸仔語氣很慎重。

「噠，奇怪囉，猴筋汝也毋是新來的，這種卸桅的方法也毋捌？」

「幹恁祖嬤，汝擱敢講。桅拔離的時陣我欲閃離，煞去予汝的跔擋牢兮，一時閃袂赴才去壓著！」

「原來都是按呢喔。我以為食豆腐也會去梗著！」昌仔的嘴張得很開。

「好啊，好啊，莫擱講啊。頭桅擱下落，帆具收的好勢，緊伸櫓落搖，若無搖是袂到。」

大家同心協力收好航具、插好炭櫓匙（插櫓支鈕的臂狀木椿）。甸仔伸大櫓，昌仔出炭櫓。兩人就這樣你來我往，盡速把船搖靠岸。

這個時候，太陽已高高掛在水面上有一、二支竹篙的高度。

四月初不是很熱的氣候，但是臺灣沿岸（指臺灣西海岸）早晚的溫差卻很大，寒氣逼人的早晨，到了中午打赤膊都覺得熱。

漸近中午，輪流搖櫓的每個人，個個被手中的櫓擠出了汗水。由口中進入的水，馬上由臉部、背部的皮膚冒出來，全部交給身上的衣褲。

手一碰到工作就流汗的猴筋。全身沒有一處是乾的，整個人彷彿剛從水裏撈出來般。

「幹恁祖嬤，有影講『人若衰，種匏生菜瓜』，昨暝予火船犁無死，今仔日搖櫓搖甲半條命！」

被換下來休息的猴筋，連灌二、三碗水，邊喝水邊抱怨。

「來幾落擺，擺在繚風，駛甲到也毋免動著櫓。也這擺予汝這個頭擺出門的青跔來煞到，才著搖櫓搖甲這艱苦。」同被換下來的昌仔，頻頻用手肘擦汗。

「幹恁祖嬤，我毋煞星？」

「比煞星較嚴重！」

昌仔應聲時，空中忽然傳來海鷗的叫聲：

「呱呱呱！」

一群白色的海鷗從船前飛過。雞屎指著那群海鷗說：

「噠，汝看，連彼陣海鳥麻地講『著著著』，比煞星較嚴重。

哈哈哈！」

「哈哈哈！」

船內瞬間一片笑聲。

「搭、搭、搭，我這支啦！」猴筋歪著頭，比著自己的下體回嗆雞屎。

「踎這比彼支，若予海鳥看著會佻汝啄去！」

「哈哈哈！」

又是一陣的笑聲。

海鷗飛過右舷不遠處，「呱」的一聲，其中一隻好像要自殺似的，從空中快速俯衝、鑽進水裏。在水中掙扎幾下後，嘴裏叼了一條小魚又振翅騰空而起。隨即身旁的同伴，也「呱」叫一聲跟著衝下水。就這樣一上一下，把平靜的海面抄的熱鬧滾滾。

「做海鳥也無快活。為著腹肚、好歹天攏著出來討食，無像人歹天會凍歇暈，實在做鳥比人較艱苦！」雞屎把話題拉到海鷗身上。

「海鳥攏無厝通倚，無燒酒通淋，無衫通穿。所以人毋通驚艱苦！」旬仔也插入話題。

「著！咱攏有菸通食，來來食菸，食菸！」猴筋知道話中之意，忙掏出那包僅剩五根菸的菸包，一人給一根，空菸包順手丟下海後，幫搖櫓的旬仔及臭疍點菸。

「天欲落紅雨啊，今仔日這呢慷慨！」昌仔吸著菸說。

「幹恁祖嬤，於是食來食去。我都講過啊，我這暫都較無錢，

攏食伸手牌。話都毋通講甲遐歹聽。」

「慷慨、慷慨，猴筋這菸加佬香的，哈哈！」臭陀吸著菸，眯著那對小眼睛，故意裝出一副舒服樣。

辛苦，被這愉悅的笑聲給沖淡。

船漸漸接近海岸邊。一艘頭稍往上翹的竹筏正在收網。竹筏上兩個戴著破斗笠的船人，一個站在船後划槳，一個則在船前收網。甸仔為了確定布袋嘴的位置，將船搖向竹筏。船離竹筏還有一、二艘船遠的距離，甸仔就大聲問說：

「友仔啊，借問一下，欲去布袋喙比什物方向駛啊？」

「布袋佇較懸，離這較遠！」搖槳的男人回答說。

「佇較懸？也這是什物所在？」

「這是馬沙溝懸，東南遐都是馬沙溝。」

甸仔聽對方這麼說，內心有點猶豫。

「我看毋通擱搖去布袋啊，直接入來去較近的馬沙溝著好。」臭陀說。

「來較近著好啦，也免擱搖甲半死。」

「日擱漸漸晝來啊，愈來愈熱，若欲搖去布袋，會變成人乾去！」猴筋也讚聲的說。

搖櫓的辛苦，令大家都想改變主意。

甸仔看看海岸山頭，又抬頭看著太陽，最後才說：

「這個流勢早咱厝一、二點鐘，可能這陣著欲洩流啊，去馬沙溝揀洩流落去較緊。入來馬沙溝買看有無才打算。」甸仔說完，轉頭再問竹筏的船人：

「馬沙溝欲佇陀位入。」

「恁比木麻彼縫入去都著。」划槳的人用手比著說。

「努力啦。」

一聲感謝後，船往馬沙溝前進。

馬沙溝

274

浮欄艚進入兩邊有木麻黃樹林的將軍溪出海口。

出海口外窄內寬，好像一個葫蘆狀的地形。裏面是一片寬闊的海域，兩邊沿岸插有廣大的蚵架。船順著延伸的蚵架，往南邊的馬沙溝前進。

適逢滿潮，溪水的水位漲的彷彿要漫上堤岸。

懶得用水潤滑的「橈蹄」（橈支鈕），與橈磨擦發出的「呷呷、呷呷」聲響，彷彿在喊口渴似的，這聲音引來後方竹筏船人的好奇。

竹筏從右舷一直逼近浮欄艚，用著奇怪的眼光，一直打量這艘罕見的不速之客。

剛換手、坐在甲板休息的猴筋，被對方瞧得心裏有點不舒服。突然站起身來對著大家說：

「咱來佻竹筏較（比）看覓个，看什物人較走！」說完，重新接手臭疔的炭橈。轉身又向坐在右舷甲板上的甸仔說：

「甸啊，汝是全外塹搖橈上利害的跤數，起來搖大橈，將汝佇食西流搖十三下飛橈（橈葉不著水）的彼種工夫提出來，予衲驚一下！」

「好啦，咱參伊較看誰人較走！」昌仔也鼓吹著。

「噠，好啦，較看兮啦！」雞屎說。

大家把視線都投向不說話的甸仔。這時竹筏已超前浮欄艚有一、二艘船遠的距離。

「好，拚看兮！」

經不起慫恿的甸仔站起身來，心裏瞬間浮現一股莫名的衝動：

「搖予衲看覓兮，看阮澎湖人搖橈的功夫！」

甸仔接過昌仔的大橈後，那雙幾乎沒有鞋號可穿的大腳，左腳跨上左舷壁，右腳踏穩右墊板，跨出比平常將近一倍寬的跨距。如同爬滿蚯蚓的手臂，左手握橈，右手拉橈繩，馬步一蹲開始使力

的舞動一丈六尺長的大櫓。堅如鋼的鹽木大櫓，在他五尺八寸高、壯碩身材的全力操作下，彎得像弓。

「猴筋，欲面子都拚落。」

猴筋在甸仔的激勵下，拚盡全力的嘴都歪了一邊。

浮欄艚被雙櫓使勁的摧動下，船艚頓時昂高，船身左右搖擺厲害。笨重的船體，瞬間囂張起來。船頭犁過的沙沙水波痕，快速的消逝在船後。很快浮欄艚就追上竹筏。

甸仔他們這種舉動，看在竹筏船人的眼裏，知道對方有意挑釁、較量船速，他們也不甘示弱。站在竹筏前面的彪形大漢，忙到後面接手划槳。大漢弓箭步一跨，兩支長槳划動的跨距比原先多出了一倍。雙槳在他那粗如小腿的手臂，猛力一划，筏艚昂起，彷彿要起飛的飛魚，劃過的水波痕也快速流過筏艚。

一艘兩人雙櫓的浮欄艚，對上一人雙槳的竹筏，就在往馬沙溝的水道上拚鬥起來。

甸仔用力的嘴唇，縮成像雞屁股般。雞屎的臉，也七孔皺成一孔，汗如泉水般不停的冒出。其他三人，比爭奪下網還緊張。拳頭握到出汗，一副輸了就會死人似的模樣，雙眼直瞪著對方的筏艚，生怕被超前一寸。

兩艘船拚過一陣後，可說旗鼓相當，誰也無法贏過誰。

這時竹筏上另外兩個人，忙拿起筏內的木板當短槳來助陣。左、右舷一人各站一邊，好像划龍船的姿勢，一上一下拚命的划。雞屎見對方增加人力，忙對昌仔喊說：

「昌啊，『抱櫓』（幫忙搖櫓）。」

說完，自己衝到猴筋後面，握緊炭櫓、用力隨著猴筋搖櫓的動作，一來一往的助他一臂之力。

昌仔也連忙跑到甸仔後面「抱櫓」。而臭疔則站在船艚，面對搖櫓的他們，大聲喊：

「予伊過去，予伊過去！」

撼動人心的激勵聲，令人情緒亢奮。

雙櫓在四個人全力的衝刺下，櫓葉撥水的力道倍增。浮欄艚船艏昂得更高，整艘船彷彿捉不住的狂牛，一直往前衝。船速快的連站立在船前的臭疔，都有種往船後傾的感覺。

就這樣，一艘三人四槳的輕形竹筏，與四人雙櫓的大型笨重浮欄艚，并肩的只有一艘浮欄艚長度的間距，在溪中較勁。頭頂上的太陽，也好奇的睜大眼睛瞧這場正上演的好戲，油蠟的水面因而變灰白。

尖銳呷歪的櫓蹄（櫓支鈕）聲，吵吵吵的槳葉落水聲，劃破午間安詳的寬闊將軍溪口。兩船中間帶出的水波相互激盪。此刻，什麼都不重要，只要不輸給對方。

經過不到吸一支菸的時間，兩船漸漸產生差距。由剛開始的一寸，進而一尺，慢慢變成一丈。後來到一隻船長的距離。竹筏最後不敵浮欄艚。

竹筏見對方已超前自己，划短槳的兩人，收起板子往竹筏上一丟，彎腰的上氣接不著下氣的喘息著。後面划槳的壯漢也停下來，大氣小氣呼個不停。而浮欄艚搖櫓的四人，個個也一樣氣喘如牛。滴滴的汗水像雨下的淋濕全身。但，看到落後的竹筏，勝利的笑容已取代了一切。猴筋把炭櫓交給雞屎後，站在甲板上，朝著竹筏比出無名指、一副囂張的模樣說：

「差濟兮啦！」

浮欄艚經過與竹筏一陣較勁後，不遠的右前方，已出現多間座落在岸邊的房子。

馬沙溝終於到了。

這個位於將軍溪內的馬沙溝，距離出海口，有外坡到內塹羊山的距離。

簡陋的馬沙溝港灣，幾艘竹筏繫泊其中。岸上有堆積如山的

白蚵殼，在陽光的照射下，顯得格外顯眼。一些在蚵棚工作的婦人，見到浮欄艚的到來，好奇的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走來看個究竟。

其中一位身材較高、戴斗笠的婦人開口問說：

「咱陀位來的？」

「阮佇澎湖外塹來的。」猴筋笑容滿面的回答。

「來欲創啥？」

「來欲買蕃薯籤。」

「買蕃薯籤？舊年欲來買著有。今年空襲愈來愈嚴重，逐家擺歹種植，欲買蕃薯籤可能歹買。不只阮這，其他的所在也全款。」

婦人的一翻話，彷彿一盆冰水澆下，個個像掙輸了下網機會般，深深的喘了一口氣、不說一語的你看我我看你。

想不到臺灣一樣遭受到像澎湖相同的命運。枉費此趟冒著生命危險，歷盡千辛萬苦，千里迢迢來到這裡，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。

婦人離開後，旬仔才開口對大家說：

「既然來啊，無論如何嘛都來去從看覓兮？等候煮飯食飽了後，較兮晡才來去！」

「也只有按呢。來啦，提布帆來搭蔭，欲食飯嘛較輕鬆。人講『艱苦做嘛都氣活食』。」

船上開始用帆布搭起簡單的遮陽空間以便張羅午飯。

下午，木麻黃樹已投出長長的樹蔭。旬仔一行人開始行動。昌仔與雞屎留在船上。他們三個人上岸，挨家挨戶的詢問：

「借問一下，恁有蕃薯也是蕃薯籤通賣否？」

「蕃薯籤？這個時機留起家已渡命都無到啊，若有通賣？」

一間問過一間，問遍了整個馬沙溝，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案。

「我看欲買有蕃薯籤比登天還難！」

旬仔三人走累了，坐在一顆木麻黃樹下長吁短嘆。

這時，遠遠一個身材高大、拿著漁網的男人朝他們走來。

「對面來的彼个查埔人親像真面熟？干啊佇陀位有看見？」臭疍說。

「汝是看著鬼？這個生疏的所在也有捌的人？」猴筋的聲音幾乎從鼻孔擠出來。

臭疍仔細一瞧，像發現什麼似的說：

「是佢咱拚走、彼位竹筏的查埔人！」

「什物？是彼位大漢！真正是冤家路頭窄！」猴筋心虛的說。

「毋通按呢講，咱佢伊無冤無仇。出外愛對人較好禮的，才袂惹禍上身！」

甸仔起身，馬上迎向前與這位男人打招呼：

「這位大哥，會認的我否？我都是彼位佢恁筏仔拚輸贏的人啦！」

「大哥，歹勢歹勢，中晝佢汝相拚，只不過欲試看竹筏速度緊，也是船。無歹意啦！」臭疍隨後也跟著說。

「是啦，無歹意無歹意！」猴筋好像一隻夾著尾巴的狗。

這位大漢見到甸仔他們那麼多禮，一顆被羞辱、鬱悴的心瞬間豁達開來。揮著右手，若似相罵的聲音說：「喔，無代誌，無代誌。我叫大力，人攏叫阮粗勇啊。恁叫我粗勇啊都好。行，來阮厝坐，阮厝拄好佇在！」不等甸仔回答，粗勇仔逕自往那間屋頂蓋著灰黑色屋瓦的房子走去，甸仔他們尾隨在後。

粗勇仔家是一棟長形的主屋，屋前有一片與主屋大致相同面積、沒圍牆的泥地門埕。一顆木麻黃樹立在門埕的左邊，稀稀疏疏的樹蔭遮去大半個門埕。竹竿結構的屋子，牆壁以白灰粉刷而成。但已有部份剝落，裸露出底層的編竹與攪和稻草的土心。屋頂的灰瓦顯得特別老舊。

來到粗勇仔家，猴筋就低聲的對臭疍說：

「這厝厝比咱澎湖彼種砵砵厝，實在差真濟。像這厝若佇咱澎湖一定予風飛去。而且……。」

「呀！」臭疔阻止猴筋繼續說下去。

「阿卿啊，有人客來啊，舉椅出來。」未進門就大聲喊的粗勇仔，把網往架子一放，對甸仔說：

「來，來樹趺坐較涼！」

甸仔一行人就隨著粗勇仔來到大樹下。

這時一位身高還不及粗勇仔肩膀、皮膚拗黑、面目清秀的婦人從屋內拿了兩三張椅子走出來。看到甸仔他們，忙點頭打招呼再將椅子放下。

「這個阮某啦！」粗勇仔開心笑的牙嘴全露出來。

甸仔三人忙回禮說：

「我叫甸啊，伊是猴筋，伊叫臭疔。」甸仔將兩人一併介紹。

「猴筋？臭疔？」婦人暗唸，那對柳眉皺了一下。

甸仔忙說：

「這是偏名啦，阮遐的人習慣叫人偏名。叫久連正名嘛毋記怎樣叫。」

婦人聽甸仔這麼說，臉上露出新奇的笑容，走到粗勇仔身邊。

「毋管猴筋也猴趺，來都是朋友。坐啦！著，恁是陀位來？恁來欲創啥？」粗勇仔這才說到重點。

甸仔先將口袋裏的香菸拿出來遞一支給粗勇仔，粗勇仔忙舉手說：

「我無食菸。」

「討海人無食菸真少。」對方沒抽，甸仔自己也不好意在他們面前點菸。把香菸收入口袋後再說：

「阮是澎湖來兮，欲來買蕃薯籤，毋知粗勇啊大哥恁有通賣無？」

「喔，澎湖來的？也澎湖是拄陀位，偌遠？」粗勇仔說話聲沒有高低，一直保持著宏亮的音量。

「澎湖是臺灣西片，以阮這種船那有風面通駛，兮晡三、四點

起趺駛，隔日天光八、九點都會到。以前阮來買蕃薯籤的所在，大部份攏是佇布袋喙佢東石。恁這馬沙溝較少來。」

「喔，遐呢遠！」

「遠是無遠。但是澎湖到臺灣這條水路攏愛經過黑水溝，黑水溝若歹天的時，風湧都像山按呢，而且攏是攏『捲螺仔框的三角湧』（不規則的猛浪）。有足濟船隻佇彼受難。」

「恁來是什目的？」

粗勇仔又重新問了一次。

「阮是欲來買蕃薯籤。」

「欲買蕃薯籤？可能困難喔。這個時陣不比以前。彼幾年有足濟蕃薯籤予大隻帆船載去恁澎湖換魚醃、螺仔醃。近來因為空襲的關係，阮這嘛是欠糧食，逐家驚無通食，攏毋甘將蕃薯籤賣出去。」粗勇仔的妻子，說起話來慢條斯理。

「無要緊，我明仔戴來去幫恁問看覓的？應該是無問題啦！」粗勇仔站起身來，簡潔了當對甸仔說。粗勇仔妻子轉頭看粗勇仔，露出不安的眼神。

甸仔驚喜的馬上說：

「努力（謝謝），我明仔戴才來揣汝看覓兮。」

隨即向雞屎、猴筋使了個眼色後，再對粗勇仔說：

「阮落來去船，等汝明仔戴的消息。」

轉身就離開。一路上猴筋對這新環境好奇的頻頻詢問，甸仔卻一直沒反應，腦海裏隨著步伐轉動著：

「粗勇啊這種人忠直，如果佢伊進一步的交往，一定會『剖心肝相挺』。」

想到這裡，甸仔不由得露出了淺笑。

是夜。粗勇仔家的大門，投射出一道歪斜、不明顯的門框光影，延伸到門前木麻黃樹下。粗勇仔及家人就坐在樹下乘涼。

這時一個黑影出現在大樹前。

「粗勇啊大哥，恁仔這道涼？」

「喔，是澎湖仔。你……叫甸啊。來，來這坐！」甸仔一時出現，粗勇仔看清對方後忙起身招呼。

粗勇仔三個兒子，馬上起身讓位走進屋內。甸仔與粗勇仔同時坐下後。甸仔將手中的禮物遞給粗勇仔說：

「這四缶珠螺醃予恁食看覓兮。」

「喔，若通予你送物件？攞一脩提這濟！」粗勇仔驚喜的聲音。

「無什物。咱今仔日都是有緣才會見面，逐家做伙都是朋友，朋友物件相分食無什物！」

「著著著。逐家都是好朋友，多謝多謝。阿卿啊，將這物件提入去！」粗勇仔開心的嘴裏大牙都露出來。

「歹勢啦，予你送物件！」粗勇仔的妻子聲音很嬌甜，拿著用繩子綁成一起的瓶裝珠螺醃往屋裏走。視線一直停留在珠螺醃上。

「粗勇啊大哥，汝若真正問有人蕃蕃欲賣，看是欲用阮這物件換，也是用錢買攏好。」

「好好好，明仔戴我規氣袂出海，專工來為你走從！」

「努力，努力！」

粗勇仔的妻子放好東西後又回來粗勇仔身邊，與甸仔一起聊天。三個人就在大樹下聊了起來。甸仔將澎湖目前的生活狀況一一說給粗勇仔夫妻聽，說到難過處還一度停頓，令粗勇仔夫妻兩的心情隨之起伏。尤其粗勇仔越聽越激動。

最後，甸仔起身要離開時，粗勇仔拍拍他肩膀說：

「兄弟，你別煩惱，這代誌包在我身上！」

「努力，努力。」

甸仔離開了粗勇仔家，掛在木麻黃樹頂的眉月光暈，照亮了他回船的小徑。

回到船上，大家已全部躲進艙內睡覺。累了一天，這是他們目前最須要做的事。四個人有的臥頭堵（艙），有的睡大堵，全身包得密不通風，各個鼾聲如雷。旬仔此刻也是精疲力竭，他從自己放物品的小鐵桶內，拿出布袋鑽進大堵，把布袋由腳往胸部套，準備好好的睡一覺。但，身體一躺下，眼皮若似被東西卡住一樣，無法閉上。家鄉不曾出現的蚊子，彷彿要與他說話，不停在耳邊嗡嗡作響，不理牠們還會被咬上一口。像吃嗎啡的眼睛，一直盯著從艙蓋縫，探頭、搖晃不定的星星，一顆心也跟著搖動的星星無法定下來。

「明仔戴一定有蕃薯籤通貫的。粗勇啊看伊講彼話，伊一定有辦法從蕃薯籤。一定有辦法，一定會有！」旬仔越想越有精神。

最後旬仔全身還是包著與其他四人一樣，才漸漸不醒人事。

一早，大地還未完全甦醒。馬沙溝這時已披上一層濃濃的霧氣，籠罩著木麻黃、籠罩著住家及小竹林。從煙囪裏冒出一縷縷炊煙，宛如一條條白練，翳入霧氣中，公雞偶而還會鳴出啼聲。

出海口內的廣闊水域，被退潮的潮水抽成一條不寬且淺的溝渠，從出海口延伸進來到泊靠的浮欄艚。其它的地方，裸露出一片廣大爛泥的潮間帶。一群群白鷺鷥，散落其間，踏著步伐、低頭尋找早餐。

一股寒氣，夾帶海藻味在馬沙溝的早晨瀰漫著。

猴筋坐在船前，望著這陌生的早晨，對臭疔說：

「這馬沙溝早起的景色實正真水，可惜透早的溫度真冷，比較咱澎湖實在差真濟！」

「痲這的溫度真奇怪，透早佢暗時攏真冷，但是日頭若出來就開始熱，到中晝都熱到皮強欲剥起來！」臭疔手盤雙腳，蹲坐在猴筋旁。

「想著昨昏暗欲暈的時，予遐天壽蚊仔吵甲叫毋敢，叮擱痛。汝看，規雙手一點一點親像紅豆全款。幹恁祖嬤！」猴筋亮出被蚊子咬的手臂。

「咱厝裡毋捌看一隻蚊仔生做圓也是扁。也這蚊比咱厝的胡蠅（蒼蠅）較濟，昨暝若無包密密，著無法度通睏！」

「幹恁祖嬤！這陣我才知影什物叫做『澎湖胡蠅臺灣蚊』。」

「食糜啦！」船後傳來雞屎的聲音。

一鍋蕃薯籤摻白米煮的稀飯及菜料，碗筷擺在艙蓋中央。一天又要在這鍋稀飯下肚後開始。今天是粗勇仔能幫忙買到蕃薯籤，還是船再往下一站 -- 布袋嘴。這頓飯大家吃的心事重重。

太陽越爬越高，乾涸的潮間帶，隨著爬高的太陽一步步被潮水吞噬。刺眼的陽光，把船人全部逼上岸邊這顆木麻黃樹下。

等待的時間總是難過的，不知多少的菸蒂丟入溪中，隨著漲潮的流水消失在視線中。

「唉！我看粗勇啊可能從無蕃薯籤，日頭已經這晚啊，也無消無息！」猴筋在樹下不停的來回踱步。

「應該會有啦，汝毋免急性。」蹲坐在地上的旬仔一副自信的模樣。

這時通往村裏小路上，遠遠出現一台牛車往岸邊緩緩而來，趕著牛車的一位男人，身材特別高大，旁邊還有一位與對方相差一個頭高、戴斗笠的女人。牛車的車輪滾地嘎嘎作響。

「是粗勇啊駛牛車來！」眼睛雪亮的臭疔，一眼就認出來。

「是粗勇啊無毋著，身邊彼位是裊某，可能蕃薯籤有搭頭啊，駛牛車欲載咱做伙去買的款。」旬仔這麼一說，大家枯等、鬱悴的心情瞬間豁達開來。

粗勇仔一見到旬仔他們，就大聲喊說：

「旬啊，我蕃薯載來啊！」

粗勇仔的聲音充滿高興。

果然，一牛車滿滿的白皮蕃薯，蕃薯表面還濕濕的，顯然是剛用水清洗過。而粗勇仔滿身沾滿泥土，連那長滿大嘴旁的短鬍鬚，

也全是泥塵。粗勇仔的妻子也差不多模樣。夫妻兩彷彿剛從土坑裏挖出來的一樣。

「粗勇啊，這蕃薯去陀位載兮！」甸仔感到驚訝。

「透早我都參阮某去田裏挖兮。阮田裏全部剩這！」粗勇仔說話的聲音都是那樣的大聲。

「全部剩這？也恁以後……。」甸仔喉嚨又像有東西作祟，話無法再繼續說下去。

「阮以後才擱講。阮姑啊彼田較濟，粗勇啊嘛有去佢伊講，叫伊無論如何一定愛幾袋蕃薯籤賣恁。澎湖一逝水洋這呢啊遠，嘛都予恁多載一割。阮姑啊袂堪粗勇啊好喙才答應。等候這蕃薯籤若曬乾才做伙下落船。阮姑講蕃薯籤歸去用恁載來的魚干也是珠螺醃換著好。因為這陣的時機，有錢也無一定買會著物件。阮剝籤的傢俬攏載來啊，趁這陣日頭還無炎，來去剝籤。」粗勇仔的妻子，不急不徐的說給大家聽。

聽粗勇仔妻子的一翻話，甸仔整個人呆住了，他不知該如何回答才能表達出此刻感激的心，他的眼眶紅了。

「緊來去，來剝籤！」粗勇仔將牛車轉向往東邊的小路而去。

甸仔一行人尾隨在後。

「天下間若有這欸這呢好心的人？才熟似（認識）一日爾，竟然如此剖心肝相挺，連自己的存糧也挖出來！」猴筋低聲對著雞屎說。

車輪嘎嘎的抓地聲，深深烙在甸仔的心中。

經過一段顛簸狹窄的土路，來到不遠的棚仔地（小地名）停了下來。這塊位於村子東邊、靠海的棚仔地，面積有幾百坪大。因近臨水邊，又地處迎風面，長期受到東北季風所捲起的海水煙侵襲，土壤表面時常覆著一層如霜的薄薄白鹽，植物難以生長，形成一片光禿廣大的空地。剛好提供了村民曝曬蕃薯籤的場所。

卸下車上所有的東西，大家開始忙著「剝籤」。

這群對海上工作能呼風喚雨的討海人，對剝籤這項工作就顯得警

扭。

有剉籤經驗的雞屎，與粗勇仔的妻子兩人負責剉籤，其他的人只能做曝曬的工作。

粗勇仔見雞屎剉籤的動作，遠遠比不上妻子，對雞屎說：

「來，這位澎湖友啊，予我來剉較緊！」

粗勇仔硬替代雞屎的位子，拿起蕃薯往剉籤器推。一條條筷子粗、無名指長的金黃色蕃薯籤，如雨下的掉落下來。

「粗勇啊，汝這個討海人對這剉籤擱也有一套啊。」甸仔在一旁誇獎著說。

「毋捌食豬肉，嘛捌看過豬行路，干啊看阮某地剉嘛看到內行！」粗勇仔笑的很開心。說著說著，忽然「啊！」的一聲，粗勇仔右手抬高一看，拇指被剉籤器剉掉一塊皮，流出鮮血來。甸仔見狀，過意不去的說：

「粗勇大兮，予雞屎剉著好，汝歇睏！」

「毋要緊啦，我剉較緊。」

粗勇仔將受傷的拇指放入口中吸吮，再將吸出的血吐出來，連續二三次後，拿起蕃薯又繼續工作。受傷的手指沒經過包紮，鮮血繼續流出，流到手握的蕃薯，把金黃色的蕃薯沾滿斑斑血跡。

「何德何能，令這位初認識的朋友如此為他們賣命！」

甸仔內心有萬分說不出的感激！

剉籤的工作在七個人同心協力下，蕃薯籤一片一片向棚仔地伸展，漸漸地幾乎佔滿整片空地。甸仔看到眼前這片「黃金」，內心安慰又激動。他摸摸口袋裏妻子為他求乞的靈符：

「我遇到天下間上好的好人啊！我欲將船頂所有帶來的海產，佻身軀全部的錢，交由粗勇啊去處理。雖然不是真濟錢，但照往常的價錢，應該攏有夠。」

甸仔想到這裡，心裏寬鬆了許多。

歸鄉

286

早上，岸上的木麻黃樹冠，被微風吹得不時的抖動。

浮欄艚來馬沙溝已經四天了，今天總算有輕風出現。

船上十袋的蕃薯籤已於昨天裝進大堵艙內，用帆布遮蓋完成，「等風」隨時準備起航。

大家吃完早飯過後。甸仔站在岸邊看著整艙的蕃薯籤，內心既安慰又感慨。此趟如果沒有遇到這位貴人 -- 粗勇仔，可能就沒有今天的結果。船要離開他必須向這位「恩情人」說一聲。想到這裡，甸仔準備動身前往粗勇仔家時，剛好粗勇仔從村內的小路走過來，遠遠看著甸仔開口就問說：

「今仔日有風面，應該會開船喔！」

「我這陣才欲去揣汝，拄好汝來。粗勇大哥，感謝汝的幫忙，這點的恩情毋知何時才會凍報答！」甸仔聲音有點沙啞。

「講什物恩情毋恩情，三八兄弟毋才按呢。船什麼時陣欲駛？」

「阮欲佻汝講一聲，都是準備欲起趂駛啊，在繚仔風好駛船。」

「無愛駛暝流？暝流較袂拄著飛行機空襲！」粗勇仔粗中帶細，也想到這點。

「生死所註的。趁這陣有風通駛船著緊來去駛，毋通親像彼日無風無絲著艱苦。」

「好啦，明年才攞來揣我啦。」

「汝若有機會嘛都來澎湖揣阮。」甸仔隨即下船。

昌仔、雞屎、臭疔及猴筋，相繼向粗勇仔打招呼後，船就搖離岸邊。

粗勇仔站在岸上，看著浮欄艚往出海口而去，直到消失在視線中才離開。

船搖出了將軍溪的出海口，到有足夠水深的水域，甸仔及昌仔才收起雙櫓，開始將桅豎起升帆。兩張大、頭帆升到「條竿帆」（帆

面全升高），猴筋及雞屎分別收緊大帆及頭帆的繚仔索，調整帆面受風的角度。雞屎拿出「干更」與甸仔核對方位後，船頭朝著西邊、直比澎湖的方向前進。

「條竿帆」又攔「在繚仔風」，綁在右舷的繚仔索被船帆拉得很緊，船身微向左舷傾，船艏揚起高高的水波痕。這種適航的天氣，不用動雙櫓，令大家心情愉悅的個個躺在艙蓋上翹腳吸菸。

「駛船毋都親像這種風，按呢嘶嘶走，人才會氣活。」

「看這種範勢，還毋免天光著會到。」昌仔預測著說。

「這歹按算，若不幸去拄著親像彼日無風的天氣，按呢都食力。」

「袂啦！無定是遐歹運啦。」

「這蕃薯籤載倒來，至少有法度維持到園裏收成的時陣。」甸仔看著艙內一包一包的蕃薯籤，不時露出微笑。

「幹恁祖嬤，人干啊為著一喙食，才著拚甲這艱苦。」

「噠，咱有出路通拚也袂歹啊。像無的人，三頓都是煤水的乾蕃薯葉，也是山的苦菜，佢海坪的青菜仔地渡命都艱苦啊。」雞屎說。

「講來都心酸。欲來進前的兩日，我有代誌去流鼻郎啊痾厝，拄好痾地食中晝，我看桌頂的蕃薯籤粿，裏面無看蕃薯籤，差不多全部是土。流鼻郎啊痾兄弟仔無想欲食。痾老母刮啊，著佢伊兩個兄弟講：『罔啊罔啊，嚨喉若會凍過，腹肚也毋知什貨』。聽著實在令人心酸。」昌仔說到這裏，聲音有點低沉。

「噠，毋爾流鼻郎啊，咱外塹的人真濟佢痾全款遐呢啊艱苦。」

「這個時機，真正是罌袂餒都好啊。」

「只要若有凍提，較艱苦嘛著來去拚。」

「幹恁祖嬤，若無我講欲拚櫓，今仔日都無有這蕃薯籤通載。恁攔講我是煞星！」猴筋一副「臭屁」樣。

「從來臺灣劫數了了，也毋是煞星是什物？哈！」

「幹恁祖嬤，也若無我這粒煞星，連滷食都無。」

「噠，著著著，汝毋是煞星，是尾星。哈哈！」

船內的蕃薯籤，帶來了大家邊吸菸邊聊天的愉快心情。

中午過後，風力依舊，馬沙溝的海岸線已消失在船後的水平線。事先同在早餐時張羅完成的中餐，不用再動鍋爐，碗筷端上、很快就解決。吃飽，個個處理菸癮後，在涼爽的北風煽動下，眼皮不爭氣的漸漸往下垂。個個躺的躺，趴的趴，不一會全不省人事的睡著在甲板上、鼾聲四起，留下掌舵的昌仔。為了趨趕睡蟲，昌仔菸一支接一支的抽，但還是精神不濟的頻頻點頭。

此刻，澎湖山嶼已像一條粗短的線，浮現在船艏的右前方。

晴空萬里，海面上一切都很安詳，唯有受風的帆具，擦撞桅杆，發出啞啞聲響。就在大家舒服享受午間散漫的時光，忽然間，遠遠傳來如同蠅虫在耳邊迴盪的嗡嗡響聲。漸漸……，這聲音越來越大，蓋過船上的打呼聲，掩過桅帆的撞擊聲，把一再打瞌睡的昌仔拉回現實。他驚慌的抬頭往天空四處張望。但只聽到聲音，卻不見飛機蹤影。他側身朝向大帆所擋的方向望去，才發現在西南方出現一架飛機，仔細一看，是美軍 FM-2 戰鬥機，朝著浮欄艙直衝而來，昌仔驚叫：

「翹尾仔機來啊！緊起來！」

昌仔驚恐的叫聲，把正酣睡的大家，嚇得彈跳起來，驚惶的問說：

「佇陀位？佇陀位？」

隆隆的飛機引擎聲，彷彿風暴要來的雷電，蓋過整個海洋，把寧靜的海面蒙上一層恐怖的陰影。

「緊兮！翹尾仔到啊！緊跳落水！」

逃命的喊叫聲，在船上迴盪。個個宛如船內安置炸彈、瞬間要爆炸似的，不顧一切的衝下海，盡所能的憋住氣息、拚命往湛

藍的深處鑽。不到說半句話的時間，就聽到水裏不斷傳來子彈鑽進水中吱吱叫的聲音。只有吸三口氣的時間，一切又恢復平靜後，掙扎的趕緊把頭鑽出水面、心急的想要捉船時，船已離他們有五、六艘船的距離，而且還繼續在前進中。這時大家才驚覺到，為了趕快逃命，一時疏忽忘了把帆降下讓船停止。如今，幸運不被翹尾仔機的機槍打死，也會體力不支而溺斃於海中。甸仔懊惱自己的大意。

一波掃射過後，浮欄艚的大帆已不見、只剩下頭帆。翹尾仔機回頭又來，這次飛得很低。大家竭盡全力的再往深處鑽。但，等待氣已憋盡，也沒聽到子彈穿水的聲音，再度浮出水面時，翹尾仔機已大搖大擺往原來的方向離開。浮欄艚受到第二波攻擊，頭帆也不見了，只剩大桅依舊還穩穩的站立著。



卡網模型船

失去雙帆的浮欄艚，如同斷了翅膀的海鷗，不再繼續前進。而船艙朝著落海的船人，彷彿掛犁具的牛隻，等候主人駕馭。

但是，船離他們的主人太遠了，要游到位，非尋常人所能及。

平常在船上浪來浪往，處處展現討海人那種與海搏鬥的氣魄，但是真正落到海中，又有幾個能游多遠？加上在這深不見底、一片墨黑的大海中，恐懼已經使體力大大的打折扣了。如果沒能追到船，死路一條。

從小就在「倚兜海」長大的猴筋，他毫不猶豫的脫掉身上衣服，一件都不留的全身光溜溜，宛如一條黑皮海豚，朝著唯一能讓他活命的浮欄艚盡速游去。雞屎游在猴筋後面，但速度就差猴筋很多。而其他三人，更不用說，尤其是體瘦的昌仔。

船，雖然失去動力，不過船本身也會受到風吹的影響。浮欄艚

就這樣一直被風帶著往南漂。幸虧有深插在水中的八尺長舵，才緩慢了風漂的速度，但已經讓猴筋追得很辛苦了。游了這麼久，似乎拉近船的距離不多。

「照按呢落去，泅到天烏也袂到！」

猴筋信心開始動搖。他漸漸感覺再這樣下去，要到達目的，是件不可能的事。就在他想要放棄、卻又不能放棄的心裏交戰時，突然間，橫向漂流的浮欄艚，好像有人駕駛般，船艚偶而逆風、偶而又側風。但，感覺不再跑給他追似的。這個轉變，讓大家都感到奇怪。漂流的船隻，不可能有這種現象。

「可能神明顯聖喔！」

猴筋暗自高興。鼓起勇氣，又使勁的游。

還不到半支香的時間，猴筋已經離船不遠了。船上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。

大帆橫落在甲板上，頭桅斷掉。斷桅連同頭帆一起落海，只剩一條綁在船艚的「大律」（升降索），緊緊牽住落海的桅帆。

猴筋忽然驚覺到，船的吃水位明顯增高不少。

「死啊！船被銃子拍地漏，一直地入水！」

猴筋趕緊拚命的往浮欄艚游去。游到離船還有一、二艘船遠的距離，左手臂感覺好像被火灼傷那樣的疼痛。他大叫一聲：

「俺娘喂！有海『蛇』（水母）。」

他忙停止不敢再前進，右手使力的搓揉傷處，抬高手臂一看，一條有指掌長、又紅又腫的水母螫傷痕，好像一條紅色的小蛇附著手肘上。

「為怎樣干啊這有海『蛇』？」

猴筋不解，注意看，原來船正漂流在這條南北走向、有白色泡沫的交界流上。這時他才恍然大悟，船的轉向、不再漂流，原因是這條交界流的關係。

「好佳哉！」

猴筋慶幸有這條交界流的幫助。

但，也因此，讓他無法盡速接近船隻。船的四周彷彿佈滿膨脹的刺河魨，讓人無法靠近。

「無命啊！交界流是愈倚流心愈濟海『蛇』，欲泅過一定著予海『蛇』釘死。但是若慢上船，船一定沉落，欲怎樣？」

猴筋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活命的目標就在眼前，卻感覺遙不可及。

不衝過，船沉死路一條。硬闖，沒死也只剩半條命。與其等死，不如拚一拚。最後他心一橫，左手護著睏丸，咬緊牙關開始拚命往浮欄艙衝去。剛游幾步，彷彿稀飯那般黏稠的水母，往身體罩過來。雙手，雙腳，全身的每一部位好像用火在燒、用油在炸那樣的疼痛。猴筋邊游邊哀嚎、邊掙扎。水母毫不留情，把他團團包住，令他痛不欲生。寬只不過一艘船長的交界流，宛如渡過驚濤駭浪的黑水溝那般的艱辛、遙遠。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游到船尾。他趕緊雙手攀住離水面只有一尺餘的船艙板，雙腳往水裏用力一蹬，上半身離水後，用半滾的方式滾進船內。

進入船內。整個人虛脫的躺在墊板上，上氣接不著下氣的喘息著。全身宛如「麵龜」那樣紅腫，身體就像放在火裏烤那般痛苦難受。他想好好休息一下，恢復已耗盡的體力。

當他手碰觸到墊板下的積水時，才想起船漏水快要沉了。

猴筋毫不猶豫的硬從墊板上爬了起來，心裏掙扎著：

「我袂使倒落去，一船的人全看我一人，我袂使倒落！」

打開貯物艙裏拿出裝衣服的小鐵桶，把衣服倒出，掀開墊板開始拚命舀水。這時船內的積水已淹到小腿深。

他將積水一桶桶往船外倒。舀過一陣後，才想起船必須搖離這條恐怖致命的交界流，以免後者要上船又遭受相同的命運。而且搖

船的速度比游泳快，大家上船也能盡快將船內積水排除。猴筋丟下鐵桶，拉高船舵固定後，再衝到船頭鬆掉綁在海中的頭桅帆。要伸大櫓時，發現大櫓已被子彈打斷，只好拿炭櫓來充當，把船比向東邊、往游水的甸仔他們使勁的搖去。搖過一段後，船內的積水又溢出他腳踏的墊板。再不舀水，積水如果超出船負荷的浮力，要挽救恐怕就困難了。不得已，猴筋又收起炭櫓，向著還在水裏的一行人大聲喊說：

「較緊洄來，船欲沉落啦！」

再度捉起桶子繼續舀水。

起初，大家看猴筋一人衝向前，認為只要他到船就無慮，個個還在水中慢游做停留，保持體力的等待猴筋搖船來救。沒想到被猴筋這麼一喊，游在較前面的雞屎及臭疔，彷彿被鯊魚追趕似的，拚盡所有的吃奶力往浮櫓游去。

沒多久，雞屎及臭疔前後到船。兩人一爬上船，還氣喘如牛就忙拿鐵桶倒去衣服，衝到船前、移開壓在艙蓋的雜物，掀起頭艙蓋準備舀水時，蓋子一打開雞屎大吃一驚：

「俺娘喂！堵內的水已經淹一半，擱較慢船著沉落啊！」

雞屎趕緊趴跪在右舷的艙口邊，彎腰的把鐵桶伸進艙內，將積水提出船外，而臭疔則在左舷。

一人在船後、二人在船前，三管齊下，船內的積水很快被控制。這時甸仔也游到船邊，但沒即刻爬上船。他潛入水裏摸找船體，找出進水的所在。結果在左舷的「龍目」下方船板，有一被子彈貫穿的洞孔，船內的積水就是由此進入。甸仔這才明白，為什麼被子彈射穿而進水如此緩慢。原來這個洞孔，剛好貼近船吃水的水線上緣，船因搖晃的關係，海水才偶而從這個破洞進入。慢慢積水越多，船吃水位越高，進水的速度也就跟著加快。加上人員上船增加的重量，才導致船快速的進水。甸仔越想越覺得慶幸，萬一這顆子彈打低一點，一切就晚了。他忙喚雞屎說：

「找著漏水空啊！船頂清彩的衫褲拆一塊，佢一支筷，予我將這空塞去！」

雞屎放下鐵桶，到船尾那些倒得亂七八糟的衣服，隨便拿起一件上衣、扯下衣袖與一根筷子遞給在水裏的甸仔。甸仔接過手後，左手攀住舷板，嘴咬著筷子，右手將破布塞進破洞內，再以筷子將布用力一寸一寸塞緊洞口。進水問題總算解決，準備遶過船艙時，赫然發現，一支長長的尖物，牢牢插在彈孔的前下方。他用力拔出、拿出水面看仔細，是一支一尺多長、帶有黏黏魚腥的旗魚喙。這才令他連想到要去臺灣的當晚船被撞，原來兇手就是旗魚。這麼長又粗的魚喙，這條旗魚至少有三、四百斤重。難怪船艙被衝撞的瞬間轉向，而自己也受其害。還好，撞的地方剛好是「隴喉」（船艙水進出的地方），船才不致於進水。這冥冥之中一定有神明在保佑。甸仔心裏這麼想。

甸仔帶著旗魚喙爬上船，一上船看到正彎腰舀水的猴筋，甸仔眼淚差一點掉下來。猴筋的皮膚不但紅腫外，右腳的小腿也被割傷流血，已凝固的血漬彷彿塗上一層赭紅的顏色、佈滿了小腿，連帶船帆、甲板、墊板都是血跡斑斑。

「猴筋，漏水的所在擋牢啊，水予褪舀都好，汝歇暈！」

甸仔眼眶含著淚水對猴筋說。

猴筋放下鐵桶，衣服也沒穿的好像耗盡油料的飛機似的，整個人跌臥在大帆上一動也不動，只有腹部大弧度的上下起伏。

船內的積水經過一陣奮戰後總算全部排除。這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。甸仔忙從衣服堆裏找出半包香菸及火柴。一人遞給一支說：

「先食一支菸、才攞來整理。」

菸點著後，猴筋才坐起身來抽菸。

「汝是怎樣才會予海蛇釘甲規身命！」

甸仔吸著菸問說。

猴筋菸氣進入肺部後，人也精神起來，喘了一口氣說：

「幹恁祖嬖！船拄好流佇彼逝交界流頂，交界流的海蛇濟甲像棉被按呢，無泅過船又欲沉落，欲泅過又擱比食一脬屎較艱苦，只好嘴牙根咬的，拚命泅過，毋才會予海蛇釘甲按呢。好佳哉我袂忌（過敏），若無著食力（麻煩）！」

「阮是認為有汝泅到著有救啊，毋知影船地發漏！」

甸仔的眼神充滿慚疚。

「嗟，汝都是佻衫褲攏褪了才會泅這緊！」

「拄著啊，無法度。但是，其中也有原因的。」

猴筋話中帶著神秘。

「也是什物原因？講來聽看覓的。」

猴筋要開口時，甸仔突然大聲說：

「昌啊囍？怎會袂看著昌啊？」

這時大家才驚覺到船上少了一位昌仔，個個趕緊站起身來，四個人八顆眼睛，全部集中在海面上尋找。

太陽光線照得海洋一片明亮，無浪的水面上，稍有動靜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然而，看到眼睛移位，就是不見昌仔的蹤影。甸仔越想越不對勁，會不會被大鯊魚咬去？或是體力不支而沉入海底？

「緊搖過來揣！」

甸仔忙伸出船上唯一的一支笨櫓，臭疔站在最前面，右手替眼睛擋陽光。猴筋及雞屎各站左、右兩舷的甲板上，開始沿途邊找邊喊：

「昌啊！昌啊，汝佇陀位？」

「昌啊！昌啊！」

如同招魂的驚恐呼喚聲，在這大洋中擴散。

船一會往東、一會又向西。一下子朝北搖、一下子又往南找。在這下海的區域來回不停的尋找。但，仍然得不到昌仔回應。

希望，宛如流過船後的水波痕，漸離漸遠。甸仔內心感到陣陣

抽痛。昌仔一定體力不支，沉落海裏。但，萬一是這樣，也盼望能找到屍體。他曉得，人溺水沉落海裏，沒多久一定會再浮上水面來，能在這個時間點找到他，是否還有救，總是有屍首。倘若失去這個機會，遺體再沉下去，那就永遠葬身海底。

「昌啊！汝毋通死甲無葬身之地啊！」

甸仔心如刀割的吶喊著。自小就與昌仔一同長大的他，此刻他比誰都難過。

就在大家要放棄的時候，臭疔忽然大聲喊說：

「東北遐，親像有一个屍體仔遐浮這沉這。」

甸仔聽得全身起雞皮疙瘩，趕緊將船轉向、朝臭疔所指的方向盡速搖去。

不一會，船已漸漸接近浮屍，臭疔一眼就認出叫說：

「是昌啊的屍體無毋著！」

頓時，大家一顆心好像被木棍重捶般的喘不過氣來。眼睛彷彿吹進風沙、淚水含眶。

昌仔整個人仰浮在水面上漂流。船慢慢要靠近時，忽然間，昌仔轉身、手不停的撥水。這驟然的動作嚇了大家一跳，隨即是激動的情緒。

「昌啊也活兮，昌啊也活兮！」

這個心情的落差，令甸仔眼淚奪眶而出：

「昌啊有命啊，昌啊有命啊！」

已經沒有一點力氣的昌仔，雙手由船上的人像拉大魚般的被拖上船。一上船，彷彿一具沒有骨架支撐的軀體，癱軟的臥倒在艙蓋上。臉色暗紫，四肢彷彿神明附身、抖個不停。雞屎趕緊拿來布袋蓋住他的身體。甸仔也點一支菸塞進昌仔嘴裏。昌仔含著菸，連吸了半支香菸後，臉色才漸漸有起色。

「我泅甲氣力攏盡，才放死罔仔流（水母漂），若無放死罔仔

流，早都沉落去死啊！」

昌仔有氣無力的說。

「原來汝都是放死囡仔流，莫怪逐家地看無。佳哉臭疔彼對金光眼，汝才有救！」

「放死囡仔流，流久也會寒，我跤手著不停振動，身軀才袂傷冷。好佳哉恁這陣到，無我強欲無法度啊！」昌仔的嘴巴還抖個不停。

「無代誌都好。衫褲換換，笨頂（甲板上）整理理兮，起趂通好擱駛。」

換衣服，甸仔才想到他口袋裏那張溫王宮的靈符。他拿出來小心翼翼的張開已浸濕成一團的黃色聖物。『雷令、溫府王爺勒令』的黑色字體，及上下蓋有紅色的神印依然清楚。甸仔再度折好放進乾燥的衣服後，準備收拾被翹尾仔機肆虐過的殘局。

頭桅斷剩下不到半截；船艏左舷板大面積的裂開；「蓋巾」（艏蓋板）也破裂；大桅在一個人高的地方被削掉一塊；升帆的「大律」（升降索）斷成兩節；「帆竹」（帆橫竿）也被打斷數支。整艘船屬船尾較沒受損。

面對如此嚴重的損壞，甸仔心在滴血。但，能活下來是萬幸了。大家打起精神、同心協力把斷掉的帆竹用繩子綑綁；已成兩節的大律，再接回去；受損的部位，該接的接，該卸的卸下來……。經過一翻努力，航具總算還能使用。一切工作完成、就緒後，開始升起那件被子彈打的宛如蜂窩的破大帆，帶著傷痕累累的船體，拖命的繼續往西、朝著回家的路慢慢行駛。

終於能鬆口氣的時候，大家才感到口乾舌燥，肚子又餓。猴筋想舀水來止渴，發現裝飲水的水缸也被打破，只剩缸底幾碗而已，還不足夠每人滋潤喉嚨。饑餓的肚子，還好有艙內的蕃薯籤暫時充填。

大家忙從大堵艙的布袋裏捉起蕃薯籤，一小把一小把的往嘴

裏塞。

這時，雞屎驀然想起剛才猴筋沒講完的話：

「噠，汝頭拄啊講衫褲全褪去，其中也有什物原因？」

「我佢汝講，這都是欲褪去替身。」

猴筋一副行家的模樣。

「替身？毋捌聽見。」

甸仔皺眉頭，滿臉的疑問。

「汝逐項攏捌，這種『曲折』汝著毋知啊！」

猴筋得意的說。

「是什物『曲折』？汝講來聽看覓的。」

「這是從公地講。伊講人若佇海遇著有生命危險的時陣，褪衫褲來做替身，按呢咱才有活命的機會。」

「汝『捎著布袋頭仔都爬起來走』（沒看清楚就斷定）。人是地講船若犁礁，人欲跳海逃生的進前，提家己的衫褲踎船頭向好兄弟講：這衫褲替我去，意思是若會死，以家己个衫褲去代替。然後才跳水泅走，按呢較會平安脫險！」甸仔詳細解釋。

「意思毋是相仝。」

「一丈差九尺！」

「好佳哉伊聽毋著從公的話，才會緊泅來救咱一條命！」昌仔露出難得的笑容。

坐在船前的臭疔，突然站起身來，手遮住眉毛、朝南邊看了一會後才說：

「下面親像一隻竹筏，用竹篙綁衫褲地喊救！」

大家站起身，朝臭疔所指的方向望去。結果似有似無，不很確定。

臭疔轉身對掌舵的甸仔說：

「欲駛去看覓無？」

「若是有，無論如何嘛都駛去扶人。」

甸仔相信臭疔的眼睛，毫不猶豫的將船朝向順風、雞屎調鬆「繚仔索」配合船頭轉向，船直比南邊行駛。

船行駛沒多遠，無意間被甸仔發現被翹尾仔機打斷落海的頭桅及帆，在右前方的水面上漂流。真是巧合，好像失落的桅帆在招喚似的，不用吹灰之力就找回來。船停下來撈起後再繼續前進。

還不到半落香（半小時）的時間，已能看清楚對方了。它不是竹筏，是一艘沉船。

整艘船只剩兩支「尾角仔」（燕尾型的船尾）在水面載浮載沉。船上站有五個人，水淹及胸，其中一位還提著一桶蕃薯，隨著船內的浪水搖來晃去。從他們發紫的臉色看來，這些人已泡在水裏一段時間了。他們看到船來，個個露出激動的表情。

「這毋是佢十幾年前，在家已故鄉發生的船難全款嗎？」

雞屎見景傷情，腦裏瞬間浮現十幾年前的那件往事。相同的模樣，只是差別在於氣候。好在這是平風靜浪的天氣，否則在這大洋中又能支持多久？

船提早落帆，用搖櫓的方式將船艏朝向迎風、慢慢接近沉船，雞屎跟臭疔兩人站先鋒，把沉船上的五個人一一從右舷拉上船來。

一上船，其中一位瘦瘦高高的男人激動的對甸仔說：

「好佳哉，有恁通救，努力，真努力！」

「聽恁這腔口，親像是澎湖人。」

「阮是東吉人。」

「東吉？阮是西嶼外塹。」

「今仔日這條命算法的，恁欲駛去陀位，阮都綴恁去陀位。」

「阮這陣佇馬沙溝欲倒來去，半路去遇到翹尾仔機掃射，才會這狼狽，好佳哉船無沉落。恁講佇東吉，規去佢恁載倒去東吉。這離東吉也沒若遠，而且北風攔洩流，真緊都到。」

甸仔毫不考慮做出決定。

「好啦，載裊倒去。」雞屎及臭疔也讚同甸仔的決斷。

「努力，努力，足努力兮！」

對方感動的頻頻點頭感謝。

而昌仔及猴筋卻有意見的小聲對甸仔說：

「咱欲佢載去東吉？」

「來去倚東吉，予裊佢燒一下金（紙錢），順繼補破帆。」

說完，升帆，將船比向若似一塊厚板浮在水面的東吉行駛。

被救的五個人見船比著他們家鄉行駛，差一點跪下來感謝甸仔。這個意想不到的結果，令他們感動的眼眶泛紅。

那位提著蕃薯的東吉人對雞屎說：

「錫斗這蕃薯阮準備欲止饑的，好佳哉有拄著佢，這蕃薯佢都提去食。」

「刺鞋合著趂」，正餓得發慌的肚子，此刻蕃薯是最佳解決的食物。一人拿一塊，毫不客氣的大口啃了起來。

「佢船是怎樣沉落兮。」

昌仔邊啃蕃薯邊好奇的問東吉人。

「阮是去布袋嘴載蕃薯，倒來到離阮東吉山無偌遠的所在，什知影煞去拄著鬼！」

「拄著鬼？」

「是美國的飛行機。」較矮的東吉人說。

「美國的飛行機看著阮的船，都拚生命掃射，一下手大桅都被拍斷去。也毋放煞，整頭擱來落一粒炸彈，彼粒炸彈拄好落仔船邊貼貼，船無炸著，煞予炸彈落水所溢起來的水灌沉落！」

「什物？予炸彈溢入來的水灌沉落！真正天下一大奇事！」猴筋的嘴張得很開。

「佢人講，無人欲相信！」

「人若平安著好。」

太陽光把行進的船帆，投射在左舷水面上、照出一道長長的影子。沉船隨著浮欄艚的遠離，漸漸消失在水平線。

升到「條竿帆」的大帆，彷彿貼滿「吊膏」（貼在體外的膏藥）般的東補一塊、西補一塊。受風的帆面，拉緊繚仔索，乘著東南風，順著涌流水，一路朝西北方向快速的前進。

「順風又順水」，令這艘只有一張破大帆的受傷浮欄艚，跑得「頭起起」（斜）的往右舷傾。沒多久的時間，船後方的東吉及西吉嶼已成模糊狀態。將軍、望安島近在西南角。虎井與風櫃山頭隔離的海域--「大港門」就在眼前，熟悉的故鄉西嶼山就在「大港門」探頭。

晴空萬里，山嶼看得很清楚。離開五、六天的故鄉，今天總算再見到了。甸仔心情五味雜陳，歷經多次在死亡邊緣掙扎，而今總算能平安歸來，真是萬幸。但，未曾有過離家這麼久，家到底現況如何？父母親無恙否？西嶼山頭越明顯，甸仔越覺得船如龜速。

猴筋叨著菸躺在有帆陰的左舷甲板上，翹著腳，一副很悠哉的模樣對著大家說：

「有淋擱有食，親像祖公地款待，真想欲跔遐加跔兩日啊。」

猴筋還在為昨天給東吉人請客的事情念念不忘。銅管仔聲的聲音更加沙啞。

「噠，汝『乞食跋死跔馬槽』，拚生命唻，親像規世人毋捌唻著燒酒全款。出外這款勢，會予人笑！」雞屎說。

「什物予笑？咱救衲的命，當然愛予衲傷重一下。」

「海上的救難，這是咱討海人袂推辭的代誌。擱再講，人伊嘛佻咱燒金、結紅，該做的禮數攏做有到，已經著足夠工啊。」甸仔搭腔的說。

「伊佻咱結紅的紅包為怎樣汝毋收，干仔拆紅紙？紅包若收起來，咱佇西嶼，衲佇東吉，互相也毋相捌啊。擱講東吉這近路，以

後咱也無可能擱去。」猴筋為了甸仔沒有收對方的紅包，耿耿於懷。

「恁娘幹！做人毋通遐現實，干仔捌錢。咱無收人的紅包，裊嘛無失咱的禮，恰咱補帆，而且擱請咱啣一頓。按呢也無夠？」臭疔口氣有點不好。

「汝無聽人講『船頭狹狹、相拄會著』。平平是討海，有時咱也會需要別人的幫忙，毋通目調內干啊錢！」昌仔也看不過去。

「這是伊欲予咱的，也毋是咱恰伊討。」

「被救起的人，恰救伊的船燒金放炮、船頭結紅布恰送紅包，這是古例傳落來，理所當然愛按呢。若是對方毋捌這禮數，咱會恰伊討。因為若無按呢做，衰運變成來惹咱，後擺淪為咱落難。但是紅包錢，平是討海人，逐家攏袂收，只有拆一塊紅紙表示收一下紅，這擺汝真正恰收紅包錢，風聲傳出去，外塹人的面子著予咱削了。」掌舵的甸仔，一口氣講了一大堆道理。

「啊！『人講目金錢做人』啦。」猴筋的聲音沒降低。

「幹恁娘，汝這種人……。」昌仔不想再繼續說下去。

「噠，諍彼無食的，無佻久都到厝啊！」

眼看船逐漸接近大港門，白色顯眼的漁翁島燈塔，也越來越長高，每個人的心情隨之而激昂。家，終於要到了。除了掌舵的甸仔外，個個站在船前的甲板上，有的雙手叉腰，有的盤胸，一副勝利歸來的模樣，個個嘴角都露出淺笑。

「擱無若久都到啊，蕃薯籤載倒來囉！」猴筋高舉雙手，破銅管聲在空氣中迴盪著。

就在同時，大帆也不斷傳出擦撞桅竿的啞啞聲響，彷彿也在大聲說：沒風讓它脹帆了。這時大家才驚覺到，一時沉溺於將到家的喜悅，卻沒注意到東南風已消失。取而代之是像鏡面那般油蠟的海面。

「風力為怎樣靜甲這緊？」甸仔感到奇怪。

「幹恁祖嬤，又攞著舞動兩支檣。好佳哉，大檣佇東吉接好啊，若無，干啊靠一支炭檣，毋知欲搖甲『龜時龜日』（不確定日子）才會到。」

心急，就連三步路都覺得遠的猴筋，有點不耐煩。

臭疔與雞屎捲高「下秤」（帆的橫下杆），讓出搖炭檣的空間。

猴筋插入炭檣匙（插炭檣支鈕的副件）後伸出炭檣。甸仔鬆開繚仔索，避免妨礙昌仔搖大檣。一切就緒、準備開始動用雙檣時，甸仔好像看到鬼一樣，忽然驚叫：

「死啦！西北起『吊眉』（風暴前的雲層）！」

聽到起「吊眉」，大家心頭一緊，不約而同的朝向西北看。果然，在家那邊的低空，竄出一長串的烏雲，烏雲底部平整成一條直線，直線下方一片白茫茫，彷彿遮擋著一塊白色的布幔。這串「吊眉」如同一頭浮在天空、張牙舞爪的巨獸，朝著東南方向直撲而來。剎那，西嶼山頭頓時被它吞噬、落入白色布幔裏，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「這擺來會風恰雨，非同小可，趕緊落帆！」

甸仔的聲音叫得驚恐。他很清楚，「烏雲風、白雲雨」。吊眉下方如果是呈現黑壓壓的一片，那只會是強風，不會有豪雨。而這次白茫茫的現象，來的風暴，定是風雨交加。

風暴當頭，就像翹尾仔機臨空那樣驚惶。一刻都不能緩的昌仔放開繚仔索，猴筋鬆掉大律，臭疔與雞屎解下歸棺、連帶捲帆。最後，五人合力把高聳的大桅也卸下。一切纏好、收拾完畢後，抬頭一看，虎井及風櫃也不見了，而峙裡那邊也逐漸消逝中。甸仔忙伸出大檣，把船艏迎向即將來到的「敵人」。

「春報東南發，只驚西北雲」⁴⁸。這串西北的「吊眉」雲，帶來令討海人間之喪膽的「報頭」（風暴），在雷公閃電的帶領下，撲向浮欄艚。

⁴⁸ 暴風的前夕，最怕西北雲，因為風會來的急。

一陣清冷的空氣過後，「轟、轟、轟。」如同爆炸的雷公聲，轟得太陽立即消失。宛如白晝的閃電強光，以驟閃的速度，照亮彷彿進入黑夜的朦朧海洋。鬼哭狼嚎、令人無法站穩的強風，橫掃而來。緊跟在後的滂沱大雨，雨水就像用倒的，倒入大海、灌進浮欄艙。視線瞬間萎縮，萎縮到船艙看不到船艙。平靜的海面被強風恣意的開始起浪，一波波高弧度的海浪，令浮欄艙若似驚嚇到的擺頭甩尾。此刻，彷彿置身地獄般的恐怖。

豆粒硬的雨滴，打在沒有雨具遮擋的身體，尤其臉部，就好像被彈珠射中那樣的痛苦。然而大家沒有空去理會這些無情的攻擊，只管拚命的舀水，盡量不讓艙內積水過多、而失去浮力。

風浪越來越大。搖櫓不敵大浪迎面的襲擊，船艙頻頻失控而無法迎風。甸仔忙喊說：

「緊『落逃』（使船艙迎風、隨波逐流）！若無危險！」

聽到要「落逃」，雞屎、臭疔丟下手中舀水的容器。與昌仔三人爬到船前，抬起雙爪大碇，勾在那支斷桅的中央，綑成蜻蜓狀。再以一寸粗，有一、二十盞長的碇繩連結在船艙。一切準備妥當後，三人合力將這隻「大蜻蜓」推下海。以兩片石頭為結構的大碇，落入水裏把斷桅壓得載浮載沉，牽動綁在船艙的碇繩，硬把船頭拉向迎風。甸仔見「落逃」的工作完成，大櫓才收上船、輪流舀水。

大浪，逐漸增高、形成有浪花的高高浪峰，一波一波撲向浮欄艙，在浮欄艙的船艙撞開來，大量的浪水衝上甲板、灌入露空的船艙內。

頭艙蓋因浪擊無法掀開來排水。大堵裝滿一包包的蕃薯籤，也佔去舀水的空間，只剩船尾的墊板處，實在難以排離不斷湧入的浪水。雖然大雨不像剛來那麼的猛烈，但是積水卻越積越多，加上吸飽水份的蕃薯籤，已壓得浮欄艙喘不過氣來。船的吃水位一直升高，船體漸漸失去浮力。

眼看這艘背負著五條人命的浮欄艚，會因此被大浪「吞食落腹」。甸仔趕緊喊說：

「趕緊將蕃薯籤掉落海。若無船擋袂牢啊！」

甸仔的聲音充滿著無奈。

「毋通！毋通掉落海！這是生命跟的！」昌仔大聲阻擋。

不只昌仔反對，大家都不願意。這趟費了千辛萬苦、冒著生命危險才得到這救命的糧食，現在要推下海，這叫人情何以堪，怎能甘心？

「船已經凍袂牢啊，而且也無位通舀水，毋掉落海，到時一定船沉人無命！若有命存在，毋驚無蕃薯籤！」甸仔剛說完，又一個大浪衝上甲板來，一半的浪水衝入船艙內，船更加失去浮力。

「甸啊講了有理，有命才有物件，無命什物攏無，蕃薯籤慢擱掉落海，船一直沉落！」猴筋說完，忙移開大堵艙蓋又說：

「幹恁祖嬤，毋甘也無法度。若擱慢掉落海，較停都無命啊！」

臭陀與雞屎、昌仔一直瞪著艙內那些用血淚換來的蕃薯籤看，心如刀割，要將這些蕃薯籤丟掉，等於拿刀割脖子一樣，家裏的大小怎麼辦？但沒這麼做，眼看船快要受不了，將沒活命的機會了，最後也只能接受現實。

猴筋先下艙捉起一袋蕃薯籤，結果抬不動的大叫說：

「俺娘喂！比死人較重。來湊拎的！」

蕃薯籤吸滿水份，一袋變成三倍重，須兩人合力才搬得動。

猴筋邊抬邊幹譙：

「幹恁祖嬤，想袂到已落網的魚卻來遭受破網的命運，真正天公無目！」

一袋袋的蕃薯籤推下海，載浮載沉的跟著潮水漂離。看著越漂越遠的蕃薯籤，甸仔的淚水摻雜浪水而下。他彷彿看到粗勇仔受傷流血的手，把蕃薯染紅的那種掏心掏肺的朋友情，令他心裏一直感激著家裏大小能暫時渡過這饑荒的難關。想不到，今天全部付之東

流，真是「千算萬算、不值天一劃」。

沒有載重的船體，又有空間來排積水，船終於輕浮起來了。

船上五個人，個個拿著舀水的鐵桶，有的站大堵艙、有的站尾艙裏，與不斷灌入的浪水搏鬥。

「今仔日這種風湧，船會凍平安過關袂？也著看天公伯啊的面色！」

甸仔心裏想著。

忽然間，船後傳來雜斷翻攪的浪聲，抬頭一看，原來船已落入潮水湍急的海域，此域水急浪大，且又不規則，偶爾還會出現猛浪。

浪越來越猛，打上船的大浪越來越多，五個排水的鐵桶沒有停過。這時甸仔驚覺到船前一個猛浪、浪峰已捲成浪花，直撲而來。甸仔心頭一緊，喊說：「湧來啊！煞兮……。」話還沒說完，「轟」的一聲，像雷聲在船艏響起，整個浪水，宛如捉狂的瘋牛力道，衝上甲板、撞向船人，眼前瞬間一片白茫茫，被吞入風暴下的白幔內。



光復後的外垵村 (呂克揮攝)

溫王宮的籤詩

306

雨還繼續的下。

渴望的這場春雨，來得正是時候。時近中午，在山上農作的女人，個個不想躲避，任由強風把斗笠吹翻，大雨澆濕衣衫。為了秋收，淋在身體、「涼」在心裏。

然而正在西砲台的海沙（小地名）田裏工作的甸仔妻子 -- 潘，這個風報就像一把尖刀重重的刺進她的心坎。

她放下手邊的工作，抱緊無法戴上、已開花的斗笠，挺直身體朝向東南大港門的方向望去，眼睛在茫茫狂雨中搜尋，她要找尋能有帆點在那裏出現，因為丈夫就在海的那邊。然而兇狂的雨水，好像一道白茫的幔帳，緊緊把潘的視線圍在田畦裏。

甸仔一去五、六天了，沒消沒息。

「去這濟日無消無息，我看是予翹尾仔機拍死！」

「我看是兇多吉少！」

聽到鉤宮角老人所說的這些話。潘的心就像在滴血。的確，去了這麼多天沒回來，不免令人懷疑是否出事了，但她不相信這是事實。

自從浮欄艚去臺灣的這段日子，除了自己操心外，海蛟的妻子也會三不五時到家問東問西。一方面爹娘也偶爾提起為何一直不見甸仔；又加上要忙著田裏的工作，她已經心力交瘁。

全身如同剛從水中撈起來一般，補丁的卦兜頭（中國傳統服裝）衣服，緊貼身上，令本來就纖弱的身體，格外消瘦。她感覺有點冷。田裏的蕃薯欄溝已積成一條條的小水溝，濕黏的土壤已無法再工作，收起身邊的工具，一步一步往回家的路走。沿途的腳步，就像踩在泥濘的蕃薯欄溝上，那麼的沉重。

潘回到家，雨勢也漸趨緩。陽光從雲縫篩下，形成一條一條的光束，照在斜飄的雨絲上。這時家裏來了四位頭戴斗笠、憂愁滿面、好像收不到「會錢」的船人妻子。其中昌仔的妻子招治，見到潘開

口就說：

「潘，這隻船一去這呢啊濟日也無消無息，今仔日這個報頭又擱這呢雄，我一個心肝亂糟糟，咱應該著來主公遐抽一支籤看覓，到底是怎樣？」一向說話隔三間房子還聽得見的招治，此刻聲音更加宏亮。

「甸啊也無佇的，無人通看籤，抽嘛無效。」潘無奈的回答。

「汝跟甸啊遐濟年，干啊聽甸啊地講，加減嘛會知影。」

「甸啊地看籤，不但以籤卦的故事來判斷除外，也擱會分金木水火土、春夏秋冬來論斷，我也袂曉啊！」

「汝干啊知影籤卦的故事，按呢大概都瞭解情形。」

被招治這麼一說，她才恍然大悟。只要知道籤詩的故事前頭，就能瞭解內容的大概。

「好，我來去抽。」

「汝去抽，抽好咱才提來去請隔壁的『先生』看著好啊。」

大家你一句、我一句的建議，讓潘擔憂的心找到慰藉。換掉淋濕的衣服、搭上頭巾、拿了一束清香大步的走往溫王宮。

溫王宮的四垂亭內，平常蜂聚的人群，今天卻只有匇宮角的海仔及獻仔兩人坐在石階上閒聊。看到潘來，兩人馬上無聲。潘心裏明白，她低著頭匆匆跨進廟門時，後面卻傳來海仔的聲音：

「甸啊去這濟日啊，我看是……。」

「啊，無要緊啦，甸啊的人勢打算，一定會平安倒來兮！」海仔說。

心亂如麻的潘，知道這是他們兩面說法。她真的不想聽這些未經證實的閒言閒語，逕自走進廟裏。潘解開頭巾，點了香，插完前殿的天公爐及大爐後，走到後殿，她要近距離與主公說明來由。她虔誠的持著香，面對臉部被香煙薰黑的溫府王爺神像，未開口兩行淚水已如雨下：

「主公喔！旬啊這逝去臺灣載蕃薯籤已經有五、六日啊，照理講應該著倒來啊，毋擱到今還無消無息。今仔日報頭又到，船到底有平安無，信女實在非常的擔心。懇求主公汝出籤詩予我，是兇是吉，請汝出在籤詩內予信女知影。」

潘拭去淚水後，插上手中的清香，轉頭往前、後殿的拜墊，一一跪拜後，就坐在側邊的椅子上等候。

廟內一片肅靜，空氣中只有裊裊輕煙飄散著。潘雙眼凝視神案桌上那各式各樣、身穿錦袍、頭戴金黃神帽的眾神像，心裏想著：

「六十首的籤詩，神明會出陀一種的籤卦？『曹公賜袍關公』？『薛仁貴回家』？『秦叔寶救李淵』？『白蛇精遇許漢文』？還是『蜻蜓鑽入蛛網』？」想到最後這支籤卦，潘的內心暗吃一驚。她記得很清楚，流鼻郎仔他父親的船隻，在海上遇到風暴時，他母親抽籤給旬仔看，就是這支籤，果真像籤卦所講的，蜻蜓既已落入蛛網，只有死路一條，流鼻郎仔的父親就是如此命運。但，她不會、一定不會抽到如此下下籤。

潘甩甩頭，把思緒拉回現實，爐中的香已經剩一半了。她跪在拜墊上、拿起柘錢、雙手合十的對神明說：

「主公汝若查詳細啊請出三象柘。」

說完，攤開手掌內的兩個「柘錢」，小心翼翼擲在地上。竹製、五寸長的兩個「柘錢」在地上滾跳了幾下後，呈現一仰一臥的「聖柘」。連續三次出現同樣情形後她才開始抽籤。

潘拿起籤筒，跪在供桌前，雙手不停的抖動籤筒，籤筒內的六十支竹製的籤，被抖得相互撞擊、發出沙沙的聲響。

細雨已停。潘再度披上頭巾、踏出濫王宮，小心翼翼把先後求乞的兩張籤詩，怕混淆、做記號拿在手中，心裏卻起伏不定。船是喜是憂，就在這兩張籤詩裏面。剛才，為求慎重，她一再要求廟公合對籤詩無誤後，才安心的拿離開。

一進家門，臭疔的妻子狗匙就大小聲的嚷著：

「頭拄啊樽 tan⁵ 仔頭的人又地講啊，講咱的船一定是予翹尾仔機炸沉落，若無，無地這濟日也無倒來！」

「汝毋通聽樽 tan⁵ 仔頭的人黑白講，我抽籤回來了，看著知！」

潘拿著籤詩及籤詩解（解籤書）與船人的妻子一同來到隔壁一間三合院的「先生」家。走進三合院的狹長外埕，就看到一位年約二十來歲、穿的很時尚的婦人正在用「土炭」燒開水，紅紅的火燄從佈滿孔洞的筒狀土炭爐中竄出。以此為燃料的全村也只有她們這家，看在每天都須為三餐而四處挖草、撿牛糞、割皮棕（龍舌科的一种植物）來當柴燒的這行人，真是羨慕萬分。



溫王宮（現況）

「親像這款命，活半世人都價值！」

狗匙低聲的對著招弟說。

「咱若連相續落大雨都地驚無柴通燃，裊攏無這種煩惱！」

「人講『毋驚七月半鬼，只驚五月節水』⁴⁹。燃這種土炭，什物水攏無驚。」

招弟話剛說完，大埕內傳出那位婦人的聲音：

「俺嫂仔，什麼代誌是毋？」婦人停下手邊工作，向潘打招呼。

「木瓜，也都旬啊去臺灣戴蕃籤，一去五、六日啊，還無倒來。今仔日去主公選抽一支籤欲來請仲傑啊看。這陣敢有佇兮？」

⁴⁹ 七月的鬼月，好兄弟有得吃而不會去傷害人；但五月的雨水卻會造成無柴薪可炊。

「仲傑啊干啊捌字爾，伊也袂曉看籤啊。」

「伊只要看籤卦的句讀，按呢我都加減知影。」

這時，大廳內出現一位身材瘦長、服裝筆挺、很有文人氣息的男子對潘說：

「俺嫂仔裏面坐，恁大家入來坐。」

一行人隨即踏入大廳。

大廳內掛了一些用毛筆寫的大張小張字畫，還有水彩畫。右邊的書桌放著很多書，整間大廳看來很有讀書人的味道。大家剛工作回來，滿身污泥，誰也不敢去碰那高貴的桌椅，只有站著與主人對話。

潘將手中有折角的籤詩拿給仲傑看，並說：

「這支是抽的，汝看一下。」

說完，一顆心彷彿打鼓般的跳動不已。

仲傑接過籤詩後，一句一句的大聲唸出口：

危險高山行過盡

莫嫌此路有重重

莫見蘭桂漸漸發

去蛇反轉變成龍

仲傑讀完籤詩的内文，但潘聽不懂意思。她忙把解籤書本遞給仲傑說：

「仲傑啊，汝看籤卦頭前寫什物？」

仲傑對籤詩解的己未籤說：

「這支籤的故事是『曹公潼關遇馬超』。」

潘聽到仲傑這麼一說，内心一陣激動、眼眶含著淚水說：

「袂要緊，袂要緊！曹操潼關遇馬超這支籤有驚無險，袂要緊、袂要緊，一定會平安無代誌！」

潘的這翻話，也激起了其他人的興奮情緒，個個無不眼眶眨紅。幾天來鬱悶的心情，此刻像雨過天清那般的燦爛。

潘挽起袖子拭去淚水後，再拿另一支籤詩給仲傑，仲傑再度唸出聲：

不須作福不須求
用盡心机總未休
陽世不知陰世事
官法如爐不自由

「這支是『李世民初遊地府』。」仲傑最後唸出籤詩故事的標題。

「著！都是這支。都是這支。」潘一時高興，只說出這句令人摸不著頭緒的話來。心急的狗匙，按捺不住性子的說：

「汝是鬼拍著，干啊講這支、這支。這支籤到底是地講什物？毋著講！」

「『李世民遊地府』，這支籤就是舊年，西片盧連初痾罔失踪所抽的，旬啊斷定七天著會倒來到厝，果然正正七天有影倒來。」

「著七日，也今仔日已經是第六日了，按呢暝仔載會倒來？」

「看今仔日風這呢透，臺灣又擱遐呢遠，敢有可能暝仔載會倒來到厝？」仲傑的妻子木瓜，懷疑的說。

「主公袂騙咱兮！」潘口氣很堅定。

「汝毋通鐵齒。這落擺的暴頭來緊，去也快。汝看早起報頭到，也這陣都靜佻濟啊，雨也停啊，有可能暝仔載都無風！」有話直說的招治，直接堵了木瓜的嘴。

「會啦，照籤所講的，暝仔載會倒來啦。」仲傑向妻子使了個眼色，打圓場的說。

離開了仲傑家，大家的心才總算定了下來。

太陽已撥開烏雲，照在坡前這片被風吹皺的海洋。一場大雨過後，天色更顯得清楚，遠在南邊的虎井山嶼好像拉近了許多。

把希望寄望在明天的潘，偶爾還會往「大港門」探望。

回家

312

昨天的風暴，就像「草仔性」（瞬起瞬落的脾氣）的討海人，來的急、去的也快。到今天的午間，又重回原本的氣候。風力差不多在繚仔風（五、六級）的階段。未出海作業的討海人，三五成群聚集在樽 tan⁵ 仔頭上，有的站姿，有的蹲樣，有的手叉腰，有的雙手盤胸，嗓門一個比一個大聲，大談昨天的風暴：

「早人講『日報一，暝報七，黃昏報三日，雞啼報十一』⁵⁰，有一點臭尿破味。昨昏風雨交加，也今仔日出大日頭。」

「昨昏彼種報頭來了有夠雄，彼種若是佇吉標（黑水溝水域）拄著，較大隻的船嘛拗扳過。」

「彼種天，旬啊的船萬一欲倒來去拄著，一定無生命！」

「我看旬啊的船，早都予翹尾仔機炸去啊！」

「用『跤頭碗』想嘛知影，一般去載蕃薯往回三日，界加袂超過四日。到這陣還袂倒來，十報九是無命較濟！」

「無一定是什物代誌延遲去。」

「予查某延遲？也是去遐踏到好地位？以我判斷一定無命攔回『中原』啊。」

「代誌毋通講甲彼肯定。」

「也無咱來相輸（打賭），贏贏汝一角，輸輸汝一元，敢欲？」

「汝這個人是『相輸毋捌贏，相諍毋捌輸』！」

「幹恁娘，無生騰浮都毋通佇這大聲！」

個個聲音越講越大，彷彿只有大聲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同。

這些聲音，聽進在樽 tan⁵ 仔頭觀望、一直等候大港門帆點

⁵⁰ 白天的風暴，一天過後可能就平靜；如果在晚間可能就會有七日；黃昏會是三日，凌晨來的暴風會在十一天後才會平息。

出現的潘耳裏，如同霹靂蓋頂，一顆充滿希望的心，再度糾結起來。

從身邊路過的人，看到她，也彷彿見到寡婦一般，個個都投以同情的眼光。而有見面打呼的卻說：「汝都看較開兮。」這些安慰的話，好像甸仔他們已經罹難似的，令潘越想越難過。

這時大女兒淑仔，匆匆跑來對潘說：

「俺姨啊，俺公這陣氣攏地歎出，俺嬭叫我趕緊叫汝倒去！」

潘聽到差一點暈倒。前天才把在觀音媽「逃運」的維賢接回家，又不得已的告訴甸仔的事，想不到今天傳來命危的消息。怎麼辦，甸仔又不在，她一個女人家如何去面對。

潘衝回家。一進家門，維賢已被家人抬出來、頭在內、腳朝外的安躺在大廳的右側、用幾塊床板臨時鋪設的小床上。躺在小床上的維賢，身體就如一床攤開的被單那樣單薄。無血色的乾癟臉頰，雙眼凹陷的緊閉著。氣，幾乎沒有吸、只有呼的不停從張開的口中吹出。潘曉得，這是人要「老」（死）之前的徵兆。她淚水決堤般的湧出，跪在維賢身邊大聲哭：

「俺爸汝毋通走，汝毋通走！」

大廳內籠罩一片哀淒，一家大小圍在維賢的身邊哭個不停。只有葉仔，她沒哭，靜靜的坐在椅子上，一直凝視著即將斷氣的維賢。她淡淡的對潘說：

「潘，汝毋通擱哭啊，恁老爸六十五歲啊，算也袂夭壽啊。擱講，破病這濟年，去去也算好命啊。」

「甸啊也袂倒來，俺爸，汝都等候予甸啊見汝最後一面，汝都慢才老，俺爸汝著慢才老！」潘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喊著。

哭過一陣後，潘拿起手巾，沾濕的擦拭著維賢的臉，又輕聲的在他耳邊說：

「俺爸，汝都等候旬啊倒來，主公講旬啊今日一定會倒來。汝著等伊！」

她又摸著維賢幾乎只剩下骨頭的雙腳，腳的溫度已經開始由腳底往上下降、變得冰涼。她想起生母告訴她的話：「人若欲『老』（死），由趺尾一直冷甲趺頭碗仔（膝蓋）按呢都差不多欲行啊。」但是，父親已經冷到大腿還沒斷氣，一定是在等旬仔回來見最後一面！潘再度落淚。

這時流鼻郎仔背著畚箕，跑進來對潘說：

「旬姆啊，恁船倒來啊，已經倚來湧樽尾啊！」

如雷灌耳的聲音，令情緒激動的潘，視線再度模糊，三步做二步跟在流鼻郎仔身後、跑向樽 tan⁵ 仔頭。。

「囡啊，汝總算倒來啊！」坐在椅子上的葉仔，落下罕見的眼淚。

潘到了樽 tan⁵ 仔頭時，旬仔已從海沙墘衝上來，看到潘就問：

「聽章文講俺爸臨急，俺爸是怎樣？」



「甸啊，俺爸這陣地等汝！」悲喜交加，潘放聲大哭。

甸仔拋下潘快步的跑回家。

一進大廳，看骨瘦如柴的維賢躺在準備往生的小床上，甸仔情緒失控的衝向前、跪在維賢身邊，放聲大哭：「俺爸，我不孝，我不孝！」

已無意識、只剩一口微弱氣息的維賢，似乎能感應到甸仔的呼喚，兩行淚水從那緊閉的眼窩裏流了出來。隨即從口中吐出「嘔」輕微聲，呼吸就告終止。結束了他六十五年的人生，回到他永遠的「家」。

日本也於這年（昭和二十年；1945）七月八日（農曆）宣告無條件投降，結束在臺灣將近五十年的殖民統治。回到他們原本的國家。

而生活在這片海域的人（倚佇這港海水个人），還是依舊為了生活繼續打拚。



外垵村全景（韋昕林攝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倚佇這港海水個人 / 韋慶陽 作 . 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縣文化局 , 民 103.12
面 : 公分 . -- (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)
ISBN 978-986-04-3950-2(平裝)
1. 人文地理 2. 社會生活 3. 澎湖縣
733.9/141.4 103027118

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274

倚佇
這港海水 個人
(生活在這片海域的人)

指導單位：文化部、澎湖縣政府
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
發行人：曾慧香
總編輯：張美惠
編輯：陳啟章
作者：韋慶陽
美術校對：蔡麗莎
文字校對：陳啟章
出版者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
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230 號
電話：06-9261141 傳真：06-9276602
網址：<http://www.phhccgovtw>
印刷：禾順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：07-3110937
出版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
定價：新臺幣 200 元
G P N : 1010303164
ISBN : 978-986-04-3950-2

本書保有所有權利。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，
需徵求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及相關著作權人同意與書面授權。





倚佇
這港海水 個人

(生活在這片海域的人)





